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

银　鸽

安·别雷　著
李政文　吴晓都　刘文飞　译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

银鸽

安·别雷 著
李政文 吴晓都 刘文飞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仲禄
封面设计：西　里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
银　鸽
安·别雷　著　　李政文　吴晓都　刘文飞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25　字数：280 000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 000

ISBN 7-222-02283-X/I·613　　定价：16.00元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总序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国发生了一场伟大的文化复兴运动，这场运动发轫于文学和艺术，在诗歌、小说、戏剧、音乐、绘画、舞蹈等领域中都有天才的创造。稍后，它又渗透到了其它领域，在哲学、宗教、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和其它人文科学中大放异彩。俄国知识分子以探索人的命运和意义为起点，全面地审视人类的精神史，其思想的触角分别伸向了有关存在、自由、创造、个性、爱和死等问题，并勉力探讨可能的答案，有力地抵御了当时流行于俄国和欧洲的虚无主义思潮的弥漫，成为欧洲文化由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嬗递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他们以自身独特的思想理路和言说方式，履行了历史赋予的使命，拈出一系列极富现代性意味的命题，取得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丰硕成果。可以说，本世纪文化范畴内的诸多现代主义思潮，都源起于那一时期的俄国。人们称其为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将它与以普希金、果戈理为代表的俄国文化的“黄金时代”相提并论。就整体的影响而言，白银时代的文化似乎还超过了黄金时代，如果说普希金他们这一代人将西方文化引进到俄国，为民族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嫁接做出了成功的试验，那么，白银时代的一代人则在对前人的文化遗产加以继承的同时，作出了创造性的发挥，让俄罗斯理念以迥异于传统所理解的东方和西方的模式走向了世界。

二十年代中期，白银时代文化在俄罗斯本土消隐。不过，其影响、其代表人物的活动却一直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存在着。如今，在世纪之末，俄国白银时代涉及的许多思想命题，不仅继续受到欧美学者的关注，而且愈来愈多地引起了各国知识分子的重视。人们逐渐意识到，无论是就深度还是就广度而言，它都可能是本世纪最大规模、最有价值的文化现象。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相近的国情、相近的文化积淀和相近的民族心理结构，俄国白银时代的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思想历程，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知识界有着极大的参照价值和启迪意义。但是，我国对这一文化现象的介绍和研究，迄今仍基本是一个空白。鉴此，我们决定率先编译这套《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俾使国内的读书界、学术界得以目睹这一灿烂的文化景观。

本丛书以文学为主，兼及其它人文学科；既有重要作者的别集，也有重要思潮或流派的合集；既有可读性较强的文学作品，也有意蕴深刻的思想性著作。它们相互之间既具有各自的独立性，又具有内在的联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俄国白银时代文化的全貌。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丛书的很多作品完成于十月革命以前，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个别作者甚至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存在着误解，以致于在个别行文中出现了某些偏颇之词。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编译过程中进行了局部性的删节和技术性的处理，但恐怕仍有不尽人意之处。因此,我们恳切地提醒读者诸君在阅读时加以细致的甄别,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真地分析和批判,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从中获取真正有益的养分。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编委会

译本序

刘文飞

在两个世纪之交的俄国白银时代文学中，别雷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就创作的主题而言，他的作品涉猎广泛，大到俄罗斯的命运，小到个人的情感经历；就创作的体裁而言，他的作品五花八门，他写过抒情诗、长诗和“诗体交响乐”，也写过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还写有评论、回忆录、理论著作等等；就创作的风格而言，则有人视他为现实主义者，有人称他为最坚定的象征主义者，更有人将他与普鲁斯特、乔伊斯并列为世界意识流小说的三大先驱之一。白银时代独特的时代氛围造就了别雷的创作这样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文化现象，而别雷也的确是那一时代的文学最为典型的代表之一。

一

安德列·别雷（1880—1934；原名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布加耶夫）生在一个才子佳人式的家庭中。父亲是莫斯科大学年轻而著名的数学教授，母亲是莫斯科有名的美人，但父母在对儿子的培养上却意见不一，父亲欲使儿子继承自己的科学精神，而母亲却害怕儿子成为家庭里的“第二个数学家”，也许正是这不同的期望造成了小别雷天赋的多面，或曰天赋的“分裂”。

别雷最初的文学成就，集中体现在诗歌创作方面。1899 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数理系，在此前后，他表现出了对诗歌、尤其是象征主义诗歌的兴趣；与中学同学谢·索洛维约夫及其叔父弗·索洛维约夫的接近，使他不久之后成了“青年象征派”的干将之一。1904 年，别雷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碧天澄金》。按照别雷自己的解释，“碧天”即“大气层”，“澄金”即“成熟的田野”。[①]天地相对，色彩相映。在象征主义的色谱中，湛蓝和金黄都是希望和幸福的象征，阳光的主题穿透全书，如一柄金色的钥匙递在诗人的手上。这部诗集中最让人难忘的，就是其“颜色”。这是一本真正的“象征之本”，整部诗集均建立在天地对应、色彩对映的基础上，几乎每个词都具有本意和它意两个所指。两种成分的对立和转化，又成为别雷诗歌在主题、形象和风格上的重要特征之一。如果说，别雷的处女诗集是一部“色彩之诗”，那么，他在 1903—1908 年间创作的四部诗体“交响乐”则是真正的“音乐之诗”。和许多象征主义诗人一样，别雷也非常重视音乐在诗歌中的作用，但他表现得更为彻底。他认为，音乐是所有艺术门类中最高的形式，其他任何一种艺术体裁，只有在它接近音乐、融汇音乐之后，才能达到完美。于是，别雷便在自己的创作之初，在世纪之初，开始了他谱写语言音乐的创举。他著名的四部交响乐——《北方交响乐》、《戏剧交响乐》、《归来》和《风雪高脚杯》，是一些半韵文半散文、半文字半音乐的作品，谋篇布局上模仿了交响乐的结构，主题内容上具有音乐作品那种朦胧、神秘、情绪化的特征。别雷苦心构建的这些作品并不十分成功，其原因之一，也许就是对艺术体裁之界限的忽略和混淆。过量的音乐也许会杀死诗歌，文学若能整体地、彻底地音乐化，也许就失去了它独立存在的资格和意义。

① 别雷：《世纪之初》，莫斯科—列宁格勒，1933 年，第 256 页。

1905年1月9日，别雷从莫斯科到了彼得堡，恰好目睹了都城里的大屠杀，受到强烈震动，他后来诗风的转变，也许与此有关。在他于1909年相继出版的两部诗集《灰烬集》和《骨灰罐》中，就有明显的转变痕迹。在《灰烬集》的序言中，别雷强调了"艺术家首先是一个人"，他还为这本诗集题辞"献给涅克拉索夫"。别雷后来总结这部诗集的主题道："1904—1908年间的《灰烬集》中的所有诗作，是一部关于俄罗斯大地偏僻、荒蛮空间的长诗；在这部长诗中，1907—1908年反动时期的主题与作者抵达先前那些明亮道路后感到失望的主题交织在一起。"① 在《骨灰罐》的序言中，别雷又自称道，如果说《灰烬集》是"一本自焚和死亡之书"，那么《骨灰罐》的主题则是"对人生易逝的沉思"。在这两部抒情诗集中，俄罗斯及其命运已成了别雷抒情诗歌的主题，作者已将个人的感受与现实生活结合了起来；从情绪上看，这些诗作少了些别雷先前那样的光与色，而多了一些悲剧感，诗人已从早年的欣喜走向"痛苦的缪斯"；但两部诗集在形式和语言上的创新意义仍是巨大的，以至于有人竟称之为"语言的巫术"。上述三部诗集、四部交响乐，奠定了别雷作为象征主义主要代表诗人的地位。之后，别雷就很少写诗了，直到十月革命后才又返回诗歌。长诗《基督复活》（1918）是对革命的直接反映，另一部长诗《初会》（1921）写他与"永恒温柔"神秘的相会，这无疑是索洛维约夫学说及其《三次相见》等作品持续影响的结果，同时也与诗人当时和娜杰日达·扎里娜的恋爱感受有关。另两部诗集《孤星集》（1919）、《别后集》（1921）则带有明显的人智学意味。

① 见索科洛夫：《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文学史》，第151页。

二

别雷首先是以一个象征主义大诗人的身份彪炳于两个世纪之交的俄国文学星空的，但是，作为小说家的别雷却似乎更有成就，他的《彼得堡》、《银鸽》等数部长篇小说似乎更为后人所乐道。

《彼得堡》（1916）取材于1905年革命，主要线索是沙皇警察机关为败坏革命者的声誉而策划的一次阴谋活动。阿勃列乌霍夫父子住在彼得堡，父亲是宫廷重臣，儿子却对官方不满，儿子后来接受一革命者建议在父亲的卧室中放置了定时炸弹，父亲得悉后惊恐万状，儿子也感到后悔，可后来查明，指使安放定时炸弹的原来是警察机关的一名特工。后来，正当私奔的母亲回来、一家三口重归于好的时候，屋里一声巨响，炸弹爆炸，父亲因此心脏病复发，儿子一时失去知觉。最后，退休后的父亲死于乡间，儿子则去国外旅游考察，回来成了一个乐天知命的老人。但在小说中，这一线索并不清晰，占据主要位置的是主人公的大量回忆、想象和内心独白，外界现实是通过主人公的意识折射出来的，而主人公的意识又往往是直觉的、跳跃的、虚妄的。别雷说："革命、日常生活、1905年等进入情节，纯属无意中的偶然……我的《彼得堡》实质上是对被意识割断了同自己自然本性联系的人们瞬息间下意识生活的记录。""瞬息间下意识生活"，才是作者真正的描写对象，因此，这是一种全新的小说，因此，它也要求一种新的阅读习惯。一位别雷的研究者在谈到《彼得堡》时说："这是一种文学中还不曾有过的梦呓之记录；用一些精确化、复杂化的语言手段建立起一个特殊的世界—— 一个难以置信的、幻想的、神奇的世界；一个恶梦和恐惧的世界……为了理解这个世界的法则，读者首先必须将自己那些逻辑的习惯抛在门

外；健全的思维在这里被抛弃了。”[1] 如果说，《彼得堡》在其发表之后的走红，有赖于其主题的独特和文体的新颖，那么，在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彼得堡》的意义则远远不止于此了，它所提供出的全新的作者视点、结构范式、情节因素等，实际上已完成了长篇小说写作规则上的一次革命。因此，人们将别雷与卡夫卡、乔伊斯和普鲁斯特并列，称之为世界小说史上意识流小说的鼻祖之一。除《彼得堡》外，别雷较为重要的小说作品还有《银鸽》（1909）、《莫斯科》（1926—1932）、自传体小说《科吉克·列达耶夫》（1922）等。

三

别雷写作了许多杰出的诗作和小说，与此同时，他还留下了众多同样杰出的理论著作、回忆录和其他散文作品。他的美学观点集中体现在《象征主义》、《绿草地》（均 1910）、《小品集》（1911）等几部论文集中。整体地看，别雷的文学理论不够体系化，但其中却不乏独到的见解，比如，他对象征主义的看法就很有影响。别雷是俄国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对象征主义也最为执著，直到十月革命后，他还在继续宣传象征主义，创办《幻想者》杂志，支撑着“缪萨革忒斯”出版社，试图复兴俄国象征主义。他的这份忠诚也许就来自于他关于象征主义的两点认识：其一，象征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艺术手法，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世界观，人们曾认为世界已被完全认识了，其实，缺少象征主义的手法，世界是无法被完全认识的。别雷曾有一篇文章就题为《作为世界观的象征主义》，最近，莫斯科的一家出版社将别雷的一部文集作为“20 世纪思想家丛书”之一种推出时，

① K·莫楚尔斯基：《安德列·别雷》，巴黎，1955 年，第 169 页。

就用别雷这篇文章的题目作了文集的书名，这个题目对别雷的象征主义思想也的确有着某种概括意义。其二，象征主义是唯一可与现实主义并列的创作方法，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是整个人类艺术发展史中的两大主要潮流，别雷认为："真正的象征主义是与真正的现实主义相吻合的。"[①]他在契诃夫的身上看到了这种融合的开始，并预言两者的结合就是未来艺术的必由之路。

关于文学的学术研究，也是别雷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领域。除了在报刊上发表的大量评论文章外，除了在《绿草地》等书中对契诃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索洛古勃、勃留索夫、巴里蒙特等同时代作家的评述外，别雷还对一些俄国经典作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的《创作的悲剧。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1911)、《词之诗。普希金，丘特切夫，巴拉丁斯基，维·伊万诺夫，勃洛克》(1922)、《作为辩证法的节奏和〈青铜骑士〉》(1929)和《果戈理的艺术》(1934)等书，都是很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别雷的回忆录，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30年代，他先后写作、出版了《两个世纪之交》(1930)、《世纪之初》(1933)、《两次革命之间》(1934)等长篇回忆录，其中所包含的大量的文学史实、作家素描和文坛掌故，再加上作为当时的文坛大师、作为那一时代文学历史见证人的别雷的感受和评述，使这些回忆录成了研究两个世纪之交俄国文学的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四

我们不能说，别雷是两个世纪之交俄国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但我们也许可以说，他是当时文坛上最有代表性的作家。这

① 别雷：《作为世界观的象征主义》，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4年，第372页。

不仅是就别雷多变的文学风格、多面的文学造诣而言的，也不仅是指别雷的文学领袖气质和广泛游历过欧洲多国文学界的经历，其代表性还体现在如下几点上：首先，从与革命的关系看，他的曲折经历是具有典型意义的，1905年的革命，使他接近了社会主义，可二月革命后他却支持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前后出现的社会动荡，曾被别雷称为“红色多米诺”，可这并未妨碍他立即加入苏维埃文化的建设工作，但与此同时，他又被目为“同路人”，托洛茨基在当时就公开说过：“他的这个笔名本身就表明了他与革命的对立。”[①]（引者注：“别雷”这个笔名在俄语中意为“白色的”。）现实与革命在他的创作经历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其次，从与文化的关系看，当时的文化氛围在其创作中有很深的渗透，“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化，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精神复兴、思想建设运动，哲学、宗教、文学和艺术交织为一体，这在客观上为别雷这样的天才文人提供了广泛施展身手的天地，同时也影响到了他在某一领域中的深入开拓。最后，就文学创作本身来看，一方面，别雷坚持象征主义到了最后，在别雷去世时，《真理报》上刊出的讣告中这样写道：“别雷的逝世，标志着俄国象征主义杰出代表中的最后一员步入了坟墓。”[②]另一方面，别雷又为一种新的小说范式提供了样板，在理论和创作两方面为俄国形式主义提供了启迪和经验。别雷和恩格斯所言的但丁一样，也是一个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

在多变基础上的转型，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过渡，是两个世纪之交文学的主要特征，而这一特征在别雷的身上则有着最集中、最典型的体现。因此，有人关于别雷这样写道：“他在当时

①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王景生、季耶合译，外国文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第32页。

② 《真理报》，1934年第11期（1月11日）。

很著名，而他正是作为安德列·别雷而著名的，也就是说，是作为一个现象、作为一个个性而著名的，而不是作为这样那样的作品、这样那样的著作之作者而著名的。”① 也许，别雷的兴趣点太多、志向太庞大了，也许，别雷工作得过于匆忙了，因此，“他终生怀着极大的热情建造的大厦（指他对包容一切的知识体系和创作方法体系的寻求),最终未能建造起来”。② “在他的天性中‘放置进了超出一个人所能胜任的东西’，因此，在他所播下的种子中，‘没有一粒种子’‘发芽’，像怒放的花朵那样绽开。”③ 但是，我们却认为，在两个世纪之交，别雷以其积极、卓越的创作为新一世纪的多座文学大厦奠定了基础，为新一世纪的多株文学花朵播下了种子。

五

《银鸽》是别雷最重要的小说作品之一，评论家常将其与《彼得堡》并列，作为别雷小说创作中的双璧。《银鸽》与《彼得堡》也的确是姐妹篇，别雷曾计划写作一部以《东方还是西方》为总题的小说三部曲，旨在探究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命运，解开俄国的发展之谜。俄国作为一个横亘在东西方之间的大国，却一直为自己的归属而困惑，俄国究竟是东方还是西方，俄国究竟该往何方行，这便是赫尔岑所谓的“俄国生活的斯芬克斯之谜”。和当时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和其前后的许多俄国思想家一样，别雷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严肃、独特的思考，并试图通过他的小说三部曲来表达他的思想。三部曲由《银鸽》、《彼得堡》和《无形的城堡》构成，《银鸽》和《彼得堡》相继写成并出版，而第三部却未最终完成，《无形的城堡》后更名为《我的一生》，《我的

①②③ 《安德列·别雷。创作问题》，第33、26、27页。

一生》也未写完，具有自传意味的《科吉克·列达耶夫》等被视为《我的一生》的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三部曲中体现出的思想却并非一贯，而是富有变化的。别雷自己在1914年所说的一段话，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三部曲的主题及其变化："……《银鸽》——这是没有西方的东方；因此，这里出现了恶魔（长有鹰喙的鸽子）。《彼得堡》——这是在俄国的西方，亦即阿里曼[①]的幻想，在那里，技术主义——即逻辑之赤裸裸的抽象，创造出了罪恶之神的世界。《我的一生》则是西方的东方或东方的西方，是基督的动因在灵魂中的诞生。"[②]

"东方和西方"，在别雷这里已非具体的地域概念，而具有某种抽象的哲学意义，它们的区别和对立，往往就表现为"土壤和文化"、"自发性与唯理论"、"天使与恶魔"、"肉体与精神"等等的对立。在《银鸽》中，这样的对立是通过小说主人公达尔雅尔斯基的遭遇来体现的，或者说，在达尔雅尔斯基的身上，这样的对立得到了具体、鲜明的再现。彼得·达尔雅尔斯基是一位知识分子，是当时声势很大的俄国知识分子"到民间去"运动中的一员，在他的面前，城市（利霍夫）和乡村（采列别耶沃村等）、知识和神秘的宗教、贵族女子（卡嘉）和村野妇人（马特廖娜）、精神的追求和本性的释放等等，都构成了某种两难选择。达尔雅尔斯基游离于两者之间，在小说的结尾，他被对他感到失望、又怕天机泄露的鸽派教徒杀害；他肉体的死亡实际上也就是他追求的幻灭，他选择的失败。再引用《银鸽》作者谈论其主人公的一句话："小说《银鸽》的主人公竭力想通过逃向民众来克服自己身上的知识分子性质，但是，民众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一个平均数，是难以进行微分运算的，因此，他意外地遭遇到一些阴暗的

① 阿里曼，古波斯宗教中的罪恶之神。

② 见《银鸽》俄文版序，莫斯科，现代人出版社，1990年，第13、14页。

成分，这些成分传导出了那个杀害了他的色情教派那朦胧的恐惧。”①

一部小说的优劣与否，不仅在于它写了什么，而且更在于它是怎样写成的。《银鸽》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写了当时俄国知识分子艰难的精神求索过程，表达了作者对俄罗斯历史命运的思考，而且更在于它是一种全新的小说模式。其新颖之处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这不是一部“纯粹的”小说，而是一种小说与诗歌的混合体。作者既是优秀的诗人又是优秀的小说家，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将他两方面的杰出天赋出色地结合在了一起。或隐或现，但却有始有终的故事情节，复杂的人物关系，具有个性色彩的人物形象及其语言，这都是一部小说所必需的；然而，跳跃性很强的结构方式，充满诗意的景色描写，诗歌中才采用的较多的词语的非通用搭配，却只在别雷的这部《银鸽》中才有较早、较成功的运用。而且，在整部小说中，无论是作者的叙述还是人物的对话，无论是场景描写还是心理刻画，都具有诗歌一样的音步节奏，甚至是押韵的。别雷倡导“韵律散文”和小说的“音乐化”，而这部《银鸽》就是他的“韵律散文”的一个样板，遗憾的是，译文却无法充分地传导出这一小说风格。

其次，在这部小说中，传统的和现代的小说因素交织在了一起。这部小说的题材，是当时许多俄国现实主义小说家所乐于诉诸的，其恬淡的场面描写，常使人将《银鸽》与果戈理的《密尔格罗德》和《狄康卡近乡夜话》联系在一起；小说中出现的神秘的城市氛围，又使人能联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小说”。然而，这部小说对人物“无意识的”、流动的心理过程的再现，对怪诞的、分裂的人物性格的塑造等，在世界小说发展史上却无

① 见《银鸽》俄文版序，莫斯科，现代人出版社，1990年，第13、14页。

疑是具有创新意义的。而且，这部小说还曾被人称为“装饰性童话”。小说中斑斓的色彩，仿佛是作者象征主义的诗歌追求在小说创作中的继续；小说中不断出现的对旧词旧义的翻新，自造词汇的运用，乃至对语言的习惯用法和语法的有意违背等等，又似乎是对别雷自己及其同时代人所倡导的“话语革命”的一次有意识的实践。所有这些，都使这部小说具有了浓重的现代色彩。

*

这部小说由三人合译，第一、二、七章由刘文飞翻译，第三、四章由李政文翻译，第五、六章由吴晓都翻译。文学作品是应该尽量避免合译的，更何况《银鸽》这样一部个性极强、文字极难的小说呢。因此，小说中的错误之处一定很多，希望读者诸君能一一指出。

1997年岁末

代 序

这部小说是构想中的三部曲《东方或西方》的第一部；其中叙述的仅为教派信徒生活的一个片断；但是，这个片断具有独立的意义。大多数出场人物还将在第二部《旅人》中与读者见面，因此，在主要人物达尔雅尔斯基离开了教派信徒之后，我觉得用不着提到卡嘉、马特廖娜、库捷雅罗夫等小说中出场人物的结局，便可以结束这一部小说了。

许多人都将鸽教派视为鞭笞教徒；我同意，在这一教派中有一些与鞭笞教派相近的特征；但是，鞭笞教派作为宗教动荡的催化剂之一，与鞭笞教徒那些现有的结晶形式并不相符；它正处在发展的过程之中；就这一意义而言，我所描写的这些鸽子，作为教派来说是不存在的；但是，他们又是可能的，以他们所有那些疯狂的倾向而言；在这个意义上，我的鸽子们又是完全真实的。

安·别雷

于鲍勃罗夫卡

1910年4月12日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

目 录

第一章　采列别耶沃村

我们的村子

一次又一次地，采列别耶沃的钟楼将刺耳的呼喊抛向那充斥着炽热、残酷之闪光的白昼的蓝色深渊。燕子呆不住了，在钟楼的上空往来翻飞。因香气而显得闷人的圣灵降临节，将轻盈、粉红的蔷薇撒落在灌木丛上。暑热使胸口发闷；暑热中，池塘上方的蜻蜓翅膀像玻璃一样，那些翅膀飞向暑热飞向白昼的蓝色深渊——飞向旷野的蔚蓝色安宁。一个浑身是汗的村民，努力地在用汗透的衣袖往脸上涂抹灰尘，他爬上钟楼，去晃动大钟的铜舌头，去为了颂扬上帝而出力流汗。一次，又一次地，采列别耶沃的钟楼向着白昼的蓝色深渊呼喊；燕子则在钟楼的上方翻飞，它们不时尖叫着，画出一个个的“8”字。

可爱的采列别耶沃村，在城市附近；它为山冈和牧场所环抱；一幢幢房屋散落在各处，这些房屋上有丰富的装饰，要么带有花纹雕刻，就像是一个地道的时髦女人纷披着鬈发的脸，要么带有一个上了漆的铁皮公鸡，要么带有一些描画出的小花和小天使；它还被可爱地饰以一道道篱笆，一座座小花园，要么就是一排灌木，一排鸟笼，那些鸟笼一个个翘在被折弯的扫帚上：一座可爱的村庄！您若问牧师的妻子，牧师通常是怎样自沃罗尼亚（他的一个公公在那里做了十年的监督司祭）前来的，回答就会是这样的：他将从沃罗尼亚前来，脱下僧袍，吻一吻自己肥胖的妻子，整理一下内衣，然后立即说道：“我的心肝，把茶炊烧起

来吧。”回答就会是这样的：他会在茶炊前出汗，他会不停地念叨：“我们可爱的村子啊！”一般而言，牧师的手上应该有书；但也有不是这样的牧师：不能撒谎。

在采列别耶沃村，房屋这里有几座，那里也有几座；有一座独眼的房屋正用明澈的瞳孔斜视着白昼，它在稀疏的灌木丛后用恶毒的瞳孔斜视着；它展示着自己的铁皮屋顶——它完全不是在展示屋顶：而是一位骄傲的乡村少妇在展示自己绿色的帽子；而那边，一座胆怯的农舍从沟壑里举目一望：举目一望，——而在黄昏时分，它则将冷漠地隐身于它那沾满露水的婚纱。

从农舍到农舍，从山冈到山冈；从山冈到沟壑，到灌木丛；越远则越多；瞧——已有一座低语的森林向你涌来一阵睡意；没有步出这片森林的出路。

村子的中央是一片大大的牧场；牧场绿极了；有地方可以散步，可以跳舞，可以响起姑娘们怨诉的歌声；手风琴也找到了地方——这里有的可不是城里那种不吐葵花子、不跺脚的散步。当环舞在这里跳起，头发梳得光光的姑娘们，戴着头巾和项链，野性地叫喊着，当她们的双脚跳起舞来，青草的波浪就会涌来，傍晚的风就会呼喊起来，——奇异而又欢快：可你不知道，为何如此，如何地奇异，有什么可欢快的……波浪在奔涌，奔涌；它们胆怯地在道路上奔涌，化为细碎的水花：那时，路边的灌木便会呜咽，毛茸茸的灰尘便会扬起。傍晚，耳朵贴着道路，你就会听见，青草在如何生长，硕大的黄月亮如何升上了采列别耶沃的天空；一个迟归农人的大车吱吱地碾过。

白色的道路，多尘的道路；道路在奔跑，在奔跑；道路上有干巴巴的嘲笑；也许该去掘断道路——又无人吩咐：不久之前牧师自己曾就此作过解释……“我自己，”他说，“倒是不反对这一点，而地方自治局……”于是，道路便穿过此地，谁也没有掘断它。可也出了这样的事：一些农夫曾扛着铁锹出了门……

那些机灵的人静静地盯着那些大胡子，说道：自古以来他们就住在这里，他们在这里铺了路，腿脚也就在这路上走动；小伙子们在磨蹭，在磨蹭，在嗑葵花子，——起初，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而后来，他们在道路上挥舞着手，完全不愿回去：就是这么回事。

道路像一个干巴巴的嘲笑，插进了采列别耶沃那片硕大的绿色牧场。一种无形的力在一旁驱动着各种各样的人——各式大车，车上满载着专卖酒店的木箱和瓶子；在驱动着各式大车、路旁的人们：驱动着城里的工人、神职人员，还有背着背囊的“社会主义者”、警察和三套车上的老爷，——人山人海；采列别耶沃的小木屋也成群结队地拥挤在路旁，那些更低、更次些的木屋，歪斜着屋顶，就像一群喝醉酒的小伙子，歪戴着帽子；这里还有一座大车站，一家茶馆，——就在那里，一个凶猛的稻草人滑稽地张开双手，扬着那只破布做成的肮脏的掸子，——就在那里：还有一只白嘴鸦在呱呱地叫。再往前是一根竿子，那边是一片空旷、开阔的田野。一条白色的小径在田野上奔走，奔走，在嘲笑四周的原野，——它在奔向另一些田野，奔向另一些村庄，奔向可爱的利霍夫城，从那里闲逛来各种各样的人，有时，会有一群开心的人前来，但愿汽车里的人别是：一位头戴帽子的城里的浪荡女人和一位小官吏，或是几个穿着古怪长衫的圣像画家和一个先生（鬼才知道他！）。此刻，茶馆里正热闹着；采列别耶沃的小伙子们走近了，他们大声地嚷道：“一年又一年……一年年过去……一个孩子死了，永永远远地死去……”

达尔雅尔斯基

在圣灵降临节那个金色的早晨，达尔雅尔斯基沿着大路向村

子走去。达尔雅尔斯基在古戈列娃小姐的祖母家客居了一个夏天;小姐本人的外貌相当可人,而她的脾气更是可人;小姐是达尔雅尔斯基的未婚妻。沐浴着暑热和日晒,达尔雅尔斯基一边走着,一边回忆着与小姐和她祖母共同愉快度过的昨日;昨天,他曾用一些甜蜜的话语逗老太太开心,和她谈到了过去,谈到了难忘的骠骑兵,谈到了老太太们乐于回忆的其他一切事情;与未婚妻在古戈列沃阔叶林中的散步,则使他自己感到开心;采花的时候,他更是幸福。但是,无论是老太太还是她难忘的骠骑兵,无论是心爱的阔叶林还是更加可爱的未婚妻,今天都无法再激起甜蜜的回忆了;圣灵降临节的暑热压迫、窒息着心灵。今天,那摆在桌上、落了些苍蝇屎的马尔提阿利斯①,完全不再能使他动心了。

达尔雅尔斯基,我的主人公的名字,难道不能引起你们的关注吗?你们请听,这可是达尔雅尔斯基啊,就是他,一连两个夏天和一位朋友一起租住了费奥多罗夫的木屋。他曾为姑娘的心所伤害,一连两个夏天,他一直在寻求一种方式,以便与所爱的小姐最真诚地相会在这里,——在采列别耶沃的牧场,在古戈列沃的阔叶林。为此他走遍了各地,在第三个夏天,他完全落户于古戈列沃,落户于祖母的庄园,依附于男爵夫人托德拉巴—戈拉别娜。因岁月而苍老的老太太,对将孙女嫁给这位年轻人持严谨的态度,她认为,这位年轻人不仅脑袋里空空如也,而且连口袋里也空空如也(这一点最为重要)。达尔雅尔斯基自幼年起就以一个老实人而著称,他失去了父母,在此之前,又更早地失去了父母的财产:“孤苦伶仃啊!”一些有身份的人会这样说,但是,姑娘本人却持另一种看法;于是,她向祖母作了一个长时间的解释,在解释的过程中,狡猾的老太太不止一次地蜷缩进圈椅,喝了好几次水;在这段长时间的解释之后,美人卡嘉立即直截了当

① 马尔提阿利斯(约40—约104),古罗马诗人,著有铭辞15卷。

地对采列别耶沃的牧师女儿们说道，她成了未婚妻，而达尔雅尔斯基也就迁居到了那座带有花园、温室、玫瑰和霉迹斑斑的大理石爱神雕像的最富有的庄园。就这样，年轻的美人及时地使年迈的老太太确信了这位过路年轻人可人的品质。

达尔雅尔斯基自幼年起就以一个怪人而著称，但是据说，他上过学，在学校里，他不去完成应该做的课程，却想方设法、年复一年地用一些不知什么样的、最不体面的语言写了一些小诗，真是这样的。达尔雅尔斯基是一个十足的诗歌爱好者，他自己也在诗中有所成就；他描写过一切：写百合花一般的脚，写嘴巴的没药，甚至写鼻孔的安慰；不，请你们想一想：他自己竟出了一本小书，有好多页，封皮上画了一枚无花果树叶，就在那本小书里，年轻的诗人传播了百合花一般的脚，还写到了少女古戈列娃，将她写成一个完全没穿衣服的年轻女神，而采列别耶沃的牧师女儿们有意在牧师面前夸奖了这些诗：牧师对天发誓，说达尔雅尔斯基写的尽是些赤身裸体的女人；同学出面为他辩护（这位同学至今还租住着采列别耶沃的一间别墅），他辩护道：诗人灵感的果实不是赤身裸体的女人，而是女神……但是，我却要问上一句：女神和女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女神也好，女人也好，都是一回事情：在古代，女神不是女人又能是什么呢？女人，不过多了些卑劣的品质而已。

达尔雅尔斯基的同学非常谦逊：他有一个非俄罗斯的姓氏，他总是在对哲学书籍的阅读中度过白天和夜晚；他虽然否定上帝，却常去见牧师；牧师也觉得这没什么；这对当局也无妨；他绝对不是一名东正教徒，他的名字叫施米特，而且他还不信上帝……

在走近教堂的时候，达尔雅尔斯基再次中断了思考；他路过一口池塘，在幽深的、暗蓝的水中投下了倒影；他中断了思考，接着又再次陷入了沉思。

没有乌云的时候，高高的天空一片清新，仿佛被拉高了，天空非常地高，非常地蓝；牧场波浪一般拥抱着这水晶似的、镜子似的纯净池塘，池塘里有一群忧愁的鸭子在浮游，——游上一阵，它们就会爬上陆地去啄食，它们会摆动着小尾巴，跟在一只嘎嘎叫的公鸭后面，彬彬有礼、彬彬有礼地蹒跚而行，并进行着难以听懂的交谈；在池塘的上方，一株有窟窿的百年白桦树悬垂着，悬垂着，伸展开蓬松的手臂，而它看见了什么——它是不会说的。达尔雅尔斯基想冲到那株树下去，将那深渊打量，打量，透过枝叶，透过高挂在枝叶间的闪亮的蛛网，——蛛网上，当那只贪婪的蜘蛛吞食掉苍蝇，一动也不动地趴在半空中，——它就像是在天上。而天空呢？而天空那苍白的空气呢？那空气起初是苍白的，可仔细一看，却又完全是黑色的了……达尔雅尔斯基颤抖了一下，仿佛有一种秘密的危险在恫吓他，这危险曾不止一次地恫吓过他，仿佛有一种可怕的、自古以来就被囚在天上的秘密，在秘密地呼唤他，他于是对自己说道：“喂，别怕，你又不是在天上，——瞧，池水正在跳板旁边忧愁地荡漾。”

跳板上，几只健康的腿自掖至腰间的红色裙子下露出，几双手在浣洗衣物；洗衣的是什么人，却看不清：不知是老太婆，是中年女人，还是姑娘。达尔雅尔斯基看着，他觉得那跳板非常地忧愁，虽然是在白天，虽然有节日的钟声在纯净的天空中呼喊。纯净的、阳光明媚的白天，纯净的、阳光明媚的池水：池水蓝极了；若是只看上一眼，你会很难分辨出，这究竟是池水还是天空。喂，小伙子，脑袋会晕的，走开吧！

于是，达尔雅尔斯基走开了，他离开池塘，走向村子，走向纯净的教堂，他不明白心中的忧伤自何而来，就像童年时那样，忧伤常常不知自何而来，它袭上心头，又蓦然逝去；所有的人都叫你怪人，而你却全然没有察觉，你说的话不合时宜，因此，人们都摇晃着脑袋，嘲笑你所说出的话。

达尔雅尔斯基边走边想："我真是见了鬼，我到底想要什么呢？我的未婚妻不是很好吗？难道她不爱我吗？我不是找她找了两年吗：找到了，可……滚开，你们这些奇怪的想法，滚开……"他与心爱的人订婚，才刚刚三天；他想到，他如何幸运地参加了一个愚蠢的集会，他在那里向一位漂亮的小姐笑了一下，道出一个机智的字眼；接着，他开始追求她；而那美人并没有马上答应他；最后，他终于牵到了她那只白净的纤手；瞧她那只金戒指正戴在手指上；这戒指还不太习惯她的手……"亲爱的卡嘉，纯净的卡嘉。"——他低语着，突然发现，出现在自己心目中的，并非一个温情少女的形象，而是一些斑斑点点的纹理。

怀着这些思绪，他走进了教堂；香火的气味，掺杂着新鲜桦木的气味、许多男人满身的汗味以及他们的漆皮靴子的气味、蜡烛的气味和缠在一起的红布的气味，一齐愉快地冲向他的鼻腔；他已经准备听教堂执事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在左侧唱诗班敲出的鼓点了，——可是突然：在教堂的远角，一块红色的、绘有白色苹果的手巾，飘动在一件红色的花布长裙的上方；一个女人在努力地将他张望；他已想自言自语一句："好漂亮的女人！"并得意地喊上一声，然后摆出一副庄重的姿势，以便忘却一切，开始向天上的女皇致敬，但是……他没能喊出声来，没有摆出庄重的姿势，也完全没有致敬。莫名的恐怖那甜蜜的波浪，烧灼着他的胸膛，他已经感觉不出，他的脸色正在苍白；像死神一样苍白的他，几乎站不稳了。她那张不见眉毛的、生有大块麻点的脸，在望着他，带着残酷、贪婪的激动；这张脸在对他说些什么，这张脸在内心又唤起了什么，他并不清楚；只见那块红色的、绘有白色苹果的手巾在飘动。当达尔雅尔斯基缓过神来，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在左侧唱诗班的鼓点已经结束；牧师伍科尔已不止一次地走上诵经台，在牧师棕红的头发和缀有蓝色花束的银色法衣上，有阳光的斑点在跳跃；牧师此时跪拜在祭坛那敞开的门

前；人们已经唱完了赞美诗；地主乌特金的五个女儿，一个接一个，轮流地向达尔雅尔斯基转过她们芜菁一样圆圆的脸庞，然后彬彬有礼地站立着，任性地、不体面地噘着嘴，与此同时，帽子上饰有一串成熟樱桃的第六个女儿（一位老姑娘），却在懊恼地咬着嘴唇。

礼拜结束了；牧师手持十字架走了出来，开始将鼓囊囊的圣饼分赠给乌特金的太太及其六位成熟的女儿，分赠给那些较为富裕、较有身份的男人，这些男人的粗呢上衣较新一些，他们的靴子嘎嘎作响，他们还会开动脑筋攒出一个富裕的家，会通过暗中贩酒或手艺制作来积累钱财，——总之，他们比其他人更富一些，脾气也更大一些；这些人庄重地、彬彬有礼地走近纯洁的十字架，不失尊严地垂下那些满是胡须的脸庞，他们的头发剪成了垂发式，头上散发着灯油的气味；在这些知名的村民们离开诵经台的时候，牧师相当满足地、毅然决然地用十字架要弄着那些聚拢而来的粗呢上衣者们的鼻子（“女教师”什库连科娃的抱怨并非是无缘无故的，牧师的十字架好像磕着她的牙了，使她的牙疼了好久）。达尔雅尔斯基已经走近了十字架，牧师已在一手向他递来十字架，一手伸向圣饼，可是突然，那奇异女人的目光又再一次将达尔雅尔斯基烧灼；她鲜红的、含笑的双唇微微地颤抖了一下，好像是在自由自在地吸吮他的灵魂；于是，他忘记了，他是如何亲吻纯洁的十字架的，牧师是如何请他去吃馅饼的，他又是如何回答牧师的；他只记得，那位生有麻点的女人在索要他的灵魂。他在枉然地念叨着，在内心呼唤卡嘉的形象：“美丽的未婚妻啊，我的好未婚妻！”——那可爱的形象像是被用粉笔画在学校的黑板上；可恶的老师用海绵擦去了那形象，如今那里只剩得一片空白。

有麻点的女人像一只鹞鹰，有一双不见眉毛的眼睛，她并不是一朵自心灵深处绽开的温柔的花朵，也绝不是幻想、霞光或糖

衣，而是乌云、是暴风雨、是老虎，她从背面突然进入了他的内心，并发出了呼唤；她温柔的双唇所含的讪笑，唤起了一种醉意的、朦胧的、甜蜜的、轻盈的忧愁，唤起了笑容和无耻：沉睡千年的火山口突然爆发，使你回忆起了你生活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唤出一个从未见过、却又非常熟悉的梦中面容；这面容出现了，像是不曾有过的、却又实实在在的童年之形象；你有的就是这样一副面容，有麻点的女人！

达尔雅尔斯基这样想着，——不是他在想，因为，是思绪独立于他的意志在内心里活动；而她已经走出了教堂，在她身后，一脸病容的木匠库捷雅罗夫在慢腾腾地走着，他蓄着长长的黄黄的大胡子；他碰了碰达尔雅尔斯基，看了一眼，——刹那间：他看了一眼，内心因此袭上一阵难以名状的东西，——像是一些斑斑点点的纹理。达尔雅尔斯基不记得，他如何走到了院子里；他没有听见，采列别耶沃的钟楼如何抛出刺耳的呼喊，燕子如何在钟楼的上方往复翻飞。圣灵降临节抛撒出轻盈、粉色的蔷薇，苍蝇像一群嗡嗡叫的绿宝石，蹲在那些被太阳烤热的、褪色的粗呢上衣的背部。

一个过路的年轻人，抱着手风琴，将琴紧贴在自己的肚皮上，从他的脚下，一片轻尘无声无息地腾起；在路上，他放声高歌了一阵；路上，有辆辆大车鱼贯而行；没有抹油的车轮吱吱哑哑地发出尖叫；农舍的铁皮屋顶和那些被晒得发怒的窗户（即那些没有护板的窗户），反射着太阳的光芒。远处，身材粗壮的姑娘们，身穿着绿色、蓝色、浅黄色、甚至金色的肥胖衣裙，一对对地结伴而行；她们脚上拖着一双双像块木头似的鞋子，此刻，她们走着，像一群雌孔雀。哭泣的白桦树那纤细的枝条，在墓地的上方不时地婆娑。有人吹起口哨，于是，灌木丛也回应以一阵口哨声。多姆娜·雅科夫列夫娜，采列别耶沃村已故村长的女儿，一位老姑娘，俯身站在父母的坟前；灌木丛中走出来教堂守门

人，他手搭凉棚，远远地看着那姑娘；他和她合不来，他大声地埋怨着，像是在朝着空地说话，而实际上是想让多姆娜·雅科夫列夫娜听见他的话："刨出骨头来吧，腾出地方；这么拥挤，还要保存骨头……"然后，走近一些，他亲昵地脱下帽子，开玩笑地说道："怎么，看老爸来了？是有东西可看啊：尸体恐怕已经腐烂了吧……"

"呸，你这家伙，见鬼！"达尔雅尔斯基想着，并揉起眼睛来：在教堂里，他是睡了呢还是没睡？他是做了梦呢还是没做？愚蠢：也许，他打过一个盹，——白日里做梦可不好，《圣经》里的话可不是白说的："愿我们摆脱白昼的魔鬼……"

于是，达尔雅尔斯基撅起胡子，向牧师走去，他竭力地在心中唤起卡嘉的形象，最后，他又默念起他所喜爱的马尔提阿利斯的诗句来；但结果，卡嘉完全不再是卡嘉了，令他自己也感到意外的是，他也没有念出马尔提阿利斯的诗句，却吹起口哨来了："一年又一年，一年年过去……一个男孩死了，永永远远地死去……"

对于达尔雅尔斯基来说，这一天就这样意外地开始了。从这一天起，我们也开始了我们的故事。

白菜馅饼

"噗！……"

牧师发出这样一个响声，与教堂执事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一起，又喝了一口，一边吃着能干的牧师太太和那些为数众多、一个比一个小的孩子们在秋天里采来的松菇。

牧师太太在利霍夫城的学校里读到过三年级，这一点她总是很乐意向客人们提起；她还能在破损的钢琴上演奏华尔兹舞曲《一去不返的时代》；她身材肥胖，非常温情、近乎甜蜜的脸上，

有一副鲜红的嘴唇和一双褐色的、樱桃似的眼睛，她的脸上布满黄色的雀斑，下巴则已是双层的了。此刻，她一边说着一些有关牧师生活、有关愚昧的粗呢上衣、有关利霍夫城的笑话，一边在冒着热气的馅饼旁忙碌着，她把大块的火腿切成极薄的片，再夹进一层极薄的白菜叶。“安娜·叶尔莫拉耶夫娜，再吃一个馅饼吧！……瓦尔瓦拉·叶尔莫拉耶夫娜，干吗吃得这么少？”她轮流地对地主乌特金的六个成熟的女儿说道，那六个女儿在布置得很整洁的餐桌边形成了一个可爱的花坛，从那六个敞开的粉色小嘴里，发出了一阵阵小鸟的啁啾，发出了关于邻乡近里一切新闻的吱喳；灵巧的牧师太太忙不迭地端上馅饼，还时而给不合时宜地走到近前、流着口水嚼着面包、鼻子乌黑的牧师儿子一个巴掌；与此同时，她的话却说得比谁都多。

“您听说了吗，大嫂，县上的警察说，这些社会主义者好像在离利霍夫不远的地方出现了，到处散发他们那些可恶的传单；他们好像是想反对皇上，为的是掌管‘专卖权’，叫人们团结起来，皇上好像已经把金字文书送到了各地，号召正教徒们起来保卫神圣的教会，那文书上写着：‘无产者，联合起来！’听说，利霍夫的大司祭在一天天地等着皇上的圣旨，好将那圣旨散发到全县……”教堂执事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突然这样开口说道，当盯着他的六个姑娘的小脸庞表达出了某种明显的、极端的蔑视时，执事用他的酒糟鼻子吸了吸气，害羞起来……

“噗！”牧师发出这样一个响声，又给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斟了些果酒。“可是老弟，你知道什么是无产者吗？……”他看到，执事脑门上应该长眉毛的地方（执事没有眉毛）却只有一道弧线，接着，牧师又形象地补充道：“是这样的，老弟：无产

者就是那种能飞遍天下的人，[1] 而且还能飞进烟囱……”

“你打住吧，伍科尔牧师！”牧师太太低声说道，她的话所针对的，并不是牧师的解释所具有的可爱的、同时也是可笑的含义，而是她的当家人已不止一次伸手去斟的果酒，对此，牧师“噗！”了一声，——然后与执事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又干了一杯；然后，两人又吃起松菇来。

达尔雅尔斯基坐在桌子的一角默默地抽着烟，不时斟些果酒，他已经有些醉了，但醉意还没有驱走他那些奇怪的思绪；他虽然来吃馅饼了，因为他完全不想去古戈列沃，但是，他却非常地忧伤，他的忧伤，竟使得其他人不由自主地不再与他交谈了；乌特金的女儿们徒劳无益地尝试着与他啁啾；她们徒劳无益地将缱绻的目光投向他，同时扇动着花边手巾，明显地卖弄着风情；明显地卖弄着风情，她们整理着自己的胸口；或者，她们在相当公开地希望淘气的小爱神能洞穿达尔雅尔斯基的心；达尔雅尔斯基要么干脆不作回答，要么完全驴唇不对马嘴地哼哈着，要么公开赞同姑娘们对其心脏状态的希求，不带任何的顽皮；他已经完全不去关注姑娘们的眼睛了，更不关注她们那透过薄纱诱人地泛着绯红的胸口。达尔雅尔斯基已在此地盘桓了两年之久，谁也说不清他的目的何在；一些精明的人士起先认为，目的是有的，也应该有，这一目的就是反政府；还有一些好奇心重的暗探和一些窃窃私语的爱好者，他们一有机会就要告密（对达尔雅尔斯基最感兴趣的是哑巴西多尔，他是邻乡近里首屈一指的搬弄是非者，除了含义不清的“啊吧，啊吧”之外，他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但他却能用手势含义清晰地解释一切），即便如此，可无论是西多尔还是其他那些人，都没有在达尔雅尔斯基的行为中发现任何

---

① 俄文中的“无产者”（пролетарий）与“飞越”（пролететь）两词的前半部发音相同。

有害的东西来；于是，他们认定，达尔雅尔斯基在此地的出现是另有含义的，而这一含义就是婚姻；于是，邻乡近里的每一个姑娘都在设想，自己似乎就是那些好奇的闲言碎语的对象；乌特金的所有六位女儿，也都曾有过这样的设想，虽说她们中的每一位都曾大声地将一个姐妹说成是达尔雅尔斯基的对象，而将自己划入另册；因此，达尔雅尔斯基与卡坚卡·古戈列娃、最富有的男爵夫人孙女的订婚，便如惊雷一般震动了所有的人；谁也没有想到去公开地说上一句，这是猪脸冲俊相。应该附带说明一下，对我这位年轻人使用“猪脸”这一说法，是不十分恰当的：因为，他身体上被称为“脸”的那一部分，不仅不是“猪的”模样，而且可以说是“天使般的”；一双乌黑的眼睛脉脉含情，黝黑的脸上是一只有分量的鼻子，红红的、薄薄的嘴唇上方蓄着一道唇须，一头浅色的鬈发像一顶帽子，这一切构成了那些隐秘愿望的对象，对这一对象怀有隐秘愿望的，不止是小姐和姑娘，还有年轻的寡妇，甚至还有有夫之妇……或者，请原谅这样的说法，嗯，比如说……我们就直说了吧……甚至还有牧师太太本人。人们吃惊了一阵，感叹了一阵，但很快就习惯了；达尔雅尔斯基在我们这里的逗留也就自然而然地合理化了；如今，已无人再跟踪他了，再说，要跟踪他也很困难：并非每个人都能进入男爵夫人的庄园。的确，这里另有一些人，他们清楚地知道我的主人公（爱情的主人公或是其他什么方面的主人公）需要什么，知道他忧郁的、天鹅绒般的双目在望向什么地方，当他的眼前、甚至是视野之内连一位姑娘也没有，视野之内只有一抹朦胧、闪烁的晚霞，他仍会这样冲动地、满怀激情地望着前方；他们还清楚达尔雅尔斯基身上的其他许多东西，似乎，他们用一张无形的监视之网包围了达尔雅尔斯基，可谁也不知道这监视的目的何在；这是些普普通通的人，完全没有受过教育：不过，关于他们的事后面再谈，——我们仅要说明：有过这么一些人；我们要说，如果他

们能理解诗人之美的微妙之处，如果他们看到了达尔雅尔斯基那本小书封面上无花果叶所遮蔽的地方，——是啊：他们是会发笑的，啊，那会是怎样的笑容啊！他们也许会说："他是我们的人……"不过，现在还完全不是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但是，现在恰好是介绍采列别耶沃村这些知名人物的时候。

正是——这样的！

采列别耶沃村的居民

知名的人们，请你们别嫌弃我们的村庄：你们的一个兄弟常常被领到这里，最后，谁也不再会让人们感到吃惊了。你们不要鼻孔朝天，那样不会有任何好处：你们快去，去逗人们发笑，——男人们会笑话你们，会成群结队地走开，一边用手擤着鼻涕；他们会留一个人在角落里，面对着鸭子：去吧，他们会说，一个人去吧，去采你的花朵，去让鸭子吃惊：你也许会遇上女教师；女教师又如何：真是下流。

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人们吃惊。你来了，就将是客人；人们会用各种各样的馅饼来款待你，——他们不会让人饿肚子的；他们会给马儿摆上燕麦，给车夫端来一杯酒：你就好好地过日子吧，积攒着脂肪；你若是不愿意，我也不想对你妄加评论；但是少了你，采列别耶沃人也能度过自己的一生。

一位饶舌的女人往往会扳起指头数起那些知名的客人来，——总要数漏几个人，这些客人有：利霍夫最富有的面粉商叶罗别金，一位来自沃罗尼亚的正派牧师，地位显赫的将军托德拉巴—戈拉别男爵（住在古戈列沃的戈拉别娜老太太的儿子），还有一些来自莫斯科的客人；这些客人全都是冲着牧师的女儿们来的，是冲着采列别耶沃村已故村长的女儿们来的，这些姑娘

——阿格拉费娜·雅科夫列夫娜、多姆娜·雅科夫列夫娜和瓦尔瓦拉·雅科夫列夫娜，她们都是足资谈论一番的姑娘，父母死后，她们在这里购置了一间小屋；是这样的：冲她们而来的，有大学生，有作家，对了：有一回，还有一位歌手出现在我们这里：他强迫她们唱歌，他与姑娘们一起跳环舞，还把这一切都记到了小本子上。"是歌手和大学生，还是一位罢工者呢？"善良的人们说道，"也许是一位罢工者，因为那些年轻人老是在这里大声喊叫：'起来，挺起身来，劳动人民！'干吗要喊人起来呢？就是没有他喊，我们这里的人也天一亮就起来干活了！……"那机灵的女人扳着指头数了起来，这会使你感到，俄罗斯人也许只有一件事情好做：住在采列别耶沃或是去往采列别耶沃；如果指头够用的话，那女人将数出所有的客人：她两眼盯着地面，脸上是一种庄重的漫不经心："我们自己也长了胡子……"

你就鼻孔朝天吧！

采列别耶沃村住着一些上了年纪的人：首先，伊万·斯捷潘诺夫在这里开了多年的铺子，——他卖的是好货；可别与这个人作对：他会活活地扯下你的皮，让你光着屁股满世界地跑，他会让你的妻子蒙受耻辱；你就等着挨火烧吧；就连你的亲戚你的家族也保不住脑袋；就连亲戚、就连亲戚的亲家和女婿也会遭殃，——这不：一个敬神的男人，站在教堂里那截柜台的后面，把铜币弄得丁当作响；他打扮得很漂亮，脸上蓄着络腮胡，头发理成垂发式，靴子像两只瓶子，镶有饰物，咔咔作响，总是涂有焦油，他还戴着一只铜表。

其次，是牧师伍科尔·戈洛克列斯托夫斯基和牧师太太，一位知名的牧师，在这邻乡近里，你就是骑马跑上四十里路，也遇不上这样一位牧师！——一位勤劳、严谨的牧师，一个祈祷者。

牧师喝了酒，就会让牧师太太坐下来弹吉他（他们有一把真正的吉他：在他们八年前来这个村子的时候，牧师太太随身带着

一把吉他；说实话，这是把断了弦的吉他，但哪怕只用三根弦，牧师太太也能毫不窘迫地把吉他弄响，——牧师太太曾在利霍夫的学校里读到过三年级啊），——是的：他会让牧师太太坐下来弹吉他："弹吧，玛莎，弹一段波斯进行曲！"他自己的脸则放着光，现出黄色的雀斑，闪亮的眼睛老是望着花园："弹吧，玛莎，把家务放一放。"而牧师太太则满含着眼泪："伍科尔牧师，您最好还是去睡觉吧。"如果没有教堂执事在，戈洛克列斯托夫斯基也许会去睡觉的：可是执事在场，这怂恿了牧师。于是，房门被锁上了：弹吧，弹吧。牧师太太哭泣着，弹响了吉他，而牧师立即摆好了姿势：他挽起袖子，宽慰地想象着，他和执事正在目睹对坚固的卡尔斯要塞的进攻；[1] 他在想象着，趁他还有想象的力量，趁刺耳的燕子还没有在教堂十字架的上方尖叫，趁冰凉的、像一串串透明浆果一样的雨点还没有落上牧师花园的灌木丛，趁火焰一样的晚霞还没有将通红的天鹅绒摊铺在山冈的边缘；这时，戈洛克列斯托夫斯基牧师将火红的胡子挺向霞光，摇晃着满头鬈发，跺着双脚，两手平稳地摆动着，时而从左到右，时而从右到左："你们听，——战鼓在响：敌人的军队在过桥：枪在响……啊哈，我们交手了！"

晚霞中，吉他在晚霞中丁当作响，——它在哭泣；怀抱着吉他，牧师太太也在哭泣，在吞咽苦涩的泪水，但她却不敢扔下吉他：执事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在监视着这一切；要是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不立即向牧师报告，牧师或许什么也发觉不了；执事虽然有些醉意，却能记住一切：他坐在红色的果酒前，挺着红色的酒糟鼻子，吃惊地看着牧师；而牧师仍在想象着：他躬腰屈膝，缩着脑袋，向灌木丛冲去：天知道他要在那里干什么，只

① 卡尔斯，10—11世纪为亚美尼亚卡尔斯封建王国的中心，16世纪起为土耳其要塞，于1877年11月6日被俄军攻占，1921年归还土耳其。

是在钻出灌木丛时，他才会喊道："万岁，我们的人胜利啦！"（牧师富有想象力。）他刚一喊出"胜利啦"，牧师太太便立即将吉他扔到了一旁：她知道，伍科尔牧师的想象到此为止了：他将去睡觉，一直睡到天亮；执事也安静下来，哼着皇上的诗和圣诗作者大卫① 的诗，说着胡话，摇摇晃晃地走向牧师太太，在那儿等待他的将是狠狠的一击。而牧师清晨醒来，非常谦和，他会亲自去伊万·斯捷潘诺夫的小铺买一些薄荷饼（十五戈比一磅），把饼拿给自己的胖太太吃；事情也就这样结束了。

人们已经知道：吉他如何在牧师家的灌木丛中鸣响，也就是说，牧师喝醉了酒，就会想象到勇敢的士兵对卡尔斯要塞的攻占和土耳其人的惨败；人们便聚向灌木丛：牧师想象得不坏；他们看着，嗑着葵花子，嘿嘿地发笑，搂抱着姑娘，姑娘们尖声一叫，——所有的人便都散开了。牧师想象得不坏；而在其他时间里，牧师可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他会是一个苛求的、认真的、当家作主的人；他还常常处罚教堂执事。

采列别耶沃的牧师就是这个样子：一个可爱的牧师，这样的牧师你找不到第二个，另一个牧师也达不到这个水平，真的，达不到！这就是我们可爱的村子，村子里就居住着这样一些人；我们可爱的村庄，可爱的人们！

但是，在任何一处都看不到我们这些可爱的人们彼此和睦地相处，看不到他们相互致敬，交换温情、礼物和其他友情；这一位会向你脱帽致敬，卑躬屈膝，但那只是冲着邻居的财富，冲着邻居那双嘎嘎作响的贼亮的靴子，他行礼，并不是因为他当时没穿西服，而只是为了献殷勤，而那位邻居：——鼻孔朝天，两手插在裤兜里；屈辱：心在燃烧，在吩咐自卫：又不是什么大人

---

① 大卫，以色列王，传说《旧约·诗篇》系大卫所作。

物：你只能在自己的家里当主人，坐在红角[1]的圣像下面当主人，你可当不了别人的主人；为了捍卫自己的荣誉，一位邻居便开始损害另一位邻居：说上一句关于邻居家的脏话，或是向邻居家的狗投去一个包有尖针的肉团；狗一死，——人们都会来看，而两位邻居则会断交，他们将相互坑害，相互折磨，相互诬陷：瞧，——一位邻居正顺着风向另一位邻居扬土呢。

干吗要这样呢?

还有一件让人不胜惊奇的事情：戈洛克列斯托夫斯基牧师坚决支持伊万·斯捷潘诺夫；后者也不出卖牧师，在牧师的面前很顺从，当他看着牧师的时候，他的眼睛便不再像闪电一样地放光了，而有些像是鱼的眼睛，有些混浊……他俩互相迎合。

通常，在牧师太太烤制白菜馅饼的时候，牧师会派人去请斯捷潘诺夫来吃他的热馅饼，而他自己也在忙个不停：烤饼的过程中，他老是拿鼻尖去碰饼的表皮，看看饼是否烤熟了；然后，他会亲自挑上一块油水较多的饼,让一个工友送去斯捷潘诺夫的铺子。伊万·斯捷潘诺夫也不会让牧师吃亏：他会给牧师太太送去一块稍稍有些褪色的花布(做裙子用的),请牧师一家吃皱纸包着的不太新鲜的糖块、放干了的糖饼或其他一些甜食;于是,在牧师的家中便有了吃不完的甜食;因此,便繁殖出了无数的苍蝇。

小铺老板为教堂的整修提供了不小的资助。教堂已经很陈旧；圣像画也是旧作，——尽是些严肃、黑暗的面孔：圣徒米科拉，最智慧的多神教徒（人们称他为柏拉图），一个长着一颗狗脑袋的、油黑的阿拉伯圣人（看来，是照着月书临摹的老画），——尽是些阴郁的、阴郁的面孔：反正看上去很不舒服；于是，从城里来了一些画匠，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刮掉这些面孔，——刮干净之后，把墙壁抹平，再照利霍夫大教堂的样子，

① 红角，俄国人家中摆放圣像的一角。

在崭新的墙面上画了一些开心的、微笑的圣人（他们要更时髦一些，各有姿势）；再开心不过了！可这里也出了一件事。

应该告诉你们，那些画匠们有一个顽固的念头，想从强硬的小铺老板那儿捞点油水，这事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因为那可是一位小铺老板啊；于是，狡猾的画匠们就照着伊万·斯捷潘诺夫的模样画出了一个男人：这男人的左手像握圣饼似地握着一座有五个尖顶的小教堂，而惩罚的右手则举着一柄沉重的利剑，——像是伊万·斯捷潘诺夫……只不过，这男人穿着锦缎，身披法衣，脑袋四周镶有一圈金箔，还写有几个教会文字；他威严地瞪着双目，在巡视一切，——和小铺老板的眼睛完全一样（尤其像小铺老板要去火烧敌人的时候）。是的，是这样的；你们想笑？那就请走进教堂来；我立即就能把这个男人指给你们看：直到今天，这位毫不在乎的男人仍在右边的圣像壁上（你们可以去看）。这样，你们就会相信了！

从那时起，伊万·斯捷潘诺夫在礼拜时就常常站到圣像前，好摆样子给教民们看，他像是在说：你们看吧，比较比较吧：通常，他会毕恭毕敬地画个十字，然后看看两旁：看人们是否在作比较；而四周是一片窃窃私语……女地主秋里娜（有事情）来到斯捷潘诺夫的小铺，她笑了；乌特金在圣灵降临节来了，他把伊万·斯捷潘诺夫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地打量了一番，然后直截了当地问道："喂，这是怎么回事？"而那一位也同样直截了当地回答道："没怎么回事，——我们还是聊聊天吧。"瘸腿的木匠也走来了，他走进教堂，憋不住了，就直截了当地对牧师说："我说，老爹，我说，这太可耻了。"但是，牧师却连眼睛也没眨一下，说道："你倒要给我来证明一下，这是有意造成的相像，而不是两副面孔偶然的巧合：斯捷潘诺夫可是一位敬神的男人，或许，他是在为这位神的侍者祷告，所以他脸上才带有祷告者的标记；可你，老弟，却完全弄不清这些可以说是象征性的轮廓，这

里可绝对没有什么冒犯，就是有，那也是画匠们的过错；你去问画匠们好了；让斯捷潘诺夫站到圣像前，你自己来判断好了，我可判断不了，——这又不是我的事情：神的殿堂是开向所有人的……你就别吭声啦；你老实点吧：最好还是想想你自己的罪过吧……”木匠啐了一口，离开了牧师。

女教师埋怨道：“不像话，他们弄脏了教堂。”可谁会去在意一个女教师的话呢？她又有什么权利呢？如果是地方长官、乡长或其他一个什么人，那就好了，比如说，要是将军托德拉巴—戈拉别能就这件事发表自己的意见，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乡长本人是伊万·斯捷潘诺夫的亲家，他早就落进了斯捷潘诺夫的手心；地方长官保持沉默，至于托德拉巴—戈拉别将军，从未有人在我们的教堂里看见过他。而在这里，却要你们去尊重一位名叫什库连科娃的女教师；你们瞧，她又是一副什么模样：一张发绿的脸，生有雀斑，却总是泛着光，身上穿的是粉色的或淡紫的短衫。

她的短衫是有罪过的！十二戈比一俄尺的印花布或细平布；短衫一洗，立即显得斑斑点点的（姑娘们老是笑话她）；无论是见到一位漂亮的小伙子，还是偶尔出现一位避暑客，——她都会撩起裙子来（她的长袜有窟窿），她晃着鼻子，眼睛里流露着欢乐。

有谁会看重一个女教师的话呢？有谁，有谁会给牧师使绊，见多识广的牧师又会在谁的面前妥协呢？会在她的面前，在她的前面，因为你无法责怪她：她老是“嘻嘻”又“哈哈”，像是在开玩笑；可这有什么玩笑好开呢！她竭力要去刺那最要害的部位：“您太太为什么这么久没给你演奏波斯进行曲了？我有丰富的想象力，也是个狂热的音乐爱好者，非常爱好！您还是多求求她吧。”一双眼睛在滴溜溜地转，嘴角由于笑容而颤动；一次，当着地主乌特金的面，当着他六个成熟的女儿——卡捷琳娜、斯捷潘尼达、瓦尔瓦拉、安娜、瓦连金娜、拉伊斯——的面，她狠狠地刺了牧师一下。牧师沉默不语，但有一次，正说到这事，却

听执事太太在唤人去买酒，——转眼之间，吉他便在灌木丛中响了起来，而女教师却在幸灾乐祸。

只有一次，牧师没能忍住：他回到家里，坐下来写告密信；他写呀，写呀，——不一会就写成了：似乎，有一个爱找茬的女人持有一种不明的信仰，她与高加索的莫罗勘派教徒有联系，企图推翻现政权；由此可见，她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她不给孩子们上课，成天只做捣乱的事，而他，采列别耶沃教堂的堂长，就是所有这一切的见证人。他对这一切的总结非常出色，条理清晰，还点出伊万·斯捷潘诺夫为证人；可见，牧师是具有想象力的，他可不止一次地想象过攻占要塞的事啊。伊万·斯捷潘诺夫则作证说，那位女教师什库连科娃曾引诱了他斯捷潘诺夫整整两年，并总是威胁说，她一有机会就会对他施以暴力。

他们写完信，把信装进信封；但他们并没有及时地将信寄出，——他们在考虑：上司那边可别出什么问题：上司也许不会相信。如果实话实说，女教师信奉的是东正教，她也教过孩子们识字，而人人皆知的是：可不能反对识字；当时，在我们这里，无论是地方长官还是县里的警察，都是坚决支持识字的。

她立即获悉了牧师的意图；她又坑了牧师一回：牧师赶车巡视自己的教区；众所周知：每个人都会往他的大车上放一些鸡蛋、面粉、面包和洋葱（牧师们靠教民的税捐过日子）；他赶着满载面粉、面包和鸡蛋的大车回家，在学校门口停下了，停在井边喝水；那位机灵的姑娘走了出来，闲聊起来，嘻笑起来："嘻嘻"又"哈哈"；她走近大车，似乎不在意地坐了上去；她坐了上去，压碎了鸡蛋，———直压碎了五十个鸡蛋：瞧，她像是在说，你能拿我怎么办？

打那之后，他们就绝交了；唉，这又有什么：两人打架，旁人别管；两人骂街，旁人别劝。

村里的另一位出色居民，是木匠米特里依·库捷雅罗夫。他

住在一间小木屋里，从斜坡上就能看见那间木屋；如果爬上小山冈，就能……瞧，那边就是他的屋顶，——就在那边：有一缕炊烟从那边向我们飘来。

木匠做家具，他不仅有来自利霍夫的订货，而且还有来自莫斯科的订货；他腿瘸，有病，面色苍白，鼻子像是啄木鸟的喙，他整天老是咳嗽，却不停地向家具点供货；过路的人常常来看他：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驱动着大路上各种各样的人：茨冈人，社会主义者，城里的工人，神职人员；嗯，不：我们这里的事与库捷雅罗夫有关：一些人是转身冲他来的。因此，从大路通向他的斜坡的那条小径便越来越显眼了。有时，大路上会有一个朦胧的身影在一瘸一拐地走动，或者，有一阵黄色的尘土在那儿扬起，黄色的尘土中，一辆大车在吱吱作响，——米特里依爬上小山冈，手搭凉棚，——在等待着……他老是在这里等待什么呢？他在等待，——在他身旁，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驱动着各种各样的人：大车吱吱作响，绕过了村庄；一个人走过，另一个又唱着歌走过；又一个人拐上了小径：就是说，他要去米特里依那儿。木匠不爱回答这样的问讯：“谁在你那儿喝了茶啊？”“没有谁。”他皱着眉头，不再说话了。

没有谁，可他是好客的；你若是去见他，他就会让他那位女人（米特里依的妻子已经死了）去井边：去打点水来烧茶炊；他会立即清理掉铺子里的刨花，并东拉西扯地谈起他的家具行当来。“您做家具吗？”“我们当然做喽：有的有样式，有的没样式；如果是莫斯科订做的，就一定要有样式：那些阔气的样式，您也知道，可是重活：要么是洛可可式①，要么是俄罗斯式；也有一些简单的玩意儿：咔嚓——两下就完事了：如今这样的东西卖得便宜，但还是有人订购；做这样的样式你可赚不到大钱：除非去

① 18世纪在欧洲流行的一种建筑和装饰风格，以精巧、细腻、繁复为特色。

骗人。”他说着，会做个鬼脸；可那张脸，真是糟糕啊！那不是一张脸，——而是一根被啃得干干净净的羊骨头；而且，那不是一张脸，而是半张脸；我们就算那是一张脸，可总感到那是一张脸的一半；脸的一半在对你做着鬼脸，另一半却一直在看着什么，在担心着什么；脸的两个半部在彼此交谈：一个说：“啊，我多棒！”而另一个却说：“喂，喂，你弄到什么了?”如果从正面顶着鼻子去看，那就什么脸也不存在了，而只有……一些斑斑点点的纹理。

整整一天他都在干活，敞着他那件红色衬衫的领口，背部都汗湿了，凉爽得像透明的、晶莹的绿松石充盈着远方的树林，那里越来越阴郁了，——朦胧在扩散，暗影在增大，——而对面，疲倦的太阳在抛撒最后的光芒，米特里依垂着黄黄的大胡子，收拾起刨子、钻子，若有所思地擦擦锯子，然后拖着一双破烂的树皮鞋，悄悄地走过牧场，孩子们都躲着他，因为他的一只眼睛露着凶光；可他自己却连山羊也不会去欺负；这很好；每个人都知道，木匠这个时候去往什么地方，为什么去：他是去牧师那儿，去就《圣经》文本的问题与牧师争吵；他熟读了《圣经》，并持有自己的观点，——那观点是什么，谁也无法弄清楚，尽管他好像并未隐瞒其观点：完全没有功夫去弄清楚，木匠库捷雅罗夫的统一实质指的是什么，他对女教师的胡作非为又持何种看法。

常常，他用衣袖擦擦满是汗水的脸，把脸的一半转向牧师：“啊，我多棒！”并提出问题：就这样，他和牧师于静静的傍晚坐在草地上争吵，那时，有轻盈的热气在牧场上腾升。牧师在流汗，在流汗，当库捷雅罗夫老是在文本上纠缠，牧师会生气，当库捷雅罗夫偶然地将脸的另一半转向牧师（喂，喂，你弄到了什么?)，牧师会生气，会想起牧师太太的茶炊，便挥一挥手：“你得了吧，我有时间和各种各样的人纠缠：你们这样的人多的是!”但是，牧师这样说也是枉然，——他很想喝茶，或者，他看见了

牧师太太窗户里那白净的脖子：是他自己喜欢对库捷雅罗夫耍聪明。牧师会啐上一口，看看木匠，可木匠却没有脸：那是……一些斑斑点点的纹理。牧师会离开他；库捷雅罗夫会在牧师的身后挤一挤眼，然后经过整个牧场走向斜坡，走向树林的凉爽。星星亮了。

关于库捷雅罗夫，关于木匠，又能谈些什么呢？——可人们谈道：库捷雅罗夫夜里总是紧紧地关严护窗板（只有他和牧师的屋子有护窗板），有奇怪的光从他家的护窗板中透出，还能听到说话声：一些人说，这是木匠和他那位麻脸女人一起私下里在做祷告；另一些人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是在那里干不干不净的事。不过，人们是谨慎地、含混地说到这一切的，说话的人自己也并不确信，是那个哑巴散布了这个消息：有一次，他到了斯捷潘诺夫的铺子，用手指着库捷雅罗夫的屋子，“啊吧，啊吧”地叫着，还在头发散乱的脑袋上竖起指头摆出两只角来；应该说，斯捷潘诺夫并不相信，因为他知道，哑巴所提供的会是什么样的消息：难怪牧师在听哑巴忏悔时，只开导他在斋戒时不能吃荤，为此，他把手掌摆成鱼尾形，然后两手又做出一颗白菜的形状来；哑巴弄清楚了，但关于库捷雅罗夫，他还是能够诬陷一下的。

说到那个女人，——就是另一回事了。他那位女人很是奇怪，满脸麻子；他是否与她生活在一起，——无人知道；看来，是生活在一起；不过，村民们不喜欢那个女人，她也不与人来往；这是个蠢女人：她老是看星星；星星一亮，她就会走到院子里，就会用怨诉的声音不停地唱起歌来，不是唱赞美诗，就是唱淫秽的情歌。人们常常见她坐在跳板上：她坐在跳板上，却没有洗衣服，——她在看着水中，水中有星星在闪亮……

鸽　子

暑热之中，尽管是节日，姑娘们还是都躲了起来，她们那绿色的、红色的、淡黄色的裙子不再闪现，只有一只麻雀弹起一道轻尘，飞向灌木丛，只有风儿在摇晃着忧郁的松树林，热风和尘土自大路涌向田野，——大路没有大车在行，没有一个村民在走：村子好像死去了，——那样的宁静、那样的荒凉和那样的沉睡，悬挂在太阳的光照和蠡斯的鸣叫之中。

只是在那边，在那些较低、较次的小屋成群结队地拥挤在路旁的地方，有喊声和歌声从茶馆里传出：那些住在路旁的采列别耶沃人变坏了。人们逐渐开始皱着眉头看待我们村子的这一部分：皱眉头的有牧师、女教师、伊万·斯捷潘诺夫（一个富有的男人）和瘸腿的木匠。

大路通向那里——绕一个弯——绕过村子，奔向田野，——道路跑过斜坡，消失在天边，因为在这个地方，天空很低地压在村子的上方（在那边，界限之外的可爱的利霍夫城，就像是处在天边之外）。在那边，可以看到一株节节疤疤的灌木，若从村子里看去，那灌木就像是一个朝圣者朦胧的身影，他在孤独地向村子走来；岁月在流逝，可那朝圣者却一直走啊，走啊：他无法走到人们的居住地，而只能老远地冲着村子做出威胁的姿势。

在这个难耐的时刻，只有木匠走下他的屋子所在的斜坡，爬上了小山冈，他将手搭在病态的脸上，持续地望着道路的远方：看那里有没有尘土扬起，看有没有朝圣者走近，看上帝会不会送来一位客人；木匠在那里站着，站着，——远方一片纯净，静静地安卧着。一个人也没有。木匠又回到自己的小屋：他坐着，坐在自家圣像下的红角里；然后，他又一次憋不住了，又一次走向

小山冈，而喝茶的时候已经到了；赤脚的女工马特廖娜，那位麻脸的女人，已经摆好了桌子；桌子上已经铺上了边上绘有红公鸡的白台布，摆上了印有玫瑰图案的杯子，摆上了面包和鸡蛋；茶炊已经在冒烟：是喝茶的时候了；但是和谁一起喝呢，应该与客人一起喝，可又一直没有客人；于是，木匠库捷雅罗夫又一次走上小山冈；道路伸向远方：远方一片纯净，没人，一个人也没有，有个人，好像有一个人在向村子走来；不是那株灌木，——灌木那朦胧的身影在这边；在它旁边另有一个身影，也是朦朦胧胧的；很快，这身影就走下了斜坡，——“喂，马特廖娜，准备接待客人！……”于是，马特廖娜忙乎起来，她迈动健壮的白腿，从炉边走向餐桌；她有一张没有眉毛的麻脸，脸上是一双深色的眼睛和一副鲜红的、微微颤动的嘴唇,这张脸在笑,好像她早就在等待着这来自远方的消息了;她看了木匠一眼,而木匠默不作声地坐着,并没有搭理蠢女人的目光:他在等客人。而客人转眼间就到了。

来者是位奇怪的客人：他就是邻乡近里都知道的乞丐阿勃拉姆；有时，他会出现在我们这里；他赤着双脚，走遍一座座村庄和一个个庄园；每到一处，人们都会给他一些东西：有人给块面包，有人给几个鸡蛋，有人给点钱（老爷们大多是给钱），有人干脆就让他吃顿饭，或是留他过一夜，也有人用拴着的狗吓唬他；有时，乞丐又会不见踪影：一连数月都见不到他；这时，你会在很远的地方、在利霍夫附近遇见他，甚至会在莫斯科附近看到他：他身高肩阔，头发蓬乱，花白的长发披在肩膀上，他有一只大鼻子，一双有些斜视、却很狡黠的小眼睛，他大概知道如何乞讨，向什么人乞讨；他走到窗下，用低沉的胸音唱一段赞美诗，用长长的木棍划几个字。他的木棍很奇特：它既像是木棍，又像是大棒，还像是拐杖。他自己则像个勇士：你若在森林中遇见他，会感到害怕的：如果他握着自己的大棒；但是，最奇怪的

是，他的大棒上有一个锡制的鸽子在闪闪发亮，那鸽子是银色的。然而，人们了解这个乞丐，了解他的脾气和嗜好，知道他怎样与孩子们玩耍，怎样时时去看守林子，——所有的人、甚至连上级都知道，在森林中遇见他是用不着害怕的：外乡人才可能感到害怕。阿勃拉姆只有一样不好；他常常坐在茶馆里，用鸡蛋和面包换一盘小吃一杯茶；他也常去城里的啤酒店；他坐在那里，默不作声，一直在细心地听着：有人说他知道所有人的全部底细，知道农民、牧师、老爷们的各种事情，知道谁去了什么地方，谁想要干什么，——阿勃拉姆知道一切；只是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这样说他：他总是沉默不语的，也很少与人交谈，你若是向他问起什么，他会拒绝回答的：他会说他什么也不知道。

走进屋来，阿勃拉姆对着圣像画了一个十字，取下皮包和白色的毡帽，这帽子是老爷们送他的，老爷们管这样的帽子叫“帕甘卡”：阿勃拉姆与库捷雅罗夫相互拥抱，相互亲吻了三下，又像面对女主人一样向马特廖娜深深地鞠了一躬，而她则向他伸出了粗糙、厚实的手；阿勃拉姆随意地解下腰带，坐下来和马特廖娜、木匠一起喝茶，似乎他不是一个乞丐，而是一个应邀而来的客人；因为，在招待一个朝圣者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将他当做一个乞丐来对待。他们默默地喝着茶。但是，已经喝干了好几杯茶，茶炊在咝咝地作响，像是在撵人走，——木匠库捷雅罗夫抬起黄色的胡子，用像是在说“啊，我多棒！”的那半张脸看着乞丐……乞丐不用言语便理解了木匠，他向马特廖娜挤了挤眼：

“我们知道什么就是什么，干吗……还要躲着自己人呢！”

马特廖娜身穿红色的裙子，站在稍远的地方，手托着苍白的脸庞；只有她的双唇颤抖了一下，双目谜一样地闪烁了一下。她将一个指头放在唇边，清晰地在唇边敲了三下；她的嘴唇嘟哝作响；双目又再次奇怪地闪烁了一下。这时，坐在红角里的木匠，已经在用整个脸庞看着乞丐了，他的整个脸庞体现出了某些——

斑斑点点的纹理，与此同时，他的手也清晰地敲了三下，并在台布上画了一个十字。

乞丐深深地俯下脑袋，像是在赞同所见的一切，他迫不及待地说道：“鸽子……”

三颗脑袋都更深地俯下了：全都沉默不语。然后，木匠清晰地说道：

“看来，朋友，你是我们的人；你看到了什么，你听到了什么，人们在说什么……”

“很乐意我们来聊一聊，”乞丐挤了挤眼，将手伸进怀里；他立即掏出一张对折了两下的脏纸，并展开那张纸，读了起来：“一位恭顺的女子致我们的父亲和导师米特里依。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向你致敬；请你继续为我们祈祷，我们的父亲和恩人。我们再向父亲你派去我们的一位弟兄。他叫阿勃拉姆·伊万诺维奇，绰号‘忠诚的柱子’。我们还要请求你，我们的恩人，完全相信这位弟兄；请相信他，就像相信我们这些你忠诚的寡妇和女子那样，相信你这根‘柱子’。安努什卡·戈鲁比亚特尼亚、叶连娜、弗罗尔、卡尔普和伊万·奥孔也向你致敬。我的傻丈夫直到如今还什么都不知道；我用你送来的草药，有效地治疗了他；而这为的什么，老爹你自己是知道的；我们按新的方式向圣灵祈祷，也就是在澡堂里祈祷，在我的丈夫离家去县里的那几天进行。我们的弟兄中有一位画家，画了一个鸽子的脸。而请你，恩人，继续为我们诚实地祈祷。我还要向你的心肝，”乞丐向马特廖娜鞠了一躬，继续念道，“致以深深的敬意。你忠诚的女奴、你的心肝小鸽子费奥克拉·叶罗别金娜……”

“是啊，阿勃拉姆兄弟。”库捷雅罗夫打断了沉默，“就是说，她丈夫现在没在城里……”

“他的事太忙：整天忙个不停，从一个磨坊到另一个磨坊；我们的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老是一个人在家。”乞丐使了个眼

色，“也就是说，她老是和兄弟姐妹们呆在一起；草药很少用，她没时间用它。”

“会有时间的……”

他们谈的是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叶罗别金娜，利霍夫最富有的面粉商的妻子，她加入了某个秘密协定。他们谈到，一些忠诚的团伙已经在附近的村子里出现，他们如今是以一个个小组为单位在各处祷告，但还没有人怀疑到这件事；不像从前那样，一个县里只有两个兄弟姐妹会在活动；在安努什卡和曾是沃罗尼亚农民的百岁老母亲的帮助下，一个教派秘密地在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的家中聚会。从接下来的谈话中得知，米特里依·米罗内奇·库捷雅罗夫就是整个神圣事业的秘密首领：麻脸女人马特廖娜是他的同仁，就是说，他们年复一年地在夜间将自己锁在屋子里，秘密地诵念那些奇怪的祷告，并非是无缘无故的；就是说，主祝福了他们的神圣事业，要他们挺身接受一种新的信仰，即鸽子的信仰，亦即一种忏悔的信仰，因此，他们的协定又被称为“鸽子协定”。该协定包含着哪些内容，这从他们的谈话中无论如何也难以得知：明白无误的只有一点，即兄弟会希望具有某种圣礼仪式；库捷雅罗夫期望能弄明白这些圣礼，但是却没有一个能有勇气完成这些圣礼的人，这件事情做不成，库捷雅罗夫和马特廖娜便无法在一些兄弟的面前实施圣礼，因此，他们在事前往往不得不躲避自己的兄弟；兄弟们只听说，在他们中间有一些圣人，他们会一直保持沉默，直到在俄罗斯出现兄弟之间相互残杀的混乱时世时，他们才会投入与人类敌人的战斗；库捷雅罗夫实际上是什么人，不多的一些被挑中的教徒已经知道，在这些知情者中，就有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叶罗别金娜。乞丐阿勃拉姆是在“鸽子协定”各兄弟会中传递各种消息的耳目；但是，阿勃拉姆一直也没见到过协定的首脑，只是此刻，他才第一次见到米特里依。

“瞧，我们找到人了。”阿勃拉姆俯身对库捷雅罗夫说道。

“轻点，”库捷雅罗夫脸色发白了，“如今是隔墙有耳啊。”他环顾一下四周，站起身来，走到门边，在确信屋子周围什么人也没有之后，更紧地关上门，把眼神转向了马特廖娜：“你问她去吧，她就是我的心肝：她也在找人呢，看来是找到了：顺利吗?”木匠不知为何恶毒地笑了笑，“她不愿跟我：我对于她来说是老了……”

乞丐正想看一眼马特廖娜，可她却已经不在了：她脸色羞红，马上就跑开了：她脸色通红、忧郁，站在小山冈上，咬着一根野地里的草茎，脸上是一副深思的神情。

木匠与乞丐又谈了一小会，然后就分手了；乞丐拿起拐杖，背上皮包，独自走了，赤裸的双脚踏起一阵尘土。不久，他的拐杖就敲打起各家各户的窗子来了；那只锡制的鸽子在各处闪烁，赞美诗在暑热中回荡。

一片安静。

只是在那边，在那些较低、较次的小屋成群结队地拥挤在路边的地方，有喊声和歌声从茶馆里传出；然而，村子好像死去了，——那样的宁静、那样的荒凉和那样的沉睡，悬挂在太阳的光照和螽斯的鸣叫之中。

一去不返的时代

太阳已经站得老高了；太阳已经在俯下身子了；暑热；暑热的白昼；白昼里，浑浊的太阳在浑浊地流着汗，光照很亮，可是仍觉得胸闷、头晕，鼻子里也塞满了煤灰，这烧焦的、干燥的煤灰不是来自住宅，就是来自地面；——白昼，暑热；暑热中，干燥的喉头会一阵阵地痉挛：你怀着难言的激动喝一口水，在一切

事情中寻找意义，而疲倦的、浑浊的雾幕却疲倦、浑浊地笼罩着四周，四周，亦即这只母羊和这位蠢女人，——他们在毫无意义地安心坐着，而野性的你，已不再寻找意义了，而是摇头、叹息。可恶的苍蝇呢？你会在叹息中吞下一只苍蝇：可恶的苍蝇在对着鼻子、耳朵和眼睛嗡嗡地叫！你打死一只苍蝇，空气又会送来数百只；在成群的苍蝇中，就连忧愁本身也疲倦地变得浑浊了……

太阳已在高高地站立，太阳已经俯下身子，光照厚颜无耻地穿透薄纱窗帘，飞入了牧师的家，于是，每一颗浮尘都显现了出来，白色木地板上的每一道裂缝都显现了出来，画满难看的玫瑰花和矢车菊的墙纸上的每一个污点也都显现了出来，没有收拾的餐桌上落有点点酒迹、小片小片的白菜叶，还有教堂执事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蓬乱的脑袋，他趴在台布上，喝醉了果酒；成群的苍蝇伸出无数的腿，黑压压地聚集在酒滴四周，并在喝醉的执事的脸上爬来爬去，而牧师（他刚刚面对圣母像起誓说绝不喝醉酒，因此，他此时还是清醒的），由于暑热和一杯杯的酒而汗流满面，他正在挥舞着瘦骨嶙峋的手抓苍蝇，将那成群爬动的黑色苍蝇抓在手心里，然后愤怒地将它们扔向滚烫的开水。“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他在淹着苍蝇，苍蝇在开水中蹬腿挣扎，但是，新来的一群苍蝇飞了过来，爬向酒滴，于是，牧师再将它们抓住，淹死在开水里；新来的一群又飞了过来，似乎，整个房间都充满了黑色的、嗡嗡叫的苍蝇群；似乎，由于那许多尖利的嘴、由于那许多嗡嗡叫的声音，房间里也显得越来越暗了，而在那边，在薄薄的屏风后面，是一个不大的、只有一个窗户的房间，房间里有两把罩着布套的简陋座椅，一个同样简陋的沙发，沙发中央耸起一根断了的弹簧，一个没有经验的客人会挨

这根弹簧的扎；这个房间的地板涂了漆，用克瓦斯[1]擦过，因此，脚常常会粘在地板上，于是，牧师太太便在房间的各处放了细细的麻布条；房间有所装饰：一张黄色的折叠牌桌上铺着针织台布，桌子的第四条腿好像是为了好看才接上去的；一只草编筐里是一株曾经茁壮过的棕榈，如今只是一片枯叶了，上面还满是草虱子；墙上挂着一张上有持鼓的茨冈女子画像的《田地》[2]副刊，还有一幅斯科别列夫[3]的肖像，这幅肖像上爬满了苍蝇，还被棍子戳了一个洞；但是，在房间里最起装饰作用的，还是那台旧钢琴。这里是牧师太太的王国；在这里，她能难得地一个人坐在窗边织一会毛衣；在这里，她能难得地将牧师和牧师的孩子们淡忘一阵；在这里，某些残余的情感会时时在她心中涌起，与厨娘的争吵，传播闲言碎语，为几个孱弱的孩子们擦鼻子洗身子，所有这些事情还没有完全扑灭她心中的那些残余情感；在这里，她时而会坐下来弹吉他，或是弹琴，演奏她喜爱的那首华尔兹《一去不返的时代》，她并未在意，有一半的琴键都在可怜地呜响，要不就是不再发出声响了。瞧，此刻：华尔兹《一去不返的时代》正在可怜地呜响，就像晚期肺结核那样孱弱，琴声在流淌，喝醉了酒的教堂执事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哭了几声，牧师那只爬满苍蝇的手僵在半空中，又垂下，松开；当《一去不返的时代》在薄薄的屏风后可怜地响起，牧师也回想起了他自己那一去不返的时代，当时，他刚从教会学校毕业，在春天里来到沃罗尼亚，在那里，在盛开的粉色樱桃花丛中，牧师太太的脸泛着粉色，牧师太太那时还不是一个肥胖的、已婚的、难看的女人，而是一位温柔的姑娘；那一去不返的时代，也像一根断弦一样鸣

---

① 克瓦斯，俄国人常喝的一种饮料，用麦芽或面包渣经发酵制成。

② 《田地》，是1870—1918年间在彼得堡出版的一份文艺和科普周刊。

③ 斯科别列夫（1843—1882），俄国步兵上将，曾领兵在中亚等地作战。

响在执事的心中，这时，执事面对那孱弱的声响抬起头，完全不合调地唱了起来："燃—烧—吧，我—的—松—明……我—要—与—你———起—燃—烧……"于是，往昔岁月的松明便立即在他的心中燃烧完了，执事的脑袋再次埋进了爬动的苍蝇群。

达尔雅尔斯基也在沉思；他还在牧师这里，一直坐在一旁，他坐着，抽着烟，就像他在古戈列沃庄园里那样，在那庄园里，人们恐怕已突然发现他不在了，在那里，午饭已经摆凉了，在那里，卡嘉正在花园的绿色合欢树丛中看着尘土飞扬的、浑浊的道路，那道路正在自绿色的麦地向她嘲讽地微笑，那道路正在奔向采列别耶沃村；在那里，一个身着花边衣服、全身裹着黑色披巾、头戴配有紫带的白色网状包发帽的小老太太，拄着拐杖，在花坛里颤颤地走动；她颤颤地走动，看着金莲花。达尔雅尔斯基为何突然想到了一去不返的时代，他为何回忆起了自己的生活？他岁数不大，经历得却不少，——他所经历的一切，足够活上十辈子；达尔雅尔斯基回忆起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是省税务局的一名小官吏，是一个普通的、诚实的人；为了让儿子获得必要的教育，父亲曾苦苦地挣扎，就像冰面上的鱼那样；儿子被送进了学校，他好像是去上学了，可是并非如此：他是去了图书馆和博物馆，而且一连好几天地坐着看书，然后，在一个月的逃学之后，他央求母亲瞒着父亲给校方写了一封信，说他得了病；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对父亲宣布，他不信上帝，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从自己的房间里拿出圣像，把它扔在角落里；父亲和母亲非常地伤心，而他，年轻的异教徒，却向着红色的霞光和自霞光投向内心的东西祈祷；他写诗，读康德的书，他，年轻的异教徒，向着红色的旗帜鞠躬，在这一实在的标志上寄托着他关于未来的秘密，他的这一秘密是隐在的、珍重的、无人道出过的。一去不返的时代！

父亲死了，母亲也死了；他成了一个大学生：他在同学们中

间是个首屈一指的人物，——在他们的小组中，在与校方的争斗中，他是专注的，又是不引人注目的：他沉浸在一本本大部头的著作中，像研究马克思、拉萨尔和康德那样，研读着伯麦[1]、爱克哈特[2] 和斯维登堡[3]，寻求着其霞光的秘密，可在任何地方他都没有找到这一秘密，没有找到；如今他已孤身一人，再也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了；如今他成了一个朝圣者，独自走在田野上，怀着他那些奇异的、难以统一的思想，但是，他却一直满怀着霞光，满怀着霞光那鲜红的漫溢，满怀着霞光那炽热的、贪婪的亲吻；霞光对他显示出秘密与他的某种亲近、向他的某种逼近；如今，他已置身于教堂；他已经置身于许多神圣的处所，与此同时，他也与提布卢斯[4] 和弗拉克[5]，一起置身在古老的泛神论之中；用来表达思想的词语再也没有了；他本人看上去也孤独了，朴实了，变傻了，——而感情却越来越炽热了，思想却越来越敏感了，感情和思想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心灵由于它们的充斥而面临迸裂；灵魂在乞求温柔和爱情；于是，——可爱的、明媚的卡嘉走近了，——她爱上了：她走近了，她爱着。可是，达尔雅尔斯基为什么叹息？《一去不返的时代》……要知道，这个时代——就是昨天；昨天他还在想——在卡嘉的身上，在她的爱和她的吻中，他的秘密被揭示了出来：她就是他新的道路，她就是不可摧毁的真正生活的里程碑。可是为什么，这个昨天——已是一个一去不返的时代：是否是因为，麻脸女人那秘密的一瞥已将疯狂注满了他的心灵？麻脸的女人：她的目光所包含的不是爱情，

---

① 伯麦（1575—1624），德国哲学家、泛神论者。

② 爱克哈特（约 1260—1327），德国中世纪神秘论的代表、泛神论者。

③ 斯维登堡（1688—1772），瑞典哲学家、神秘主义神智学家。

④ 提布卢斯（约公元前 50—公元前 19），古罗马诗人，其哀歌的主题为田园生活。

⑤ 弗拉克，生平不详。

而是某种贪婪；够了：既不是贪婪，也不是爱情，反正不是爱情：他所需要的也不仅仅是爱情；他需要的还能是什么呢，如果说道路就在爱情之中，如果说真理的确立就体现在她的身上？……哦，苍蝇，贪婪的、可恶的苍蝇，你们别嗡嗡地叫，别蜇人了，别往嘴里钻！……哦，怨诉的声响啊，可怜的琴声，你别再鸣响了！……你也滚开吧，牧师；你就自个儿淹没在苍蝇堆里吧！……

告别牧师，他走出门来；浑浊的太阳浑浊地照耀着，阳光在鸣响，牧场上成千上万的昆虫在鸣响；太阳已经俯下身子，而那鸣响的声音紧跟在达尔雅尔斯基的身后；那声音在池塘中激起成千上万的光斑：那些光斑就像是一群银色的鸽子，——是在水中，还是在天上，——它们忽然飞去，这时，微风在池塘上荡出一片涟漪，绿水发出一阵喧嚣。前方，几缕炊烟从斜坡那边飘来：在那里，红色的裙子闪现了一下，在那里，绘有白色苹果的头巾闪现了一下，它们闪现了一下，——又消失在木匠米特里依·米罗内奇小屋旁的斜坡里。达尔雅尔斯基颤抖了一下。

他离开了教堂，他不记得，他的双脚怎样将他带到了池塘边一块突出的裸石上；池水那冰冷的水花使他晕眩：他昏睡了，仿佛在水声中听见了保姆的摇篮曲，在这里，在白昼之中，一切都奇异、浑浊地回到了他的身边；他在用目光搜寻一个村民，可没有一个村民打这里走过；风吹了起来，摇晃着灌木丛；思想也在这样摇晃着他——他已经昏睡了。

听——水的絮语和燕子求偶的叫声：燕子在钟楼上方朦胧地呼唤，钟楼那金色的、尖利的十字架高高地挺立在村子的上空；燕子在钟楼的上方鸣叫。在十字架的上方，白天、早晨和黄昏，黑色的燕子在空气的波浪中畅泳，它们往复翻飞，上下盘旋，在裁剪着天空；他们裁剪着、刺扎着天空，用尖利的鸣叫挠着、钻着天空，用不息的愿望一刻不停地撩拨着心灵；只有在夜晚临近

的时候，它们才会安静，可也并非完全地安静下来：夜间，在一片安详的时刻，当远方传来狗吠和鸡鸣，钟楼下仍传出一些鸣叫：在这邻乡近里，人们都熟知采列别耶沃的燕子。但是，朋友，你别去听燕子的叫声，也不要去看它们：它们会撕裂你的心，像是要将一根炽红的钻头塞进你的胸膛，——你会跑开，冲向满是露珠的灌木丛，倒向满是露珠的草地，胸口紧压着这些青草。你会因为一枚铜币而倒下：你会枯萎的。

瞧，它们正在盘旋，正在用翅膀裁剪着天空，——从四面八方围着十字架。

达尔雅尔斯基看着十字架，看着钟楼：钟楼的那边，是灌木丛，是沟壑；沟壑的那边，是灌木丛；越远，灌木则越多：瞧，絮语的森林已经泻来它的睡意，而在林中，一只愚蠢的鸟儿发出了鹤唳；它在怨诉地鹤唳。

它需要什么？

就这样，他在村子里晃悠了一整天，沿着牧场漫步，不停地打量着斜坡（那里有木匠库捷雅罗夫的木屋）。

村里的姑娘们已在齐声地唱着歌儿走向池塘；她们脱下红色的裙子，裸着白白的身子一起跳进了池塘：好一阵戏水声！她们长时间地在岸上相互追逐，——她们都未穿衣服，身体丰满、白净。村里的姑娘们已在齐声地唱着歌离开池塘。男人们也来了，他们脱下衣裤，裸着黝黑的身子一起跳进了池塘；更多的叫喊声，更多的戏水声。他们来的时候没唱歌，走的时候也没唱歌。池塘里一个人也没有了：清净的水中只有一只黑黢黢的鱼鹰。

麻脸女人已轻轻地、怨诉地唱着歌儿走上了跳板；她并没有脱下自己红色的衣服：她坐在跳板上，把双脚放进了水中；她俯身在水面上洗着她那棕红色的头发。当达尔雅尔斯基从她的身边走过，只有她的双唇颤抖了一下，眼睛谜一样地闪烁了一下，——哦，那双眼睛是在燃烧啊！他转过身来；——她也转过

身来：哦，她的眼睛又一次盯住了他！他走近了，可麻脸女人已轻轻地、怨诉地唱着歌儿离开了池塘。第一颗星星亮了，那间胆怯的小屋也闪现在斜坡那边，两扇映出灯火的窗户就像一双湿漉漉的黄眼睛。

纯净的风在村子上方飘动、吹拂，在用夏季的泪珠愉快地亲吻着灌木、草地和鞋子，这时，完全不再是蔚蓝的、同时也不是灰色的白昼的天空，已凝固为深蓝，这时，西方张开了嘴巴，白昼的火和烟也向西方涌去；从西方，天空抛出它那红色的、毯子似的霞光头巾，用这头巾覆盖着木屋的门窗和木墙、雕刻的小天使和灌木丛，在钟楼的十字架上缀满了无数价值连城的红宝石，而那只铁皮公鸡，在傍晚则像是被一只好斗的、红色的翅膀所切割了；一小块红毯子似的天空，投向了牧师家的灌木丛，正打在伍科尔牧师的身上；他身着白色上衫，头戴草帽，坐在一个白桦树的树桩上；他在抽着烟斗，他浑身通红，晚霞之中，他显得是那样地渺小。

毯子似的天空用红色的帘布切割着道路，奔向那些较次、较低的房屋聚集的地方，不知为何，有歌声在那里响起，不知为何，尘土中有一把地道的手风琴将空气撕成了碎片，不知为何，一个来历不明的三角笼罩了那手风琴，这时，黑色的东方涌出暗流，道路，正通向那暗流涌动的地方；在比深蓝的夜还要蓝的雾幕中，有个人正从东方向村子走来，那个黑黢黢的身影一直在走，但是，那身影仿佛很远、很远，永远也无法到达我们的村庄。

在 茶 馆 里

“你想一想，你这个笨蛋，你想一想：是谁在土地上劳动？是农民，我说！土地属于农民，这就是十足的社会所有。除了土

地，我们什么样的自由也不需要；自由只会让人憋气。我们要自由有什么用？……”

“你们是罢工者！……”一个模样讨厌的农夫愣头愣脑地说。

“你对我嘟囔些什么？在斗争中你才能获得自己的权利！”一位来自普罗霍罗夫工场的工人往地上啐了一口，他是一个塌鼻子的小伙子。

另一边大声响起了一个带鼻音的男高音：

“起了一阵狂风，把我送进了酒馆；掌柜的问：‘来客，你要点什么？’我回答他：‘来点伏特加迷魂汤。’那家伙把五个指头握在一起，照着我的牙齿来了一拳。我挨了揍，昏了过去……”

“伙计们，你们见到过林妖吗？”一个眼球突出、热得满头冒汗的采列别耶沃青年对两个看热闹的人说道，那两人正在喝茶盘里的茶。

但是，巨大的手风琴以响声压倒了一切，拉琴的是一个身穿蓝绸衫的小伙子，他歪戴着帽子，面容呆滞，却富有挑衅意味，而躺在他四周的小伙子们，则在以醉醺醺的嗓门轻轻地伴唱着：“特拉—斯瓦，特拉—斯瓦，我的—故乡……你的—全身—在—燃烧……”

茶馆里坐满了来自邻近各村的客人；热气呈柱状盘旋上升；人们四处传递着装着伏特加的茶壶；一些人用手直接从盘子里抓气味难闻的香肠吃。

在一个角落里，塌鼻子的工人喘着粗气，已在防备朝他逼来的模样难看的农夫；在桌子旁边，坐着一位利霍夫的居民，一个被赶出学校的学生，他用手捻着刚长出来的山羊胡，照教堂执事的样子，拖长声音唱着歌，而在另一个角落里，小伙子们在谈论“林妖”。

“喂，喂，你闹什么？为了你们这些鬼孙子们，我们马上就要打架啦；他什么也不懂：喂，弟兄们，他要打破我的头啦！”

“他一走来，就喊道：车夫，车夫：拉我去教堂要什么报酬？回答是：‘要钱，也就是二十戈比。’他坐上了大车，马跑了起来；把他拉到……”

“伙计们，我们走过马蹄坑，就唤那‘林妖’：‘鬼。’她也对着我们喊：‘鬼。’我们喊：‘你出来啊！’于是她就从灌木丛走了出来，一身白装，而我们一哄而散。”

而手风琴仍在响着，那些嗓门仍在唱着：“一个—男孩—赤着脚—送来了—弹药。”

人们谈到，有个日本人在煽动人们，利霍夫附近出现了间谍；人们谈到，铁路工人打着红色的“旗帜”沿着铁路前进，指挥他们的是斯科别列夫将军，这位将军一直不为众人所知，如今他却对人们说，马蹄坑村的巫婆把灵魂交给了魔鬼，她在临死前想把她的魔力转给某个人：她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她的魔力就挂在了树上；人们在传递着一些相当狡猾的传单，传单要人们不要给地主干活；人们读了，摇了摇脑袋：引人入胜的内容；但是，人们笑了……

在一边，乞丐阿勃拉姆默默地坐着，锡制的鸽子在他的棍子上朦胧地泛着光；那位利霍夫的居民不时走到他的身边，耳语几句，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继续拖长声音说着自己的胡言乱语：

“他高声喊道：‘车夫，车夫！快点赶！’那位却说：‘咦，见鬼了！’马儿停下脚步，像是被钉住了……”突然，他又向那位刚刚挨过揍、已经完全醉了的工人说道：“喂，你，自由！你们那里写得是不错，只是你们那儿有你们的社会主义上帝吗？……”

“我们把天空交给麻雀……我们要举起红旗……”那个完全醉了的人嘟囔道，“无产阶级……”

“啊，棺材怎能不是红的呢？”那位利霍夫的居民突然提高了嗓门，他的嗓门如此之高，竟使得手风琴停了下来，小伙子们也

不再对“林妖”感兴趣，所有的脑袋都转向了一个方向；但是，利霍夫居民的眼睛却在炯炯闪亮。“正教徒们，你们听着，野兽的王国正在到来，只有圣火能消灭这头野兽；弟兄们，红色的死神会在我们中间游荡，唯一的拯救就是圣火，它已经为我们预备下了鸽子的王国……”利霍夫的居民说了很久，然后消失了。

村民们惊奇于这些奇异的话语；一些人已在散开，一些人早已散去，而另一些直接抱着茶壶喝酒的人，则躺倒在凳子下面，在他们中间，就有那位塌鼻子的工人。

一个明朗、纯净、静谧、清新的夜晚。远处，狗在吠叫，还有敲门声传来；远处，传来了归家小伙子们的歌声：“上帝—保佑—真理……上帝—惩罚—谎言……”

大车在吱哑地响；那位利霍夫的居民在拉乞丐阿勃拉姆去什么地方：“怎么，找着人了吗？……”“找着了……”“是谁啊？……”“一位懒汉先生，不过我们所有的人……”“顺利吗?”“顺利……”一个明朗、纯净、静谧、清新的夜晚。

第二章　利霍夫城

道　路

道路越过小树林、灌木丛和草丘；越过原野上的一道道斜坡，越过迎面向你们吹来的风；越过低低絮语着的绿色的燕麦田；溪流和沟壑，也被道路越过，道路是奔向那里：那里伸展出一件朦胧的僧袍，它覆盖了整个天空；那里落起了雨，雨滴洒向小树林、草丘和原野上的斜坡；那里，教堂从雾霭中将银色的尖顶伸向天空，虽说十里之内似乎没有一个村庄，而道路远远地环绕着教堂，有一个村庄藏在两个山包之间，山包上覆盖着波浪般翻滚的黑麦。如果爬上路边天知道为何保全下来的那株柳树（过去，我们这里的道路旁栽满了高大的柳树），就能看到全村，因为，如果你站到了柳树旁，村子便近在咫尺了；在灰色的雨天里，灰色的房屋孤苦伶仃地趴向可怜的灰色地面，透过雨幕甚至很难分辨出孰为房屋孰是地面。山包为一片高坡阻断：高坡恰好割裂了原野；高坡恰好将村子分成了两半，村子的边缘挨着一眼泉水：这眼泉水叫做银泉，而那片高坡，过去的村民们叫它死坡；那片高坡绵延一俄里，越过一座沙丘，越过其他许多的高坡，为另一些沟壑阻断；高坡蜿蜒着，蜿蜒着，在春天里吞食着数十里播种过的耕地；在这里，在自采列别耶沃至利霍夫的大路上，过去常有土匪抢劫；高坡下的那个村庄，叫格拉奇哈；一个可怜的村庄：可比不上采列别耶沃；这里的屋顶不是铁皮的，而

是草顶；这里的生活与采列别耶沃的不同，这里的男人和女人也是别样的，这里没有独门独院的小地主，而全都是普通的村民：村子里只有两个家族——福金家族和阿列辛家族；这两个家族在格拉奇哈是如此强大，竟使得其他的家族都消失了，——可以说是绝了种；福金家族的人，正所谓高个子：个个都高，——但福金家族的人都不干净，都喝酒；阿列辛家族的人可不像福金家族的人：阿列辛家族的酒喝得要少一些，他们虽说也不完全干净，但还是要比福金家族的人干净一些；只是，他们都患有花柳病；不过，阿列辛人还是像常人一样过着日子；这里有自己的牧师，这里有自己的一切，特殊的一切。

关于这个村子还可以谈上许多，可谈论它也是白谈，因为，道路绕开它向利霍夫走去：不要告诉过路人，说这附近有个村子：过路人会绕开高坡，什么也发现不了，——过路人不会在意的：无论是阿列辛家族还是那位牧师，都与他无关。只有教堂银色的尖顶自斜坡上的雾霭中钻出，矗立在原野之上；它矗立着，——又不见了；它出现在雾霭中，又消失在了雾霭中。

在死坡的面前，大块大块的黄土阻断了道路，在这里，暗淡的教堂尖顶在雾霭中依稀可辨，被雨水冲刷过的大路上，走着木匠库捷雅罗夫；他穿一件改装的粗呢上衣，但赤着脚；粘粘的稀泥在他的脚趾间吧唧吧唧地响，就像一碗搀有燕麦的豌豆羹，要不就像一盆猪食；靴子则被木匠脱了下来，挂在肩上扛着的棍子上（那是双新靴子）；在棍子上晃荡着的，还有木匠的小包裹。木匠久久地在灌木丛中行走；他穿过草丘和小树林，在林中空地旁彳亍；他在向利霍夫城走去；雾凇轻尘似地向他吹去：四周是盘旋的雾凇，——利霍夫和采列别耶沃之间的空间，仿佛一直在如泣如诉的风中舞蹈；灌木丛呜咽着，舞蹈着；令人讨厌的草茎也在舞蹈着；黑麦在舞蹈；在那些冰凉、静谧、褐色水洼的表面，敏捷、轻盈的涟漪在忙碌地来回移动。木匠走过水洼、灌木

从，走过麦芒直立的黑麦地，在道路的上方，在像啄木鸟的喙一样的鼻子的上方，他那张病态的、怨诉的脸在病态地、怨诉地泛光；帽子遮住了眼睛，因此，那张脸成了一张盲目的脸：他是否看见了四周发生的一切？而四周——是一片泥泞：细雨在水洼中舞蹈，水花四溅，——没什么：木匠在踹揉着泥泞。

木匠在看，——而阿勃拉姆已经在死坡上等他；阿勃拉姆肩背一个棕红的背包，采了一个毒蘑菇放在满是鬈发的脑袋上挡雨，——乞丐久久地坐在一块石头上，迎风吹着口哨：他在等木匠；雨对乞丐来说算不了什么：这是圣灵降临节，——心里很平静；你就在那边下着雨吧，你就在四周扬起水珠吧，雾啊，你就缭绕吧，因雨水而欢腾吧！在圣灵降临节，心中有的如果不是慰藉，那还会是什么呢？阿勃拉姆用木棍敲打着水洼，迎着风低声地唱道："美丽的姑娘们，闺房亮了灯；请你们等着客人，请把蜜和啤酒饮。想见的过路人已经不远……"雨水自那锡制鸽子的喙流下……湿漉漉的白嘴鸦在四周聒噪。

乞丐阿勃拉姆在看，——木匠出现了，正从高坡上走下来；米特里依昂着鼻子，他的同路人在高坡下面等他：他们将一起去利霍夫，——同一条道路，同一种关怀，同一件事业，同一种生活——而且是一种永恒的、无尽的生活；两人相互笑了一下；他们见过面，又赶起路来；他们向坡上走去；死坡很陡，也很滑：你会摔倒的，——弄得浑身是泥：没什么——一切都是上帝的：天空，大地，遥远的星星，乌云，人，——还有泥泞；泥泞，也是上帝的泥泞。他俩不像有些人，那些人的性格众所周知，那些人的举止无可挑剔，那些人总是朴实、公开地完成自己的事业；他俩却像是贼，却像是狼，尽挑曲折的小道走，这已走了数天、数周、数月；为了不让人看到他们在这里会合，他们偷偷地走出了家门：乞丐沿沟壑走出了格拉奇哈；而为了不让邻居的毒眼看见自己走的是哪条道，木匠绕了整整一大圈。

“怎么，朋友，全淋湿了！等了这么久，——等烦了吧？”

“没什么，米特里依·米罗内奇，这没什么；看来你是绕了些弯路；看来你鸡一叫就起了床？……”

“对于神圣的事业来说没有什么弯路；走这些地方甚至还让人感到非常开心。”米特里依用鼻子吸了吸气，爬出一道深沟，由这道深沟起，伸展出一片空间，——伸展出数十里；他耸耸鼻子，打量着四周；仿佛就由于他这一瞥，风儿愤怒了；愤怒的风更猛烈地抽打着麦地和水洼；雨的浊流更疯狂地翻滚；乌云压头，灌木倒伏；又一丛灌木倒伏；再一丛灌木倒伏；遇上一片小树林，道路急急穿越树林；又是空间，那里又有一座教堂的尖顶刺破铅灰的雾幕；那尖顶出现了，又消失了。

乞丐走着，——用拐杖敲打着地面；这样走着很舒服；你走着，可你不知道，在你的背后剩下了什么；你走着，可你不知道，前方等待你的又是什么：背后，——一片小屋；前方，——也是一片小屋；背后，——是城市、河流、外省，还有冰凉的海，还有索洛夫基；前方，——是同样的城市，是同样的河流，还有一座基辅城；他坐在那儿，坐在小屋的四壁间（如果有人留你过夜的话），置身于凳子、女人、孩子、母鸡、蟑螂和臭虫之间；坐着，躲藏，或是在窗下乞讨；你这样坐过，你还将这样坐下去，由于农夫的过错，——那个女人可坐不住：那些孩子和臭虫也会围上来。而这里却既没有孩子，也没有臭虫，——只有冰凉、自由的空气向你拂来：它吹拂着，它愿在何处，它自何而来，它欲何往，人们并不知道；只有在田野中，你才能呼吸到空气，你才能像空气一样去你想去的地方；什么也不会再有了：你将走遍四海，走遍阳光下的大地，——你将走向世界：也就是说，你将成为一个神圣的人；因此，神圣的事业就是流浪，也就是神圣的无所事事：既然大家都在闲逛，你也就在田野上闲逛吧，——众人会呼吸同一种空气，会成为同一颗灵魂：同一的空

气会给大地穿上它的法袍。不过看来，事业还没有这样：仅依靠一次田野上的呼吸还不能完成圣礼；看来，木匠库捷雅罗夫知道那些秘密，知道兄弟会的改观需要什么条件：需要神圣的功绩，需要伟大的勇敢；在人们接收那样的空气之前，人们不会快乐起来，野兽和天上的各种鸟儿也不会快乐起来。

这时，阿勃拉姆侧目看了木匠一眼：一个病人，看，——鼻子就像是啄木鸟的喙，他还不停地咳嗽，可他却知道那些秘密，对于木匠来说，一切都是明白无误的：人的命运，人民挺身而起的原因，肚子里天生装的是些什么。

于是，阿勃拉姆看了一眼木匠的脸，屈指在唇边敲了三下，嘟囔道："照鸽子的样子……"在同盟会的兄弟们中间，每一句神圣的话语都是这样开头的……

"照鸽子的样子，"阿勃拉姆又重复了一遍，"我们认为，神父，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副鸽子的面孔，如果他抛弃财产，抛弃田地，抛弃自己的女人，去各处流浪，呼吸自由的空气：圣诗和祷告，可以说是宗教的果实，甚至连口中的呼吸、信教者呼吸的空气，也都如此；也就是说，圣礼能让人离开自己的故乡；而在这里，人们却给我们一小块土地，再用栅栏和铁丝围起来：坐下，他们说，和你的破烂呆在一起，——自由你可没有；也就是说，你的财产归你，我的财产归我；可你有的是什么财产呢？我的——破烂，泥泞；所以说，什么财产也没有；你有了财产，你的肚子就会鼓起来，开玩笑的人会抓你的肚子，——你会轰隆一声跌进地狱：肚皮钻进地里；土地会在你的头上喊叫：躺着吧，腐烂吧；我们的观点是这样的吗？人们可不愿活活地腐烂；人们如今要做罢工者，可以说，是在让自己喝西北风；他们坐着，坐着，——又扛着旗帜转悠起来；这里会出现新的圣礼，连祷告也……"

"阿勃拉姆老弟，你这话可是白说：虽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柱

子，可你的话是不可靠的；心灵是金子，而语言只是一枚铜币。”木匠盯着阿勃拉姆，使了一个眼色，用鼻子吸了一口气。

“嗯，我们，这……是怎样就怎样：我们怎样，你是知道的：你是我们的头儿……这，可以说，不管怎样，其他的事情，还是老样。”乞丐不知所措，喘着粗气，光着的双脚不知为何有些害羞地踩着泥泞。(他是可靠的柱子，他圣诗唱得很好，心眼也多的是，而在对命运和秘密的了解上，他与其他兄弟相比却要简单得多：他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他身边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又是怎样发生的，因此，他便与社会主义者来往，与史敦达教派①闲扯，并在去年夏天辞了职，但是，若要将一个自己的人出卖掉，这样的事情是完全可以指靠阿勃拉姆的；柱子归柱子，舌头总是躲在锁头后面的。)

“今天是什么日子?”米特里依问他道，米特里依把帽子压得更低了，因此，粗呢上衣之上，只能看到戳出来的一个鼻子尖和一撮胡子，却似乎看不出是一个人：粗呢上衣——上衣上面是个帽子，而从帽子里钻出来的是个——鼻子：木匠就这样走着，腰在噼啪作响的雾凇下越弯越低。“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圣灵降临……”

“是阿，圣灵降临日。”

“我们是去哪儿呀，你说……”

“是去漫游。”

“你说，我们是去见什么人啊?”

“去见伊万，去见火，去见鸽子安努什卡……”

“是啊，去见火，什么人的火啊?”

“圣灵的火。”

---

① 史敦达教派，19世纪在俄罗斯出现的一个代表富农阶级利益的福音洗礼教派。

“什么人的鸽子啊？”

“上帝的鸽子。”

“是啊，你说的是：我们在走向我们的财产、我们的领地、我们的教堂，——这就是秘密。我们神圣的路转向了一个地方：空气——消失了，没有空气；神圣的事业变成了肉体，亲爱的，这也是秘密。我们的肉体，就是精神；财产只来自圣灵，而不来自任何人……肉体就是一个树桩：你要刨平这个树桩；这个一刨子，那里一刨子——毛哩毛糙，这就成了形。”

“这也是一件家具，”木匠断断续续地接着说道，他的脸做出一副欲表达出什么的严厉神情来，甚至变得忧伤、可怜起来，像是一些斑斑点点的纹理。“这—也—是—件—家……”（每当木匠想用语言表达出某些使他激动的感情时，他就会结巴起来；应当认为，木匠是因为有病才结巴的。）

“家……家具！”他终于说出了口，就像是放出了一炮，苍白的脸变得像个甜菜疙瘩，甚至还满脸是汗。“那……也—也—是—”他举起一个指头来，“一件—重—重要的—事情，老弟……你别看，我在做家—家—家—家具；你要一边刨木头，一边思想，一边祷—祷告，老弟，一边祷告（他已经理清了自己的思绪），你在给自己唱歌，这——也是家具：去哪儿？去人间：你祷告着做家具，家具也会为你服务：瞧，一位好买主，老爷也会坐在家具上，思考真理；祷告有用……这也是件家具……”但是，他什么也未能表达出来，便又埋下脸赶路了：只剩下一顶帽子、一件粗呢上衣，还有一双踩着泥泞的赤脚……

“要建造，老弟，要刨平——要刨光上帝的房屋；这也一样：老弟，家具，女人，一切都是这样：死人的复活，老弟，——首先是在记忆中，是在灵魂中，死去的人会来与我们一起吃顿饭的，朋友；是这样的：如果把他们、把死者的财产——破布也罢，画像也罢，摆到桌子上，当做灵魂，当做他们的灵魂，——

也是一样。通过这样，可以说，我们的灵魂在一个人的身上再现了；和我们一样，一个人降生了；而你却谈什么空气；说什么空气——消失了：没有空气了……也是一样……而家具，留下家具吧……同样是家具，——同一样一是！”他拖长了声音。

他的脸悄悄地从粗呢上衣中伸了出来，那张脸完全换了一个样子：没什么，那张脸是白色的，变得明亮了，它不苍白，也不发红，——木匠变成白色的了。雾凇在越来越响地噼啪；烟雾在匆匆忙忙地从这边的地平线飘向另一边的地平线：它们的队伍无始无终；灌木在阴天里兴高采烈地呼哧着，树洞上方的树枝折弯了；不下雨的时候，草地在絮语，雨时落时停；这里有雨，而那里却无雨：但空间却是有的；空间藏匿在空间中，然后又再次显现出来；远处的每一个点，待行人走近，都会变成一个空间；而俄罗斯——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空间，有几万个格拉奇哈，有上百万个福金和阿列辛、牧师和白嘴鸦；利霍夫浮现在远端，只见一盏煤油灯在夜间四处眨着眼。行人们在走向利霍夫，走向利霍夫，而利霍夫却不存在，地平线上根本就没有利霍夫，说不准利霍夫在什么地方；而它——是有过的。或许，什么样的利霍夫也不曾有过，有的只是感觉而已，而且只见一片空旷之地，只有牛蒡草：你一看，只有——原野，原野上的什么地方只有一把孤零零的枯草；你走进雾中——一看：你会说，有一个恶人在原野上追赶你；瞧——一棵柳树：从一旁走过，——你一看，它会对着你吆喝起来。

“人的敌人——也是这样的，”木匠继续道，“你要想一想，朋友，每件东西的含义；一句话，要想一想肉体生活，——敌人会咽气的：没有肉体的生活，没有的：敌人会假装成灵魂，也是这样的：而你（你要想一想，老弟）却在谈什么肉体；因此，灵魂获得了人的面孔，——女人生出了孩子；阿勃拉姆，灵魂和灵魂是不一样的：有时是灵魂，有时是敌人；我们知道，而你却在

谈什么空气；你就谈吧，——空气会让人放屁，——空气？……也是一样的……”

“而我们，米特里依·米罗内奇，我们明白我们是什么：我们丝毫不反对……”

“等等：我们找到了一个人：我的女人，马特廖娜，——一个狡猾的女人，——咦！……这—女—女—人……”木匠在这里再次口吃起来，“会—缠—缠—缠上……一个人的，——秘密就要公开了：而在此之前——是无人知道的。”

“你从前说过，老爷们中间有个二流子，”阿勃拉姆警觉起来，他的一双小眼睛里似乎闪露着狡黠，“该不是那个住在古戈列沃的小伙子吧？他你是抓不住的，——用女人也罢：你等着瞧吧：他已经被一个女人缠上了，而且这女人还是男爵夫人的孙女……”

“得了：就算他已经被缠上了；男爵夫人的钱是小钱：这也是一样的……啄食——母鸽子是要啄食金豆子的。他当然是未婚夫：可他会跟我的女人睡……睡……睡……觉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那女人会从他那里得到东西的，——瞧这十字架！”

“为什么要跟他睡，而不跟其他人，比方说，而不跟你睡呢，米特里依·米罗内奇？你各方面都很老道，——脸长得好，灵魂也好！”阿勃拉姆是在撒谎，因为，木匠的灵魂是相当不错，可那张脸却可以说是不怎么样的，——长得并不出众，我倒要问一句，木匠的脸是什么样的呢？人们在哪儿见过他的脸呢？那不是一张脸，——而是一根瘦骨嶙峋的羊骨头，而且——是半张脸；我们就算这是一张脸吧；可又始终觉得，这是半张脸……

“我老—老—老—了；明白吗，朋友，——而且，我几年前就接受了新的信仰；在此之前我就已经弄坏了自己的身体，——女人对我是有害的，——对我不合适：只有祷告才有用；还有一个原因：人们蔑视肉体，可我却不：一个神奇的小鸽子，”库捷

雅罗夫痛苦地叹了一口气，“却不是我的种，而是别人的种……这个二流子——达尔雅尔斯基，真是!”木匠脸色阴沉，带着嫉妒的愁容低声说道，“那肉体是有灵魂的：去年我在戈拉别娜家的花园里修家具，我发现了他；这也是一样的：他把灵魂给了一根草，给了卡嘉，给了一切，——他耗尽了灵魂；我看出，——他是我们的人：他就是所有的秘密，他还是一位老爷；他想不到秘密是什么样子的：因此，他上过学，——绞尽脑汁；而秘密如今却在我们一位兄弟的身上，在一个农夫的身上：他用灵魂嗅出了这一点，而且看来，——不是用大脑想到的。而灵魂有的是……于是我想，我和马特廖娜在一起是不行的，——于是我就对我那位女人说，我说，你和他（要知道，我这个女人哪，也把灵魂给了一切：她的身子是有灵魂的）……而她起初还不好意思，后来她思考了起来；当时生出一个顽固的念头：我们——祷告；这时，那个灵魂来到了我们这里（她在祷告；我则做了一个梦）；于是，我说，通过你这个伟大的女人，大地会得到欢乐的。我马上就通知了我的弟兄们：快了，我说，——你们等着吧，——快了，于是，各种各样的征兆都开始出现了；出现了社会主义者，人民起来争取自由；天上飘起了奇怪的云彩。人们提起了普加乔夫。朋友，瞧这些小花：浆果，多好，它……也是……我——哈哈!”

“我们要用卡嘉的钱来造船，——要花卡嘉的钱和叶罗别金的钱：瞧，那个商人已经病成什么样子了；我把草药给叶罗别金娜送去了，——可是不管用：那商人病得更厉害了：随死神找谁去吧，只要别找我们，钱倒是会流走的；可以说，我们会变成空气，也就是说，会变成灵魂：一边是钱，另一边是家具……这也是……”

两个人都不作声了，只有轻盈的雨在飘落；只有轻盈的风在吹拂；稀疏的灌木丛在低语，其他——就没什么了。

他们来到了一个小村子:那儿的橡树林前,站着一头肥驴;有一片苹果园,四周是用大石块垒成的结实围墙。就是在这个地方,乡间的土路拐上了公路;公路延伸着,白色石头铺成的公路越过了燕麦地,越过了一片片田野,——路旁是一根根的电话杆,电线组成了一道黑色的网,路边有写着数字的条纹碑石和一堆堆的碎石子;用石灰画在石头上的十字是白画了(石头被人搬走了);各式大车吱哑碾过,行人走过,拉着酒箱的大车舞蹈着迎面滚来,酒箱上蒙着厚帆布;两侧,常有一个个小村子闪过;瞧,这个村庄甚至是飘浮在山丘旁的浓雾中,同样,幢幢农舍中的那座铁皮屋顶的高房子,也飘浮在雾中:那座房子是官营的专卖酒店;在那酒店前的一根柱子上,挂着一个木头灯笼;那座房子被淹没了,那个村子被淹没了,——雾笼罩了一切。这时,正当我们的两位旅行者觉得什么样的利霍夫也不存在的时候,在正对面,利霍夫出现了:这时,在雾中,它慢慢地显露出了那座大教堂以及那些密集的房屋;而在不远处的一旁,铁路车站的道岔已在闪闪发亮;一列火车从那个方向传来了忧伤、低沉的汽笛声。

甜　饼

"老弟,你的老婆是个傻娘们儿……"

"哪儿的话:比这还糟;要是个傻娘们儿还凑合;她不是傻娘们儿,——她是块甜饼!……"

一次,当面粉商叶罗别金在省城里喝醉酒的时候,他这样谈到了自己的妻子,当时,他正与自己的一帮酒友在一起,腿上还抱着一个卖唱的女郎。他曾当着首席贵族的面称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为"甜饼",因此,她的这个外号就叫开了:甜饼呀甜饼地叫个不停;很快,在利霍夫,不仅那些熟人们叫费奥克

拉·马特维耶夫娜甜饼，就连那些小铺老板、村长、磨坊工人和那些仆人们也都这样叫她。

她并不仅仅是过于粗壮：她的整个身子都像是耷拉了下来；无论是穿绸裙，还是穿紫色或巧克力色的束胸裙，她的肚皮和胸脯总是绷得紧紧的；下巴鼓着，整个脑袋向后仰去；脸就不能说是张胖脸了：那更应该说是一张苍白的、肿胀的脸；“不幸的丰满。”——医生巴威尔·伊万内奇这样说道；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越来越胖，——肿了起来；她的订婚戒指已有一年多无法从指头上摘下来了：连手指头也肿了起来。瞧，连嘴唇也不大对劲了；比如说，下唇与上唇之间竟有两厘米以上的距离；嘴唇的边沿上有个疣子；这还凑凑合合，可是，那颗疣子上还卷曲着几根尖尖的细毛，这一点是让许多人难以接受的，尤其是男性和那些温情的姑娘们。一次，在复活节，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去拜访首席贵族；首席贵族的小儿子（一个满头淡色鬈发的小男孩）一把揪住了那颗疣子，问道：“阿姨，您的脸上为什么长了一颗小草莓啊?”当妈的立即将孩子推到了墙角，可磨坊主老婆的脸上却一直是一副忧伤的样子；她的眼睛也是忧伤的；她的眼睛是静静的、灰灰的；那双眼睛中闪现着恭顺的温柔。没什么可说的，第二天，利霍夫的拜访者们在向小姐们祝贺节日的时候，在谈论天气的同时也谈到了小草莓。只是，去羞辱她（不是指小草莓，而当然是指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是枉然的，——实在是枉然的；的确，谁也没见过她做坏事，可她却做了许多好事：是为寡妇和老太太们做好事；在这里的潘申街，有一处收养老太太的养老院。只要叶罗别金家的马儿在潘申街上一踏出蹄声来，只要赫维多尔从窗外闪过，在此之后，叶罗别金娜帽子上的绢花、绸巾和水果图案在徐徐地移动，这时，一张老太太的脸就会出现在窗口，就会说上一句好话。通常，在节日里，老太太们会纷纷向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拥去，——从潘申街拥向甘申街，

叶罗别金家那幢木质结构的私宅，就坐落在甘申街上，这座宅子为一幢两层楼，带有果园、马房、库房和粮仓，甚至还有一间澡堂。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的心肠很好，而她的丈夫鲁卡·西雷奇却嘲笑她，他应该因此而感到羞愧，——的确，应该感到羞愧！她怎么会是甜饼，——甜饼难道会有这样的好心肠吗：你们只要看一看那双眼睛就清楚了！

但是，鲁卡·西雷奇却没有看过他妻子的眼睛；他看到的是其他一些东西；因此，他才叫她甜饼，因此，他才一直在外面与女人鬼混，说来丢人，他还在家中与一位女仆勾搭成奸（好在他们的孩子——一个上大学的儿子和一个上中学的女儿——都在外上学，甚至连夏天都在熟人家客居。他们的孩子知道一切：因此他们才客居在外）。也不能说，你看上鲁卡·西雷奇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一个爱玩女人的人；他是一个瘦高个，薄薄的嘴唇抿得很紧，一头服贴的白发剪成童化式，脸上生有稀疏的花白胡子；他身穿长襟黑袍，拄着一根拐杖（他患有足痛风病），头戴一顶朴素的便帽；他的一双褐色眼睛在眼镜后面严谨地闪烁着：你很难猜想到，这紧紧抿着的、已经僵死的双唇会开出那样玩笑来；这牢牢藏在镜片后面的双眼，会突然眨动，放出光芒来。可以说，鲁卡·西雷奇这朴素、魁伟的形象，所体现的正是其妻子那美好的心灵，而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那副难看的模样，则恰恰是其富有的丈夫那颗丑恶心灵的化身：总之，如果把丈夫翻过来（心灵朝外），他就会成为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而如果反过来，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无疑就会变成鲁卡·西雷奇；他俩是一副统一的面孔之分裂的两半；但是，这副面孔有两个脑袋和四条腿，说句不好听的话，每一半都在过着其独立的生活，——而我们所作的正确比喻却扰乱了这样的情形。

两个半部早已彼此脱离，如今，这两个半部的目光在朝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其中的一半在敏锐地监视着散落在全县各地的十

余家磨坊的工作情况，在经营养马业，同时也不放过任何一个多少还有些顺眼的女子；而另一半则是自我封闭的：这一半在有些奇特地自我封闭着，——怀着谨慎，怀着恐惧，怀着坚韧；她已经很久没有抬起眼睛看自己的丈夫了，说来也是罪过，所有的人都看得出，丈夫不间断地出门去磨坊、市场和县城，甜饼却对此感到很满意，虽然她自己也清楚地知道，吸引丈夫前去奥夫奇尼科夫的并不仅仅是专卖合同，吸引他前去的还有那些歌女。每一次，在丈夫回来的时候，甜饼都会垂下眼睛，——那双眼睛可是明朗的、闪亮的、纯净的，——不是她，不是她——要垂下眼睛的；但是，在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的生活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使她不得不在鲁卡·西雷奇这样的丈夫面前垂下眼睛；很难想象，一个如此粗壮的老板娘（而且还是一块甜饼，还不仅仅是甜饼，还是一块唇上有颗小草莓的甜饼）会沉湎于淫乱，即便是与一名车夫：不，——使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心乱的，还另有一些原因；已经两年了，——不，等一等，兽医家的猪圈着火是在哪一年？等等，——猪圈着火，已是三年前的事……这么一来：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加入鸽子同盟会就已经有三年了，而且，她刚一加入，便成了同盟会的支柱和庇护；她常向兄弟姐妹们提供钱财，送他们去朝拜圣地，去拜见经师，如果兄弟们需要见经师的话；还不止于此：自这年起，自前中学生卡库林斯基与他那幢房子一同加入了同盟会后，老板娘便将相当大的一笔钱用在了购置机器上，那种机器可以印出给俄国兄弟们看的呼吁书；这些呼吁书号召人们起来反对牧师，也顺带地反对当权者；那位中学生将机器安置在自己的房子里，不时地在那机器上敲敲打打：然后，成捆的传单便被送到了远处（他们暂时还不敢在我们县里散发传单）；传单上画有一个十字：总之，——是匆匆忙忙地送到各地，——就得了。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什么也弄不明白，但中学生坚持要这样做，而同盟会的首脑，住在采列别

耶沃村的米特里依·米罗内奇·库捷雅罗夫，却默默地放任此事，因此，可以认为，——卡库林斯基是在他的同意下印制传单的。但是，利霍夫的百万富婆为什么会投向秘密教派呢？这一教派的内容是很不确定的、奇怪的，人们无法完整地理解它的含义，而那能够被理解的东西，又显得野蛮而又恐怖。她的转向非常简单：四年前，一位姑娘来到他们家，为他们家养鸡，这姑娘名叫安努什卡：这是个年轻的姑娘（她为附近的地主们干活），她脸色苍白，也不漂亮：但是，她的脸上还是有些什么东西的，因为，有一次，鲁卡·西雷奇曾对鸡舍表示过不满，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言自明的：鸽子安努什卡（我忘了告诉大家，鲁卡·西雷奇在抱怨安努什卡之前，在鸡舍里一直开玩笑地叫她“鸽子”；他如果给谁起了一个什么绰号，那人就会一直到死都带着这样的绰号）痛哭起来，——就这样：她哭呀，哭呀，直到“甜饼”本人来鸡舍看她，——来安慰她：“甜饼”来了，安慰了她；从那时起，她俩就成了好朋友，很快，安努什卡就向“甜饼”说明了，——她参加了一个什么样的同盟会：寂寞的生活，再加上鸽子安努什卡关于采列别耶沃的木匠、关于同盟会中慷慨而又甜蜜的祈祷所作的奇异介绍，这一切便促成了这件事情：木匠借修理家具为名，出现在“甜饼”的面前，而木匠只要拿眼睛盯住谁，当然，——那人便不再能摆脱他的控制了；总之，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后来就不仅仅是她丈夫的妻子了，——她还成了木匠的祈祷者；她的手上出现了几本小书：她自己也抄写了一些祷告词；然后，在夜里，她常起床缝制祷告时穿的法衣，还要准备那些要用到的器具，——哦，对了，差点儿忘了：在叶罗别金家撤换了守夜人之后不久，伊万就担当起了守夜的职责，伊万是个长着红胡子的小伙子，脸上有红色的雀斑，眼睛也几乎是红色的：“*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团火。*”——鲁卡·西雷奇这样说到他，——于是，傻子的这个绰号就传开了：火伊万。原来，

这团火是木匠库捷雅罗夫派去的；于是，从前的仆人渐渐地离开了，取代他们的是来自城边几个村子里的教派教徒；叶罗别金的家成了———一个鸽子窝（当时，木匠已经繁殖出了二百余只鸽子，虽然他自己一直躲着大多数人，而在采列别耶沃村，米特里依却连一个人也不勾引，他隐瞒着身份，只有那个麻脸女人成了他的小鸽子）。就这样，一种新信仰被带进了利霍夫，在利霍夫流行，就像瘟疫一样迅速地蔓延开来：在利霍夫出现了教派教徒，——人数的确不多，但他们的数量却在不断地增大：好几户市民加入了，卡库林斯基加入了；"鸽子们"私下里说，有两位贵族小姐也在按他们的方式祷告，可这两位小姐究竟是谁，——却无人知道：真的，如果对你们说了实话，你们也许会惊讶的，也许还会去告密的：养老院里的一位老太太也在使用新的祷告词，她放弃了正教信仰，在那位先生前去奥夫奇尼科夫——饮酒作乐的时候，老太太就会来到费奥拉克·马特维耶夫娜的家，在澡堂里作祷告；甜饼秘密地接待所有的人，将木匠写的字条分发给每个人，因为，如果不算赫维多尔的话，所有的仆人都已经是自己的兄弟了：而赫维多尔呢，——除了伏特加酒瓶，赫维多尔又能见到什么呢？他自己会走开的，——去找酒瓶；所以，赫维多尔什么也没看到；仆人中间，有年老的鸽婆，有长着胡子的雄鸽，还有眼睛明亮、咕咕叫个不停的小母鸽；只是，鲁卡·西雷奇回家的时候，就让人担惊受怕了；通常，他会沉下脸来，而她则整个儿垂头丧气，她皮肤松弛，噘着嘴唇：她一直在担心他会听到什么风声，——唉，她是多么地担心啊：可他却什么也不知道；事实上，他立即就能看出，他的家完全变了模样：四周的墙壁好像还是从前的墙壁，可是不，——不是从前的墙壁了；还是那套粗矮、笨重的镀金家具；可是，那家具也不是原样了：那家具好像在呲牙咧嘴地朝他笑着；他无意中走进房间，那房间就像一个在洗澡时突然被人撞见的女人，在竭力地躲避他那主人的目

光，就像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一样，她早就在努力躲避丈夫的目光了：他立即就能看出，——他会有些心烦、意冷，他会看一看四周的墙壁，——墙壁没什么，贴着厚厚的墙纸，挂着画像；可他还是一直皱着眉头，看着妻子，——一块甜饼：他会看穿一切，然后走开。甜饼正需要这样：四周的墙壁使她感到可爱，整个家都使她感到可爱，这个家由于她的祈祷而正在一天天地改变模样。如果鲁卡·西雷奇要和她谈话，要告诉她说，夜里的墙角有各种各样的响动声，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是不会相信的，她会说："那是蟑螂。"

在丈夫身上，让她担心的并不是这件事；丈夫在一天天地消瘦，还咳嗽起来，——这真的让她很是着急：她偷偷地在他喝的茶水里放了草药，这草药是木匠捎来的；但是，似乎是在嘲笑那草药，是在嘲笑她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叶罗别金迅速地瘦了下去；有什么东西一直在吸引他离开家庭：如今他似乎完全不住在利霍夫了；他离开，——然后健康地回来了；过上一两天，——脸就又瘦了下去。费奥克拉感到奇怪，她的草药对丈夫竟没有什么帮助。

利　霍　夫

利霍夫干燥的灰尘，在迷着、迷着过路人的眼睛；自圣灵降临节的一大早，一只盛满雨水的灰色筛子就罩在了城市的上空；从那筛子里洒下了雨水；很快，利霍夫的街道就变成了烂泥塘，各式马车在烂泥中滚动，更多的行人无助地在烂泥中跋涉；如果是在田野上，尚可以择路而行，而在利霍夫的街道上，却无论怎样也无路可择；仿佛，人们故意把四面八方的所有泥泞都带给了利霍夫的居民，并在漫城涂抹这些泥泞，但是最令人惊奇的是，

在夏天，这些泥泞两个小时就能变干；所有的泥泞就会变成灰尘；于是，这座受上帝保佑的小城中的居民，就是说，便生活在了两种深渊之间，在深渊似的泥泞和深渊似的灰尘之间；所有的人被分作两种——泥泞中的居民和灰尘的爱好者，——没有例外；属于前者的是那些已婚者、小铺老板和市民们，他们生产出了大量的母鸡、破布、孩子、草秸、罐子和底朝上扣着的箱子，就是说，他们把自己的产品放在了利霍夫生活的表面，因为，我不禁要问，在甘申街、潘申街和卡洛申街上那些带有栅栏、开着两三个窗户的单层小屋里，又如何放得下那大量的东西呢？母鸡在城里的尘土或草秸里刨食，要不就在城里的牛蒡草丛中刨食，这些牛蒡草在栅栏边疯长，我要斗胆说一句，它们竟赋予了该城一副风骚的模样；孩子们，似乎也体现出……草秸显眼地、随意地、非常随意地散落在全城各处，这么一来，在泥泞的、亦即落雨的时候，这座受上帝保佑的城的某些地方，便像是牲口棚了（将*受上帝保佑*的这一说法用于利霍夫，更像是一种装点门面的浮夸方式；坦白地说，利霍夫城是一座不受上帝保佑的城，就是说，它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得到过任何人任何形式的保佑：恰恰相反，这是一个被胃病、火灾、酗酒、放荡和无聊所毁坏的城市）。接下来，只需说一说利霍夫泥泞居民区的三种产品：破布、罐子和箱子；不用说，——第一类产品晾在栅栏上，让人眼花缭乱；在走上每一户人家的台阶时，都可能会踢碎第二类产品，因为那些罐子会非常讨厌地塞满入口；只有那些底朝上的箱子谦虚地栖身在利霍夫的座座小花园里；那些倒扣过来的箱子什么东西也装不了。这便是小城的生活区——即泥泞区的生活产品；我之所以说生活区，是有相当显明的理由的；城市居民区的这个部分在相当兴奋地繁殖着，在做着生意，私下倒卖粮食，这一部分比起另一部分、亦即灰尘区，也要富裕一些；一切都在雄辩地表明，可爱的利霍夫城的获救，可爱的利霍夫城的时间习惯，都将源自这

一部分。

至于另一个人数较少的部分——灰尘区，则是由政府机构（邮电局、梅杰尔金铁路支线、储蓄所）的一些职员、地方自治局的几个工作人员、一位兽医、两位农艺师、两位女助产士、几个医生、一位地方自治局保险代理人和另一些什么人构成的；这一片居民区显然是在受苦，在叹息；夏天里，这个区里所有住处的窗户都会完全敞开着，因此，黄色的灰尘便会成团成团地飘进窗户，在最先碰见的一些常用物品（刷子、梳子、牙签、书本）上落下一层厚厚的细沙，这层细沙很容易被清除，但更容易再次出现；这一片居民区显然蒙着一层灰尘；因此，可以成功地将它称为灰尘区；可以称它为灰尘区的另一个原因，用比喻的方式来说就是，那整个区域都飘浮着灰尘似的烟雾，如果说，有一只能干的手能擦去这一区域各个房间里的所有尘土，那些房间里仍会是尘雾缭绕的，桌子、地板和绒毛褥子上仍会落满捏扁的烟头和灰尘的污迹；勿需多言，泥泞区是非常满意于其现存状态的，并满怀希望地看着未来；而灰尘区则对自己感到不满，认为自己是在无辜地受苦受难：但是，将两者分割开来的根本特征还不是这一点，而是另一点，——这另一点便是：勇敢的泥泞区经常告发灰尘区；而灰尘区却从不告密；因此，利霍夫的构成便迅速地改变了；泥泞区对待灰尘区，就像是恶对待善，反过来也是如此；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骄傲地、自由地高居在利霍夫的整个生活之上，似乎与善和恶均不沾边，但是，他们只在这里度过夏天或冬天，但是，他们不住在甘申街和潘申街，也不住卡洛申街，而住在贵族街和沙皇街，高居在泥泞区和灰尘区这两个区域之上，有时是靠三层的楼房来高居的；属于此类人的，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迁居利霍夫的地主（在利霍夫的旅馆里，为他们始终备有水果、法国葡萄酒、奶酪和甜食），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百万富翁，他们已从利霍夫的泥泞中挺起身，步入了上流社会。叶罗别金却

是一个例外，借助百万家产和那幢两层楼的木质房子，他已经步入了上流社会，可他仍然留在泥泞的生活场所——留在甘申街上。在空间中不见身影的人的灵魂世界，如通常所言，也有着一个巨大的愿望，想借助其易逝身体的标记来留下一些痕迹，同样，利霍夫城高升了的、改换了面目的阶层，也想在这座城市的表层上留下一些痕迹，他们建造了一个供人娱乐的城市花园，星期天在这花园里，一群小号会齐心协力地吹奏出一些进行曲；他们还建造了一条柏油路，这路上——真的！——还装有多盏电灯；柏油路和路灯围绕着专营酒厂的大楼，从那座工厂里，常有拉着酒箱的大车驶向利霍夫县的各个村庄。每天晚上，照耀着、改变着利霍夫的专营酒店就会聚集起利霍夫的所有贵族；在那些静静的夏夜，当黄色的晚霞躲在茂密的、满是灰尘的梨树后面兴高采烈地向着黑暗微笑，灰尘区的人家便出发去城市花园了，与此同时，泥泞区的富裕家庭也将自己成年的儿子和脸色苍白、扎着绸巾或带着帽子的女儿派向了专营酒厂的柏油路，他们会在灯光下散散步，往柏油路上吐一些葵花子；这两座伊甸园充分地反映出，这座可爱的俄国小城正在步入上流社会。

在我们所写到的这一天，号手们声调一致地在花园中吹着自己的进行曲，而专营酒厂周围的柏油路上却空无一人；谁也不想在雨中被淋个透湿，即便是在花园里，或者，甚至即便是在柏油路上，在到达花园和柏油路之前，他们的胶鞋会踩进黏稠的泥泞，泥泞齐踝深，人到的地方，胶鞋却会陷在泥泞中。除了几头猪和那些不幸的、简直可以说是受难者的赶路人，所有的人都坐在家中；在节日里，有人从下午四点起就开始睡觉了，有人则将两手抄在胸前，坐着，面对窗户，左右手的两个大拇指在相互绕着圆圈；坐着，叹着气，看着潮湿的、一直像肮脏的破布一样挂在那儿的天空，看雨水怎样从天上落下，嘭嘭地敲打着窗玻璃，看乌鸦怎样从天上飞来，或者，看猪怎样拱着泥泞，那头母猪懒

洋洋地躺在窗户下，一动也不动，只有它那根小尾巴在摇晃，——它是准备随后再抬起肮脏的嘴脸，喘着粗气，将自己的嘴再拱到泥泞中去。许多人就这样坐在窗前，啪啪地弹着指头，沉默着，打着嗝，叹息着，打着盹，但却一直坐着——无休无止地坐着。

在那一天，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却没呆坐着；她没有在嗑瓜子，没在用那根特制的棍子挠背；这一天是圣灵降临节，而她丈夫离家去县里已经两天了；因此，她有了许多的事情要做：首先，要让赫维多尔喝醉（赫维多尔已经醉了）；其次，要把澡堂整理好，准备接待客人们；她与鸽子安努什卡忙乎了起来，——早晨她们去做了日祷，——这只是为了做做样子；然后，她们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沉重的箱子；她们从箱子里拿出一些长长的器具、一些衣襟拖地的白麻布长衫和一大块天蓝色的绸布，绸布上缝着一个红丝绒做的心脏，还有一个白色珠子构成的鸽子在衔着那心脏（这件手工活上的鸽子长着一个鹰一样的喙）；她们还从箱子里拿出了两个锡制的烛台、一个碗、一块红绸巾和几枚硬币，与此同时，火伊万在叶罗别金的花园里砍了一些桦树枝，并把树枝搬进了澡堂。

老爷的房间里亮起了灯；只有门口的几间房呆在一旁，因远离那片忙碌而孤独地感到无聊；大厅感到厌烦，大厅里摆有笨重的、镀金的绿色家具，摆有笨重的红木镜子，还铺着镜子一样明净的地板；客厅感到厌烦，客厅里饰有深红色的绸布和轻柔的壁毯，壁毯上，几个赤身裸体的青年在狩猎野猪；餐厅也感到厌烦，这里空无一人，一片忧伤；只是偶尔能传来一阵绸裙的沙沙声：这是身穿难看的巧克力色裙子的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亲自来到了这里，她的肚皮和胸脯挺向前方，下巴和嘴唇也向前伸着；裙子蹭着壁毯，擦过地板，她两手放在肚皮上，在镜面上迅速地漂游着，——漂向她家中那生机盎然的另一半；在那里，有

两个上了年纪的养老院里的老太太在溜达，在聊天，她俩……可以看出是脸色灰白，戴着苍白的、有耳罩的包发帽；苍白的——穿着一身白衣服的鸽子安奴什卡无声无息地在走廊上飞翔，苍白的、白色的她在飞翔，就像一只贫血的蝙蝠；她洁白的、赤裸的双脚在飞翔，她散开的、褐色的发辫在飞翔；刚刚是下午三点，养老院里的老太太和寡妇们就从潘申街向甘申街赶了，她们迈过坑坑洼洼，越过泥泞，有时会陷入沟坎里；只见那比脑袋翘得还高的灰色脊背在缓缓地挪动，只见几块头巾在洼地里漂浮，像乌鸦的翅膀一样，迎风拂动。很快，这群老太太就兴高采烈地在叶罗别金家的大门前嚷嚷开来了，她们举起雨伞和棍子，吓唬那头正从洼地里向她们逼近的猪；但是，一位麻脸男人打开了门，他一头长发，脸上的雀斑红得吓人；他脸色阴沉地喝问，她们干吗来得这么早；问完之后，大门又嘭地一声关上了，这群遭受着那头猪追击的老太太，又不情愿地往回走去：从甘申街赶向潘申街。

唉，为什么要赶这些老太太走呢——真是的！卡库林斯基不是从下午两点起就一直坐在鲁卡·西雷奇的办公室里吗？他和两个市民坐在那里；他们三人在翻阅一些被送来的传单，煞有介事地嚷上几声，纸张在沙沙作响（传单上有一个黑十字）；他们吧嗒吧嗒地喝着茶，放肆地、心满意足地笑着；当那位前中学生在空中扳着指头，谈起同盟会的近期目标时，他的小山羊胡便在空中飘动，而那两位市民，一个鞋匠和一个铜匠（他的招牌并未指明其职业，而直接写着“苏霍鲁科夫”，那招牌醒目地立在城里市场的上空，所有的人也都已知道，苏霍鲁科夫是补锅的），——而那两位市民在抽着烟，随声附和着卡库林斯基：谈话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即鸽子同仁们早就该与罢工者们联合起来了，——该与社会主义者手挽着手前进，事先不要对社会主义者说明真相，甚至恰恰相反：在需要的时候，要领导这些社会主义者

们:因为,这些社会主义者虽然能看清真理,却只能看清自己鼻尖底下的真理;而社会主义者们其他的一切,则全是废话。就这样,几位利霍夫的市民讨论了他们的、可以说是利霍夫的政治纲领,决定去奉承社会主义者,去奉承木匠;他们相信,木匠知道一切,虽然木匠外表朴素,几位市民却不怀疑木匠的能力,他们还相信,社会主义者和木匠这两者都是——"为了自由"。

天已经黑了。在一个不大的房间里,摆着一张尺寸极大的床,床上是尺寸更大的羽毛褥子和羽毛枕头;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忧郁地跪在这个房间里,手里拿着一本小书,面对一个陈旧的、被油灯照亮的圣像;忧郁的、满脸是汗的厨娘在低声念着那些奇异的新祷告词,这些新的祷告词像老歌一样,能抓住人心,在辽阔的俄罗斯大地上流传。无人知道,这些祷告词源于何处,——反正不是福金写的,也不是阿列辛写的:这些新词成为芬芳的祈祷,它们源自灵魂那欢乐、凉爽的呼吸,源自人们心灵的恸哭,源自压抑灵魂上的创伤,——厨娘是在呼吸着这些祷告!你会心甘情愿地漂向什么地方: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也在呼吸着那些祷告,房间在她的眼前漂浮;厨娘陷入了更深的恍惚,她口中念念有词,忧郁地用脑门嗑着褥子和枕头间的地面。

天完全黑了,雨敲打着叶罗别金家的墙壁、窗户和栅栏,栅栏边的一丛黄草在绝望地颤动,牛蒡在绝望地抽打着叶罗别金家门前的台阶;而在那边,在甘申街的深处,路灯像是自动地亮了;而——在那边——黄色的灯光流出窗口,泻出泥泞,栅栏上方的天空,朦胧了,暗淡了,幽蓝了,越来越大,越来越可怕;那天空俯下身子,悄悄逼近幢幢房屋,它渗入利霍夫的空气,揭开护窗板,贴上一个个的窗户。

这时,当多泪的黑暗已经毒化了所有的空气,有两个人站到了叶罗别金家的台阶旁;他俩浑身透湿,泥泞不堪,黑暗中显得很是阴郁:这就是米特里依和阿勃拉姆;他俩又站了一会儿,擤

了擤鼻涕，喘了口气，嘀咕几句，最后踏上了台阶。

在房间里，门铃的声音很轻，勉强能听见：但是，整个房子里却立即忙乎起来；安努什卡端着蜡烛，走过那几个黑暗的前厅房间；在黑暗的前厅房间里，她滑过镜子那冰凉的、无定形的表面，——然后消失在过道里。

鸽子圣像

安努什卡从门缝后面朝外看：她看到——雨的轻尘在外面疯狂：但是，在蜡烛的反光中，那只银鸽向她投来了炫目的光，而在那只鸟的上方，是一个人垂下的湿漉漉的鬈发；一个熟悉的声音钻进了她的心，那声音带有疲惫的温柔：

美丽的姑娘们，
闺房亮起了灯！
心爱的女友们啊，
请把蜜和啤酒饮！

请你们等着客人：
客人已经不远，
他从遥远的地方，
来到你们的闺房。

有几扇门从过道通向大厅，再通向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的内室；手持蜡烛的她本人那张皮肉松弛的脸，从大厅里吓人地露了出来；两个老太太从对面的门口探出头来（市民们则在门后低语）；每个人都伸长了脖子：鲁卡·西雷奇的灵魂在被烛光撕成碎片的黑暗中挣扎，预示着灾难，但就在这时，安努什卡打开了门：呆在门的暗影中的几个老太太更惊慌地嘟囔起来；门后的市

民们更急促地窃窃私语着，他们就像是一堆被黑暗所席卷的黄树叶，一阵风将树叶吹落，并在空气的叹息中撕扯着它们，——在那里，在门后，他们深受感动的脸覆盖着笑容；当乞丐庄重地敲打着沉重的拐杖，踏上门槛，所有的人都面对大门弯下了腰；黑色的鬈发从乞丐的白蘑菇帽下露了出来；他的那双黑色的眼睛从浮肿的眼皮下露了出来；闪亮的鸽子在这座房子的门槛上露了出来：上帝赐惠于这座房子……

阿勃拉姆向兄弟姐妹们伸过了他那只粗糙的、在黑暗中被淋湿了的手，这时，他感到很高兴，因为，在许多里寒冷的旅程之后，在许多个荒凉的空间之后，眼前等待着他的又将是安宁和平静了，——在那边，在阿勃拉姆后面，在那只鸽子的后面，——在那边，在无主的黑暗中，还什么都分辨不出来，但已经有什么东西在那里了：那东西在台阶上咚咚地走着，——就像那无主的黑暗，就像那无主的安宁；转眼间，那东西出现在过道里：乞丐身后是一个病态的、可怜的东西；那东西阴沉地走了进来，阴沉的形象中似隐藏着某种甜蜜，——木匠本人自黑暗中显现了出来；他伸出了一只病态的手，——他的脸直冲进来，但人们却感到，这里并无一张脸，而只是一些皱纹和一些模糊的线条；不过，那张脸就像不朽的、遥远的星星一样，发出一道温暖的光芒，投射在那些人甜蜜地起伏着的胸膛上……

米特里依·米罗内奇在抱怨那双新靴子（他已呼哧呼哧地把那新靴子套在了脚上，因此，他没能紧跟着乞丐走进门来），众人在向他鞠躬；老太太们贪婪地想引他躲开众人，以免他心不在焉，天黑之前组织不了祷告，——他们满怀醋意地穿过花园，踏过吧唧吧唧响的泥洼：一盏灯笼开头是在门边或隐或现地眨眼，然后是在苹果树的后面眨眼：灯火亮在远处，亮在远处，——在澡堂旁边；然后，灯火熄灭了：木匠与老太太们一同消失在黑暗中。随着木匠的到来，所有的人都散开了：是集中注意力的时候

了：每个人都要事先祈祷一番，从自己的灵魂上洗去日常生活的琐事。面粉商人的老婆再次走过前面的房间，有一支蜡烛闪过，——一切都暗了，瞎了，聋了：世界走开了，四周的墙壁消失在黑暗中。

门铃又响了；一只蜡烛在宁静的黑暗中眨着眼睛；烛光中，四周的墙壁又显现了出来；鲁卡·西雷奇的幽灵在墙角里可怜地挣扎；过道里，站着城里的男女市民和姑娘市民们；他们在过道里站了一会儿，又消失了，像是被什么人的一只手领进了某一片安宁。老太太们又重新从潘申街来到了甘申街；——她们挤在那里，用雨伞敲打着大门……

离大门不远有一间单独的侧屋，这是守院人住的房子，在这间房子里，——茶炊滚开着；在茶炊旁边，坐着已经洗过澡的乞丐；他狡黠地看着黑夜，端着茶盘喝着中国茶，——他在对火伊万说着话，火伊万面色阴沉地在阿勃拉姆的面前抠着他的大鼻子，不安地呼哧着。

"怎么，老弟，今儿个我们在澡堂里祷告的时候，你要在澡堂边上敲梆子，——要去赶开魔鬼，和恶龙干仗，——可以这样说吗?"他又补充了一句，可谁也不明白，他这句"可以这样说吗"指的是什么。

梆子放在板凳上；梆子之上，是火伊万那张豺狼一样的、不知为何总是惊慌失措的脸，这张脸上最让人不快，这还完全不是因为这是一张豺狼一样的脸，而是因为这张豺狼一样的脸的下部是以红得可怕的毛须结束的，而它的上部则是以红得可怕的竖发结束的；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腋下有一块红色的补丁；不知为何，火伊万总是提心吊胆的；最有可能的是，木匠有一回吓着他了，那一次，木匠向他展示了黑暗和恶风在黑暗中的狂笑；从那天起，火伊万得知，鬼是存在的；伊万交出了自己的灵魂，为的是消除这件坏事，而无论这件坏事的内容是什么；就像一团吞

食一切的火，伊万恶狠狠地满世界走，不停地与地狱作战；显然，木匠把他安排在这里、在这户人家里做守夜人，并不是无缘无故的。火伊万能在黑暗中看到邪恶的力量，他一看到，就会扬起梆子，梆子就会发出声来，——魔鬼们非常害怕那梆子；不久之前，在天就快要亮的时候，毒龙拜访过伊万；他与毒龙搏斗了一场，伊万搏斗了一场，——可他自己也不记得所发生过的事情了：只是，他差点儿放火烧了门房：就是说，火伊万差点儿就将叶罗别金的家、这座庄园和侧房变成了地狱之火。

近来，——不知是谁私下里的挑拨，还是他自己想通的，——守夜人开始认真地思考，他那位严厉的主人、鲁卡·西雷奇究竟是什么人：他是否就是毒龙变来的？他思考着，但一直沉默不语，更厉害地绷着脸，他那张脸，就是在想这件事情之前也已经绷得够厉害的了（显然，那目睹地狱之恐怖的人，自己的脸上也会带有淡淡的地狱反光，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伊万的脸上就有着这样的反光）。

这一切在他的身上激起的只是恐惧和仇恨；当弟兄们在祷告，当澡堂里传出甜蜜的声音、叹息声、幸福的笑声和木匠预言家的高声喊叫，——这时，伊万就会涌起对人类敌人的强烈仇恨，伊万的梆子就会颤抖着，舞蹈着，发出木质的颤音，像是在向地狱和黑暗挑战，它会挣脱伊万的手，扑向黑暗，伊万的腿也在灌木丛中颤抖，也在舞蹈，伊万发出一阵低语，他自己也在向黑暗冲去；同伴们认为伊万是一个伟大的苦修者：也有一些人叽叽咕咕地说，伊万吞食了地狱之火，为了保护兄弟姐妹，伊万将赴汤蹈火，人们不让伊万进澡堂：少了他，又有谁能驱走那些夜间飞来、威胁到祈祷的魔鬼呢？

今天是圣灵降临节，伊万已经在准备投入战斗了，他已预见到了魔鬼，似乎也事先备下了咒骂的脏话，他朝地上啐了一口，与此同时，乞丐阿勃拉姆却在无忧无虑地喝着茶，仿佛，没有任

何力量能使他放弃这件世俗之事：在半夜的圣餐之前，只有阿勃拉姆一个人被允许开斋喝茶，因为，阿勃拉姆是个在外面跑的人，直截了当地说，他与那些同伴们是不一样的。

阿勃拉姆喝着茶，很是开心，与此同时，伊万却凶了起来，他穿上短皮袄，走进了黑暗；一片果园隔开了澡堂和侧房，在这片果园的黑暗中，灌木丛在作响，树枝低垂着；树桩边，有个什么东西在阴沉地呼哧着：这就是伊万，守夜人，他来回走着，在放哨，但他没有敲打梆子；敌方的力量还在远处扇动翅膀；魔鬼还没有降临到地上；战斗暂时还没有来临，——这将是一场怎样的战斗啊！

澡堂里一片安静；澡堂里一片清凉；澡堂里没有生火；但是，澡堂的护窗板被从里面死死地关上了，澡堂闪亮着，充满了灯光；澡堂的中间是一张桌子，桌上铺一层天空一样蓝的缎子，缎子的中央缝有一个红色天鹅绒的心形图案，一只细珠组成的鸽子叼着这颗心；桌子中间，摆着一只空碗，碗口蒙着一块头巾；碗中是几枚硬币；水果、花朵和圣饼装饰着那张桌子；绿色的白桦树枝装饰着潮湿的墙壁；锡制的烛台已经在桌前闪烁；锡制烛台的上方，一只立在杆头上的、沉重的银鸽在闪亮（当灵魂照亮兄弟姐妹，这只鸽子就会离开杆子飞翔，就会咕咕地叫着，扇动翅膀，在澡堂里戏耍）；在隔壁那间稍小一些的房间里，一座没有任何装饰的诵经台孤独地立在那里；那座诵经台上有一本书；着一身白装，赤着双脚，手举一根蜡烛照着那本书，在这四周还是空荡荡的时候，他在勤劳地……不，不是在祷告！——木匠是在疯狂地倒向地面，——倒下，再从地上爬起来，爬起来之后再倒下，——他伸着双手，那张脸泛着白光，充满着吓人的神往之情，——可这难道是一张脸吗？不，这不是一张脸：就像是苍白的晨雾，铅一样密实地压向四周的土地，然后，它又化为缕缕热气，向太阳飘去，为的是在夺目的晨光中完全消失，木匠的脸就

像那热气，被照穿了，变薄了，最后完全消失了：起初，这张脸上病态的、可怜的线条被照穿了，然后，光线又熔化了这些陈旧的线条，描画、补充进另一种活生生的太阳、另一种活生生的祈祷、另一种即将降临于世的圣像——圣灵的圣像。而那双眼睛呢？没有眼睛；已有的那东西，你不能抬眼一望，不能俯身屈服，不能惊喜地欢呼，也不能恐惧地叫喊；从那眼睛里射出的光，熔化了脸庞，照向那个孤独祷告者的白色衣裳，那位祷告者时而倒下，时而起立，伸着他那双疯狂的手，为了兄弟们，为了俄罗斯，为了让俄罗斯那秘密的欢乐能够实现，为了让灵魂能成功地化身为人的肉体，让世界成为木匠他所希望的那样；他呻吟着，叫喊着，祈求着——只祈求一件事：其它的事他则再也不需要了……

在空无一人的澡堂里步入这种光芒眩目的幻境，是难以言喻的，是难以承受的；但是，他仍然单独地祷告了一会儿；在澡堂附近，在苹果树间，在房子周围，已经听得见有一些脚在泥泞中吧嗒了，——在那有一盏灯笼在黑暗中漂浮的地方，在那没有灯笼的地方，都有一双双脚在吧嗒着走向澡堂；这是兄弟姐妹们前来作祷告了；梆子在敏感的黑暗中可怖地响着：在可怖的、敏感的黑暗中，守夜人在通知大家：敌人临近了；人们急急忙忙地前去祷告。

一个男人，接着又是一个女人，人们悄悄地走进了澡堂的脱衣间：在脱衣间里，人们脱下鞋子，穿上白色的衣服。转眼之间，男人女人们都已在澡堂里了：人们围着桌子祷告，而在隔壁那间屋子里，木匠站在诵经台前，——一步也不离开；而且，他已经换了一副模样：木匠的脸不再闪亮了：他的脸又是白色的了，又像是一小片白色的云了，——这是他长长的黄胡子，这是他的鼻子，其他的一切也都是木匠的，没有任何其他成分，只不过，他的脸——像是透明的；眼睛是紧闭着的；他站在那里，诵

读着祷告词。

老太太们也已走进了澡堂；这些小老太婆们像死神一样，丑陋不堪，驼背佝腰，脸上疙里疙瘩的，——却同样一身白装：她们站在墙边，低声祷告着；卡库林斯基已经在这里了，铜匠苏霍鲁科夫也在这里，另一个市民在这里，另一个女市民在这里，她本人也在这里，还有其他一些人：起初，你分辨不清谁是谁；烛光强烈地照着他们的脸，他们的白色衣服让人眼花缭乱：无法画十字，——澡堂里挤满了人；亮着灯、挤满人的澡堂锁上了门，似乎与世界完全隔绝开来了：这里是一个新的世界，这里的一切都与众不同，都是鸽子的；明亮的烛台上，那只高高挺立的鸽子在众人的头上展开了它那明亮的银色翅膀；一块珍贵的天蓝色绸布伸展在鸽子的下方，映衬着鸽子，那鸽子就像是立在那块绸布上。

木匠在祷告着，祷告着，并转过身来，将两手伸在摆好的桌子上，伸在缎子布、花朵、水果和圣饼之上；他还将手伸在那只碗上：这是只空碗；在鸽子王——即一个明亮的孩子诞生的那一天，这只碗将被盛满；而如今却无圣物，空碗里也就没有装酒。木匠还将两手伸在教友们的脑袋上方：人们在鞠躬，俯身在地，在欢乐降临到他们身上的那一天，他们是不会倒地的，而会带着美丽的微笑，大睁着明亮的眼睛相互对视。木匠还将两手伸在白桦树枝之上：白桦树枝是静止不动的；它们没有低语，也没有躬身；在立在杆子上的鸽子飞离杆头的那一天，却不会这样了：那鸽子会像一根银色的羽毛一样飘落，落到那些白桦树枝上。木匠还将自己疲惫的双手伸向白色的墙壁：时辰一到，这白色的墙壁就会变成白色的远方，没有终点，也没有边缘；在那一天，那座城的城墙就会移动；人民将会随意地、自由地置身于一个新的王国、一个银色的国度，生活在蔚蓝色的天空下。在那个王国，在那个银色的国度，谁将放出普照的光芒呢？——是圣灵。在那片

蔚蓝色的天空中，谁将展翅飞过呢？——一只巨大的、有喙的鸽子将飞过；它会啄食世界那红色的心脏，心脏将会因失血过多而衰竭，它紫红的血就像霞光一样。祷告者的手掌已在全无力气地伸向天花板，——你们看：完全没有天花板：天花板似乎成了圣像画：在那里，有一片用靛蓝画出的天空，半边天上画满了星星。那天空为何如此之高：而且，那完全是一片新的天空，木匠——看见这片天空了；不过，教友们却没有看见：木匠使劲地让他们看两边：于是，他们已经既看不到天花板也看不到墙壁了，——似乎也没有了什么澡堂；他们已经手拉着手，围着木匠转起圈来；他们轻轻地、严肃地、毕恭毕敬地走着：他们没有舞蹈，——不允许他们舞蹈；跳舞也许会跳出巨大的不幸：——他们没有舞蹈，而在走着，走着圆圈，并轻轻地唱起了这样的歌：

闪亮啊，它在闪亮，鸽子的天空，
在那天空中，亲爱的灵魂在闪亮。

还不错，——他们在唱歌……

而脸庞呢？我的天啊，这哪里是脸啊！任何人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见到过这样的脸庞：这不是脸庞，而是太阳；一个小时前，这还是一些丑陋的、肮脏的、卑贱的脸，可此刻，这些脸庞却在不断地涌出明亮的凉爽，就像落雪，就像太阳：而眼睛——眼睛低垂着；空气呢，——不是空气，而是彩虹；祷告也不是祷告，——而是空中彩虹的变幻。

还不错，——他们在唱歌，在转着圆圈：

闪亮啊，它在闪亮，鸽子的天空，
在那天空中，亲爱的灵魂在闪亮。

在他们中间，在这金色的、蓝色的天空中，那位祷告者端着一碗油，轻轻地转过身来：他将两个指头在油里蘸一蘸，然后在某个人的脑门上抹一下；这个人抬眼望了他一眼，那个人皱着眉头看了一下，——而这些人遇见的，不是温暖也不是冷淡，而是

力量和光明；他们——这已是一张光彩夺目的脸了，——坐在桌边；所有的人此刻都端坐在桌边，置身于七色的彩虹，置身于白色的、天堂的土地，置身于绿色的森林，头顶着恩宠的天空；一个脸色放光的男人切开圣饼，分发给大家；人们用酒杯（而绝不是用碗）喝着法国红葡萄酒；似乎完全没有了时间和空间，而只有酒、血、蓝色的空气和甜蜜；他们没有听到，在那边，在墙外，梆子正敲出颤音，守夜人火伊万正在看门，不让毒龙进屋，——对于他们来说，看不见的东西就等于不存在。而他们看见的，是幸福的节日和永恒的安宁。杆子头上那只银色的鸽子，在咕咕地叫着，向他们表示亲热；它从杆头飞到桌上；它用爪子抓着缎子布，啄食着葡萄干。

……守夜人伊万在战斗中累得筋疲力竭，胡子也散乱不堪，他手拿梆子，敲着澡堂的门：他感到害怕：“放我进去，真的，——我实在没劲战斗了。”他敲打着门。没有人回答他：在那里，在门后，是死一般的寂静；那里已经空无一人了，伊万难道不知道吗？如果在这个时候撞开门，走进澡堂，——你只能看到肮脏的墙壁和板凳，也许，还能听到蟋蟀的叫声：而人、蜡烛、花和烛台，——请问，这一切都在哪儿呢？要知道，人们已经悄悄地走出了澡堂，他们正在天上散步，正在采集天堂的花朵，正在与天使交谈。

伊万在澡堂边哼哧了一阵；然后，他就离开了澡堂：他回门房睡觉去了……

早晨，天空，空气，露珠，一切都是蓝色的：叶罗别金家的大门吱哑了几声；一些脸色发绿、神情阴郁的人走出大门，无声无息地、没有生气地各自回家了；朝霞还在利霍夫的上空泛着红光，在早晨的水洼中映出倒影，那头忘了圈起的母猪哼哧着，在拱着潮湿的草丛；喝醉了的赫维多尔也归来了，他敲着门，然后

便恭顺地、平静地、平稳地躺进了泥泞。而当天已经完全亮了的时候，一个女人高高地撩起裙子，勇敢地迈进了齐膝深的水中；在叶罗别金家的对面，挂有一个招牌，上面写的是“裁缝齐济克—埃济克”，在那幢歪斜小屋的窗口，露出了一张睡意惺忪的犹太人的脸。

利霍夫的生活

第二天是个闷热的日子；汗流满面的太阳在奢侈地照耀；奢侈的云彩飘在利霍夫的上空；还不错：靠上帝帮忙，泥泞变干了；还不错：小城也已经变干了；一个绝望的利霍夫人，歪戴着帽子，匆匆忙忙地从一个铺子跑向另一个铺子：他在市场上购买了鲱鱼和罐子，不知为何，他在用手指着一棵发霉的酸白菜，像一个人做了个侮辱性的手势；在市场上，要是他自己不使劲地把别人挤个半死，其他的利霍夫人，尤其是其他的利霍夫女人，就会将他挤到一边；大车在市场上吱哑滚动；城里的市民在与郊区的农民吵架；在这里，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是牧师和臭虫都有，也就是说，市场上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利霍夫人，有勃柳哈托夫人，有萨拉托夫人，有皮肤黝黑的奇马尔人（这些皮肤黝黑的人住在奇马尔和奇马尔四周，虽说，奇马尔离利霍夫有将近七十俄里的路，——不会再远了）；一个皮肤黝黑的奇马尔人摆开一些车轮，——车轮挨着车轮，——而采列别耶沃的牧师伍科尔，天晓得他为何出现在利霍夫，他手摸着车轮，在与那位奇马尔人谈着生意；但是，那位奇马尔人却不肯让步，于是，伍科尔牧师提起自己的长袍，离开了奇马尔人，走进市场的嘈杂，他脸上流着汗，口中叹息道：“唉，饶恕他吧，主啊，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神职，真是连一点尊敬也没有了……”而那位奇马尔人却若无其

事，正在就他的车轮与一个勃柳哈托夫人吵架，而一个科兹里辛人的大车差点儿撞上了他俩。

在利霍夫的旅馆里，地方行政长官们一大早就醉倒了：他们是昨天从县里赶来的，为的是一起讨论、解决一些事情：他们一到，从大清早就喝起酒来：这时，他们就醉倒在那里，在那幢两层高的楼里，那幢楼正睁着一扇扇热情的窗户盯着市场，而在侧面，恰好在市场之上、旅馆旁边，有一块红色的招牌，上面是蓝色的大字："苏霍鲁科夫"；这里什么都有：你们等不到更多的东西了，——还能多出什么呢?

带着抽风般的高速度，这一天燃烧完了；带着抽风般的高速度，夜幕降临了利霍夫；鲁卡·西雷奇·叶罗别金在夜里回到了自己的家；他在餐厅里喝了茶；他又一次感觉到不舒服：他一看，——那不是老婆，而是一块甜饼在那里洗碗；他走到花园里，——树木在低语：哟，在他的家里像是有什么不好的东西；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胆怯地跟在他的身后：哟，在丈夫的眼镜后面，也就是在他的眼睛中，像是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在闪烁：她一看，——那里有的不是丈夫：而只有一个头发花白的、枯瘦的、有些陌生的、而且是有病的痛风患者。

他感到无聊，他感到烦闷，同时他还感到沉重。

一个无聊、烦闷、沉重的夜晚——一个六月的夜晚；打更的梆子在花园里敲响；天边，是一次眨眼和一道闪光，偶尔有大车隆隆碾过，在那里，在天边，像是有重锤在滚动：就是说，那边是在打雷。

红色的、蓝色的、灰色的、闷人的、可怕的、有风的一个个日子在利霍夫的上空逝去，在它们之后，是一个个轻盈的、时而黑灯瞎火时而充满可怕灯火的夜晚；木匠过着日子，没有走出利霍夫；他时而悄悄地去见叶罗别金娜，给她带去些草药，时而与铜匠苏霍鲁科夫争论起《圣经》来；他时而又召集市民们在卡库

林斯基家开会：他们在那里阅读传单（是的：一天早晨，市场上贴出一份画有黑十字的声明，要人们为了灵魂而放弃工作，别听老爷们的话；警察揭下那声明，读了一遍，然后揣进兜里；所以，声明未能深入人心）；伟大的事件临近了：教友们已经知道，鸽子的灵魂将获得一副人的面容，它将由一个女人生出来……在利霍夫早已不见了阿勃拉姆；一个礼拜之前他就已去了乡下；而木匠却一直过着日子，没有出城：最终，他打定了主意——是时候啦：马特廖娜恐怕早就在“自由”中缠住了那个年轻人。“那年轻人恐怕跟她睡过觉了！”——库捷雅罗夫暗自想着，窃笑了一下；狡猾的木匠：他有意把她丢在了那里，丢在了采列别耶沃；木工们刨上一阵木头，就会走开：晚上，马特廖娜是孤身一人；窗下，——则是那位达尔雅尔斯基，那么……

“他们也许早就完事了：是回家的时候啦。”

于是，利霍夫落在了他的身后；回头一望，利霍夫所在的地方只是一片尘雾；好像，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利霍夫。

“也是一样的——利霍夫！”木匠笑了；他走下公路，绕过一个人多的村子：从山丘走到山丘，从沟壑走到山冈；越走——越远。说话间他已来到死坡。

死坡已被福金家族和阿列辛家族开垦了；如今——四周全是耕地；最后一个阿列辛正在最后一块耕地上来回走动。

最后一个阿列辛人已落在了身后。而在那里，在蓝色的雾霭中，黑夜的暗流，自东方，一个黑暗的身影出现在采列别耶沃的上方，但是，那身影似乎还很远，还不会很快就到达村子。

第三章 他想起了古戈列沃村!

"啊, 哈—哈! (月光下, 他的面前有一汪暗红闪光的水)……天晚啦, 古戈列沃村快到了…… (他跳过沟渠: 白天、清晨、黄昏, 水在这里奉献腐臭。) 不衡定的时辰……你们不要难为我, 我倒霉的时限, 我的时限这可咒的念头!" (那只绿眼睛一眨不眨, 从后面盯着他: 那是只萤火虫。)

"我不是去村里, 更不是进神庙, 再看不到迎候我的女人的眼睛…… (让他感到可怖的松树从一侧包围上来, 榛林从另外一侧, 左侧, 低啸) ……我知道, 只有你, 卡嘉, 我的生命, 还有'上帝将复活'…… (蕨草潮乎乎、恶狠狠, 打湿了膝头) ……你去把魔鬼驱走吧: 把魔鬼赶开吧 (他在小沟垄上大步前趱, 时而跌入暗影, 时而被树干间光亮和月色的碎乱烟气映衬得身影发白) ……卡嘉, 亲爱的!"

达尔雅尔斯基就这么低喃着, 脚下, 低矮的灌木因为他抑郁的、狂乱的呼吸, 也簌簌低语……天已入夜却仍憋闷, 就像那天夜里达尔雅尔斯基从采列别耶沃村踩着林间小路、顺着林中沟渠回到特罗依岑时一样。

"你又一次窥视我的心灵, 可咒的神秘! 你又一次从幽暗的过去窥伺我 (周围都是萤火虫, 萤火虫刺透了黑暗) ……从儿时起, 从我在摇篮时起, 你们这些沙沙的声响就追逐我 (假寐的树林、无垠的树林抵近采列别耶沃村, 振开两翅笼住村庄; 然后又向前伸延, 向前) ……"

“从生命的初始时刻我就恐惧；我儿时最初的几天就盯看暗处；也是从儿时的最初几天，恬适的歌声，可又是讥笑人的歌声，你就在朝霞时分，也在暗夜时分响起……（好像林中什么地方划过一束光亮；——噢，不——没有：主知道古戈列沃村之后树林在哪里收束：那片公属的树林）……”

“我一直在等待：等待有人从黑暗中出现，我一直等待，等待一个可怕但慵倦的、在远处使人入迷的人从黑暗中向我走来……”

树枝咯巴巴响，随后是片林中空场；有一次听说，采列别耶沃村有人在树墩上，在此处的月光下见过剃光头的流放犯一副死气的面孔——树林是流放犯最可靠的庇护所。

“我等待，我呼唤：可是谁也没有出现；我长大了，成了男子汉，可是没有人出现；我呼唤，我谛听——听树的簌簌低语：终于听懂了，可是，我对人说起这声响，却没人明白我的意思，就像我在呼唤什么人，那簌簌的声音也在呼唤我——有人在我的生命之上用玄奥的、恬适的哭声在号啕——为什么哭？哭什么？现在这些树木当中——又是那种哭泣：听，像是远方传来的歌声……（远处有个地方，夜阑中的年轻人唱出的有气无力的歌声在回应，然后又在夜色中消失）……”

“古戈列沃村就要到了：树林挨着树林，牝狼在林中一次次嚎叫……卡嘉，亲爱的，在暖意融融的卧榻里，卡嘉，愿你还能想起我（牝狼在林中一次次嚎叫，冬天，大地冰封，这时熊和严寒一起闯入村里，掀翻马匹，然后又逃回密林）……”

白天发生的所有事情已经潜入黑夜，现在，又像毒蛇一样从达尔雅尔斯基的胸腔里发展成不由自主的恐惧，心脏好像被毒蛇啃啮，现在，心脏在胸腔里停止跳动：心脏。

他好像一个旅人，被树干、灌木、密林和林中沼泽的暗影包围，沼泽扬起雾霭冰冷的叹息，进入旅人的胸腔，随后热病就是他的血液，所以，他随后一面大步赶路，一面小心地寻找好早以

前曾经让他走迷过的那条林间小径；就像这样的旅人，达尔雅尔斯基把生命、光明和高贵的心灵都献给了卡嘉，自己的未婚妻，因为她已经成为他生命的归宿；这既是一种命途，也不是命途：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个亲吻心上人的短暂瞬间，他人生的命途都成了迷濛的命途，时而这边，时而那里，升腾起冰凉的、向高空飞去的手：麻脸女人的白天、目光和瞬间——于是，光明、道路以及他的高贵气度，就都转向树林、黑夜、泥淖和发沤的沼泽。

“等一下！……我迷路了！”达尔雅尔斯基低语道，孑然一身停在树林当中；既不见小径，也没了沟渠：树墩、青苔、树干、鸟鸣、采列别耶沃村中钟楼的敲击声、沉入灌木中的辽远的圆月。没有任何人，什么都不存在。仿佛有个声响：又是什么都不存在；像是个梦：声响像沉闷又沉闷的辽远的回声飞穿夜半的密林。达尔雅尔斯基发现，站在这可咒的地方的是他：就站在松林参差向上的树林之中，站在树林被灰色的、在腐烂中生长的灌木阻隔的地方；站在去年夏天活泼的心灵在泥沼的窗棂中沉落的地方；达尔雅尔斯基现在就站在这个地方——站着，而且在谛听：“卡嘉，亲爱的，我爱你……哎哟，想起来了！”他站着，觉得另外一张面孔显露出来；光线已经从灌木中折射到他脸上：就是那张麻脸女人的脸，可又根本不是那张女人的脸：他看着在灌木之间大大的、发黄的，在灌木中沉落的月亮。

“卡嘉，亲爱的，我只爱你，卡嘉，只爱你！”

蹊跷的回忆在他的心中出现，以一种可怕的光映照他的生命；记得那是个夜晚；他坐在一张堆满书籍的桌旁，明天要进考场，可是，他满脑子都是儿时的回忆，脑袋睡意朦胧地歪到书上(从一个土墩到一个土墩跑过灌木，皮靴踩进水洼，踩进云杉针叶和布满青苔的蚁巢——他在跑)；记得他把书全看完了，可是意识里什么也没出现；突然间——他年迈的母亲在隔板后面把剪子弄得很响，或是用针划缎子，而小蚂蚁在他的脊背上爬，思路

全乱了：亲爱的母亲，可怜的母亲——又像往常一样，她抱怨他整夜不眠，还抽烟；有时他生她的气，是她妨碍了他正常工作，或是她总不是时候地用针划得缎子发响——他的回忆就是这些——那个晚上……（树在风中猛烈晃动，灌木在风中向他扑来；灌木、灌木；沼泽也在把他濡湿）……

他还记得那个夜晚：钟表的滴答声、缎子隐隐的嗞嗞声；记得他从桌上抬起头来，记得他烂熟于心的那句话："狼在斯拉夫语中叫 вльк。"他看见敞开的窗户，看见地板上月亮的光点——他忽然想起……（好容易找对了路：卡嘉，救命，离古戈列沃村已经不远，顺着草场跑去，穿过燕麦地）……达尔雅尔斯基想起那个不祥夜晚的那个不祥时刻，当时，他放下书看见了敞开的窗户，——他还记得那是扇遮着帷幔的窗户：他走到窗前，然后跃进窗户——然后……然后在那个不祥的时刻就什么都记不得了……（已经是古戈列沃村了：他走进石门：大门上是一群石狮，铁栅门没有上锁）……

他刚刚醒来，就看见母亲探着身子：母亲用抖动的手为他拭去泪珠，对他喃喃低语，叹了一口气："我和你在一起，我的儿子，我把窗户关好了，儿子：主和你在一起！"他的母亲真可怜：她如今在那逼仄的坟墓里得到永远的平静；她的针头不再嗞嗞，她的剪刀不再嚓嚓！在那可怖的一刻，是母亲站在他的身边：达尔雅尔斯基完全记不太清那昏沉的一刻何以会光顾到他，他又是怎么走到窗前的：他只记得母亲听到了他野蛮的、撕心裂腑的喊叫，记得昏厥过后他仿佛觉得，那里，窗子后面站着一个女人：是的，她的脸上有麻点；秃眉毛——没有错：当时的全部情况就是这样；不过，那张带瘢痕的脸因为狰狞的笑而扭曲了，这个生理缺陷扭曲了那张无耻地看着他，同时又令人难以忘却、招致他也不知羞耻的脸！……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他的秘密就在这张脸上：他的心灵在向朝霞明亮的光辉微笑的时候，难道心灵的秘密也包含龌

龌卑劣的内涵不成？是的，朝霞照亮也弄脏了脸庞，使他觉得恍若站在窗外……（他已经到了一座老花园的林荫小路上）……

不过，达尔雅尔斯基现在回想起的是那张幽灵一样的脸，因为那是他在教堂里见过的女人长着瘢痕的脸……（心灵啊，不要去窥测深渊，这儿是在铁栅之后，——你就处在古戈列沃村的橡树当中）……

这时，他想起——大门没有上锁；他回来的时候锁住了。他闩门时想，看门人可能是在做一种暗示，值夜的看门人是把大门锁住了，不然任何人都可以闯入围墙，你随后只管顺灌木找他就是；凑巧有人进来，把男爵夫人偷个干净，再把你掐死。

“我想起来了——让这奇想滚开吧，消散吧，无影无踪吧！(两只脚在被绿茵摧残的小路上沙啦啦响；东方既白）……安心睡吧，亲爱的卡嘉：我的心肝，任何时候都别把我忘掉（草地上雾气氤氲，鳞次栉比的房屋泛出白色）……那边——那就是你的小窗，你的挂着薄纱帷幔的小窗；我马上就要走到你的窗下，我要保护你不受磨难和魔力的侵害！……”

达尔雅尔斯基转了个急弯，不觉间出现在鲜花掩映的厢房前：风铃草在他脚边摇曳——白色的，玫瑰色的；钥匙一拧，白天那可恶的窒闷空气把他包围在厢房密不透风的四堵墙内。

“睡吧，卡嘉，睡吧：我不会让你遭受厄运。”

他睡下了：梦见了姑娘轻柔的吻、喟叹和晶莹的泪珠：好像这是母亲坟墓上的露珠，又好像就是母亲本人；再不然，就好像是姐妹、朋友、未婚妻……

户外已是情意绵绵的白天。

卡　嘉

双排窗大厅被晨光照得通亮；晨光是灰色的、抑郁的光；窗内，蓖麻粗壮的杆茎在雨中摇曳；它们用水晶和白银洗浴；浑浊的细水流把小路上的红沙抛到窗上。

古戈列沃村就是这样迎候一个主赐与的多事的白天。

在双排窗大厅里，一个仆人来来去去，牢骚不断，给摆放在两排白色的、包着过时灰泥的圆柱之间的桌子铺好桌布；圆柱好像把大厅一分为二：一半用作餐厅，里面没有什么物什可以炫耀：桌子周围摆着几把维也纳椅；仆人进屋，叶夫谢依奇；铺上洁净的桌布；嘴里怪话连篇，再摆上茶具，又怪话连篇地打开通向醉意朦胧的、已经装上遮檐的阳台的门，从遮檐下面可以看到水洼和花坛，还有一个没有脑袋的裸少年，在石座上俯着身子，低低抬起黄颜色的、布满霉斑的肘部。

大厅的另外一半是客厅，站着卡坚卡·古戈列娃，男爵夫人的孙女，她朝钢琴俯下身去，然后不经意地把一件老式家具打量一下，上面的镀金有些发黑，还蒙着一层红色精羊皮面。

这里挂着几幅肖像；有幅大的暗底油画，有的地方油彩已经开裂，上面是位手捧三角军官帽的将军在炫耀骑术；一枚炸弹在他脚下爆炸，炸弹冒出的根本不是明晃晃的火；然而，将军在硝烟中微笑，三角帽上的绿色羽饰在风中飞舞：画里，莱比锡城下的战斗狂潮一般，骁勇的骑士飞身投入战斗，笑傲放出赤色火焰的炸弹：绝无阿谀气的画家就是这样在创作的自由翱翔中画出了卡嘉的曾祖——古戈列夫将军。

这里还有些别的肖像：叶卡捷琳娜时代的宫廷女吏，枕边有

只小狗，钻石花字奖章[1] 横陈肩头，画里有爱情的剖白和低悬的彩虹，彩虹下面，阿穆尔河[2] 流淌着粉红色的流苏；还有一些古戈列沃村没有的群山、城堡的废墟、画得十分精妙的水果——这是一位清纯而又抑郁的蓝眼睛人物的创造物；如今，从墙上看，他那诱人的面庞也感伤无比，他的温情脉脉的日记就保存在小柜里，里面有瓷制的爱神、牧人、中国人和打扮入时的人；这里还有个不知怎么来的雕花橱柜；落满尘埃的玻璃上还有些阴郁人物的模糊肖像——弗洛里安、牧师、吉杰罗特，看得见艾卡尔特加乌金发潮的书脊——《破解自然之谜的要诀》。

卡嘉站着，拿着小开本的拉辛[3] 作品集向钢琴俯下身去；她是在法国经典作品的熏陶下长大的。

您瞧：钢琴上面，她穿着紧裹腰身的、略短的蓝色连衣裙，显出身形，略略向前挺挺身体，再略略弓弓腰身——她像是个娇小的、特别娇小的女娃娃！她一脸倦容；眼睛下面是一圈特别明显的暗青色；她的思绪已经向他飞去：他，他是她的先生；她也把她的童贞之心献给了他，给了他：她的童贞之心！对这种童贞之心犯罪恐怕是不能饶恕的！而且，又怎么能宽宥那种伤害这童贞之心的犯罪行为呢？请爱护这童贞之心，一旦它停止跳动，就再不会使它重新搏动，不会了。而它，卡嘉的童贞之心搏动微弱；蠕虫早就摧残过它：那些蠕虫——不觉间爬进胸腔的令人苦痛的愁闷。从那一时起，从她看上他的那一时起，一切都依了老式做法；所以她才养鸽子，狡黠地笑话过燕子；所以她的目光才那样清白和纯洁；卡坚卡依然还是那位傻乎乎的女娃娃；所以她

① 钻石花字奖章，这是一种专门授与旧俄女中学生中成绩卓著者的奖章，一般由皇后亲自颁发。

② 阿穆尔河，即黑龙江。

③ 拉辛（1639—1699），法国剧作家。

走步才不是走步，而是胆怯的蹑手蹑脚——不知是胆怯还是恶作剧；可是，她一坐下弹琴——从她蜡黄的手下奔涌出的是何等狂怒的浪涛！她当上未婚妻以后，一坐下弹琴，轰鸣、忧郁、激情就不止一次撼动着这些墙壁：可她还是个孩子；痛苦还是那些要去破坏她的平静的人的事！

成为往事的过去向可爱的祖母倾诉过哀怨。她爱抚地叱骂、责备她，给她发蒙，说他并非名门显贵，卡嘉把命运与他连在一起真瞎掰；于是，姑娘跳起来，如发狂的豹子，从桌子下面把台布扔出去，抱怨祖母，骂祖母，把叶夫谢依奇都呆了；傻姑娘那么凶，把凶狠得像鹞鹰般的眼光掷向祖母；随后，又像个苦孩子，在小亭子里坐上一天，她像个苦孩子一样哭泣，没去笑话呆傻的小燕子，对燕窝也了无兴致，再无笑靥；睡得很早，可是，睡着了吗？

现在，她的眼眶下还是现出深色的眼晕；您看上她一眼准会说，她的一举一动表现出的只是慵倦的妩媚，只是个姑娘在发嗲，她就用这个动作俯身钢琴；发黄的手呈蜡色，软耷耷松散开来，拉辛的作品集悄无声息地滑落到地毯上。

卡嘉总是这个样：说看她像是没有看，说听她又没在听；说她知道什么事，那就好像她什么事都不知道：矜持——总是保持着宁谧的笑靥：宁静地微笑着在房间里蹑手蹑脚，微笑着准确无误地缩进扶手椅；她到过国外，见识过各色人等：她似乎有的可说，有的可想；可是，卡嘉是不是说过呢？

很难判定她什么时候思考过；您上去和她搭讪就会发现，她天生感觉敏锐，对任何一种艺术她都理解都喜爱；可您尝试一下叫她发挥自己的想法，或是显示一下天赋，显示一下知识和悟性：她的悟性没有过人之处——悟性与她擦肩而过，她的天赋也恰到处好，恰切地刚好够维持生存；可是，她对您的知识反倒只是耸耸肩膀，只是笑话您——她都和谁在一起呢？和仆人，和叶

夫谢依奇!

卡嘉真的聪敏吗?不错,我真不知道——何况又有什么必要知道?抑或她比所有的人都聪明,抑或她完全是个傻瓜?卡嘉是不是通晓多门类的科学?一门不通。她在艺术方面有所成就?不足挂齿。是不是就因为如此她才没有得到学者和名家的青睐,只有叶夫谢依奇、燕子或那位未发蒙的女友廖霞觉得她了不起?您就说揣测姑娘的心有多难!

哎哟,今天要出乱子!今天,从早上起祖母就眉头紧锁——祖母对所有的人都蹙起眉头:对叶夫谢依奇,她对她、这个没准主意的姑娘更是眉头紧锁;他那双不总是干净的靴子也脏兮兮的,他的笨拙的动作也碍她的眼;如若他再不识时务地用他动辄高八度的虽然喑哑却音域很宽的嗓门吼上一段——啊—啊—啊,天知道会是个什么结局!祖母会用怎样的目光用长柄眼镜盯看彼得啊!

彼得真是傻到了家,彼得什么都没察觉。可她是个傻姑娘吗?……她会浑身颤抖,然后,她那颗傻乎乎的心脏会停止跳动,再以后,她会突然怒气大发,然后就会花样翻新地对祖母说些刻薄、委屈和讽刺的话:彼得到那个时候才会明白过来,那时,他就什么都看出来了:彼得高兴的时候是什么都察觉不到的,变得忘乎所以,连礼数都不讲了;彼得要是高兴起来,就会把诗一样的睿智话语记熟,只用诗一样的话语回答所有的问题,可是,有祖母对诗意的话语、对青年人礼数的理解,这种疏忽又怎么可能?

彼得思考很多——不会再有任何人比彼得更聪明:可是,彼得从不和她、和祖母议论聪明的话题;她们和朋友只议论云山雾罩的事,说阿里斯托芬是骗子,没完没了地说一个叫维拉莫维茨-麦连多尔夫的人;再仔细地听下去,他们真像些疯子或那路木讷口拙之辈:可他们不是疯子,也不是木讷口拙之人,而是语文

学家和诗人：一直说维拉莫维茨－麦连多尔夫，说一位叫布鲁格曼的人。没主心骨的小姑娘清楚地知道，如果把议论维拉莫维茨－麦连多尔夫——彼得错把他和朋友的名字搞混了——引发的每次惊叹告诉别人，那么这惊叹声或许意味着一本写维拉莫维茨的深奥的书问世；即便是她，卡嘉特别懵懂，就是懵懂她也知道，让彼得去说维拉莫维茨－麦连多尔夫的事，就会比所有的人说得都在行，那些人和祖母偏偏根本不理解他；可是，真要说这位维拉莫维茨是何许人，卡嘉其实也不清楚。

于是，正如彼得所察觉的，倨傲的老太婆是在拼命贬损他——他，还有维拉莫维茨－麦连多尔夫，说她自己家资丰厚，门第显赫，或是暗示彼得是一副穷酸模样，还做富贵梦，说如果他不是出身教门，卡嘉是要嫁给契尔吉泽拉里公爵的。彼得跺跺脚，抑郁起来，一句话也不说，而且一连好多天满面愁云，人也木呆呆的，消停了；他拿这个老太婆能有什么办法——她，卡嘉，只好全都忍耐下来——彼得的抑郁，还有老太婆叫人窝火的暗示。

可是今天，她的心敏察到——要有场乱子，肯定会有；会闹成什么样子啊！彼得怎么就是不明白祖母那套礼数的概念？她从头到脚，还有祖母都带着历史的生活色彩，她把契尔吉泽拉里公爵的位置摆得要比所有的维拉莫维茨和所有的布鲁格曼高得多。为什么，为什么他想也不想就在早上走掉了？为什么，为什么他和谁都不打招呼，一天杳无踪迹？可他的订婚不过才两天，为了举行订婚仪式，她那个小脑瓜动了多少念头，费了多少闻所未闻的心机；可此时此刻彼得独独没有想到她。

彼得想过她很多，可是显而易见，彼得思考布鲁格曼的时候更多；这不，他准是呆在布鲁格曼家，要不就是去了采列别耶沃村去会朋友，交什么友呢？和牧师逗乐去了，和牧师太太耍贫嘴去了；这是不是就说明他身上流淌着的是牧师的血？不，她不能

这样去想，也不愿去想；不，这些全是邪恶的念头，只有祖母才会有这样的念头：她难道不知道彼得很特别？不，她根本想不到他会在牧师家里喝酒，尽管知道，卡嘉约略知道彼得已经不止一次喝得酩酊大醉，诸如那个对她来说倒霉到家的夜晚，在城里。

冬天有一次，她乘雪橇从酒店门口经过，门开着，她看见一帮画家喝得大醉，狎昵地喊叫，从明晃晃的前厅鱼贯而出：有人看见她，大声笑着追她的雪橇，在雪橇后面摔进雪地；不过，最使她感到可怖的（虽然只是眨眼功夫）是，他，彼得的目光盯到她身上：他，彼得，当时在场，他，彼得喝得大醉，领口敞着，皮帽扣在脑后；他看她一眼，却没把她认出来：因为他醉了；在那短暂的一瞬，她的心吓得一沉，他好像没对他，他的卡嘉喊那种对常戴有羽饰帽子的、脸皮薄的女人喊的极下流的粗话。

可是，在他看她的时候，他根本不是无所谓地看，而是朝着广阔空间的什么地方看，朝着暴风雪，朝着风雪的呼啸，朝着怒涛看，于是，他便沉入狂涛和暴风雪中，可是，他透明的、可怕又极为宁和的、充满醉意的眼睛里，那目光却印入她的脑际。她不再心猿意马——好像就是这样；不过，她从没有忘记，所有的男人——无一例外——都喜欢喝酒，即使是他，彼得，她的彼得，要是喝起来，也像随便一个外人，也像无可救药的色鬼：啊，这童贞的心——懵懂的心：如果他喝起来，就会和所有的人一样，整个都会是另一番模样，像所有那些人一样，白天对维拉莫维茨-麦连多尔夫甚至布鲁格曼一类深奥的话题滔滔不绝，一到晚上，就泡在酒馆里，喝酒，然后，无一例外地去找……

卡嘉的脑袋不禁一颤，她浓密的卷发也垂散过肩；可是，她两道细眉间那抽动的细褶，可是，一瞬间噘将起来的乞求热吻的小嘴，可是，高仰的小小头颅和像是突兀而出的轻盈的、轻盈中又带着严厉的身躯，却表现出一种奇异的、绝非童稚式的执拗：这就像白色躯干的小白桦树，忽然受到骤风的摧折，不由自主地

躁动起来，细密的枝叶网乞求样地瑟缩，刹那间大放悲声——可是也只是刹那间：它，小白桦树微微颤抖一下，未必有谁会说狂涛侵袭过它，后来又不显山露水地消停下来：这不，它的片片碎叶在大路上控制不住地打起旋来，可它呢，它身披绿妆，它丢失的好像根本不是让狂涛摧折过的碎叶；只有那些提前枯干的叶子，事后才会在偶然路过的旅人脚下簌簌发响；这旅人也不会发现这里曾经有过死亡，尽管充其量不过是种感觉，——但毕竟是死亡；年轻的心灵也是这样；感觉上，是年轻的心灵在树叶中发出响声；诸如此类的感觉太多了，可狂涛的袭击也不能算少，请不要去践踏路边的树叶，永远不要去触碰年轻的心灵！您任何时候，时时刻刻都别去探究，在年轻的心灵中何时、何处、出于什么原因会出现死亡！

瞬息间，卡嘉颤抖了一下，可是，仿佛已经不是她在颤抖；她椭圆形的、在鬈发中平静的、天鹅样的脖颈上的脸低垂下来，睫毛闭合——然后，她畏葸地朝茶桌走去，桌边是瓷制牧羊人，瓷制华丽服饰的人和全然不顾炸弹轰响、眉飞色舞炫耀驭术的将军；她已经面露笑意，——可是那笑是由衷的吗？——朝男爵夫人寝室的方向看一眼，从那里清楚地传来撩水的声音，还有卫生间的醋味；她的愁绪好像已经散尽，现在依然是绿色的眼睛巡看衰颓的、须发皆白的仆人叶夫谢依奇嚅动那张牙齿脱光的嘴，看他一边摆放银茶具，一边回想着管家的阴毒和狡诈，他毕竟比他高明；叶夫谢依奇对管家咕哝，说要是他管家再次出现在老爷豪华的家里，就会有大难临头；而户外——户外是阴湿一片——在下雨；户外——只有上帝知道是怎么回事。

叶夫谢依奇

叶夫谢依奇！……哪里还有像他这样的仆人：正牌的仆人！

您就想象一下仆人吧：时过境迁了；可以说，早就不时兴使唤仆人了，仆人也兴说“不”了；要是什么地方还在用仆人，那他的岁数大概小不了，如今仆人都是些老朽了，您要心血来潮打算找地道的仆人，就一定得在老头儿中找；任何一个年轻点儿的，肯定不会是正牌仆人，不是小偷也是无赖；就算他不是无赖，您知道他会是什么人？——他是个绝不受约束的人：蓄的不是短髭就是把大胡子，再不就是照美国人的样子把唇须修剪得很讲究，自称“同道”拿大，而不是直截了当称“男人”；您把我的话记好——已经不是使唤仆人的年代了：人家主意拿定，就会跑到饭店或是热闹的酒店去当听差……

可是，叶夫谢依奇既不是小偷也不是无赖，——对这一点，不管怎么说我都敢担保；可是要说他的名分，那……“叶夫谢依奇，您——是男人?”“咳—咳—咳！”您瞧好了，他也是那号男人：喏，您对这个男人稍加留意，琢磨一下他的名分：不是名分，而是身分。他还有男爵家的身分，对此，他是深以为誉的。

姆……叶夫谢依奇上了岁数：早就七十开外；他很地道，地地道道：十足的仆人，地道的仆人都是以须发灰白为标志的；于是，您马上要挑明他已把胡须剃得溜光，要和我抬杠（对仆人蓄须我们不去争辩，因为蓄须的仆人说到底不是仆人）；不过，仆人把须发剃得溜光，那是仆人的权利：剃须的仆人是次一等的仆人：牧师就该扣黑帽，将军就该佩戴带穗肩章，就像商贾就该有啤酒肚；就是这么回事，而且更毋庸讳言的是，仆人也应该与识别他的标志相符，可是，我绝不是想说，这标志要么明显，要么隐蔽，而

且平淡无奇，一眼便可认知：叶夫谢依奇的标志就是这样。

仆人总归是要剃须修面的——而且，未必只有主人才知道，领结未必总洁净——领结须是白颜色的——，但是要经常系扎不懈；起码他该戴上经常蒙着一层黄斑点的白色毛织手套；正如你们所知，仆人碰上鼻烟，就跟他对管家撒野使性子一样，可要是少了管家这号角色，仆人在下房里就会乱了章法，或是去和驭手下跳棋。而叶夫谢依奇不常修边幅；他打的是不那么干净的领结，他的手套上也总是蒙着一层尘土的黄斑，甚至还有鼻烟末的黄斑；他让一任一任女管家苦痛不堪，当最后一位女管家失去最后的耐性，迁到禽舍去的时候，他才消停下来；那时，叶夫谢依奇正在下房全神贯注地与外表华贵的驭手，头号的大滑头下跳棋。

还有服饰方面：仆人们的全部服饰——黑色燕尾服、蓝色燕尾服，可是，仆人独独着灰色服饰才能抬高身价，使他公平地与无赖和公民同样有所区别。叶夫谢依奇不管在什么场合都穿灰衣服。

总而言之，任何一个人若想叫个仆人，叶夫谢依奇在他试想之前的样子，一定是手执托盘或是把毛刷子。

叶夫谢依奇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特别胆小，这是他在男爵夫人身边养成的；那时，他表现出来的与其说是胆怯，不如说纯粹是奉若神明；老太婆只要看上他一眼，倨傲地看，老头儿就马上把身子一挺，正正识别标记，嚅动一下脱光牙齿的嘴，老太婆要是把脸扭过去——他就抽烟：用鼻子嗅嗅，然后羞赧地朝袖管里打喷嚏；要是小姐和他聊天，说些她开心的事，伤心的事——说什么倒无所谓：反正叶夫谢依奇都笑得要死……“嘿嘿……嘿嘿……”——也就出这种声音；老仆对所有别的人都怪话连篇：兽医也好，将军也罢，都躲不过叶夫谢依奇的牢骚话：叶夫谢依奇如同一只叫人讨厌的苍蝇，来来往往，唠唠叨叨；唠唠叨叨，然后，再去下跳棋：白天怨够了，还有晚上；就是晚上，叶夫谢依

奇也不睡觉：他辗转反侧——嘴里咕咕哝哝。

叶夫谢依奇就是这么一个人：就是这么过了一辈子——就这么进了坟墓：愿你死后得到安宁，最后的仆人！

“祖母不会很快就起身吧，叶夫谢依奇?”

“咳—咳—咳!”叶夫谢依奇在小姐面前可不是一听招呼就挺直身板的——现在，他叶夫谢依奇可不是家仆，他只把小姐看成个稚童，于是就笑；按叶夫谢依奇的理解，卡坚卡充其量还只是老爷家的稚童；因此，一位尊严的仆人根本不该把稚童的“咿咿呀呀”当回事：孩子的儿语“咿咿呀呀”，明摆着的——是鸟儿的啼啭，不过如此。

“咳—咳—咳！小姐……”

“可你告诉我，叶夫谢依奇，祖母啥时去喝茶?……”

“咳—咳—咳!”叶夫谢衣奇再次佯作虚听：干吗要去听命于小山雀或是木笛或是老爷家的稚童?他掏出鼻烟壶，嗅了嗅沁人肺腑的烟末，然后正儿八经冲袖管打个喷嚏。他不由自主鬼诈地笑起来——他看见卡坚卡不能不笑，看上她一眼就特别想笑，他像是模仿着她的举动拿她逗乐；这里面的原因卡坚卡是知道的，他们之间的这些游戏缘何而起，她也是知道的；他们之间的所有举动全是从去年夏天开始的。

去年夏天，她当时还没有说亲，卡嘉和棕毛狗，和巴尔勃斯玩得入迷，卡嘉玩得很开心：自己装猫，在阳台的铁护栏上装，发癫、弓背——还发出叫声：坐在护栏上，头发披散到脸上：她把猫装得连巴尔勃斯都吓得狺狺叫；她一回头发现：叶夫谢依奇正在窗边看，喘着粗气，还使劲喊叫……

卡坚卡当时可把叶夫谢依奇吓得不轻——甚至可以说她把他吓得要死：他一辈子没有一次那样哈哈大笑过，在那儿，窗户边；当然啦，小姐出落了，小姐懂事了——十七岁的小姐，你看她对着巴尔勃斯发癫、弓背，还发出叫声，而且那么有板有眼，

有板有眼的，真叫绝！刚被小姐发觉，叶夫谢依奇就窘得要命，他趔里歪斜赶忙躲开，低声埋怨，在地毯上要弄起他那把仆人用的刷子；说真的，叶夫谢依奇还是认为他给小姐遮盖过去了，没有把小姐恶作剧的事说出去。

一年过去了，可他还是那么调皮地朝她挤眼：心里说，我知道你——就算你是小姐，可毕竟是孩子——孩子就是孩子。于是，他们之间那种特别的秘密关系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以后，——你们发现没有？——只要是他们两人，叶夫谢依奇和卡嘉呆在一起，老仆总要挖空心思让她明白，他（可以说）不反对和小姐玩所有最逗乐的游戏：他们之间的事就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了，叶夫谢依奇给孩子——上帝保佑——装羊装狗，有一次甚至装兔子转圈儿跑，或者可以愉快地说，给她打手影表演猪；可是，只要男爵夫人从远处的房间里咳嗽一声，叶夫谢依奇就在墙边胆怯地再把身板挺直，手里拿把毛刷子；你们这时就看吧：叶夫谢依奇还能是什么样子——仆人终究是仆人！

这些卡嘉都心中有数，不过，在我描述的那个早晨，叶夫谢依奇的戏谑笑声只是使她感到心悸：这笑声之前，她的心头雷霆怒吼，她是一种什么感觉？她动动眉毛，烦恼地抖抖卷发；叶夫谢依奇此时摆上茶炊，知道此时是断不能和孩子开玩笑的，于是，出于仆人的自尊，不管在哪里都抿紧嘴唇；不过，最终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便赶紧扭过脸去不看卡嘉，像个街上正在行窃的小偷，飞快地、晃晃悠悠地蹦跳着跑开。

不，卡嘉没有看着他的背影笑话他，她的脸上没有追着他的身影现出愠怒，可她不知怎么，包着花披肩，一头灰色的卷发，趴倒在桌子上；深黑色的睫毛盖住暗蓝色的眼睛，她粉红的嘴唇惊恐、畏葸地噘起；孩子气已经在她身上夭亡，现在，她就以这种姿势全副身心地接受狂风暴雨，就仿佛一个女人期待温存。

饮 茶

但是，这不过是“仿佛”而已：手杖敲击声在房间里响起；在那里，由于男爵夫人重重的敲击，有块地板发出响声，老太婆低沉的喘息从墙外传来：窗外的树枝在抖动，地板在战栗；卡嘉身体一颤，乜斜着把犀利的目光从睫毛下面掷向房门；这一切只持续了一刹那。

可是她又成了一个木呆呆的慵懒的小姑娘，看什么都有点儿新鲜，——是那样地，那样地可怜：眨眨眼，肩膀哆嗦着站起来，按儿时的习惯，朝男爵夫人迎面走去，穿着不合夏季时令的短连衣裙，步态软绵绵的，有点儿邀宠味道，当时，矮矬的外婆手拄那根粗重手杖，——杖头因为镶着宝石而熠熠闪亮——呼哧呼哧喘粗气，一身锦缎衣服全都滚着花边，一头带黄斑点的灰头发，她刚好走到门前。

男爵夫人晃动着那张倨傲、狂慢、严酷的胖脸——那是张施了美容膏和香粉而不是自然呈白色的脸；男爵夫人的头发和眼睛起初都是黑色的，现在，当她向卡嘉伸出一只圆滚、柔软又闷人的手时，她的像是给燎烧过而成了暗色的肿泡眼、透过香粉隐约可见的她的黧黑皮肤、丰满绯红的嘴唇、她高扬的鼻子、面颊上的胎记，都无声地流露出执拗和鲁钝；她那件垂着里昂细滚边的锦缎晨衣不知怎么窸窣作响；卷发的烟帘弄得卡嘉的手痒酥酥的，卡嘉吻了吻圆滚、柔软又闷人的手：“您好，奶奶”；像是以一成不变的执拗向命运挑战，她，男爵夫人没有把目光投向躬身请安的女孩，她的嘴没向姑娘露出笑意，而是不知何故在姑娘的头上方奇怪地做成一个坑状，不知怎么，她唇边更清晰地显现出像是用炭勾画出的皱纹，嘴唇上面是她的仿佛用炭描画出的短髭，当时，叶夫谢依奇一声不响地呆立着，戳在那里，一声不响

地呆立，像一尊灰色的、通体蜡黄、从头到脚都灰不拉唧的雕像，托着个长托盘，他站着，他那一如他本人一样的暗淡的目光冥视着一只懵懵懂懂、一头撞到墙上的苍蝇；这一瞬间似乎拉长了，成了永恒，时间的重重一击瘖哑地宣告，已经十二点了。

仿佛向命运挑战。男爵夫人一晃那硕大的子母绿钻戒，笨重地走了几步，飞快地在小茶桌边坐下——笨重和飞快，她倨傲的生活也是这样流逝的；那张蒙山羊皮的结实的红扶手椅因为老太婆的重压，已经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而后又呻吟起来，而重手杖仍然不消停地敲击她天鹅绒拖鞋边上的绚丽地毯；卡嘉早就见惯不怪了，她带着平静的微笑倒咖啡，当时，一脸恭顺的叶夫谢依奇刚把老太婆搀进扶手椅，就在她身后朝卡嘉挤挤眼，嗅起粘着烟末的手套来。

一切都是在绝对的静默中完成的，每天例行的就是这套程式，其深沉的缄默引起的是深思，在心灵里激起的是肃穆哀婉的声响。

你难道不也是这样吗，古老的、弥留之际的俄罗斯，倨傲于自己的伟岸却每日每时在无以数计的办公室、机构、宫殿和庄园里凝滞，实施着种种类似的程式——一个古老国度的程式？不过，啊，备受颂扬的古国，——你看看周围，再垂下目光：你该知道你的脚下一个深渊在洞开：小心，你会坠入深渊！……

“您喝咖啡还是茶，奶奶？”

沉默；老太婆伸出来的手用指头敲击着台布，她如此幽黑的目光死盯着碗盏，就像她想用目光把它剁成万千碎块……

“啊……仆人知道……老太太……昨天和前天……喝的是茶……哎—哎—哎……吃的是……”叶夫谢依奇突然挺身站起，可是又忽然害怕起来，瞬息间沉默不语，把身体贴在老太婆身后的那面墙上，他乜视的、乞求的目光迅疾地从卡嘉身上飞走，落到男爵夫人身上，在天花板上漾动，又靠落到自己的鼻尖上；但

是，老太婆伸出来的手还在叩击，稍停一下，复又叩敲；另一只手中的手杖猛烈地跳动，猛列地敲击地毯。

“您喝咖啡还是茶，奶奶?”

沉默。

“那我给您倒茶了。”

沉默。

“哎—哎……不错……哎—哎—哎—哎！……您老人家……承您恩准……咳咳……就请……嗯……就请……哎—哎……茶吧……您老人家说要什么?”

沉默。

“就给您倒茶了，奶奶，——加奶油不加？……”

沉默。

“不加奶油?”

沉默。

“叶夫谢依奇，就给奶奶备茶吧。”

叶夫谢依奇瑟缩着，像是纸折的小人，不再偎墙，抓着茶盏，跌跌撞撞绊着了老太婆那只佯作吠叫的白哈巴狗，把茶水洒到地毯上，烫了手，可是，老太婆闷人的、柔软的、圆鼓的手指忿慨地用那种方式推开递上来的热茶；叶夫谢依奇没有揣测到男爵夫人的口味，赶快改口说：

“那好……上咖啡，就上咖啡吧，卡捷琳娜·瓦西里耶夫娜……怎么搞的！她老人家没有改过口的……哎—哎—哎……是喝咖啡的……”

可是，他的话刚出口，老太婆便瓮声瓮气地说道：

“傻瓜！上茶。”

老太婆用圆鼓鼓的手指拿过茶盏，叶夫谢依奇窘得无地自容，羞赧地退到黑暗的屋角，从那儿发出一声如释重负的哈欠声。

沉默。

“您可能坐得不舒服，奶奶？……”

“要不我给您垫个枕头？……对了，您垫上枕头会舒服些！……”

“咪咪，咪咪，可怜的咪咪！我来给你一小块糖；奶奶，咪咪的花结扭了……咪姆卡，咪姆卡，我给你正正花结……”

“汪，汪！”从男爵夫人的裙裾下面传出叫声，有个小生灵从那里探出鼻子——当然不是狗。

“哎哟，你这可恶的狗：奶奶，它又咬着了我的手指头！”

“汪汪，汪！”从男爵夫人的裙裾下面传出叫声。

“咪咪！”

“汪汪，汪！”……

…………

“别生我的气，奶奶……”

“您徒然说彼得的那些龌龊事，我难受极了……”

“奶奶，我再也不……”

…………

“该打发车夫进趟城：车夫说咱们的润滑石油精快没了；我觉得，奶奶，您的香水也快用完了……”

“今天天气很糟，可是昨天，奶奶，是个太阳天……”

“奶奶，夏天太阳天多，可是冬天太阳天少：不过，我既爱冬天，也爱夏天，奶奶……”

“列里娅也是既爱冬天也爱夏天，契尔基泽拉里公爵可不是这样，冬天夏天都不喜欢，奶奶，冬天和夏天他都躲到比阿里茨去住。”

“您还要茶吗？”

沉默……这些话都是卡嘉一个人说的：可是，回答她每一次故作惊喜的只有沉默；老太婆是对头天的胆大妄为施以报复，尽管她坚不吐口；老太婆总是这副样子：可是，卡嘉对此并不害

怕，只有叶夫谢依奇吓得浑身哆嗦；恐怖已经把他语言的所有贮备耗尽：卡嘉的话也已经说得很少很少了——少到这个懵懂的姑娘不能用话语表达意思的地步了：卡嘉知道，老太婆就怕香水用完，就动起心机，虽然她知道香水够用；但是，这个做孽的姑娘所有的心机早被老太婆看穿，所以老太婆毫无反应；最后，卡嘉突然想起契尔吉泽拉里神圣的名字，这可以好歹挤出外婆的几句话，甚或是嗔怨，其实契尔吉泽拉里公爵与她的彼得哪能般配；可老太婆还是一声不吭；要是契尔吉泽拉里公爵都不能打破沉默，那么，还有什么可以打破这沉默呢！

"奶奶，是契尔吉泽拉里公爵！……"

沉默：老太婆圆滚的手指慢吞吞地伸向她的咪姆契卡，伸向小巴狗，不知何故，钟爱地把手放到那只讨人嫌的小狗身上，可是卡嘉生气了——两道愤懑的眉毛动了动；睫毛下的目光嫉妒地咬啮着老太婆那凶恶的子母绿，虽然卡嘉表面上佯装对祖母的用心满不在乎：她自己生气极了，——马上就要弓起身子朝老太婆扑过去——呸，呸，呸；哈巴狗，可恶的狗！咪姆卡！可是对她，对孙女就能一语不发！……

"哎哎……怎么说的……哎哎……那位年少的契尔吉泽拉里公爵……哎哎……那位大人……我还认识一位契尔吉泽拉里……是位年少的公爵。"叶夫谢依奇又插进话来，可是叫人劈头骂成傻瓜之后，就在屋角可怜兮兮地低下头来。

有什么可说的呢——卡坚卡当然不那么看重契尔吉泽拉里：她弓起身子——呸，呸，呸：谢顶，话都说不清楚，走路迤里歪斜，有口臭。可恶的咪姆卡，傻瓜契尔吉泽拉里，倒霉的一天——所有的人都发傻……只有她，卡坚卡才能让所有的人晓得厉害！

老太婆睥睨一眼孙女，已经准备向她伸出圆鼓的手指，好去吻那个小脑门，那双眼睛，那些头发；可是，——"当当当"：

已经十二点半了。

这种已经成为历史的生活，它每天照行不误的，然而又是伟大的程序就这样在深沉的缄默之中完成，那时候，就如同从敞开的阳台上传来新俄罗斯的声响，远处，过路的年轻人歌声嘹亮，八面威风的手风琴金色的尖叫在歌唱："新兵的——队列……尾——尾随——随着你们"。随后，一切都在远方归于沉寂。

然而，坐在这里的人是不懂新俄罗斯的，既不懂新俄罗斯的歌儿，也不懂这些在椴树后面震人心魄的歌词；年轻人、歌曲、歌词——这些歌词和这些歌曲，这可是一伙年轻人从很远的地方唱出来的；那些词儿和那些歌儿从来不会飞到这世外桃源，年轻人也绝不会来到这所花园；不过，这是欺人之谈；歌词，还有歌曲本身——近在咫尺，年轻人——近在咫尺；歌曲早就把这充满旧式声响的空气污化了，吓得男爵夫人把黑眼睛瞪得老大；男爵夫人对这一切早就明察秋毫；她命定要把自己和俄罗斯送进坟墓，或是成为悲惨争斗的牺牲；可是，她却佯作充耳不闻，熟视无睹；好像她从这些新歌里没有听出任何名堂；可彼得听出来了。

这时，彼得走进屋来。

瞧他——穿件红绸衬衣：他的皮靴威风地吱吱响，灰帽下露出他的头发：胡子是打卷的，达尔雅尔斯基高兴地笑着，一把抓住白哈巴狗，把它扔到空中，然后毕恭毕敬地低下脑袋，大胆地朝男爵夫人的手走去，好像是对城堡发起冲锋："您好，奶奶，您好……你好，卡嘉：对不起，我来晚了"……

真奇怪：经历过愁苦和病态心灵的疯狂，你们就从来没有感受到怡然的宁和、蹊跷的轻松和某种狂猛的冲动？你们心灵的死亡、你们要遭灭顶之灾的恐惧突然间看上去不过是——或者充其量是——儿童的游戏：不是你们共同参与玩的、只是别人对你们说起的儿戏；你们那时觉得，你们是在什么地方听到使心灵躁动

不安的嘈杂的歌声，但是，是在什么地方——这一点你们任何时候都不会对人说及：生活之梦包围着你们，淡漠着记忆；你们将轻飘飘地在生活的浪涛中奔波，摘下的只是愉悦的花朵——生活的友善馈赠；不，不——你们的乐趣和你们都不会坚持太久：危机四伏和已不复存在的过去——瞬息间又会显现；你们却去诅咒你们轻松的时分——那个时分，你们看一眼牧场上蹦蹦跳跳玩的圆舞[①]，或是给姑娘投去爱恋的秋波，你们便自语道：不，灾难之于我只是幻觉，不，没有什么会危及到我……你们可要知道：那可什么都晚了。

“已经晚了，”老太婆很矜持，身子傲慢又友善地在达尔雅尔斯基低垂的脑袋上方抖了一下，可是，在他吻她的手时，还是用嘴唇碰了碰她的灰发。

“是的，已经晚了，”卡嘉也用碧绿而又惊惧的、责备的目光看他一眼说，她的声音有气无力又有些发颤。

“咳—咳—咳！”叶夫谢依奇从暗屋角里回应着。

无论是嘲笑、责备，还是七旬老妪不祥的垂爱，达尔雅尔斯基当时都没有察觉，正如同他没有察觉老太婆不知怎么一改每天早晨对他例行的发怒，而代之以无论如何也不可理喻的垂爱一样：就好像命定即将受死的人，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却感受着那些眨眼间就把他们推向死亡的人的垂爱。一切看去都很蹊跷，老太婆对达尔雅尔斯基一向满腹怨气，摧残卡嘉的达尔雅尔斯基的生活，在冷漠的心底竟也如此深沉地怜悯起孙女的、在她看来卑琐的未婚夫来。

真是奇怪：卡嘉发现，再不会有乱子发生，徒费心机的撒娇和晴雨表的突然变化熔化了奶奶的心，可是，她却高兴不起来：临头的恐惧已经星散，现在冲击她的是她本人的恐惧：她哀怨地

① 这是一种斯拉夫民族的古老民间舞蹈。

看看未婚夫："也许，他也和别人一样，要去找……"

可是，达尔雅尔斯基对此毫无察觉：卡嘉的哀怨只宛如空中微弱的弦颤；她是爱他的呀——生气也就是一小会儿，重要的是：自尊高于一切！

早晨，他也没和她见上一面就独自去了采列别耶沃村，他是否知道，当时她的心怎样忐忑跳动？辽远的钟声提醒她，早祷已经结束，当时，她是何等欢快地期盼着他；昨天，她从绿洋槐中探出在鬈发中沐浴的脸庞，是怎样盯看道路的呀；红色衬衣从远处飞速而来，古戈列沃村姑娘们衣服的黄色、蓝色和绿色的宽皱滚边已经熟识，空中有唱歌的声音，鲜红的手帕在空气中燃烧，歌曲在空中声音嘹亮。

可是，没见他的踪影。

他知道不知道在金灿灿的空气中是什么样的弦在大放悲声？——是她的心弦。

早餐备好，那时他却不在身旁；她用尖刻的字眼数落奶奶，用爱的玫瑰藜刺一样的挖苦责备她，现在他就坐在身边——对她却视若不见，没有发现她已是花蕾开绽；也没有请求她卡嘉公主原谅；卡嘉坐着，爱的花朵落英缤纷；风儿吹得花瓣打旋，风儿再把它们吹干；可怜的卡嘉也在凋零……

他身上有没有，或是根本就没有即或是一点点人的情感？

可是他呢？他和平常人太不一般，心里的活动也太过轻率，你看他对昨天发生的荒唐事笑得多开心？溽暑、憋闷、苍蝇，对所有的事情——定婚和卡嘉的吻——都不管不顾，只倾心于研究经典，这些当然使他的心理产生了如此怪诞的变化，以至于因为奶奶看他一眼，再加上放肆的、不近情理的嘲笑，他就怒火中烧，坐卧不宁，荒唐地掘开心底，荒唐的心底也纠缠着他；不过，他没有让它——他自己荒唐的心底发展起来——他压抑着它，心底；于是，心底的轻率和心脏的搏动就高声大笑，兴奋地

大叫……

“某些语文学家说，妈妈，忒奥克里托斯[①]的第七牧歌是‘Regina eclogarum’，也即‘牧歌皇后’。另外一些说它比蜜还甜——第七牧歌。因此，我今天喝了七杯茶……”

“咳—咳—咳！”屋角落传来声音。

“‘Regina eclogarum’。”

可卡嘉在想：“他昨天喝酒了——也许喝醉了，也许，他和所有的人一样；到她卡嘉公主这儿来之前，他去找过些不要面皮的女人。’

“有一次，我读忒奥克里托斯，未婚妻，他说把什么人锁进雪松匣里，因此语文学家展开争论；我和你结婚的时候，未婚妻，也要把你锁起来。”

“咳—咳—咳！”屋角落传来声音。

“忒奥克里托斯还说过，有人用荨麻抽打帕恩[②]，他事后就躺在沟渠里解痒；有的语文学家断言，好像他解痒是因为在荨麻里躺过；另外一些语文学派把帕恩的解痒解释为抽打的结果……这些，在名为‘牧歌皇后’的第七牧歌里都提到过……”

“好了，你住口吧！”卡坚卡站起来，泪水就要夺眶而出。

“好了……咳—咳，就烦劳老太太起来走吧……不然他们就更不——咳—咳—咳——满意啦，”叶夫谢依奇责备地说，可是达尔雅尔斯基已不再看他，就像他也没有看到男爵夫人已经回屋，把橡木手杖在地毯上敲得山响；他转过身子，惊喜地看着卡坚卡，她一直在那里站着，当时，叶夫谢依奇正在桌边蠕动，嗅那沁人肺腑的鼻烟，咕咕哝哝：——用洋葱抽打……一个叫帕恩

---

① 忒奥克里托斯（前310—前250），古希腊诗人，创立了田园体诗，开创了欧洲的“牧歌”文学传统。

② 帕恩，一译“潘”，希腊神话中的森林和丛林之神。

的……怎么能用……洋葱抽打？……何况还是位老爷，当然得用荨麻啦……”

……她在那里是怎么站着的，他的，他的未婚妻——昨天还飞快地离他而去，现在又再度回到他身边的未婚妻——你瞧，她在那里站着，周身罩着绿色的朦胧，周围全是倾落的雨滴！

啊，充满奢侈享受的瞬间！

两　个　人

卡嘉！世上只有一个卡嘉；就是走遍世界也再不会碰到这样的卡嘉：就算你们遍游了我们辽阔祖国的田野和大地，甚至更远：在濒海的国度，你们会抓到一些黑眸美女，那却不会是卡嘉，你们从古戈列沃村而去，照直走，一直走；你们再从东方，从亚洲的草原回到古戈列沃村：只有那时你们才会看见卡嘉。她会是副什么模样——去看好啦：她垂下弯曲的、暗黑的、绸缎一样柔软的眼睫毛，兀自伫立；她深邃的眼光从睫毛下面闪亮；那眼睛不是灰色的，也不是绿色的，一会儿柔媚，一会儿发蓝；她的眼光充满内涵，她用眼光和你们说用语言无法说的话——你们就琢磨去吧：不过，当她抬起眼光看你们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她没有用眼睛说任何话；眼睛就是眼睛；去触碰一下那眼睛放出的光吧——你们的目光不会洞悉姑娘的心灵，会避开她那娇美、透明的目光；你们会因这双眼睛的光亮而感到愁苦——你们上当了：你们想想，在每座像古戈列沃村一样的庄园里，都可以发现那样的眼睛；可是，她回转身来，像是无意间乜视你们一下，微微蹙紧眉头，微微红一下脸，再笑上一笑：不消说，你们会相信她充满内涵的目光深不见底；她再回过身去，说上几句话：只说几句，仿佛自言自语，说的又是琐事；她回转过身，于是，眼睛

清澈，大大的、长长的，像是扁桃仁；不会再有什么了。

而她粉红色的，像四落的花瓣一样浅红色的微微半开的嘴，——那是浅红色的、天生用来接吻的嘴唇；你们朝它一笑，那神秘的、充满内涵的嘴——未经触碰，便诧异地微微张开，或是沮丧地噘在一起。这张小嘴对完全空洞的话语，对花朵、拴着的狗，更多的是对孩子们发出神奇的笑；燕子用黑翅划开空气朝她尖叫的时候，她长长的、苍白的、有些瘦削的脸庞就会像苹果花瓣发出淡粉红一样，也现出浅粉色；卡嘉朝燕子扭过像苹果花瓣一样的粉红色脸蛋；灰色的鬈发就飞入蓝色的空中；她椭圆的、失去光泽的脸庞掩在浓荫中稀疏、发灰的鬈发中；鬈发垂到她胸前——她笑黑色燕子的诡诈，她知道古戈列沃村的燕子围着她飞并非没有缘由；就让卡嘉去冥想吧，——燕子在周围飞来飞去，撕拽下她又亮又软的头发，是要为它的雏鸟筑巢；卡嘉是知道的，于是，她鬼头鬼脑眯起眼睛，抖抖她的头；可是燕子飞走了；于是，浓密的，也许是过于浓密的鬈发便垂向她的肩头，给她洗涤天鹅般的脖颈，用细软的绒毛搔弄卡嘉半敞的胸脯：于是，她的面庞又有些苍白——你们就会看见：这伸长的脖子，让风撩动得冲动的、在灰色鬈发中略略仰起的面庞，淡粉色、像花冠一样微微开启的嘴，宁谧又惊愕的、带着使人无法忍耐的光亮的瞳仁——这一切的一切所表露的，不是一个孩童的就是一个饱经风霜的姑娘的苦痛。

可是现在，达尔雅尔斯基正听着阳台上光着脚的走动声，他正听着像有旋律的光线一样的甜甜的声音：

“小姐，亲爱的，您不要铃兰花吗？您在树林里就自己给自己采摘过……”

他走上凉台——他看到：在绿色的朦胧中，在金黄的、空气的——像是梦境——有旋律的光线中，他昨天的那位有麻瘢的婆娘站着，有麻瘢的女人看了眼卡嘉，对小姐很温存，微风——热

来冷去的微风逗弄着她那一头漂亮的头发；一束光亮冲天而去；被映照得透亮的雨滴直直远去，因为下雨，又有了七色彩虹。

“哼—哼！”达尔雅尔斯基冷笑，一副鄙夷不屑的神情。山没有抵近马戈麦德[1]，马戈麦德只好自己抵近山！”他眯着眼睛端详麻脸婆娘：麻脸女人根本没有可资自慰的地方：一个鲁钝的女人：女人圆鼓鼓的奶子在衣服红色的绉滚边下滚动；黝黑结实的两脚全是泥——瞧，它们，那双脚在凉台上留下脏印，鼻子是宽鼻子，脸色苍白，带着麻瘢——像是给火燎上的：脸不好看，可是还说得过去，就是现在汗渍渍的；给卡嘉递上一束花，“不过如此，要是我，我——”达尔雅尔斯基想，“女人是个好女人，可是她淫荡，——这也是真的——看她唇边上的那些褶儿吧，”他力图说服自己相信什么，把骤起的感情说出来再克制住，然后跺上几脚；他的心境毕竟还平和：“不，那不过是幻觉。”

“哎呀，多么洁白，多么香馨的铃兰花！”卡嘉把花贴到脸上，脸上现出些许绯红。

“叫什么名字？”达尔雅尔斯基有些粗鲁和严厉地和婆娘搭话。

“我们本地人都叫马特廖娜，”她蔚蓝蔚蓝的眼睛把他从头到脚细细打量：就在这一刻传来喊声，声音尖刻，很近：有谁用黑翅膀轻轻碰了他一下：燕子像蝙蝠，用翅膀频繁地触碰凉台，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边，它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边地飞来飞去，它飞到了一边：——就远去了。

“这不是普通的燕子，是雨燕。”卡嘉惊叫道。

“是我们采列别耶沃村的燕子；您要买，小姐，我去给您摘……”

宽鼻子的女人朝卡嘉微笑，冷笑。傻姑娘像圣洁的天使，给

① 马戈麦德，这是欧洲人对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名字的误读。

她一个二十戈比硬币。

"可人的小姐，您就再给五戈比吧！"

但是，彼得搂住卡嘉；就让整个世界都知道好了，她，卡嘉，是他的未婚妻；女人仍然尾追不舍，又走下阳台，因为叶夫谢依奇出现在门口，他在女人身后咕哝着："天啊，我的上帝，你们，恶棍，怎么跑到老爷的花园里来跳舞，苗圃工看见可怎么得了！……喏，马特廖娜，你在我这儿可得小心！……"

"什么?"马特廖娜回转过身，不知是朝向叶夫谢依奇还是达尔雅尔斯基；她衣服上红色的滚边在绿茵的映衬中消失了。

啊，你这金黄色的阳光，啊，你这热来凉去的风：花在怒放，绿茵在光线中畅舞，达尔雅尔斯基在光线中欢笑，为什么事而高兴：卡嘉被他温柔地从阳台上吸引过来，突然，欢快猝止，她突然开始与其说是歌唱，不如说是喊叫。

然而，卡嘉从拥抱中挣脱出来，瞬息间动动眉毛，从肩头甩出一道透亮的头发的烟网，这网燎得她后背难受，紧抿的嘴唇颤抖着，她笑了，她细长鼻子的粉红色宽鼻孔，由于失去耐性和不可遏制的恐惧而煽动起来；这些动作只延续了几秒钟，全被达尔雅尔斯基看在眼里。他把茶喝干，在欢快的心跳热惓法中继续说道：

"忒奥克里托斯还奇怪地说过蜜蜂：不管怎么翻译，结果还总是——宽鼻子的蜜蜂；可是，有谁见过宽鼻子的蜜蜂?"

达尔雅尔斯基心情顺畅的时候不喜欢谈论深邃的话题；深邃的话题，无论他以什么方式触及它们，都会引起他那复杂又无可名状的痛苦，因为他受到致命的痛苦，就把希腊词汇的这一大坨重复都扔还给痛苦；他的心头有种亘久不变的重负，因此，崇尚希腊早已流逝岁月的光明生活，连同战争、竞技、伟大思想和永远危险的爱情，就像普通的俄罗斯平民百姓的生活一样，在他心灵表面引起的是天堂无上幸福生活的画面，多荫的、微风拂面的甜蜜牧场的画面，人们在这片牧场上游戏，跳那种他的没开化的

未婚妻根本不理解的集体舞，她现在就那么坐着，躲在屋角里不知为什么眉头紧锁——台布被她撕成碎片，像花瓣一样纷纷散落。

啊，这些歌曲，还有——哎！——这些舞蹈！你们是不是遮盖住了，抑或是使他心灵的深渊毕露无遗？不错，这些灰色的深渊生产出邪恶的贪婪者，以便用芒刺和汗水刺激心脏，让心脏流淌鲜血：他与自己阴暗的心理争斗，一如当初赫拉克勒斯[①]与水怪争斗，用魔法和搜罗来的、人们都不懂的辞汇的蜜装饰话语，就像现在的卡坚卡，此时令人讨厌地如同玫瑰花刺一样尖刻。或者是他现在变了副模样，叫她——可怜的孩子——无论如何都不能忍受？

达尔雅尔斯基是何许人？

就言辞、笑声、机智、剽悍——所有的（除了眼中闪动的烈焰或曰刺透黑暗的冰）方面而言，我的主人公不像是位学者，不像诗人，只像随便一个过路的年轻人，所以，他便创造了奇怪的，或者准确些说是体会了，而更准确些说是用自己的生命造就了真理。它绝不妄诞，绝非虚幻：它就在于：他在做梦，好像在他故国人民的心底，跳动着一个故国人民备感亲切但还没有身临其境感受过的古老国家——古代希腊。

他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已经在希腊—俄罗斯宗教典仪生活中实现了的世界。在东正教和一个东正教（亦即，按他的看法是多神教）农民落后的概念里，他看到了照亮一个未来希腊人世界的新灯塔。

---

① 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

可是，那样的话，你们大概真得承认，与乡村牧师眉来眼去，鲜红的血，虽然是锦缎制的、但也很挺括的衬衫，在城里的小酒店或淡啤酒店的夜饮，以及天知道在什么地方开口闭口忒奥克里托斯，这些就一点儿也不会为我的主人公的外貌平添风采；从吱嘎响的脏皮靴和平头百姓味道很浓的字眼开始，到突然间用披露出来的知识，倾向明显地、一本正经而且艰深地做各种推导，——一切一切都使人们远避达尔雅尔斯基，就像他周围所有的人都把他抛却、把他推开一样；在许多人看来，达尔雅尔斯基不过是杂醇油、麝香和鲜血的杂混物……还多少带些百合味，而这许多人使他想起的是派不上任何用场的破烂衣服。

"哎，这个骗子！"一次，一位太太这样说他，她的衣服滚满花边，打算找人尽量熨贴地打发白天和夜晚的每一个小时。我们就从话语说起：达尔雅尔斯基的话语让人听上去总是多余的忸怩或花哨——主要是忸怩得很不高明，我的主人公的笑特别使他失去自制——更贴切些说，是把自己生造成头脑简单的人，因为在他身上，头脑简单的人莫名其妙地与不可思议的纯朴、鲁钝和愚昧成了天作之合，而这一点与所有的人格格不入；不管出于什么愿望去听达尔雅尔斯基谈他自己时瞎编的观点，都会把人吓得发抖，就像他的举止把人吓得发抖一样。结果是——他是为自己才装腔作势的，而且仅只是为自己：达尔雅尔斯基又能为别的什么人才装腔作势呢？

但是，上帝做证，他没有装腔作势：他是想剖析自己；在他身上，由于势单力薄而多余的审慎，预先体会通过行动尚未找到的生活，这二者进行着残酷的争斗，原始的野兽形成与新的、与巨兽无异的、非人的健全理智在争斗；他知道，他只要开始这场命途的争斗，他便无路可退，也许，在这场为未来生活面貌的斗争中，任何时候，没有任何事或人会允许他虑及自己；他害怕过，也兴奋过；在超越同时代人——也许不止超越了一代——的

感觉的动摇里，有时他比他们更显软弱，有时是力量无比充沛；他们全部软弱的遗产在他身上都被化解：但是，化解时的卑琐没有把善良的土地腐化；所以，未来羸弱的种子在他身上还在瑟缩发抖；所以，他才紧紧偎靠人民的土地，紧紧偎靠人民对土地的祈祷；不过，他自认为是人民的未来：他朝人民生活的马厩、混乱和无序抛去神秘的呼唤——那呼唤狼一样闯入人民密不透风的树林：从树林里传来狼嚎回应着他。

他还在期待，还在踟蹰：可是，他分明感觉到，污秽、柔软的土地正向他靠拢过来，跟着他向前延伸：他知道，人民中正在产生新的精神，浆果已经熟透，该去抖落无花果树了；那里，在深处，在远方，毕竟目力可及，古俄罗斯已经建好，正打算发出万钧雷霆。

战斗使达尔雅尔斯基精神振奋，从大地深处的精神中呼唤隐秘力量的大军，以便凶恶的眼睛、仇视俄罗斯的眼睛不致伤害到他，就像圣洁之地不致伤害某种护墙一样，他秘而不宣地建起精神的护墙——自己奇异命运的大厦：然而，大厦是矗立在了森林之中，又有谁能明白这建筑——自己血肉之躯的建筑——含义的无上价值呢？看到的只是大堆的垃圾，里面是被轻易弃绝的伟大拜占庭的磁砖；看到的只是希腊塑像的碎块，被打得七零八落化作其故土上的一片尘埃；可是隐秘的敌人没有睡觉，他潜入人民的心中，再从那里，从人民可怜的心房对达尔雅尔斯基死死相逼；所以，达尔雅尔斯基向人民走去的时候，在用爱防备人民，对他来说，卡坚卡就成了这种祈愿詈骂的爱。不可名状的预感告诉他，好了，他真的爱上一个农家妇，那就得玩完；这样，隐秘的敌人会打败他，他现在等来的就是敌人从暗处射来的箭矢——从人民中射来的箭矢：他得倾其所能地左防右挡。

卡嘉凭感觉理解达尔雅尔斯基；她凭着自己童稚的、有预见性的心，在他身上十分强烈地察觉到一种巨大而又陌生的东

西，——为了躲避打击，她用胸膛把整个身体都贴向他；达尔雅尔斯基知道，打击是迟早的事；他朦胧地预感到，卡嘉要和他一起毁灭。

他的诗响动着野性的美，在风暴、战斗和狂喜的逼迫下，向黑暗乞求语义不明的誓言。他要降服这些风暴、战斗和狂喜——用悍勇硬行摧垮它们——等等；他战胜了虚假的，不可避免被拜占庭习尚和麝香味摧折的骁勇；不过——噢，噢；血腥味在麝香味上面升腾。

这条出路在他看来就是俄罗斯的出路——就是那个开始对世界进行伟大改造抑或毁灭世界的俄罗斯，而达尔雅尔斯基……

不过，他达尔雅尔斯基真是见了鬼；他早该滚蛋；我们该有的举措是：对他的举动不必大惊小怪，弄通弄懂这些举动是不太可能的——也无所谓；让他见鬼去吧！

激情在涌动；我们还要描写它们——不是描写他；闷雷已经在某个地方轰鸣，没有听到吗？……

争　吵

老太婆戴着眼镜坐在自己房间的窗旁；老太婆眉头紧锁，俯身绣架，像用针头对绣架发起进攻；由于针的飞动，深红色的绒线越拉越长；她在绣一丛绿叶上的树冠；现在，她已经把树冠上的樱桃绣完；一阵烈风穿窗而过；狗在远处狺狺叫，喧闹的声音渐起；吵嚷声从谷场传来，越来越近。

阴暗的走廊里传来急促的光脚走步声；又是一阵光脚的走步声；脚步声和厨房传来的低语回应着越来越近的喧闹；带滑轮的沉重的门敞开了，一会儿是那边有人走动，一会儿是这里的走廊上有人光脚走路；女人们不时把脸从厨房探出观望动静；“吱呀

——吱呀呀——吱呀呀”，敞开的门尖利地叫着，这时，“啪”的一声，一个重滑轮掉落了，现在，连院子里也是一片喧闹、尖叫、狗吠和带着醉意的喊叫；粉红色的猪尖叫着，在窗外账房边上的院子里蹿来跑去。

她站起来；把针插进绸子树叶的树冠上，深红色的线团从她的膝头滚落；她摘下顶针，不动声色地往花边上喷洒花露水；不过，她清晰地听到了吵闹声。

叶夫谢依奇惊惧的脸出现在门前：那喃喃的低语依稀可闻：

“老人家！农民在外面闹事呢。”

“什么？”

“咳—咳—咳……”

“你胡说些什么？”

“我也不知道……不可调教的人……米什卡，独眼龙，前几天说……老人家，说的全是管家……把统计收据压下来，好像还割了人家叶夫列姆家的庄稼，糟蹋人家姑娘……大概从那时起……”他的声音突然颤动一下。

“还拿着家伙，女主人，他们在那边……还有，您听我说。”

老太婆潮乎乎的嘴唇鼓起来，惊惧地嚅动了一下：

“斗篷，短斗篷！”

…………

卡嘉和达尔雅尔斯基已经站到窗前，这里可以对院子外面一览无余；院子呈绿色，很大，人们忙活着各种活计；活计就是做个四角的东西：这里有个马厩，是薄板制的，红色的铁皮顶，涂成白色的地基铺着麦秸，因为潮湿表面全是霉斑的冷藏室，还有用来权充澡堂的木屋，淹没在一片大麻地里，那里整天传出欢快的鸟儿叫——“喳—喳—喳”，有冰窖、盖了一半的家禽室、不知派什么用场的白土坯房；可能是打算用作粮仓，正像一脸阴沉的老翁，粮仓充盈，用木橛撑着，槭树盖着，撒满玫瑰色花瓣的

野蔷薇；这里曾经有过一个深红色锦葵的值得骄傲的搁板；那边是群母鸡在抓抓刨刨；还有一个账房：一半住着女管家；另外一半由“吸血鬼”叶夫斯基格涅也夫·雅可夫占着，带着一年差点儿下两次崽儿的臃肿的太太，带着一帮白眉毛的小吸血鬼，他们容光焕发，年少气盛的鲜血——坦白地说——全属于从古戈列沃村拉到采列别耶沃乡村墓地去的、未裹织金锦缎的寒伧的小棺材：难怪叶夫斯基格涅也夫·雅可夫在我们这儿一赖就是五年，像个叮在人民身上的吸血鬼——用干裂的嘴唇吮吸人民的血，施巫术远近闻名；他多少算上个酒鬼，不过，是个支配型的酒鬼：对自己的或别人的财产都能支配。

他穿着皮茄克和一双大号的猎靴站在台阶上，手里握着那深棕色的“斗犬”，尖着嗓门压住从四面八方向他逼过来的褐色无领上衣[1] 发出的低吼，硬着头皮朝他们抖动像散乱的麻絮一样的花白胡子。无领上衣围拢上来；无领上衣攀上台阶上的栏杆；无领上衣把管家围得密不透风；他们当中有人拿着木橛子；另外一些就简简单单朝拳头上吐口唾沫：所有的人都在吵嚷。

突然，男爵夫人出现在晃晃悠悠的台阶上；她带黄斑点的灰发迎着风，迎着雨，迎着大群无领上衣松散开来；她威严地挥挥手，人群从账房旁拥开，拥向院子，拥向老爷的私宅，她的周围是齐举的棍棒：农夫们还在朝这里拥。

“大老爷！请允许向您禀报：请您把我撤职！”“吸血鬼”赶在吵闹的人群前头，站在男爵夫人面前，垂下蔚蓝又凶恶的眼睛。——“高贵的人不能——为不要脸的人效力：就算我错割了叶夫列姆地里的庄稼……可我……”

“你瞎说，你他妈混蛋！”一个膀大腰圆的汉子张口骂着，抓着

① 无领上衣，这是俄罗斯农民常穿的一种自制粗呢做的衣服。

一根大棒挤到他跟前，同时，从紧攥的大拳头里伸出拇指[1]，杵到吸血鬼的鼻子底下，这一下，吸血鬼的鼻子难看地缩出褶来。

“女主人，他是你家的贼：他说是在地里，可是实际上是去找牧师打牌。”

“他是你家的贼，他妈的混蛋，凭什么动不动搞个名堂对我们敲骨吸髓？”

“糟蹋女人：玛拉什卡给糟蹋了，阿加什卡给糟蹋了，我的斯捷潘妮达给糟蹋了！”一个病恹恹、泪水盈眶、几乎是戚容满面的农民掰着指头数落着。

“你凭什么坐老爷的车？”

“凭什么！”

“凭什么，凭什么！怎么，女主人，就是说，他妈的，从你那儿弄到新车坐上，兜圈儿风再转回来。”

“总而言之——大滑头：难为我们，也难为您！”周围一片闹哄声，“他是你家的贼，狗崽子！”脑袋一个一个高高昂起，手巴掌滑进散乱的胡须，一个个大拳头在空中挥舞，有人吐痰，有人擤鼻涕；由于农民的激愤，空气突然变得凝重、紧张。

“摘帽子：棍棍棒棒的！——你都看到了，——女主人！”吸血鬼气急败坏；奇怪：脑袋却一个个顺从地、阴沉着裸露出来；棕色的、黑色的、灰黑色的头发在雨中淋得湿唧唧的，谢了顶的头在微笑；只有边上的五个年轻小伙嗑着瓜子，出声地吐皮，根本没有摘帽子。

“摘什么帽子：所有的东西马上就是我们的了！”

“好好听着，爷们儿们；住嘴吧，叶夫斯基格涅伊奇。”

前排的农民专注地挺直胡子；打算好好琢磨一下会有什么事，有事怎么办；一位胡须蓬乱的老者擦着众人的肩膀伸出耳

① 这是一种表示轻蔑和侮辱的手势。

朵，半张着嘴巴在听；他已年过七十，有些心计，一只斜眼狡诈地朝男爵夫人眨着；她说她会按上帝的旨意去裁夺的时候，一只白虱在老者的脸上爬动：他就是叶夫列姆，他家的一小块儿地叫人割了；他大概也是来闹事的、造反的，是个社会主义者——是这样吗？打量一下他专注的脸庞，——永恒的时间在上面打着烙印——你只会发现驯顺，只会发现隐忍；有人打个呃逆；有人在搔后脑勺；有人在左邻右舍间穿来穿去，在鼻子下面叉开手指，悄声评判着男爵夫人的话。

所有的人都在听。

忽然，在死寂中响起一串铃铛声；从柳丛中飞驰出一架三套马车；驭手穿件天鹅绒坎肩，挥舞缰绳，他的黄柠檬色的、让雨水打湿的袖管在空中流动；柳树下面，他帽子上的孔雀翎在飘动；铃铛也向着庄园开心地叮铃当啷；马车上坐着一个人，从很远的地方最先舞动起红色的贵族礼帽；随后又挥动手帕。

“好了，这些事以后再说：农夫们，赏你们一家一石粮！”男爵夫人一口气把话说完，然后警觉地从台阶上顺着满身污垢的大群农民的头顶上向远处看去：这些不速之客是什么人？

“承您的美意，老人家！还是和为贵！……这不用说……”嗡嗡声从四周传来，只有灰头发的叶夫列姆嗅嗅鼻烟，生气地搔搔脑袋，不是太友善地咕哝道：

“请喝酒我们能喝醉，就是……我家的庄稼没有了，多少也是粮食……”

“我还是要说：玛拉什卡给糟蹋了，阿加什卡给糟蹋了，我的斯捷潘妮达给糟蹋了——这咋说呢？你怎么不作践自己……”

农民就这样唠叨着渐渐散去；但是，一个脏兮兮的农民不伦不类地跳上台阶，伸出一根手指，咧嘴笑道：

“今儿个就说道说道，要说我们好过了，也可以说您也会好过，因为——您属于我们，我们也属于您……请允许我修个密柳

条的篱笆墙，细一条一的……"

"行啊，行啊——走吧……"

三套马车——像是黑色的大型马车——的铃铛声使灌木丛生机盎然，它发狂一样从柳丛里冲出，在院子里转了个圈，停在台阶前。

"我回来了，是我啊，——闪开，快闪开！"契日科夫将军高声喊着从马车上跳下来。

契日科夫将军

契日科夫将军在我们这个地方出现已经有五年多了；他是拿着派头，带着战斗气息和不经之谈出现的，颐指气使的乱子，他走到哪儿闹到哪儿。可是，在五年的时间里，可以说，契日科夫将军在涉及金钱、酗酒、女人和名誉的麻烦里总能化险为夷。

听说，契日科夫将军使的是假证件；有一点毋庸置疑：契日科夫将军确实是位将军，而且官阶显赫，他确实叫契日科夫。这个人物可爱就在于他令人肃然的将军衔，又有将军的红绦带，这一切，有那些有缘在首都圣彼得堡的围墙里生活过的人为证；他们在上流社会的人物家里，在显贵的人物家里迎候过他契日科夫，可是，除了将军先生们和公爵家的公子哥儿，又有谁光顾过那种即使将军先生也得降尊纡贵笔管条直地站立、即使尊贵的内阁大臣也可以狎昵地插科打诨的风雅去处呢？契日科夫将军在那里就有自己周旋的圈子，后来没有了；他激进得无以复加，就差把红色恐怖的说教传布到外省了；据说侦查厅当时好像日子难熬；无论如何，契日科夫到了我们这个地方，在全县巡视：从地主到商人，从商人到牧师，从牧师到医师，从医师到大学生，从大学生到市长——等等，等等。

可他是否真是契日科夫——这你们不用犯疑：孰真孰伪，警察署里自有公断！并非出于别的目的——只为谦逊，在这个低贱的姓氏下面，事先藏匿好一位家世源远的望门伯爵，所有姓氏中最响亮的姓氏——不错，不错：这就是古基—古塔伊—扎特鲁宾斯基[①]伯爵！古基—古塔伊—扎特鲁宾斯基这个名字不管怎么摆置，可以说，看上去就是副将军相——真能想辙！他来了：契日科夫和你们都坐不上半个钟点；随后，就是焙烤，你们眼瞅着焙烤出一位贵族，那贵族派头会憋得人喘不上气：他想尽办法向你们展示他的高贵出身——掏出手帕，手帕散出冲你们鼻子的香气，再不干脆就是巴黎的香水手帕！毫不隐讳地显露“贵族派头”，真见鬼，还带股商人腔，尽管他那根口条怎么也捋不直（将军“P”和“л”两个字母都发音不准），不管在哪儿都是满不在乎的老爷派头，和小姐们耍贫嘴，一口一个“密斯，太太”，云山雾罩地叫人肉麻——我和你们一说，你们就清楚了；那不是将军，而是个风流子，奶油香子兰果（别瞧将军快五十岁，牙都没了，他那把连鬓胡的颜色也不那么中看——是痰盂色的）。和伯爵在一起他是伯爵，和文书在一起他像文书，你能说他什么呢？——在小酒馆他能喝得晕头转向，还啧巴鲱鱼尾巴；游手好闲五六年，传布红色恐怖，在利霍夫富人家的粮囤上消磨时光，这些让人说他什么都不合适。喏，你说他什么才好？根本没的可说！“隐姓埋名”——哈——哈！事情总要干点儿；于是，将军就给商人当经纪人，酬答他喝掉的大批名酒！您又皱眉头了！不过你们得知道：那些肮脏事反正是和古基—古塔伊—扎特鲁宾斯基没有关系。

将军什么事都敢做敢为：挥金如土，和渴求爱神的小姐、女中学生中的舞迷勾勾搭搭，和漂亮点儿的侍女说出格儿的笑话

① 这几个词在俄语中分别含有“发出很大声响”和“吹喇叭”等意。

——别人也都原谅他，因为没人愿意招灾惹祸，何况人人都清楚，他出手大方，又是个情种；将军说出话来也不再叫人害怕了！将军已经三次打算让我们县受刀光之灾；可他还是心软了。还能说什么！就是那伙农民也是熟悉将军脾性的！难怪米哈伊罗·德米特里奇被放逐民间，这位白军将领好像根本没死，而是冒充强盗丘尔金在我们县里秘密活动。只有一些铁路上的人多余废话，说侦查厅帮一个普通将军公开活动，给他编造出玄而又玄的神话，说他好像不是斯科别列夫，也不是强盗丘尔金，甚至不是古基—古塔伊—扎特鲁宾斯基伯爵，其实就是马特维·契若夫，第三厅的暗探。

不速之客

“各地的暗探部门都是一团糟：你们这里也那么乱吗？”契日科夫将军打探道，他吻男爵夫人圆鼓鼓的手，腰际发出一股晚香玉的香气，那香水是在三套马车上现洒到那儿的……“我和乌卡·希奇来找您，男爵夫人，是有公干，”这位善变头脸的人接着说，狡黠地用红色的贵族礼帽顺马车的方向指了指；一个细高挑、干巴瘦的男子就从那里不声不响、器宇轩昂地站起来，一把灰色的小胡子，把一顶寒酸的帽子在修剪成圆圈垂发式[①] 的灰色头顶上举了举；这位就是百万富翁叶罗别金；男爵夫人马上明白了，三套马车、马匹、驭手，还有全套挽具都不是契日科夫的(契日科夫这些东西一样也没配备)，而是叶罗别金的。

上帝才知道男爵夫人干吗死盯着商人，上帝才知道她的目光何以极不自然；她的脸上掠过不由自主的沮丧的悲惧；她可能还恶

① 这是俄罗斯旧式农民常剃的发型。

狠狠地暗忖:"这个瘦干狼,真是瘦干狼:就剩一把骨头了……"叶罗别金则腼腆地透过眼镜看她一眼,他的眼睛没有流露任何表情,里面只有郑重的庄严感,让你觉得出这郑重的尊严时时处处意识着自己的强大:对,对,对,——期盼已久的时刻已经到来,尊贵男爵的傲骨也得对他叶罗别金的高傲卑躬屈节:"屈服吧,屈服吧,"他心中暗想,"再跪倒在我脚下吧:我愿意——你就得上圈套;我愿意——男爵的半数田产就会让你看着流失。"可是,在他用自己死气的嘴唇吻老太婆圆润的手时,这些想法根本没有表露出来:正像白色的死亡,因为搽了美容膏和香粉而发白的脸,因为时光的流逝而花白的头发、身上那件白色毛斗篷,她使他联想起阴魂。

那边是音阶的号啕:这是卡嘉在屋里弹钢琴:琴声急骤地滚动变幻,每时每刻都在变;时间中充满了声响,让人觉得什么都不存在,也不存在声响;用和音随即骤起的,是老太婆过去的岁月,黄金的溪水,牛奶的河流,一群贪婪、卑劣、喜好女色的男人;他们当中的一位就是这位游手好闲的商人:可是,当时是骠骑兵的马刺使他远离开她。

如今,他又站在她面前,心里是深藏不露的念头:"现在,该是我把仇都报一下的时候了:你当初激动了我的幻想,当时我是个年少的商人,还是爱上了你衰颓的风韵,可你呢?这仇也得报……你从巴黎、伦敦一类的城市,来到这里羞辱我,摧残我的青春年华。"

这些念头被音乐一激,眨眼间躁动起来;他还是鞠了躬致意;她则用满含自傲的手势请他进屋。

而那位传奇将军早在前厅就做完了充分表演,在那里轻蔑地把破旧的斗篷扔到叶夫谢依奇——其实是扔给她——手里,晚香玉香水的气味强烈地从斗篷下面四溢出来;将军穿蛋青底色的花格常礼服,左手拿着蛋青色更重的手套,倨傲地挺着胸脯,大步

走进大厅，立刻就开始找痰盂；最后找到了，吐了口痰。这个大人物家里的头一程序就这样闹腾完了。

达尔雅尔斯基迎候将军。

“四等文官契日科夫。”

两手握手。

“啊哈，年轻人！您是干什么的？请您解决一下棘手问题——呸（这回他把痰吐到屋角里），我们得交酒税，而且十分清楚，要在强力政权下保全性命，就得向政府缴税，您得告诉我，什么叫惩诫措施……”看到男爵夫人进屋，这位改换姓名的世袭贵族平静下来，打住那杀气腾腾的话头，独自呼哧呼哧喘粗气，朝达尔雅尔斯基挤挤眼：“这个……这个……我对您有一个绝好的法子；有人状告我朋友的狗，”将军的话像颗炮弹炸开了。“这个……打算……这个……打算告到附近的法院……”（将军发了个介乎于 y 和 a 之间的表示兴奋的音。）

“谢谢您，将军，”老太婆一字一顿，声音干涩却很矜持，可是她的眼睛里翻腾的分明是朦胧的不信任和恐惧；她矜持地给将军指指扶手椅；将军马上落座，喝起用黑豆果汁做的汽水，这饮料是叶夫谢依奇按夏季古老的风习拿来敬奉客人的，尽管天还在下雨，气温也不高。

男爵夫人像是忘记了请叶罗别金入座，他犹豫不定，姿势极不自然，他干枯的手指在黑礼服长长的下摆上匆匆摸娑；最后，不等人请就自己动手推来把扶手椅，一语不发，欣然入座。

所有的人都不说话：那边是号啕的琴声汇成轰响的巨涛：像是有人飞快地从楼下跑到楼上；这段时间跑过了什么人的一生；磨坊主哆嗦了一下：叶罗别金的生活可真殷实——他的拳头里攥着全县，拳头一捏，就得让老爷们叫苦不迭：他生活中的白天就是这个样子。可夜间呢？夜在飞动——夜间，他的像画圣像画出来的头一点……酒、水果、所有类型的女人的胴体———切也都

得飞动，就像声音的飞动，可是，这一切都飞向哪里去呢？他叶罗别金也在飞动，带着他生活的充裕飞向空无，可是，他的那只会唱歌的鸟儿也和这个老太婆一样，牙齿脱落，皮肤发皱。

他们就这么坐着，你看我我看你——老头儿看着老太婆；两人都像是各有其生活经历的、灯干油尽的死尸；女的已经跌入黑暗；当着另一个、现在多年的梦想已经实现的男人，可是，两个人的心灵却因生活经历不同简直差之千里。

“该开始了，”叶罗别金心里想，把一个封好的信封递给老太婆，看她哆哆嗦嗦的手颤颤巍巍地撕开信封，他感到极大享受；老太婆戴好眼镜，拄着拐杖走到书案前。纸片从口袋里散落到桌上时，鲁卡·西雷奇摸娑着胡子，冷漠又无动于衷地从卡嘉千般小心地摆放到小搁架上的瓷器上审视着；大概是两个塔拿格拉[①]小雕像引起他的注意。他心里盘算着雕像的价值。

此刻，契日科夫将军已经离开原来的坐位，把达尔雅尔斯基挤到屋角；他鼓鼓嘴，摆弄着沉甸甸的表坠，继续大声说话：

“危险呀，危险，年轻人，我们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教派，出现了鸽子，鸽子，”他训斥似的伸伸手指，将军高高扬起的眉毛表现出的是一种下作的滑稽效果……“鸽教派：有人吓坏了，跟我说这个教派像是神秘主义教派，而且还是革命教派——鸽子！哎呀呀，就这个事您能对我说些什么，老爷？”

“这像个什么教派？”一分钟后，达尔雅尔斯基反问道，他的想法完全别样：他漠无表情地从肩头上看着将军，这时，叶夫谢依奇托着托盘走到门口；可是，叶夫谢依奇发现除了将军以外，谁也没有动手喝汽水，就又退了回去。

“您听听，与这个教派有关系，”将军掏出一张印着十字架的

① 塔拿格拉，古希腊名城，今人曾在此城遣址发掘出大批两千年前焙制的小雕像。

纸，“请允许我把呼吁书宣读一下，”于是，将军便朗朗念出声来：

“弟兄们，《圣经》中的话灵验了，因为时候快到了：反基督的兽行在神的土地上留下了印记；正教的人们，举起十字架来吧，因为时候快到了：向凶恶的敌人举起利剑；让大火燃遍俄罗斯的土地；想一想吧：圣灵降生了：点着魔鬼的庄园吧，因为土地属于你，圣灵也属于你……”

“还用念下去吗？”契日科夫将军趾高气扬抬眼看看，可是，达尔雅尔斯基仍然没有作声；他看着房间的另外一头，叶罗别金站在那里俯视着像发灰的干尸一样的男爵夫人；男爵夫人在书案后面哆嗦着，呼吸急促，惊恐地从黑色的肿泡眼下瞪大黑色的眸子，用手指拨拉着纸片、收据、账条，要不就是失态地用身体遮挡着纸片，伛偻着向一边歪斜着和她整个人一样发白的脊背，不安地晃动她华发翻动的头颅；老太婆像是要用自己的胸膛盖住这些已经发黄的、火过一阵的证券的残片，然而，她的还算中用的、因为黑暗而兴奋起来的、有些童稚的眼睛里，几道弧线跳过鲁卡·西雷奇，像飞矢一样从小橱、地毯和窗帷上划过。

然而相反：圣像画一样的、像是直接从圣像上走下来的老者抻抻不大合体的外衣，平和地、不徐不疾地、谦恭地在她面前呆立，用干枯的手指拿起，又用干枯的手指摆弄一本书；只有他眼镜片上残忍的闪光让老太婆感到浑身发冷，——它们用完全是装出来的冷漠刺激人；现在，他放下那本书，和缓地拿起自己的帽子，正了正礼服的长下摆，嚅动一下嘴唇：

“您看到了，男爵夫人：从账目看，您六月一日大概要偿付我两万五，根据我买下的期票，下余的百分之七十五——到八月偿清，一百万的债务搞得我很难受，不得不求您原谅……麦杰尔金支系的股票，您看到了，跌得多狠，因为打仗；银行破产以后，瓦拉克辛斯基的矿山也打了水漂……罢工，还有那么多麻烦事……我真为您难受，心疼，可是……有什么办法？我也许为这

两万五会打发管家来；钱花光了，您知道，很需要钱；何况，咱们的国家还闹经济危机……”

这些话他说得全都很平和，只能勉强听清楚；然后，他又平静地、慢腾腾地、谦和地坐回扶手椅；老太婆身下的扶手椅，那把蒙着细羊皮的结实的红扶手椅吱吱哑哑地响起来；只有圣像画样死气的、干枯的鲁卡·西雷奇嘴上隐约可察的微笑和胡须的抖动，在男爵夫人托德拉巴－戈拉别娜看他的时候透出明显的满意神情，她用手指抓紧椅子扶手挺起身子；她的祖母绿宝石熠熠放光，拐杖的镶头掉到地板上“砰”的一声；墙上难看的影子从屋角冲了出来。

“老爷，您是疯了？您知道我没有那么多现钱……”

“可是，要是没有现钱就更糟糕，就是说对您更不利，”叶罗别金还是听上去那么柔和地说“……两万五我现在就要，其余部分……”

沉默。

“鲁卡·西雷奇，您可怜可怜我！”老太婆冲口而出。

沉默。

“说好了？就是说，我六月一日就打发……”

他的一脸自大不像是装出来的；不过，现在他充分享受着他为人的尊严。

“那样的话，就是说……”

沉默。

他心里想：“她真能跪倒在我面前我还是要原谅她。”但是，老太婆没有屈就，慈眉善目的鲁卡·西雷奇终于没有按捺得住。

在房间对面的屋角里，契日科夫将军还在高声说话，活脱像你那只真正的夜莺。

“奇谈？我总要说，鸽教派与革命派水火不容；我一般是拥护神治的。不然的话东正教还能有什么指望：都说我们喝主的

血，吃主的肉：难道要我们去吃别的什么人的肉不成？然后……哎哟．好你个达依斯多伊伯爵……这个……这一个鸽子，可是鸽子呢?!”他又朝痰盂吐口痰。

“这就开始坐地分脏了……”达尔雅尔斯基想。他对疑团自问自答：他的脑海里刚刚翻腾过昨天那场发了疯一样的乱子，在他身上，把他引入歧途的毁灭的感情被打败了，——魔鬼从他的灵魂里遁逃——这就像它们重又成群地窜到他的周围，用的是荒诞然而却绝对现实的外形：这三套马车还有那位将军大人，不就是从已经光临郊外的、雾蒙蒙的冰雪天中从天而降的吗：三套马车雾里这么一停，马上，一只复仇之手把它抛向庄园。主知道三套马车从什么地方把这伙人鼓捣来；莫非就是为了引着不露痕迹的紊乱再度包围它周围的苍生?

有人从阳台上走来，脚步声像是解答着他的困惑；彼得朝窗外看看；窗户外面是个戴细毛毡皮帽的、现在来得不是时候的怪人；他晃着那个像是放在特别瘦长躯干上的小扁脑袋；“这人没长开，”达尔雅尔斯基这样想着，怪人已经从窗外看到他，兴高采烈顺着阳台台阶朝他冲来，一路的雨水从不透水的雨衣上滴落到台阶上，怪人嫣然一笑；原来这是位长着猫头鹰鼻子、挽着裤脚的年轻人；台阶绊得他一个趔趄，他就像是用两条小细腿蹦跳一样；他的腿又给碰了一下，就有一个浅灰色的包袱滚到了一边；新到的客人整个形体有些很奇特和可笑的地方，契日科夫将军就用单柄眼镜惊诧地细细打量起他来；可是，年轻的怪人越过了所有障碍（障碍确实不少），脸红得可爱（就像个胆小的姑娘），以谁都看得出来的惊喜，最后把彼得搂进自己潮乎乎的怀里，因为拥抱，怪人轮廓画出一个明显的问号，于是两条腿也松弛地弯曲下来；可是，当怪人用尖细的假嗓喊叫的时候，可着实让将军大吃一惊：

“尊敬的彼得·彼得罗维奇……我，或不是我……原因很简

单，就是……想见见您，或如常言所说，对您的希冀、幸福和美满的境遇很感兴趣，这境遇使您以百折不回的希望吁求与一位天使一样的人物结为合法夫妻……”

彼得从拥抱中挣脱，克制住沮丧的情绪，拼命改变怪人令人尴尬的思路：

“欢迎，谢苗……很高兴见到你……你这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我是步行去唐丘科夫，我有个女亲戚住在那里——而且相反，我打算顺路看望一下同窗、朋友……诗人，而且顺带向我的朋友祝贺，有鉴于他极其庄重地寻找生活的伴侣……这是何等惬意的事情！”这时，年轻人耸耸肩膀，捻捻胡子，突然鼓起勇气向男爵夫人跑去，好体面地来个立正。但是，达尔雅尔斯基又把他拽开。

男爵夫人和叶罗别金彼此算计对方，好像根本没注意这位新客；但是，契日科夫将军预感到这是位会惹出是非的人，不知怎么，兴趣顿发；他急着想自我介绍，朝怪人伸出两根手指做了个什么表示。

“丘霍尔卡，谢苗·安得隆诺维奇，帝国喀山大学学生。”

“没什么，没什么，”契日科夫将军客气地咕哝着，“我天生对青年就有好感：你是干什么的？”他疑问地看了一眼丘霍尔卡。

“不干什么，”怪人尖着嗓子回答，“什么都没干，没干，而是神秘的无政府主义者，原因很简单，就是……”

白日之梦

达尔雅尔斯基和丘霍尔卡在厢房里站着；一只蚊子百无聊赖，在窗户里折腾。丘霍尔卡看一眼彼得——彼得是个勇士：他

站着，肌肉绷着。

“喏，情况怎么样？谢苗兄弟？”

“所有的事没有两样，就是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且相反，不过：我读仲·普列尔的书，写有关安息香系列的原酸博士论文。”

“了不起！”

“正所谓物质要求法力无边，而变幻的命运阻止了我精神论躯壳的正确发展……”

“那你就别鼓捣神智学好了……需要钱？”

“是的，也可以说——不需要，不需要，”丘霍尔卡发起火来，脾气很大，“说实在的——嗯，我们之间能以‘你’相称吗？可以；那么好了：我其实不为什么：就是想看看老同学，在可以产生诗情的地方看看诗人，——我有多傻！这地方成了他发生恋情的地方——根本不是原来那回事！”丘霍尔卡碰到桌子上，说话语无伦次；在寻欢作乐之地，在争取权力的斗争中俄罗斯民族集中精神力量的时刻，对它加以考察，原因很简单……

“好啊！”达尔雅尔斯基闪烁其辞，好及时中止这股逻辑混乱的语流，它随时可能又变成浩淼的语言大海，在这汪海水里，世界发明的名称会与所有的世界泰斗们的名字极其紊乱地搅在一起；神智学马上会与法律学混同，说革命会扯到化学上去，化学的混乱又能化成不可破解的魔力符号，卢阿泽、门捷列夫和克鲁克斯的学说得要借助迈蒙尼德[①]来解释，结论也肯定只有一个：俄罗斯人正在坚持自己的权利，这种权利的形式被丘霍尔卡改换得很时髦，以致凭他话语的每个片段就可以认为，你和颓废派有

① 卢阿泽，不详；德·门捷列夫（1834—1907），俄国化学家，发现元素周期律；克鲁克斯（1832—1919），英国化学家；迈蒙尼德（1135—1204），犹太哲学家，生于西班牙，后移居埃及，主要著作有《彷徨者指南》。

关系，而马拉梅本人什么形式都没尝试过；可是实际上，丘霍尔卡不过是个学化学的大学生，的确，是一位从事把他可怜的神经折腾得五迷三倒的通灵术的化学家；现在，这位喀山大学学生还是一道所有星际垃圾的没用的传导线；莫不是因此，丘霍尔卡，这位善良、正直、可爱、明智而且手脚绝对勤快的人通过自身，释放出所有种类的、通过他再传给交谈者的罪愆？有他在场，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大泛其滥，就像法老墓中的蛇从一撮粉末中长出来；卑贱的出身、尖细的假嗓、扁脑袋和平鼻子——没有再剩下什么了；丘霍尔卡深受其累，丘霍尔卡被所有他不幸出现的地方的人轰赶；因为他一大驾光临就到处传播混乱的细菌。

达尔雅尔斯基把大学生让进正房，眉头紧锁：这一天他只想和卡嘉度过；最后，他是否还得把昨天的出走对她解释清楚？不过，达尔雅尔斯基一脸愁苦更是由于丘霍尔卡来找他对他来说是个不祥之兆——是来笑话他，还是潜在的对手？有过一次，丘霍尔卡拧着达尔雅尔斯基让他受用穿堂风，结果他受了凉；又有过一次，他使达尔雅尔斯基把时间都搞糊涂了；还有一次，他是在他母亲过世当天来找他的；打那以后，丘霍尔卡就踪迹杳然；现在又冒了出来。和这位喀山大学生聊过之后，达尔雅尔斯基的胃里甚至都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上腹部恶心和不适）。我们的主人公暗忖：“鬼知道这位丘霍尔卡怎么又来了：他的所有恶诈剧又得让我倒霉。”

而可怜的丘霍尔卡在他的房间里已经把包袱打开，让达尔雅尔斯基吃惊的是，里面所有的东西都码放得或包得井然有序：一个包包外面是层白纸，还左缠右绕着粉红色的穗绳；几本薄薄的新书，书皮都很新；牙签、梳子、衣刷一尘不染；换洗的内衣只有一套，两件印花布衬衣，一条细皮带；不过，下面还有一瓶花露水，香粉和剃须刀，甚至还有一块总是隐约显示门第的名牌理发石；最叫达尔雅尔斯基吃惊的是个小纸包，里面有个朝外鼓出

的硕大的西班牙葱头。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我给母亲的：她住在乡下，物质生活条件匮乏——是啊：母亲安适的生活条件没有了，所以我才给她带去这个西班牙葱头，原因很简单……要是一个贵族老太太偏食葱头，我倒可以挤时间满足她，——恰恰相反；我给她带去这寒酸的礼物。”

“先别说了……”

达尔雅尔斯基抬脚出屋：丘霍尔卡简直把他气坏了；他一分钟也不愿意再听他信口雌黄。

雨停了：太阳又短暂地放出光芒；古戈列沃村就在他的眼前展现，它铺展开来，把他拥入鲜花盛开的怀抱——现在它，古戈列沃村正看着他；现在它，古戈列沃村正用湖水潋滟的细流看着他；但是，湖水仍吟唱着银鸽曲催人入眠；湖水还在涌向岸边，它的细流在向岸边伸延——可是没有达到彼岸：古戈列沃村和湖薹一同喁喁低语——在那里，在湖中；整个村落好像从树丛中冒出，然后，微笑着入神地看着湖水——随后一头扑进湖水；现在，它已经是在湖水里了——在那里，在那里了。

你们发现——在湖底轻快地变化的、正在轻歌漫舞的房子轻松地释放着一道道水流；白色蛇样的柱子满布湖水的反光，奇特地扭跳着，柱子下边，那边，那边：房上的圆顶蹊跷地颠了个个儿，蹊跷地扭动，把亮闪闪的光顶深深扎进湖水深处，光顶上——鸟儿的爪子也翻倒朝上；在他看来，眼前的景象全都是颠翻朝上的！他看了看鸟儿；现在鸟爪已经碎断，在他看来，鸟儿正在沉入湖底。

“你离开我要去何方，我的奥远?”

是在那里，在那里呀，天哪，——湖中的水流在通体哗哗作响：此时此刻，达尔雅尔斯基心境也是如此。

“那里，我的灵魂所在，——那么深不可及；那里——那么

冰冻彻骨；在那里，我对身上的一切都不能有所感悟。我的灵魂莫不是没有附着在我身上，而是像只鸟儿，在湖水深处从扭动的尖顶上振翅而去？莫不是我的灵魂也是这样从我的肉体上振翅而去？那里，云朵在流动，在水面上留下清晰的映像——水的下面无可企及，可是，还有水的表面；那么，这个表面何以没有向我展示我的奥远，就像展示我表面上已经流逝的那些岁月——也就是说，我的岁月不是在那里，而是在镜子的映像中流逝的……就听听细流的喧嚣吧：就看看亮灿灿粼粼泛光的映像吧，它比生活更美好：细流在呼唤，朝向哪里呼唤，哪里就会有雨燕盘旋、飞转，用翅膀修剪水下的空气；我的灵魂就是修剪奥远的雨燕。她飞往何方，我的灵魂，飞往何方？她的飞去是迎接呼唤；就像深渊呼唤她时她绝不会飞去一样。”

“哎，我的灵魂实际上是在何处安身?”达尔雅尔斯基心想道；灵魂柔媚的歌声和辽远的呼唤使他全身洋溢出甜腻感和轻松感。

于是，他明白了，他的灵魂早就在什么地方遁迹了，它不是遁迹古戈列沃村，就像光灿灿的水的深处根本不存在什么古戈列沃村一样；让那边的房屋、花朵还有飞鸟都见他妈鬼去吧：沼地的黏液吮吸着你，你的胸口上爬满黑水蛭。他的灵魂现在何方，要是她根本就没有附着在那大限短暂的肉体上的话？羽毛支棱的鹞鹰飞身扑向小鸟，用利爪紧抓住鸟儿，和它一起在空中盘旋，那里，除了空气的电流什么也不存在，在天空中，在空气电流中进行着一场可怖的厮杀，乱羽翻飞，鲜血喷涌，——好早以前就有人和这个场面一样向他的灵魂发起攻击，在空气电流中，时光流逝，内心思想的闪光喷涌——有人恰在那个悲惨时分向他的灵魂发起攻击，当时，灵魂脱离开尘世的形式远远飞去；他的尘世的形式也早就忐忑地观望一下周围，察看芸芸众生和寂寥的角落，还有花朵和灌木——除了鸟类的啁啾，他在灌木丛中又能发现什么？而争斗在继续：于是，被鹞鹰攫走幼雏的母亲朝空中伸

手呼号，朝空中察看——空中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既没有鹞鹰，也没有孩子；鹞鹰已经飞得很远很远，她的孩子也永远丢失了。

他也是同样：古戈列沃村从水中与他对峙，——可你们能说这就是那个古戈列沃村？轻浮的水纹在水面上跑动，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有白色的小水泡，像是有人顺水面撒放的玻璃珠串，还有湖薹的老态龙钟的低喁，当然，也许是什么人在低喁：他的手从水中伸出，伸得有力，伸得很远，一只老态的手。

达尔雅尔斯基思绪沉重地苏醒过来，拼命细细地回想他梦见了什么：他什么也没记住。古戈列沃村重又与他对峙，它舒展身躯，把他搂入鲜花盛开的怀抱；古戈列沃村现在正用波光粼粼的细流四处张望。他的心中又升腾起一支悠扬的歌儿。一个孩子粉红色的脸蛋从湖薹里朝他平静地俯下身去，孩子笑了，鞠了个躬，举起一只抓着朵玫瑰花的手，——哎呀：一枝柳兰从他后背落在池塘的水面上。彼得转过身来。

卡嘉站在他面前：她低垂粉红色柳兰映衬着的苍白的脸，她乜视他：她像是无意之中来到这里，并在水边发现了彼得；她一声不吭。

破坏不了的

"可怜的卡嘉，我可怜的未婚妻！你的彼得不配你；这个你该知道，请你想想，等待您的是什么命运。"

但是，就连他的话卡嘉也没听进去；啊，他的外表是何等强健，他的胸膛是多么优美，就像豪贵的紫袍在冷风中猎猎飞扬，荨麻的抓脚还抠在他的胸口；啊，瞧那漂亮的唇须、头发上那帅气的帽子，好像炽热的灰与这颗头颅搅到一处，上面，眼睛正放出暗绿的火焰，成为把灵魂都焚烧殆尽的通亮的火炭。

“你真可怜，现在要找的是一个什么丈夫，你改变闺阁生活是为了更富庶，还是为了欢娱？我的手落到你女性的命运上会太深重太粗鲁……”

啊，树木的喧嚣多动人，卡嘉的蓝裙子飘飘忽忽，头发飘散着；啊，周围潮润的青草发出多么悦耳的唿哨，在上面漫步是何等惬意；树枝和枝条的顶端在摇曳，鲜亮的柳兰伸开枝蔓，使卡嘉年轻的心随风荡漾：歌声在飞扬，训诫已开始——处处是喧闹……是他，她年轻心灵上的柔媚之花；周围，风把风笛的哨音送得很远，木定音鼓声音碎裂，而山陵上的百年橡树像是预言家，向生活在林带的人伸开双臂。

是他，她年轻心灵上的花；啊，她正在倾全身地靠向他，——去用双臂搂住他，在那胸膛上酣然入睡，可是荨麻还在这胸膛上搏跳，任她的面颊让荨麻去蜇扎；任他去揉搓她的生命好了。

她把平静的头颅放到他炽热的胸口上；她的发卷与他的发卷糅杂——发卷糅杂为一，成为从炽红的火焰上飞去，然后迎风飘散的青烟：这里点燃的是什么篝火？他们欲求的嘴欲求地张开；那双摧折着娇小身躯的坚硬的手冲动地伸张，炽烈的喘息怒涛荡涤她的胸膛；她的嘴与另一张嘴已经在绵长的、黏滞的、潮润的喘息中融合为一；她蓝色的长裙映衬在红色的衬底里，那蓝是她蓝色的天穹，那红是早霞，是他服饰的火焰：那片现在已经融汇为一的两个生命的早霞之上，是空中飘忽的灰烬，是失望的云朵；周围是柳兰粉红色的流苏在狂舞。

“彼得，好啦，安静些！”卡嘉在未婚夫的怀里动了动，“彼得，我们还会再见面……”

可是，彼得很冲动：他看了看她微开的两眼，马上用潮乎乎的嘴唇啜饮这双眼睛，把她黑黑的睫毛弄得发痒：他要把头后

仰，用目光啜饮那目光——不是用目光：他是用像小鸽子[1] 一样飞到他身边的心灵的冲动啜饮：小鸽子用细嫩的双翅在他空落落的胸膛里拍打：突—突—突。

"好了，彼得：你的心跳得太厉害！"

小鸽子飞来，扑扇着翅膀，用翅膀压紧喉咙，卡嘉流出晶莹的泪水，鸽子要啄食心灵深处那些昏昏噩噩的种籽——鸽子会吃得很饱：贪食的鸽子；什么都要吃，会把别人的心灵扫荡一空：到那时她就会冲出心灵，飞向天空。但愿现在细长的蓝眼睛和眼睛融汇为一，坚硬的手折断那些酸痛的手；醉意朦胧的目光向醉意朦胧的目光打开；心灵相互遭遇然后飞走，——可是飞向哪里呢？

"彼得，够了：你的心跳得厉害！"

她羞怯地离开他的身体；阳光照射，抽打她的面庞；她的眼睛里出现了孔雀翎，她身上是鲜亮光点的密网闪闪烁烁；可是，太阳又隐身而去。

"听着，彼得，"傻姑娘脸红了，"是不是真的，男人……男人……"她的脸红得更厉害，红得不得不用手捂住，"男人爱的完全是外来的女人……那就很简单了，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去爱！"

"是的，我的心肝：有那样的男人！"

"那么，他们接吻也像你现在吻我这样吗？"卡嘉实际在想，男人的面颊胡子拉茬，触碰这种胡子拉茬的脸颊把她的脸都弄得火辣辣的。

"你爱我吗，彼得？"

"我怎么会不爱你，我的心肝！"

"就是说，我是你人生中第一个女人？"

---

① "小鸽子"一词在俄语中还有"亲爱的女性"之意。

“是的!”彼得话刚出口就涩讷起来，而卡嘉畏葸地看着他，就把手贴靠在胸前，她鲜红的嘴唇马上微开…… “是的!”他的话刚出口，就想起昨日的荒唐，于是他涩讷起来：他想的只有她，他从未碰到的、在卡嘉身上也没碰到的她。他爱卡嘉，可卡嘉不是那片早霞：何况在女人的形象中根本碰不到那种早霞。

“你怎么啦?”卡嘉专注地盯看着他，以致她的手指竟下意识地把帽缨上的那朵玫瑰花弄断；可他——脸色阴沉，细褶重又挂上眼角，眼睛中暗绿色的炭火在她面前向草场散放出闪光：那早霞是可遇的；可是大地毁掉了它的面庞；突然，昨天那个女人的形象豁然立在他面前：她大概就是他的早霞；于是，他又把地下的火焰燃起，站着，双手合十说道：

“听我说，我可爱的卡嘉！如果你不接受母亲生下我时的我，我就要离你远去，可离你远去我会堕落得很下作，因为我欲望的血液是炽热的；可是血液在毒化我。卡嘉，我的未婚妻，你跟从的该是谁？你要是知道就好了！……”

“我知道，我知道!”他身旁响起平和的呻吟；卡嘉什么都了然于心：是的——他和所有的人没什么两样；他就是那样，像所有的人一样，可他在她之前和女人有段不光彩的瓜葛；啊，他站在那里，真像柔和色调衬底的、搅得她不得安宁的漂亮使徒；他体内冒出一种兽类的东西去看她；而周围——一片喧嚣：树的拢堆——白杨、橡树、榆树——此伏彼起地呼啸不已；在很远的地方喧嚣着一个没有起伏的声音，那是告别过去的“请原谅”。漂亮的使徒好像也在说教，说现在还没有发生但很快就会发生的事；近处的树木消停下来，等待着还没唱出来的歌声飞临身边：她的心灵之歌已经唱过，可怕的说教已经开始，好让卡嘉的心灵很远很远地在村落、茅舍和野兽出没的小路上激荡；兽群在回应着；也许，那里——野兽出没的小路上，野性十足的狗爬了出来，竖起耳朵，掩住头脸，和着骤起的风狺叫；也许，狗的面孔

上长的是人的眼睛，现在，它正用人的眼睛打量着匆匆的过客；它默默地祈祷过后，便照直向泥淖中碎步前进的马驹发起攻击，堂而皇之尾随其后的是会实施变形的术士；如果她的彼得也是这样的人，那立刻就会多么可怕！

他站着，一声不吭，用炽烈的炭火样的眼光看着她；但卡嘉努力克制着自己：瞬息间她体尝到他狂暴生活的滋味；她用心灵的眼睛洞悉了他的沦落；但是，她也洞悉了高悬在他头上的惩罚；她觉得，他的头颅正释放着头脑点燃的、看不见的光焰；但她还不知道，这地狱之火就是他的明天。他体尝了一切，也原谅了一切。

"我接受任何形式的你。"

他跪倒在湿漉漉的草皮里、荨麻里，而她悲惨地吻着他发烫的前额。

现在，他被她为未来的战斗奉献出的爱的力量环抱，又从地上爬起来。

几个胡作非为的人！

巴拉什卡，老爷家的洗衣女工在池塘边洗衣服；她从容、白皙、丰满，脸颊绯红；淡黄色的颊角上是些斑斑点点的雀斑，白净丰满的两腿一半在水里，池水就要没过她白净的膝盖；头发上上下下飞动着。

太阳一照射，光点就在她的身上跳动：还在赤裸的手臂、赤裸的双脚和粉红色裙子上跳动：而在细嫩的树枝里，在月光下，她简直就是天作之美！于是，契日科夫将军就开始在周围跑动。"喝，这个老家伙，"巴拉什卡想着，冷笑起来。

契日科夫将军控制不住自己，从花丛里，从树枝里向她发动冲

击:“小可爱,小可爱,亲亲我!”古基—古伊塔—扎特鲁宾斯基伯爵把手做成犄角状,搔弄巴拉什卡白嫩的胸脯,手在她的衬衣下面爬动。他喘着粗气,蹦跳起来;巴拉什卡挣脱出来,气急败坏,用湿衣服抽了下他的脸:“真是胡纠缠——我这就去告诉老爷。”

可是,契日科夫将军用手帕擦擦身子,又去吻她:“你真可爱……就不想开开心?”

这时,他迎头碰上在家呆腻了的丘霍尔卡;契日科夫将军看见从他的口袋里鼓出的西班牙葱头,马上把他要行的好事忘得干干净净。

“那是什么?您那是葱头,西班牙葱头?别吓唬人!哎哟,那不是炸弹吧?……别吓唬人!”他从喀山大学学生的口袋里抓出葱头……

“大化学家拉乌阿杰做实验,烧瓶炸了,眼睛上的一块东西掉在玻璃上,也就是恰好相反:一小块玻璃掉进眼珠里。”丘霍尔卡试着说说俏皮话。

将军害怕了,飞快地把葱头塞进丘霍尔卡的口袋,一溜烟逃走。

“可疑,很可疑,”他咕哝着,掏出小记事簿。

两个小时以后,客人走了。

“小姐,您要去利霍夫,请赏光来找我们;住我们家比住旅馆强,”鲁卡·西雷奇分手的时候对卡嘉说,一面淫荡地打量她漂亮的、诱人的脸蛋。

驭手挥了挥柠檬色的衣袖;铃铛叮叮当当地响起,那顶贵族红帽一直在树丛中晃动了许久。

契日科夫将军兴高采烈地冲他吐得很脏的痰桶打响鼻:“噢,哈哈,鲁卡兄弟!这号小娘们!瞧她好吧。”他朝叶罗别金鞠了一躬,低声说着下流话。

丑　闻

“该吃饭了吧：去，上茶，九点啦！”叶夫谢依奇这样拿定主意后走出房门：敲得山响的大锣发出刺耳的声音，把周围搞得震耳欲聋；刚走进门的老太婆用公鸭嗓喊了一声，就满面乌云地走到桌边。

客人刚走，她便闭门不出：不过，她没有掉眼泪，巨大的痛苦压迫着她，老太婆又把不满投向周围的人：他们现在都在哪儿？秩序何在？牧师太太一搬来，所有的人就都办事拖拉，背地里嘀嘀咕咕，或躲进灌木勾勾搭搭。

她现在很可怜：就要把她赶出这所房子；好马上以此抵偿她欠下的债务，情爱消逝，青春不再；一切一切都陷入史前的大混沌；窗外的树木在摇曳，史前的混沌在树木的掌形枝子上吵闹：那里，窗外，不幸已经抵临；乌黑乌黑但是白眼睛的乌云已经抵临利霍夫；它那亮光光的圆顶在高空撒开斗篷，落在树林上。老太婆朝哈巴狗俯下身去，可怜地咕哝着：“米莫契卡，我的小狗，就你一个在我身边，傻头傻脑的小狗……”

突然，老太婆面前出现了一张怪得没样到家的脸，一个扁鼻子在她头上晃动，一双不知廉耻又甜腻腻的——她觉得像是有缝的眼睛，在她的头上方眨巴，而那只拿着西班牙葱头的长手，一直捅到她的鼻尖上；这时，白哈巴狗从她的裙裾下面吓得蹿出来，马上又钻回裙子里，于是，丘霍尔卡的细腿就被小白狗毛蓬蓬的尾巴怨诉地碰到了：

“哎哟，对不起，谢谢啦——对不起，我让可尊敬的动物，

就是所谓狗形的不朽莫纳达[1] 蒙受了羞辱，就是说——无所谓：是狗，而且原因很简单……它们轮回转世时的此岸的转胎……”

“你是什么人，先生?”老太婆愤恨至极，从扶手椅上站起，手里抓着手杖。

“我……我……我，”怪人一脸窘相，“我是丘霍尔卡……”

“什么不三不四的?”

“对不起，恕不向您自我介绍，来者是您的高就者最好的朋友和同窗——噢，不：是您女儿的高就者……我是在您家清新的空气[2] 中漫步的……”

“不，我的先生，你是从哪儿来的?”老太婆怒火中烧，不依不饶继续追问。

“从……喀山来，”丘霍尔卡后退几步，然后乞求地把葱头递到她手上。

“那就回你的喀山去!”她用威严的手势给他指指房门。

这时，达尔雅尔斯基和卡嘉来了；卡嘉首先推断出丘霍尔卡可能受到威胁；她冲在前面；达尔雅尔斯基面色苍白，拉住她的手往后拽；一看到有人受侮辱，他就怒气冲天；但他克制着，双手合十，喘着粗气，一声不吭地看着那个热闹的混乱场面。

确实，不知什么原因，人都有点儿失态：丘霍尔卡丧魂落魄，在失态的男爵夫人面前缓慢地摇晃，她一整天精神上极度不宁，被叶罗别金的话刺得厉害，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办法；可是，老太婆攻势越猛，丘霍尔卡就越是冲着这个可怜的人笑：神经中的所有合理的构架在他身上都被搅乱，那双长手的自动的动作，控制了有意识的“我”的动作权……许许多多的“我”旋风一样涌进他的概念，于是，他一开口说话就觉得，十个爱哭鼻子的小

① 莫纳达，又称“单子”，是19世纪中叶以前哲学概念中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② 清新的空气，源于教会的祈祷文。

顽童你扯我拽地从他口中喊叫出听来荒诞的话。

“不过，但是……我是借您招待客人之机给您的餐桌上多加一道葱头菜……”

“滚！”老太婆气到极点，大吼道。

“怎么，是让我滚？”直到这时，丘霍尔卡才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血涌上他的脸。“是让我滚？……一个体面的人，而不是朋友：对了，我……我……我让您生气了！”他无力地一口气说完这些话，眼泪就流出来。

达尔雅尔斯基失去自制，像是葱头里放出来的箭：对丘霍尔卡的眼泪他不能忍受：好像有一群呆在这备受凌辱的匣子里——像潘朵拉的盒子一样——的小魔怪，从里面冲出来，无形地盘旋着，然后冲进他的胸腔；于是，他狂怒得不能自抑，把向大学生发动进攻的老太婆推开，抓住她的手，夺过手杖扔到一边。

“请您把话收回，或者是我……我……”他喘了口气，低喃道。

所有的人都呆了：窗外的树枝在摇曳，院外是一片喧嚣：天上刮着风；远处，不甘寂寞的声音在幽怨；那声音像是撒种子，一会儿撒得稠密，一会儿撒得稀疏；到处都在播撒种子：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边。可那实际是风声。

老太婆用大大的、现在有些童稚的眼睛看达尔雅尔斯基；口水从她下垂的嘴唇里滴拉下来……

“让我滚，我?!”

她的那只让彼得抬得齐头高的手松开了，机械地，甚至像是平静地，好像在做着什么必须要做的事：空中响起响亮的抽耳光声；五道白色指印在彼得苍白的皮肤上慢慢灼烧起来：

啃啮了丘霍尔卡自我意识的群魔，现在刺痛了这些被愤懑包围的人们的身体，刮起一股旋风，仿佛在这些人中间，大地已经崩塌，一切都飞进张开大嘴的深渊。

一片极度的宁静中，只有钟表在响——嗒——嗒——嗒：九点半。

这报时的响声又使他们对发生过的事恢复了记忆：深渊不见了，群魔消失了，人们一个个对峙着，像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感到后怕；卡嘉都喊出了声；狂潮从达尔雅尔斯基的意识中消失了：他现在感到受了羞辱；有一种行为数学，诸如二乘二等于四，他该装出受了欺负的样子，尽管他也许明白，敢打他的只是那位由于无情现在又正在气头上的可怜的老太婆，她在不可名状的惊恐中一屁股坐回扶手椅，把一只无力的手伸给卡嘉……

“我的孩子，我的孙女，卡坚卡，别撇下我这个老太婆……啊—啊—啊！”她涕泗滂沱。

在他的意识里，现在，就是此刻，与狂潮同时消失的念头就是——他认为自己受了欺负，要永远离开古戈列沃村，他不得不去采列别耶沃村过夜：他这样想的时候已经受了欺侮，而且发现他已经不能在这里出现：他转过身去，飞快用拐杖捅捅房门；他的仇敌已经对他执行了死刑：命运又把他送回他昨天才从那里跑回来的地方……

“我的孩子，我的小可怜，”老太婆不知怎么浑身瘫软，仍旧涕泗交加，“我可怜的人们啊……我们就要给撵到街上去了……”正在消逝的白天的明亮烛光从窗户反光到这肿胀的面颊上；而像只发光的不死鸟一样的太阳，隐身到不停摇曳的树枝的细网中，依依惜别地把金色的光尾伸出，乞愿能有一个好梦。

回 归

他转过身去，他现在已经和他的钟爱之地告别，已经永远永远不会再踏上这块土地：这是个什么地方啊，古戈列沃村从霞光

里现出轮廓：就在不久前，它还随在他的左右，向四面八方铺展开来：那里，河水粼粼放光，那里，房屋鳞次栉比，祈祷声、狗吠声不断，烟雾的形状也层次分明；现在整个林子都像是只聚合到了一个地方：聚合到一个地方，然后远远地在绿色的橡木林中沉浸；可人的地方是没有的！

它，古戈列沃村如今也不复存在。

它现在唱的最可人的歌已不中听：那里，古戈列沃村人可能在来来往往；一所古老的房屋在绿叶组成的狂暴海涛中，在山丘上亮堂堂，光闪闪，通体幽亮、浩渺，像个裹着鲜亮甲胄的、通体闪亮的美男子，它从波浪中支起一根根因霞光照射现出暗红色的圆柱，宛如在海上游弋的海船上的高高船桅；从那些银白色圆顶上又鼓起风帆：房屋渐离彼得，顺着橡树树冠的绿海漂向地平线；他的公主卡嘉在船上也漂离开生命。

风中，橡树从顶左右摇摆，房窗就用这丛顶间宝石色的火光之流，由不可回转的过去直刺达尔雅尔斯基的双眼；树林的波峰呼啸着冲向古戈列沃村；松树也向那里伸延；由松树生成的旋风也冲向那里；周围的树木也会含胸俯就；松树后面还会有别的树木向那里铺伸——会狂怒地向古戈列沃村咆哮；还会有咆哮声和歌声再起；老花园也会狂怒咆哮，橡树树冠会前仰后合，愤懑地挺直身子，再愤懑地冲向霞光。

树冠上那所漂浮的船房子在霞光中一动不动，显得壮美；它在深沉地思索；它从很远的地方用红色的眼睛盯着达尔雅尔斯基的灵魂，他刚从被风掠过的树木的峰顶钻出来："我，一个异教徒是不是搅扰了你的日子：我是否没有用胸膛——像用盾牌一样——保卫过你；我像盾牌一样在你的天空中间伸长了身体……"那所渐渐离去的老屋这样与达尔雅尔斯基对话；屋顶上的光顶闪着金光，直接沉入绿茵和白色透明的天空。

达尔雅尔斯基的心嗵嗵地跳：他对古戈列沃村说："请原

谅。”……就跑开了……

…………

“你，疯子，干吗对钟爱的人如此粗鲁？……你不爱我了吗？……你根本不爱……”

“那么是上帝和你在一起？……”丘霍尔卡利索地解开包袱，飞快地跑，追赶着达尔雅尔斯基；他的呼喊疾速奔向昨天的黑暗：

“我真伤心，发生乱子是因为我，而且不是因为我刁滑，原因很简单……西班牙葱头挡住了你的弗尔图娜[①]前进的轮子……”

“哎，别纠缠！”达尔雅尔斯基冲口而出，“哎，请原谅，谢苗，就是请你不要纠缠……再见了！”

丘霍尔卡举举帽子，莫名其妙地在路当中站住脚，喘口气，再用手帕擦擦汗：他现在不知所措，简直不知所措；到唐丘科夫还有二十五俄里。

他扔下包袱，朝唐丘科夫而去：他不能在树林中过夜……

有一伙人喝得醉醺醺，从灌木丛中摇摇晃晃走出来：

“你干——吗勾引我，干吗要我去爱？也许，你——当时根本不——知道……背叛了爱有多——难受……”

彼得的红衬衣立刻挡住他们的去路。

“哎呀，是位老爷？站在这儿干吗？”

“也准得是个窝囊废！”有人吐口唾沫。

于是，那伙人冲达尔雅尔斯基的背影大喊大叫。

“别人——家的姑娘压根不会把我爱……我作梦都想……”

“你记住，我——亲爱的，我永远钟情——于你。”

风在周围刮，把树斗篷高高扬起，又从树上撒下斗篷的边

① 弗尔图娜，罗马神话中的命运女神。

缘；树叶、树枝、干枝条立刻落入东方依稀透光的昏暗中。

“那边——往东，就是投入黑暗，变得游手好闲：卡嘉，卡嘉，离开你我能去哪儿?”

而远方是一片死寂：

“教堂边停——着辆马——车；那里正在举行豪华的婚——礼……”

“所有的客人衣——着华——丽，他们的脸上喜气洋——溢……”

“好你个教堂边上的马车，”达尔雅尔斯基期期艾艾地一笑，可是心脏疼痛地跳动。

好多被风从路上吹来的麦秸在空中划了个高高的喜庆的弧线，悄无声息地落到路上，又动了动——不知怎么滚动到一边。

歌还在唱，可是歌词听不清。

“阿—阿—阿……里—利娅，”但是，潮润的空气中，那清晰的声音越升越高：“新—郎官可真不—地道……羞煞了我们的小新娘。”树林后面的高音最后平息下来。

…………

天更黑了；黄昏中车声辚辚；有人像是在那边吆喝马：“驾！”

“我从哪儿来?”达尔雅尔斯基冲影影绰绰的黑暗慌乱地说。

“从树林中来，就从那个地方来。”黑暗中有人说话。

“你们那里是什么?”

“我们这里是草原……”

车轮滚动的声音再次响起；达尔雅尔斯基朝渐渐泛蓝的黑暗走去。

安 慰

天色已晚；可她还是站在阳台上，看着半个小时前路上彼得的红衬衣闪了一下的地方，直看到他和可爱的过去分道扬镳而来的地方；他早与过去分道扬镳，可她还是站着，一直朝他与过去分手的那个地方；从那里，从树林中，采列别耶沃村让她听到了幽怨的歌声和手风琴手的呻吟："新——娘穿着白——裙子；花束上还闪动着露珠……我透过朦胧泪眼，看着我主蒙难十字架……"

卡嘉真想哭一场；她想起了她的心上人和已经复归平静的老太婆：老太婆刚刚还搂着她哭了个痛快，然后平静又无力地睡去，就像个受了屈又告饶的孩子：卡嘉对她所有的举动都原谅了，忘掉了那侮辱人的场面：既为自己，也为彼得。她们平缓地拥抱，又坐了片刻，睡意渐浓的老太婆和平静的卡嘉；明天，卡嘉还有老太婆要给在采列别耶沃村住的彼得的朋友写信：讲和了。

她面前一洼池塘伸展开来；空中的霞光落到湿乎乎的小路上；路有点儿发红；草长得很高的草场也有点儿发红；珍珠样露水上的舌唇兰花也现出赪颜；星星点点的小花沉重又怪异地冲它自身发出的庄严香气叹息；远处传来脆裂又畏葸的响声；因为有这声音，那可亲的，在好时光里度过的那段生命就又活泛起来；那段经历过又被遗忘的生命活泛起来：这是田鹬在沙哑地叫：白色的海的氤氲缓慢地在凹地上弥散。现在她的彼得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可是，卡嘉会回到他的身边；她会有生命力的，会有的；那种生命会是奔放的、自由的；在辽远的、一个临海的异域，她终将和彼得在一起——在那个地方，人们的不经之谈会尾随着他们，可是追不上他们；不管它是人们的纷纷议论，还是祖母无力

的柔声细语；那一天会到来的：他们这对幸福的伴侣会飞出老巢，飞向自由；总会有这么一天的……

…………

卡嘉坐在正房里，倾听着不安分的风的搅闹："可能什么地方下了雹子。"

"砰—砰—砰，"——有人敲她的门，是谁呢，要是有人夜里往窗里看，再打开姑娘的闺房，那才吓人呢：门后是走廊、过道、拱门，最后是顶楼。

"砰—砰—砰，"——有人敲她的门。

"谁，是叶夫谢依奇?"

"是我，小姐……"

"你有什么事?"

门开了；叶夫谢依奇探出满头白发的脑袋，不时发出笑声，——叶夫谢依奇那黑糊糊的影子一下溜到粉刷得很白的石灰炉炕上。

"喏，有什么事?"

"咳—咳—咳！真可笑哩……"

叶夫谢依奇笑，不停地笑，还打着响鼻：他现在很知足：老太婆她老人家，天可怜见，现在可算安静下来，——可老头却睡不着了：他是来找孩子寻开心的。

"咳—咳—咳！小姐，我再重新在炉炕上摆弄出个小猪崽来。你看着：把大拇哥叠到无名指上——就这样……咳—咳—咳!"叶夫谢依奇神采飞扬，而背影里黑色的小猪崽已经在墙上手舞足蹈起来……卡嘉很开心。

"喏，好啦，好啦，老人家：该睡去了……"

叶夫谢依奇走了；卡嘉看着他的背影；走廊那边一片漆黑，那边叫人害怕；那边，顶楼旁边，楼梯上面发出沙沙响声：那边，老头被黑暗包围着，在敞怀大笑。

啊，就像树叶沙沙响！

夜 晚

夜晚，乌云再次压下来；采列别耶沃村沉入梦乡；一条窄窄的惨淡的光带在西方泛白。

牧师的小花园里，吉他声今天悠悠扬扬了一天，后来，已是夜半更深，教堂执事醉意的嗓音通贯着小村。“一个年少的学生站在酒馆前面，圣母啊，乞愿您来保佑我们。”然后，声音归于沉寂。

在墨一样的黑夜还折腾个没完的时候，分分秒秒都发着光亮的天空却把闷人的云团掷向大地，大理石样的雷声骤然炸响，在我们中间，就像在大地上震响一声，没有雨滴，畜栏里的马匹也没打响鼻，——只有尖嗓门的公鸡站在栖架上，没到时候就悠哉游哉唱起来，没有人对这啼声给以回应，——在采列别耶沃村里，依然是那么憋闷，依然是那么可怖。疏疏落落的木屋远远地用光亮冲你眨眼，可是，真要走进亮堂堂的屋里——包围上来的黑暗就显得更暗；不，可别去盯看窗里的那个农民，他在这种暗夜里没有过早地熄火；那个此刻并不惧怕落到窗棂上的闪电的人，就更古怪，更可怖。

你居无定所地去采列别耶沃村逛上一圈；在闪电的冲击下，你不会找到投宿的地方，而且你还可能变瞎，就像漂亮女人马拉尼娅从乌云里看上你一眼，你也在瞬间看到了她，就像她在云际跳舞；你也会在瞬间看到全部远景——灿烂的远景。

可是，随后，罗圈腿会在黑暗中悄然向你逼近，弄得你难受，在麻痹的手掌中窒息你，于是，人们一早就会发现你被吊在灌木丛中；只有那些渎神者才会在夜里暴饮，他们干着他们贼头

贼脑的营生，就和现在麇集在茶馆里的所有乌合之众所做的一样，天知道他们中是谁，天知道是什么缘由他们才纵饮，胡喊乱叫看看一会儿黑漆漆的，一会儿又被闪电映红的窗户：

我心爱的，
大眼睛心肝！
你住在乡下，
伺候一个执事。
你当人家的下人
混得光景惨淡，
拼命地打扮，
结果还是虚幻……

他们，那伙年轻人在那里唱是自寻烦恼：在那样的夜晚，干枯的灌木在村里溜达，成群结伙挑衅性地包围村子；漂亮女人马拉尼娅在空中飞翔，紧跟她身后滚来的是雷声。

是谁，有谁，疯了一样，整夜就这样村里村外地溜达，与灌木为伍，而且绕进小茶馆，随便找不三不四的人狂饮，而且不是一个或两个小时？人喝醉了——谁不是随后就一头跌进沟渠里？是谁的红衬衣到早晨就扔到缓坡的凸地边、木匠库捷雅罗夫的木屋前？是谁在那里吹口哨？又是谁从木屋里回应这哨声，打开窗户，长久长久地凝神黑暗？

第四章 魔力

生活

“走吧，”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的同居者、木匠会说，“走吧，”他会这样说，常常还说：“我们到外面去：去蹓蹓……”他会这样说，而且常常是逢年过节时，从自家屋里的红角大发怨气，把雕着粉红色蔷薇图案的碗摔碎，碗边上十有八九有些爬满苍蝇的、吃剩的碎糖屑；还会说——她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会用粗地毯一样的手帕作践自己；玩完去吧……于是，他们二人便比肩来到我们街上，把嗑完的香瓜籽壳吐得满处都是。

他这个木匠把件红衬衣好容易穿在同一个肩膀上的无领上衣外面，同样呼哧带喘地再蹬上在炉炕上烘干了的吱嘎响的皮靴：俨然一副贵人派头——就开步走；马特廖娜紧步其后，穿系带鞋，衣服带亮黄色宽镶边和花边饰物（那是一个阔气的本家女亲的馈赠)。就这样招摇过市——丈夫和妻子!！嗑着瓜子；真成了气派人，特有气派的人；他们简直不像是农民，已经可以归到市民名下；设若此时有人路过，非得脱帽，赶紧鞠躬致意不可，连鬈发也得晃动起来：

“您好哩，米特里依·米罗内奇……您过节好，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要有教堂执事来，也得马上来他一遍：“给木匠库捷雅罗夫请安!”然后鞠上一躬。

周围是白色木屋、红色木屋、绿色木屋，上了油彩，窗户漆

成白色，还带雕饰，屋顶下三分之一是窗户，因阳光的折射弄得你眼睛生疼；周围还弥漫着一股子圣洁的甜腻腻的香气：他脚边是一个清凉的小湖，泛着寒气，引诱着人；顺缓坡向他流来的像是从活云母发源而出的涓涓黄色水流，渔人会在水边把飞翔阻断，和掌中的小鱼一起，在同一个地方扑搧白雪的尖利翅膀！要么，这是仿佛来自天空的一棵蓝树，把身上黯淡打蔫的树叶映照得通亮，而那片树叶上是蔚蓝色的秋天甜美的喧吵：两个人一到秋天，一到所有三个救主节[①] 来临，就这样去蹓弯——年复一年：木匠之妻和木匠；两人一直走到林边，再返身折回：两人在浩渺的蔚蓝中遁身，那里是些利齿的梳子，柔媚的玫瑰色的，全都失去了光泽；褐色小桦树晃动着锈和锦缎，就像是京城过节时教士们的服饰一样；松树跳出榛树林，红红的小脸拉得挺长；这当中——如果你就在旁边——，最显眼的，就要数米特里依·米罗内奇那张圣像画一样的苏兹达利[②] 式面孔了。

看一眼，就看上一眼木匠吧——从脸看起：那里真是没有什么，可是毕竟有些地方值得称道，真是这样吗？主观上说毫无意味，质量最小的实体而已；可事实又明摆着：马特廖娜即便相貌平平，可也算上是扑克上的皇后；这实体好像是精心绘制而出的，在一个农家的、身上有癣的木匠之妻的生活中，是木匠唯唯诺诺、俯首听命，咳嗽起来声音挺大，可结果也不是木匠的婆娘听任木匠摆布，而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们的木匠特别需要自己的老婆；他对她的需要，马特廖娜总是有所察觉的：自然而然地——事实也就明摆着了……

可是，如果——比方说，你以为事实如此，那么，亲爱的

---

① 救主节，这是东正教的三个节日，日期分别为俄历 8 月 1 日、6 日和 16 日。

② 苏兹达利，俄罗斯城市，12 世纪时为罗斯托夫—苏兹达利公国首都，那里的许多宗教建筑内有宗教题材的壁画。

人，事情可就两样了：其实事实本非如此：木匠老婆要靠库捷雅罗夫来养活，就是喘最后一口气也和他脱不开干系，他们永远也休想分开了：木匠是在哪儿死的，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又是从哪开始的，我们没人可以弄清；于是也就算了：在那些日子里，怎么打发工人，尝尝葱头、面包渣汤还有别的什么，再去把勺子舔净，收拾餐具，然后起身——一起给圣像鞠躬，这些就没人计较了；随后，他们相互用特别的语言互致敬意：马特廖娜对他说："我的陛下"，他对她说："你是我的皇后"，这个场面在他这里像是公爵小姐甚或是傻头傻脑的女人的作派：真有气派！再不就是落日时分同坐桌前；黄色的阳光从窗子里重重洒下来；木匠闲坐窗前，还拿本书读，其实眼睛看的是鼻尖。

木匠念书，然后把书推到一边，再把一只手放到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的胸口上，由于手的触碰，会知觉不知觉地有几股撩人的黏稠的细流流向她的胸口，由手指绵延出来的细丝用天堂般的温暖和爱抚充溢她的胸膛，然后涌向喉咙，这以后，她的眼睛就会更加晶莹；没有手的这种位置，她自己是不能活下去的。

可以得出结论：是手的位置而不是肉体交媾，把他们彼此牢牢捆在一处；木匠向她发泄过力量，以后，他再用自己的那过强的力量营养自己，就像在"银行"里储下一笔款子；故此，木匠妻子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周围（没有办法，她当然确实不太好看）弥漫的全是甜蜜的、如此惬意的冲动，心里也直发紧；故此，一走进木匠的小屋：进入你眼睑的全是些破烂：木凳、餐具、抹布；不过，你可以把这抹布当成标记；那个火钩子会正对你的心灵，你可能会认为，那发黑的圣像上的面孔从镶金的法衣里盯看你是别有用意，黑暗中，圣像上的手指别有用意地从长明灯里向上指，茶炊别有用意地沸腾，不知什么缘故，鲜亮的光点寻衅式地从桌子台布上掠过，如果那天是个节日，主人又是在闲坐品茗的话；在别的主人家里类似场面好像根本没有过，似乎主

人们本人也决不会是这般模样，而且他们家的陈设也决非如此。

他们的陈设究竟是什么样呢？所有的东西都各在其位：你走进院子——你的脚就会在麦秸里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畜厩里的积水就会把你的腿肚子溅脏，马打着响鼻，满嘴毛的公猪会去流满泔水的角落里翻找吃食，干草棚里传出来的全是各种家务活计都会发出的窸窣声和沙沙声；走进木屋——你的脑门准得狠狠地撞在门框上，只有经过这种开场戏之后，你才会无意间出现在备有桌子和长凳的小木屋里；这时你才会在碎木块、板子、凿子、木凿、锯子和小手锉当中发现两个光脚的木工（长毛鬼和塌鼻梁）；在碎木块里，你会看到木钻、锉刀、刨子、大号刨刀，没有折好的木工尺，放在刨花、木屑和碎木片当中的水平仪，你还立刻会看到装着油漆、画笔的小罐，小桶里是调好的木工胶，旁边是块蓝色的抹布；你会在墙根看到摞到一起的窗框，没安腿，但已编好的藤椅；还会看到几把已编好但没有安腿的藤椅，扶手椅的靠背，还有一些椅子腿——各种样式的椅子腿，还有铜制的小轱辘；长毛鬼不会看你，塌鼻子会和你嘶哑地搭讪几句，于是你会发现，他满嘴酒气；墙角里所有这些物什的上面是赐人以食的我主的脸。你再迈步走出这木工房试试——还得把脑门撞得眼冒金星：撞得你觉得带隔板的木工房很整洁，打扫得也干净，甚至着了一层可怜的颜色，可那还是壁纸；在这个木工房里你还会意外地发现窗上有帷幔，还有匈牙利椅和其他惬意之处；这里有长凳，带许多挂着长明灯的神龛；还会有俄罗斯炉炕，行军床上有用碎印花布拼贴制成的被子；你要是晚上到这里来，还会听到不安的沙沙声，棕色蟑螂会从所有的缝隙里、从沿墙悬挂的彩印制品下面，用触须向你进攻；这些彩印制品上不是描画着“天堂”圣母的锦缎脸，就是圣教士格里高利的严峻的脸，他站在马赛克拼成的轮环里，头戴金冠，挂十字架，着披肩和天蓝色法衣，白胡子像雪片一样放光；在这些彩印制品中，你会发现一幅照

片样的肖像，画着一群呈诱人模样的姑娘——这是一位阔绰的女亲的礼物，她早就把奥夫奇尼科夫城供青年人使用的公共房屋据为己有了。

这些你都会见到，可是，这场面你又在什么地方没有见过？

所有你不止一次见过的场面再次使你吃惊，你会长久地思考木匠的生活，然后是声喟叹。

伊万·斯捷潘诺夫和斯捷潘·伊万诺夫

能怎么样呢？

当然不会怎么样，达尔雅尔斯基到过古戈列沃村——这么一看：好心的人，你们来劲了：他是在我们村里。我们的村子值得称道：这里你可以敞开儿地转，到处喝酒，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耗费一切：金钱、靴子、精神；酒也不是那么个喝法：喝就敞开儿喝；这可就喝得有了样子啦；你们就喝去吧，先是喝光了钱，然后喝掉了衣服，喝掉了挽具、房子、老婆；再后来喝掉了精神；你喝掉精神喝到徒对四面旷野的地步；没有精神的人与空玻璃瓶无异；你用劲儿撞石头——除了嗵嗵的响声不会再有什么。

可达尔雅尔斯基呢？

他就喝得不会再有什么了；他迷迷糊糊跳进干草房；麦秸发出的沁人肺腑的气味使他晕眩；还因为一个苍蝇落到他的嘴上，因为小猪崽在他脚下巴唧巴唧地拱厩肥；酒喝得太多头发晕，像要炸裂一样，他身下，干草棚直直在轱辘上走，发胀的舌头干巴巴地打转，好像嘴巴让化学酸灼蚀了一样："有个小柠檬也好啊！"他叹口气，然后沉沉睡去……

"我这是在哪儿？"他再次醒来后想，要么可能是他想的时候出了声，要么可能是太阳已经升得老高，所以他的脑袋上面，斯

焦普卡，那个年轻店主脏兮兮的脑袋从麦秸里滑下来，脏兮兮的脑袋滑下来的时候还带着酒气：

“老爷，您不记得您把女人也快喝没了？我实话跟您说过，请您别不要命地喝，我在给人民干事，我在写诗，还写过女人。”

“那怎么啦？”

“就说马特廖娜好了……我当时把您带到他们家去……可您冲着窗户吹口哨；这不，那个女人从窗户里探出身来，看了您一眼就笑起来……您可是醉了，于是也怕了……我就把您带到干草棚……怎么，您不记得了？……就是老爹没说一句话：他在我家是个坏蛋。”

这些达尔雅尔斯基全不记得了：他只记得受了侮辱，挨了一记耳光；站在他面前的是卡嘉，带着无声的幽怨与嗔责，可是，剧烈的头痛使他没能继续回忆下去；何况又有什么好回忆的；难道不是命运本身把他引到采列别耶沃村的？那就随便哪里发生什么事好了！

他们来到街上；来往的大车慢吞吞地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阳光下，采列别耶沃村的水洼子蒸腾得更缓慢；他们对面的一个采列别耶沃老翁坐在土墩上，编一个旧皮轭，编得很慢；一所歪歪扭扭的木屋上，窗户被打碎，碎块拼贴又拆开，进行得很慢，木屋洞开的屋顶露出了树根和棍子，房主人早在头年就杳无音讯了。

达尔雅尔斯基笨拙地扫视一下采列别耶沃村：他的脸颊上现出紫色的伤痕，主知道衬衣怎么会那么脏，头发乱蓬蓬。“哪怕有个小柠檬也好！”他说。

“喏，老爷，去牧师太太的店铺吧，”斯捷潘拽拽他的衣袖，“您这般模样未必愿意回家：去哪儿也得先到我们那里歇歇脚。”

可是，达尔雅尔斯基根本没想回家，他已经决定去找朋友，找施米特去，他每年夏天都在采列别耶沃村租下一间小屋；可是

现在，他的朋友未必想见到他这副酒气熏天的样子，当然，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呸，到了那儿又能怎么样！

“斯焦巴，亲爱的，能不能给我引荐一下那个女人，啊？”

“您说的是马特廖娜？……啊哈！”斯捷潘抱怨地动动头发。

“尽你所知说说她的事。”

“我知道什么？什么也不知道，也没什么可说……你是就想知道撒娇发嗲的事？”他严肃地摇摇头：“那娘们儿不撒娇，是个怪娘们儿；酒——她喝；有一次她出来蹓弯（和我一起蹓），就她一个人出来，谁叫木匠不在家；她蹓弯，就是为了招摇过市，还有什么别的目的——没有，没有；不可能有！”

“哎哟嘿！”斯捷潘沉默了好一会儿，叫了一声。“您是想让我带您（木匠不在家）……合适吗？”

斯捷潘·伊万诺夫脾气暴烈；而他的父亲，伊万·斯捷潘诺夫脾性很急，他是动辄骂向采列别耶沃村的村东，一会儿又是村西，把我们这地方搅得鸡犬不宁；当然他也攒钱；斯捷潘·伊万诺夫再把钱挥霍掉，搞女人，什么都干；伊万·斯捷潘诺夫从教堂唱诗班的左边给执事拉长腔；斯捷潘·伊万诺夫在教堂里大声打嗝，对牧师吹胡子瞪眼。圣像画师们是按教士披肩上的某种形象画出伊万·斯捷潘诺夫来的，就像描画庙宇一样；斯捷潘·伊万诺夫的是他们巧妙地按社会主义的调子加工出来的；斯捷潘·伊万诺夫成了自由思想主义者。通常，一到天黑，伊万·斯捷潘诺夫就噼噼啪啪打他那把破损的算盘！斯捷潘·伊万诺夫呢，一到晚上要是没去搞女人，没去唱歌，就准是在写诗。伊万·斯捷潘诺夫出村大不了是去利霍夫；斯捷潘·伊万诺夫可是去过莫斯科的；是从莫斯科走着回来的，没戴帽子，没穿靴子，也没有表，就拿着一本在多尔库契克买的破损的小书；书里却是海涅先生写的诗；斯捷潘·伊万诺夫就喜欢“海涅味儿”……

“是怎么想出来的：瞅——俄语、德语同样让人难受的诗！”

他说着，便开始用他自己的创作款待执事；比起别的诗人来，执事更喜欢斯捷潘·伊万诺夫的诗《别嘉忧郁万分》；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秋天，心脏难受——
一直在大放悲声；
心灵不会自动敞开——
还得劳我费心机。
我还在受穷，
我还在忧愁！
大概只能在穷困、土地
和沙丘中自动走人……

斯捷潘·伊万诺夫还写过一首颂诗《涅尼拉》；写得好，——出了个诗人；父亲没在他小的时候把他的头发揪得生疼；斯捷潘·伊万诺夫脑袋上的头发给揪掉的可不是一绺，这是实情；斯捷潘·伊万诺夫脑瓜里的东西却依然如旧——他不再有出格的想法；于是，父亲不再理睬儿子；一声也不吭（儿子总顶嘴）；只是把钱款藏得严严实实。

走进小铺，他们碰上叶夫斯基格涅也夫·雅可夫那个吸血鬼；他不动声色碰碰帽子，开始下牲口；坐上马车，还真像个样子。小铺里很闷；伊万·斯捷潘诺夫坐在铺面里头，鼻子上架着眼镜，噼噼啪啪打算盘，教堂执事和一个警察靠着铺面从容啜茶，兴致很高地玩一副油乎乎的纸牌。达尔雅尔斯基进门的时候，执事颔首致意，可是鼻子里呼哧呼哧的，警察谁也不看，却耐人寻味地拖长鼻音嚷嚷着："哼！……怎么着？您要用基督压我的J?"

"基督——可是张王牌！"执事又不着四六地用鼻音嚷嚷着；达尔雅尔斯基听懂了，此前他们说的是那次倒霉的打耳光事件；而且，叶夫斯基格涅也夫·雅可夫把什么都说了：现在，打耳光的事就要在全村传开；更丢人的是，那块青伤还得招人眼哩；他

的脸一下子红了，红得厉害：他们全都挤到窗口上看，斯焦巴现在不时啜上两口酒，在他的耳根边煽风点火：

鸣哟，无聊，鸣哟，忧伤，
鸣哟，想高兴可没有地方！
不管我的目光飞到哪里，
看到的总是泪水成行。

达尔雅尔斯基决心强按下所有的情绪，好让斯焦巴带他去找麻脸婆娘：他心头快要炸裂，而且发出阵阵剧痛；他想：“这时候有个小柠檬有多好。”

“啊哈，女人——也是王牌！”旁边有人这样说，又是囔鼻子声、低语声，还夹杂着欢喜的叫声：活该……可别犯众怒！斯焦巴又在耳边煽乎：

曾在地板上焦躁走动，
也曾在沙发上坐卧不宁，
在炉炕上辗转反侧，
在寝床上也难以入梦……

王牌是不是自然而然地存在？——执事深沉地叹息一声，不再哈欠连天；伊万·斯捷潘诺夫仍然在打算盘；窗户上，一只蜜蜂嗡嗡飞动。

林中的树丛间猎人在小憩，
可他的思绪在遥远的地方走迷，——

斯焦巴兴致不减，干脆把酒瓶倒空。

三个农夫走进屋：魁梧的、红发的、哑嗓的；（话说回来，三个人嗓音都暗哑）魁梧的发了像是“哼”的一声，红头发——“呸”，哑嗓子——“呼”，于是，魁梧的暗哑地说：“要小钉子”；红头发暗哑地说：“要碎烟叶”，第三个农夫暗哑地说：“来点儿糖呗！”“钉子、糖、烟叶……”伊万·斯捷潘诺夫噼噼啪啪打算盘。

魁梧的收起钉子，搔搔脑袋：“木匠在城里。牧师，他在干大事！”红头发搔搔脑袋，拿起烟叶；第三个农夫搔搔头，喑哑地说：“一个教派人物，就这么回事！”然后，抓起装砂糖的小口袋。

“哼！呸！呼！”三个农夫走了。

达尔雅尔斯基朝窗外看看：一条小路从大麻地穿过。他招呼铺面后边的斯焦巴，求告道：“斯焦巴，最好马上去找她……”只有主知道他打算干什么；两个人都因为酒劲冲头趔趔趄趄的。

“不行啊，亲爱的人，”全副醉态的斯焦巴劝他说，“瞅瞅您，再看看我，最好喝点儿醒酒汤……”

怎么，没有任何事，天色傍黑之前，两人都醒过酒来；可卡嘉、忒奥克里托斯，还有他的心底深处呢？头痛起来她卡嘉算什么，忒奥克里托斯又算什么，那时，他的脑瓜里至少有二十只条筐在折腾！

他怎么走出茶馆的，就怎么坐在大麻地里歇脚，牧师太太恰好路过：

“是您呀，彼得·彼得罗维奇，您不在古戈列沃村了？”她诡诈地看他一眼，“到我们那儿坐坐。我家牧师一早就去了利霍夫……哎哟哟，您脸上这块青伤是怎么回事？……办喜事前能长好！”然后，就走了。

他不记得月亮是怎么升上天空的；可那不是月亮：他醉意朦胧地觉得，那是一块柠檬。

小天使，雕花小窗，屋顶都披上一层银光，也披上水洼的光亮，大麻杆茎上挂满了浓稠的露珠；一个红衣女人从远处走向池塘，汲水，再往回走，此刻，一个蓝衣女人也挑着水桶朝她迎面走去：汲水，再往回走；此刻，一个挽着裙裾、黄衣的姑娘扛着扁担又迎着她走来；可是，黑暗中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把这个女人看清；她像是奔着池塘去的；只是塘边的小灌木后来又摆动了好

长时间，又有一串笑声和响亮的亲嘴声从那边顺着露水传出来。

关于人们的议论，关于骑自行车的人

我的主人公是怎么给赶出古戈列沃村的，在采列别耶沃村很长时间传得沸沸扬扬，可他却像是掉到水里了，也是，村周围他那双过沼泽的皮靴印到处都是；他的东西也马上让伊格纳特放在母牛背上从古戈列沃村弄回施米特的小木屋，这也是真的，施米特老爷本人没见着彼得，他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给自己安排好住处，在马蹄坑村，他总要干些蝇营狗苟的事情，也总有些地痞无赖登临他的门。现在万幸的是，我的主人公没有在采列别耶沃村的村街上亮相。

时光如梭，可没有一天村里人不在议论；在蔚蓝的六月天，遥远的云杉林上空，升腾起一股烟柱：着火了；在这一天，在唐丘科夫城下，把郊区搜了个遍，抓了一个大学生；在他的住处翻得底朝天，可充其量只搜出一个本地鲜见的西班牙葱头；葱头叫人吃了，大学生则关了起来，有吃有喝；就在这给人留下记忆的一天，叶夫谢依奇把帽子压得低低的，悄没声从庄园溜进我们村——捎信；在我们这儿还是让人发现了，所以他只好空手而归；他一直是和施米特老爷密谈的，别人当然就对他起了疑，人们一个两个三个地拥到小店来，因为——怎么说呢，我们村的小店铺可说得上是个俱勒（乐）部，甭管是谁，到了采列别耶沃村，就是歇歇脚，能不来小店铺？小店里，斯焦巴刚刚把一捆拿到的传单藏进货品里，这老家伙坐着，摘下帽子，嚼咽着香肠，扯着公鸭嗓说他这儿如此这般，小姐伤透了心，哭了；拢共一个小时过去，人们说的都是古戈列沃村如此这般，而小姐伤透了心，哭了；牧师太太便决定，古戈列沃村已经久违了，现在她要去那

里。"算了吧，亲爱的，"牧师劝她。

蔚蓝的六月天里出的就是这样的事。

随后是云朵浓聚的天——云要么是大片的，要么是星散的；这一天，木屋中间叶夫谢依奇的帽子又忽忽闪闪；在这一天，斯焦巴又跑到牛蹄坑村，和些看上去蹊跷的人鬼鬼祟祟，他们动听地对他说，人民正通过我主的神灵获得价（解）放，说是有些人秘密地等待神灵君临大地；通过这个人物他得知，方圆佐近的人都在窃窃议论古戈列沃村如此那般，而小姐本人差点儿做出毅然决定，可古道的人还在劝止她不要迈出那一步，云云。

要说你家的炉炕烧得暖烘烘——可赶上好日子了；就在这一天，牧师太太一身粉红色打扮，扣上帽子，坠上耳环，裙子窸窸窣窣地去了古戈列沃村，她当然知道她在那里不受欢迎；像是有意与她为难，就在这一天，一位女教师也去了那里，好像她还吃得开：回来以后，她炒爆豆似地跟人说，那里的人们用各种甜食款待她，卡捷琳娜，瓦西里耶夫娜搂着她大哭，因为她把自己的命运寄托给了那些人种中低贱的人身上；这一天，牧师还朝女教师啐过唾沫，做过卑视的表示，当然了，要是有人透个风治治她就更好了，因为事情摆着：女教师和碎嘴婆娘一样有害。

要说你家的炉炕烧得暖烘烘的——那算是赶对了日子：这一天，采列别耶沃村大吃一惊，因为满天星汉灿烂，一切都还存在，人们三五成群，窃窃低语：说戈拉别娜男爵夫人遭了"无产阶级"的劫，可却没有提起侦破，因为事情摆着，抢劫者是达尔雅尔斯基；另外一些人默默祝祷，说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有更深的内涵，这就是：别是契日科夫将军开的玩笑；可是，就在这一天，叶夫谢依奇在林里溜达，东瞧西看，一直在找什么人：然后又是空手而回。

绿色的草场此时也被毛莨染黄；草场上缠人的石竹伸出枝蔓，变成红色，甘菊呈现一派白色，粉红的麦仙翁草从路旁的燕

麦田里苏醒过来……

这就是那些可资纪念的日子里发生过的事——没错：我干吗对最重要的事件不置一词呢？对不起，是忘了！这当然就是自行车的事了：哎哟，事情与牧师有关，成何体统哟！不过，先来说说自行车（是牧师有辆自行车）；不是这位牧师，而是那位——喏，你们自己猜猜看说的是谁，可是，我要告诉你们，自行车很漂亮：牧师真有本事，他会有这么个玩意儿：玩具自行车——簇新、气派、带闸，上好的车带和挺帅的车把！牧师从帷幔后面跳出来，没带帽子，一拨车把——走了：瞧那场面：但见路上滚滚的尘埃：牧师那么小巧，像个瘦猴！眼镜架在鼻尖上（镜框是镶金的），黑发上的帽子成了椎形，十字架歪到一边，黑胡子直垂到车把上，背弯成了弓形……好家伙！……人们在看牧师一路上怎样作践自己，他扶着车把，教袍膨成弧形的帆，从教袍下面飞出一对上下跳动的棕靴筒，绦带色的靴罩把腿都弄弯了，引得路人发笑，扬起的尘土飘进他们因为吃惊而大张的嘴里，牧师飞身擦过里程标和村标——就像是在飞：大路本身动了起来，在自行车下伸延，它就像是一条巨大的白练带，地平线飞快地闪到一边，接着又闪回到另外一边。牧师就这样骑着车子奔向采列别耶沃村，奔向那绯闻纷纷，耻辱和辣椒的所在：他在伍科尔牧师的小屋前跳下车，就径直去找他。

没必要弄清那就是格拉奇哈村的牧师尼古拉，一位学院派人士，——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在格拉奇哈村筑巢，而且足不出户在这个巢里一呆就是两年；他呆在那里，没有一点儿他的消息：格拉奇哈人本身就像是远远躲着大路生活，所以也没有人去说他们什么，他们的人数量很小，不为人知，也可以说还没有发蒙，以致上帝只好赐给他们一位瘦弱的、黑色的牧师：尼古拉牧师是位深黑头发的男子。起先，没有他的任何消息：直到最近才传出一些涉及到他的不中听的风闻，主宰他布道的是阴暗的精神；无

论如何，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他骑上自行车飞也似的来到我们这儿，在最不适宜的时刻，牧师碰上了牧师：伍科尔牧师穿一件内衣长袍，坐着抓苍蝇，而牧师太太正像她在那几天准一位女工假时一样，穿一件开胸挺高的裙子，在他们的客厅里光脚走路，把盆子弄得山响，弄得脏韧皮发出声音；而尼古拉牧师马上当她的面把皮靴弄得咯吱咯吱响，嘬着香烟，滔滔不绝大发宏论，而且他那双善良的小眼睛里满含泪水，嗓音在颤抖，全然不顾因为他而意外发蒙的牧师太太赶紧跑去换衣服，而审慎的伍科尔更多地注意到，格拉奇哈村的牧师好像没穿带包脚布的皮靴，他也好像没有把装着肺痨一样的棕榈的编筐或者三条腿的红色牌桌弄倒。那桌子铺着手绘台布，上面放着第四条桌腿；看到牧师尼古拉，牧师大叫起来。可伍科尔牧师对格拉奇哈村的牧师的所有冲动举动一声不响：伍科尔牧师是位审慎的人；他看一眼面色阴沉的牧师，心想："你别到农民集会的地方去，也别听到什么恶棍的密报——你活别人也得活，也别因为你很快就要被夺去教职然后坐牢而伤心痛苦。"

茶炊已经备好，还有斋戒时用的糖和蜜，苍蝇吮够了蜂蜜，粘到了餐叉的边上，蹬踹着腿脚，让人联想起试金石和打火石，而尼古拉牧师还在出声地哭，他吓坏了，也没听人规劝，就心情沉重地走开。

树 洞

斯焦巴把这些事都告诉了我的主人公：我的主人公对议论的传言，对格拉奇哈村的牧师不期而至大为吃惊。如果这个人物的星体在古戈列沃村和采列别耶沃村里滚动，那么它只会平淡无奇地给他解释他在牛蹄坑村的日子：关于解放的话题总得和他沾上

边：就冲这些话题他也得把舌头割掉，精英们都会来找他，四面八方的自由思想者都是精英：地方自治局派任的大夫也顺路来看了他；尼古拉耶夫团的老兵还胸佩四枚格奥尔基勋章把他锁在木柱上：这可是绿色别墅集会的“演说家”：在那里，在林中的绿色别墅上，他用块小木头敲木墩号召起义：老兵在我的主人公身边嗅嗅鼻烟，给他看四枚格奥尔基十字勋章，最后，在里霍夫住过的大学生打算握他正直的手。

还能怎么样呢?

有一次，斯焦巴跑来说，他已经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只重要的鸟了，他已经和鸽子家族结识了，他也是只鸽子了；关于鸽子的消息已经横亘在我的主人公的所有出路上。对这个消息他听得十分投入；可是，斯焦巴在我的主人公耳边低语，说鸽子们已经知道了他的底细，现在约他落日时分到橡树洞去，然后在夜深人静之时，有一个善良的人与他在那儿会面，这时，我的主人公真是大为震惊。

“不是马特廖娜我不敢相信您!”斯焦巴眨眨眼，可是，有人走进木屋，他抖抖头发，唱了一支那些人根本听不懂的歌儿：

哎哟大象，大象，大象——
长鼻子鬼，长鼻子鬼：
克雷卡[1] 的克雷克维奇——
特洛姆巴的特洛姆波维奇
特—列姆波维—维尔斯基

我的主人公已经到了地方——老橡树旁边：他的胸口发紧；他马上想到，他把白天黑夜都弄混了；可是，已经没有退路；于是，他惬意地进入狂躁的梦境中；最好不要去想卡嘉：因为那段

① 克雷卡，在俄语中本意为“长牙、獠牙”，下文中的“特洛姆巴”本意为“龙卷风”。

历史已经死亡；他在林边陷入沉思；他突然想去折一枝云杉枝，编个荆冠戴在头上顶替帽子；他也这样去做了；这绿色的扎人的花环使他看上去圣洁，在他额头上翘棱着爪形的角，顺着脊背垂下绿色羽毛，他的模样野性、高傲，连他自己也感到陌生：他就这样钻进树洞；等的时间长短——他不记得了；也不太明白在等什么。

他一看，——啊，是她，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拎着个空筐走来，手里还有树林里采的花；他马上明白了，她是通过斯焦巴叫他来的；他振振精神，从树洞里迎着她奔向路旁；那脏得煤一样的脸好像把她吓坏了（大概，有牧人曾在树洞里生过火）。

“哎哟，真吓人！”

她——脸上有麻点，挺好看：肚皮很大；他不明白这些怎么会对他有吸引力，引得他走向她；她的脸上也没有顿生红晕；盯着脚看，脚下是片已经被发干的树叶染成黄色的小草丛；树叶下面有蚂蚁在爬。

“您是来采蘑菇？是您叫我？”

“我？哎哟，瞧你说的：难道我们需要你？”

“您摘花，就是说您喜欢花？”

“客观地说，我们喜欢……”

“请给我一束小花！……”

“随便好了，花你得挑……”

一道目光从他身上掠过，那是什么样的目光！在她的眼睛里，从带麻瘢的脸上涌出蔚蓝的大海；浩淼的海水在她的目光中翻腾，他已经陷入欲望冰冷的旋涡中。

“能允许我和您，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一起走走吗？”

“可以，只要你愿意：听你的便……”

她也不由得笑了——眼光熠熠，可是有点儿斜视：一只眼睛看着你，另外一只看一边；于是她就这样匆匆朝林子走去；只是

脚后跟在滑动；道路全是细砂，踩得零零乱乱；马特廖娜的脚后跟把沙子全甩到他的鼻子上；可他却在想，她是斜眼，这有多妙。

“我早就想找机会和您聊聊。”

“这不机会找到了……”

“我昨天一看见您就想来……”

“你的‘就’从何说起……”

她笑了，像是又想站起来应和笑声；她抖抖乳房，垂下眼光，唇边现出那种只使人感到耻辱的细褶；可他却在想，她有这种细褶可真妙；她没有感到难受，和他拉开距离匆匆地走，这不，已经到了村边：斯焦巴在村里什么地方没有章法地拉手风琴，佯装什么也没看见，又扯开了嗓子：

哎哟大象，大象，大象——
长鼻子鬼；
特洛姆巴的特洛姆波维奇
特洛姆波维—维尔—斯基……

“站一下，”马特廖娜突然转过身，“你回树洞去吧；弄不好会让邻居看见，再偷着告诉你那位法国小组，告诉卡捷琳娜·瓦西里耶夫娜，”她冷笑一下，“你那位识文断字的小天使。”

“瞧您说什么！”

她呼哧一声，呼哧一声——脸对着围裙，而且和他隔着很远，在村边的篱墙边，她又朝他转过身子：

“只要你爱我，就来吧……”

她钻进篱墙……

那棵五百年的三杈橡树整个全从一个树洞里长出，在不再燃烧的夜晚伸出三个冠冕；就在这个树洞里，我们的主人公已经苦思了一个小时；他想得很多：对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他根本不是在想，而是用嗓子惬意地唱；思绪多么溜滑，又是多么轻松

——想的是自己的命运，还有橡树……

他认识这棵橡树，它现在正用全部树叶的沙沙声讲述一段往事，这些还不为人知：也许讲述的是伊凡雷帝那位大名鼎鼎的朋友；也许，从莫斯科来到这蛮荒之地的那同一位警士曾匆匆赶到这里，然后，就坐在橡树底下，戴顶线织卷沿帽——上面还缀着直垂到肩的锦穗，——穿红韧皮靴，拄六叶锤，他那匹善驰的白马没有拴好，在橡树周围平和地啃啮草皮，深红色的鞍韂从马鞍下朝外鼓——一只被激怒的狗扫视路面，警士长久长久地盯着飘浮着的柔软云朵，然后翻身上马，就这个样子一下就是几百年——这些都可能发生过；也许，那位潜逃的、被革职的牧师曾在这树洞里躲藏，好结束在索罗夫基石囚室的那些苦日子；也许，再过一百年——自由之火从地底光顾这些凸出的树根；听到失去教职的牧师在呻吟，策马奔向时间永恒的警士也悲上心头；那火焰也会对历史喟叹。

一切都是可能的——他思考着，又转念到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身上，觉得他已经不是在树洞里，简直就是在采列别耶沃村里：好像他的两脚自然而然地把他引向那里；天已经很黑，可还是有人去池塘汲水：红衣女人会来的，她朝灌木一转身，把桶放好，你再一瞧：她成了白衣打扮；只穿一件衬衣坐在水边；衬衣马上从她的头顶飞走，她吗——已经在水里了；蓝衣女人走向池塘，朝灌木一转身，放好桶，往塘藁里一瞧：一个长腿女人正朝她爬去，黄昏中那像是个男人；而远处——出现了一个挑扁担的黄衣女人；一准是个乐哈哈的爱搅水的女人去池塘；公鸭的呷呷声，乡村的奔马跑进融融夜色，尘埃、狗吠，还有遥远的、因为露水听上去清清楚楚的说话声。宁和的群星光辉璀璨，活灵灵闪光的塘水晃荡着它们。

夜飞向树林；可是，两边凸鼓的树洞里，炽红的燃灰哔哔剥剥，头一次充满灰烬的响声，而蓝色火焰的花瓣在灰烬上面飞

跳；树洞有裂缝，它呲开红色牙齿看着影影绰绰的黑暗；齿间升起一个声音，阿勃拉姆毛蓬蓬的头从外面往树缝里探，朝藏身树洞的我的主人公点点头：这个乞丐把棍子抵在毛蓬蓬的胸口上，一只鸽子扇动锡制的翅膀从棍子上重重地跌进火里；惨淡的星星从高处往树洞的小孔中窥视；乞丐也盯视着星星；只有被火光映亮的翳子看着达尔雅尔斯基的心底。

他就是这么个好心的人；彼得在等人，不是一个钟头，也不是两个；乞丐则是另一号人——他和彼得相对而视；从他乞丐的胸腔里喷出的是心里那些听上去不顺耳的粗话：那些荤腥话一声声还拖得抑扬顿挫：

“我们这儿唱歌逗笑特逗；做礼拜比唱歌逗笑还逗；还带亲嘴儿的，唱的是发丧的腔；我们这儿女人的奶子是甜的，她们做礼拜时的打扮比雪还白；絮叨个没完的都是金钢石门和优惠区[①]。”

“所以我们才赞颂鸽子：我们在全区四散飞翔，伙计；所以，当首领的让我们活得快活；那是只出息了的鸽子，蓝翅膀，所以才飞遍俄国发动起义，于是，自由的哥萨克就在一片蓝天下拉杆子造反。”

“就是那些优惠区的哥萨克——最早最早动的手；这些燕子鸟，他们把圣灵带到整个俄罗斯；就是他们在大地上飞过叫上一声，也会有成群的鸽子跟着他们飞起。”

“所以……”

“够了：我——听您的话。”

“是圣灵，教会的建设者在那些自由的哥萨克身后；所以，你要是和我们在一起，伙计，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就是你的，你又何必舍弃我们，自己苦自己。”

---

① 优惠区，旧俄11世纪后曾允许一些村镇居民短期内免除交税和服役。

"够了，我——和你们在一起。"

彼得坐在树洞的角落里，把脸放到膝盖上——他像是在做什么梦；他头上的荆冠歪到一边，像鹿的绿犄角，在树洞里投下飞快拉长的角的影子。红光的闪亮高高地从树洞顶端投下下坠的暗影——影子在跳动，就像地狱里一位带翼的子民在窒息被火焰包围的人。

"阿勃拉姆，您为什么会相信我？"

"凭眼睛。"

愈加昏暗的夜色压向森林；现在，恐怕不止一个眼睛看得见的人在哭了："让我的眼睛瞎了吧——我要眼睛有什么用！"而瞎子此刻肯定是在笑话看得见东西的人了。

事 变

最近，在霞光里，在花丛中，达尔雅尔斯基围着我们的村子转悠，在绿茵为底、鲜红色衬衣的映衬下，套在头上的荆冠支棱起的枝子特别显眼；乞丐阿勃拉姆在他身后亦步亦趋：他缠住了我的主人公。

最近，在霞光里，在花丛中，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无缘无故地围着我们的村子转悠；达尔雅尔斯基——脸孔黎黑，胡子拉茬——从灌木丛中走向她；他站住了，踟蹰一下，搔搔胡子，起初畏葸地看着她：话很少——就是不知什么原因，他一直对她寻踪追迹；看她会不会从篱墙后面出来，在路上会不会遇上麻烦，会不会去柞树林采蘑菇，她身后没有人，没人可是有干树枝的断折声，细嫩的枝条在晃动，虽然并没有刮风：可马特廖娜根本不害怕；只要她愿意，老爷就得忙不迭地滚蛋；可老爷已经成了她的情人：他们之间产生了精神上的亲和情，可是，说话——很

少；有一次就她一个人的时候吓得不轻：她刚走进树林，树枝就在她身后晃动起来，于是，她想把他抓住：她像是在找蘑菇，人鬼不知地走到树枝前；她撩起裙裾，弯下身子，拨拉开灌木；她身边不远有个人——跑了；她觉得她认出了那个窥探者——根本不是可爱的老爷：这个窥视者胡子的形状像把铲子，穿高筒靴，戴块铜表，可这时斯焦巴从灌木里窜出，而且冲着她说：

"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别害怕，爷娘老子我都敢掐死，既然为了您我都叫鸽子了，我是不会让您受屈的：您要拒绝我，主啊，我会挺得住，我和您在这儿不能呆太久，因为——我干吗要和您的老爷较劲，何况，主知道——我喜欢老爷：我现在就和他合得来……不过，为了我的老爷，也为了您，妈的，就是把胡子拔光，我也得往他的心口窝砸杨木橛子！……"

马特廖娜知道，三个男人都在盯她的梢，就陷入沉思——她想的倒不是替自己害怕；她伤心的是有人盯梢：而且主要的还未必是那位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确实盯过她的梢：限制她祷告和一举一动的精神自由；他就没有察觉出木匠库捷雅罗夫平缓的血流下面秘藏的一切？有所察觉他是会说的：暴力会突然降临到你头上。

村里风传过打耳光的事、一个不守本分的村子闹乱子、哥萨克，还有远离火场的紫红立柱：邻里间又开始怒目相向；漂亮公鸡在周围乱跑：我们这儿也天天盼公鸡跑来。"现在哪能少了漂亮的老爷！"上年纪的人眉头紧锁；难怪漂亮的老爷像狼似的在周围出没；有个哑巴见过他——在灌木丛里，那里，伊万达·马利亚，就是牧师太太的小眼睛注意过路上的动静；她在黑麦地里发现了他：她刚刚伸手去摘矢车菊，就发现了他那件红衬衣；在采列别耶沃村的茶馆里，有人看到过他，当时，一帮乌合之众在那里聚合；他们不是那种凭理智把握村社[①]大会的人，而是些

① 村社，沙俄1861年改革后的基层行政单位。

败事有余的人，边走边喊叫，在窗户底下冲闺女家吹口哨，传递下作的便条和专门盯看大路上的人；一到夜晚，我们这儿总有人在林里闲溜；也许，那是些疯狂世界之魂，它们早就从村里消失，早就在采列别耶沃村的墓地里烂掉，而现在，又从坟茔里站起，要烧毁村庄，亵渎神明：一到晚上聚合在茶馆里的就是这么帮人；如今，和他们，和这帮乌合之众纵酒取乐的是，从花园给赶出来的、头戴荆冠的老爷。

发现他的，还有那位在采列别耶沃村租下一间木屋的人，就是那位连主——即便是东正教的主也不信的施米特老爷；他一直在找达尔雅尔斯基：他不是给他转过信吗；可是，远远地看到他那件红衬衣——他吓得跑进了冲沟；就这么溜了，也没有凑到朋友跟前去。

已经有两个半大小子立刻决定揍他一顿，我不知道事情会闹到什么地步，如果不是有把我们村的人吓住的那声巨响的话；一个过路的扫帚星说，格拉奇哈村的牧师和一伙手执镰刀和棍棒的农民，用正直而又对上帝大不敬的手把十字架拿给当局，而且和全格拉奇哈的村民开始罢工，现在，格拉奇哈村正举行这样的游行，也波及到赶来的哥萨克，好生了得；后来，消息却串到了一块儿，说那位尼古拉耶夫团的老兵，胸佩四枚格奥尔基勋章，以他个人的名分一瘸一拐去联合那位背运的牧师；可是这都是些信口雌黄，而且当时是哥萨克抓住了背运的牧师，从他身上拽下十字架，反剪双臂，直接轰回利霍夫（就是那伙人和那辆自行车!）；当初怎么往格拉奇哈村移民总共两个家族——福金家族和阿列辛家族，现在就又怎么把全部福金家族和阿列辛家族扔进城里的监牢。

斯焦普卡，那位小铺的少掌柜对那番议论嗤之以鼻：他大概知道秘密毕竟是秘密，难怪斯焦普卡受人之托不但要顺冲沟叫秘密警察，还得把这些警察从罢工的社会主义者身边引开，好用新

教的教规开导他们，给鸽教派的弟兄们行动自由的补偿；斯焦普卡知道是知道，就是不说：斯焦普卡自己就不止一次朝尘土飞扬的路上观望：于是他的脚印就这样留在了路上，他也就这样走开了——等等，等等；那边，天空敞开胸怀贴向大地之处，光线顶端所及之处，是弥留的人们衰颓的藏身之所：还会有人朝路上观望，那可就是那个微暗的身影在召唤了，那身影站在那里，向你招手，招手，从老远的地方给你打手势，可你走到跟前——它就转身遁迹灌木丛；不是一年，也不是两年，那个身影站着，时近，时远，它无声地威吓着小村，无声地召唤着……

一块花岗石向隘口威严的深底坠落；如果这渊底只是水平面，大石块会坠得更深，可是滑腻的泥淖里没有坠落的痕迹——这里已经到底了；可是人们心灵没有这种底，故此，坠落可能就成了永恒的现象，它欢快之极，就像遨游的群星在世界的深渊上空留下的痕迹：你已经被黑色世界的权标吞噬，这个世界既无王君，也无草民，所存在的一切就是这个世界中心的呆凝；你且将世界中的这种呆凝当成坠落或腾飞吧——反正无所谓……对达尔雅尔斯基来说，他的坠落就是腾飞：他已经义无返顾地奔向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沙拉芳[①] 的闪动之处；可是他干吗对她腼腆呢？她笑话过他稚童式的腼腆，追从过他，从村里奔跑出来紧随其后；好像是在追，可还是没有追，只朝他的背影冷笑过，可前面——那里，那里，那个田野里消失的微暗的身影曾经呼唤过他们两个人奔向广袤的，见所未见又十分可怕的辽阔天地。

光阴就这样流逝——蔚蓝的、迷濛的、充满尘埃的光阴；村里还有人聒噪，说达尔雅尔斯基与木匠婆娘关系暧昧，说木匠库捷雅罗夫一直泡在利霍夫，是不是因为他在干大事情，是不是又和暗道上的、萍水相逢的或什么教派的人搅和到一起了，也未可知。

---

① 沙拉芳，俄罗斯农妇常穿的连衣长裙。

所以，人们风传达尔雅尔斯基的事，可他却并不耻于见人，这也就没有什么稀奇的了：事实说明——他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与马特廖娜一起漫步的；一位爱喝茶的人说起，这可爱的一对不久前曾在他那里豪饮，好看的老爷头戴纵树枝编的荆冠，跪在马特廖娜脚前（女人像是在发脾气）；店主斯焦普卡给他们拉手风琴；要饭的阿勃拉姆为了讨点儿小茶钱，给他们光脚跳舞，裤子褴褛，舞动着一只锡鸽子。

好家伙！……

马特廖娜

一个黑眼睛的像是画出来的美人，嘴唇像你的多汁的马林浆果一样甜，一副轻佻的小脸蛋，要是你看上她一眼，那么接吻就不会像五月的苹果花瓣那样柔和，她会成为你的爱人——可别说这是你的爱人：你可别对着她圆圆的乳房，对着她在拥抱中瘫软地融化掉的——就像火中的蜡烛一样——苗条的胴体喘粗气；你可不要凝视她白皙的、粉红色指甲的纤足；你要把她的手指吻个遍，然后再吻一遍，从头开始，——最好能把这些都做到：她会用小手把你的脸捂住，于是，透过透明的肌肤，你会在亮处看到她体内的血液流动时发出红色的光泽；但愿你也不要去深一步探问你马林浆果一样的情人，除去发笑时的酒窝，甜腻的唇须，从额头上飞起的头发的烟团和指缝间颜色变幻不定的血液：再不要盘问自己的情人，对你、对她，你们的爱情就会缠绵悱恻；总有一天，总有一个残酷的时辰，总有一个凄惨的瞬间，这些都黯淡下来，吻的是满是皱纹的脸，乳房也不再因为触碰而阵颤：这些终归是要发生的；你将孤身一人在被太阳烧尽的荒漠和干涸的泉眼——那里鲜花不再绽放，只有蜥蜴在阳光下发干的表皮闪闪烁

烁，你当然还会发现毛脚毒蛛爬满的蛛网上的小洞——之间形影相吊……于是，你干涩的喉咙就会从沙子中升起，贪婪地向祖国发出吁求。

假如你的情人是另一种样子，假如她秃眉毛的脸上掠过黑色麻瘢的欲望，如果她的头发是褐色的，乳房耷拉着，光着的双脚很脏，尽管她的腹部凸出，可她——还是你的情人，你就会在她身上去探寻去寻找，寻找精神的神圣故国：而你盯看着她，你的祖国，——那你看到的就不会是旧日的情人；和你畅谈的是你的精神，带翅膀的护佑天使对你们宽容大度；任何时候也不要抛弃这样的情人：她哺育你的精神；已经不能对她背叛；在那一时刻，当情欲骤现，当你看到她是本色的她，那么她的麻脸和褐色发绺所撩动你的就不是柔媚，而是情欲；你的温存会短暂而鲁钝；只在瞬间充实；那时，她，你的情人就会嗔责地看你一眼，而你就会号啕大哭，好像你已经不是个男人，而成了婆娘：也只有此时，你的情人才对你温存，你的心在感情的黑天鹅绒中搏跳。与第一位情人——你是温存的，尽管你是位堂堂男子；和第二位呢？你根本不是个男子，不过稚童而已：一个爱发嗲的稚童，你的一生都要与这第二个情人纠缠在一起，此时此刻没有任何人可以理解你，你自己也不理解自己，不知道你们身边发生的根本不是爱情，而是压迫着你的一个不可揣测的大谜团。

不，粉红色的小嘴没有使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的脸庞变美，眉骨深黑的弧线也没有使这张面孔赋有特殊的表情：使这张面孔具有特别表情的是，在暗白色的、有麻瘢的、已经被一种神秘之火化为灰烬的脸庞上那厚厚的、红红的、潮糊糊的噘起的、永远像是因情欲才含着笑意的嘴唇；褐色的一绺头发还是硬从木匠妻子（我们这里都戏称她木匠妻子，尽管她充其量不过是个女工）绘有白苹果的红色头巾下面钻了出来；这些特点全没有表现出美，表现出处女格外看重的童贞；在翘鼻子的木匠妻子两个乳房

的摆动中，在肥胖的带白青菜酱和脏泥点的双脚上，在她的大肚子上，在她斜缓而又贪婪的前额上——印着昭昭耻辱；可是要说眼睛……

看一眼她的眼睛吧，你会说："是何等样的风雨在那里泣诉？大海在那里发出何等样的歌声？沿大地弥散的又是何等样的发甜的馨香？……"她的眼睛就是这样清澈——清得像深渊、暗淡得像甜腻的头痛：她的眼睛里好像看不到眼白：两颗带滚边的水灵灵的蓝宝石带着白翳在那深处缓慢地滚动——那里，像是蔚蓝的大洋从她带麻瘢的脸上铺漫开来，那蔚蓝的大洋无边无垠，巨涛奔腾：眼睛被眼皮下面的黑晕布满，眼睛又布满了整个面庞，——她的眼睛就是这样。

你往里看上一眼，就得把别的事都忘光：甚至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①]，你落入这蔚蓝的大海，手忙脚乱，默祷主，好让大天使们的那把高音喇叭把你尽快从大海中解救出来，假如你的心中还有主，假如你还是不相信魔鬼已从天上把那把公断是非的喇叭窃走的话。

你还会莫名其妙地觉得：她的血就是蔚蓝色的大洋；她苍白的面孔也因为略微透光才略显苍白：她的血管里不是蔚蓝的大海，而是蔚蓝色的天空，在那里，因为太阳是红色的，心脏就是盏圣像前的红色长明灯；你觉得她的嘴也是紫色的：她就是用这样紫色的嘴阻断了你和未婚妻的联系；她的笑——全是温存的笑，温存……而又感伤的笑；她最终会成为你同籍同宗的姐妹，在生的梦境中绝不会被遗忘——她会成为你的故国，我们一到仲秋就忧愁地梦见的那个故国——那是澄黄的树叶在诀别的、冰冷的十月的澄空飘忽而下的时节；木匠妻子的红色头发为了你也会在风中成为打旋儿的树叶——空中，还有光辉和秋天的隐动；可

---

① 此处俄语中又有"事情不可能发生"之意。

是，你突然发现，那双明澈的眼睛却是乜斜的眼睛；一只眼光从你身上擦过，另外一只则直视着你；于是，你突然想起，秋天太诡诈，秋天太骗人。

就让木匠妻子的眼睛滚动吧：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一对透明的翳子盯着你看；你立刻就会明白，她和你如同陌路，像个妖婆，有些丑陋；她低下眼睛，把眼光注入泥淖、麦秸和刨花屑中，她还把粗硬的双手放在肚子上——阴影就会飞掠面颊，鼻翼两侧的皱褶就会线条清晰，她的皮肤也明显地深入进麻瘢里，——麻瘢也就显得更多——脸庞就会皮肤松弛，汗渍渍的，肚皮还是那么鼓，嘴角边细小的皱褶会颤动，给人的感觉就是羞耻：她对你来说充其量就是寻一时之欢的女人。

…………

马特廖娜在自家的院子里轰赶着奶牛；她家的桶已经发出嗡嗡的响声；她已经呆在奶牛的肚皮底下；闷人的牛奶的缓缓细流把白铁皮桶底弄得发出尖响。

这时，黑暗中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马特廖娜，马特廖娜！""啥事？""亲爱的，你温柔一点儿！……""哎哟，是你呀，我可没条件亲嘴……""你就一个人？""别捣乱……""去你家吧！""哟嗬，瞧你说的什么！……""怎么？""你自己现在都未必回得去……"

呼声、叫声；院里匆匆的脚步声和喧闹声；鸡的咕咕叫声；家禽拍打翅膀飞上草棚，鸽子的干粪啪地一声落到那里什么人的头上。

他们已经进了正房：只有绿色的长明灯在那里映照着保佑丰收的救世主们明亮的脸庞；他们的头发里是刨屑、木屑和木片；屋里不管什么物什，都缄默地在这一刻盯看着彼得；在浅绿色的光亮中，和凹陷进眼窝的眼睛，和咧开的嘴下闪亮的牙齿一起的，是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的脸，汗渍渍的，苍白得很，在浅

绿色的、像是绿色死尸一样的光亮中，坐在他面前的妖婆的脸是白色的；她本人向他爬去，抱住他，丰满的乳房贴靠着他——一只咧着嘴儿的牝兽；在现在无法企及的远处什么地方，在绿色的汪洋之中，和他彼此相隔的波顶上，浮出一座老屋，——那里，那里，卡嘉公主还向他挥挥小手作别。

这是怎么回事，天啊，我的天？

于是，他当着这头牝兽号啕起来，就像一个被所有的亲人抛弃的半大孩子，他的头垂落进膝间，而她体内的感觉也在变化，她已经不再是牝兽；那双大大的可爱的眼睛：眼里涌出硕大的泪珠回应着他的精神变化；还未被万钧雷霆般的狂潮摧折，反倒发出一种芳香的脸庞，在他面前低垂下来。

“哎哟，你病了！哎哟，小兄弟：可爱的主已经把你从我身边夺走……”

她解开衣领，从滚烫的身体上拿给他一个洋铁做的廉价的十字架。

“哎哟，你病了！啊哟，小兄弟：请接受你的小姐妹，不管她怎么样……”

黑夜已经落入灌木丛，我的主人公也离开了木匠的小木屋，一条狗朝他吠叫，他的背影已经消失在黑暗中，他转过身来，看见那边有一只手从门坎上举起一支忽忽闪闪的蜡烛，一道暗红色的光亮悄无声息地冲入他的心底，因为光照，从带白苹果的头巾下面，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的脸变长了，用欲望的微笑和因为烛光而显朦胧的眼睛照亮暗夜；她在那里是那样的玲珑娇小；他的背影已经隐没，可是马特廖娜依然伫立着，蜡烛在他的身后依然延伸着紧紧尾随他隐没的背影；暗红色的瞳仁在那个地方依然长久地忽忽闪闪；终于那个看得见的地方模糊了；很快，公鸡从这个地方报晓，整个采列别耶沃村都听得见；那清晰的报晓声勉强听得到的回应仿佛是来自……当然，来自何方只有主知道。

遭 遇

他们依然伫立着，互相温存，他们中间突然出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亲近感，此刻，门坎边的干麦秸里响起脚步声，他们刚刚彼此分离，从利霍夫归来的主人，米特里依·米罗内奇·库捷雅罗夫，木匠，已经站在门坎上。

“喂—喂—喂！”他结结巴巴地说着，进了屋。

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的两只光脚向一边什么方向嗵嗵走去；她在那里用脏得不能再脏的围裙捂住滚烫的脸，她从那里警觉地把两个人看了一眼：她的脸上甚至像是现出一种好奇的狡黠和轻微的畏葸；是啊，她有什么好怕的？她本人不就是从同居、从默许，甚至更是从命令开始感到温存的；可她心里掠过一阵恐惧；牙齿抖得咯咯响：是否因为木匠神秘的命令在她身上已经转变成甜甜的、随心所欲的精神狂潮，也就是短短的一瞬，木匠半边死气的、瘦削的脸死气地盯着圣像的时候，她身上的一切都凝固了，死气的、瘦削得像鱼的细骨一样的手抬了抬，做了个祈祷的预示；她的心敏感地意识到，她是对她的同居者犯下了罪孽；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用颤抖的手整了整因为接吻、拥抱和温存而走了样的脸，没有发现暗处她脱下的一件上衣。

不过，木匠也许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他温柔地看了一眼达尔雅尔斯基：更确切些说，是脸对鼻子地看了一眼达尔雅尔斯基；只有长长的黄胡子嗔责地垂向地面：

“完—完—完……完（他已经不再口吃），完……完全可以说，很高兴在寒舍见到爱思想的人……完全……”

于是一只长满茧子的大手伸向达尔雅尔斯基。

不过，木匠已经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甚至像是十分害怕；这

一切其结局，就是说本当如此，这一切如今，就是说应当如此。“不行，我不能，不能！”他想了一下，叹口气，本当如此的结果他不能接受，大概，他本人都没有琢磨过；他只是让闷人的木屋里那股黑面包味憋得喘不上气。

达尔雅尔斯基冷峻地动动眉毛，低低地垂下疑惧的头，凝视着木匠，果决的、闪着野性之光的目光准备给木匠以回应和打击，不久前还隐约有过的冲动此刻已荡然无存；我的主人公瞬息间目测好了一切，好体面地迎接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然而，由于木匠的温存，更由于他那只长满茧子的手，使得彼得斗志全无。

“我是……我想是……当然，我是来取定货的：我就是来取椅子的，木制的，您是否知道，上面有公鸡雕刻，”他说话头一次找不到合适的词语。

“可以……可以……”木匠抖抖头发，“可以。”这头发的抖动中有着某种宽容或可能是褒奖，更可能是刻毒的、可以勉强感觉出的挖苦：结果当然会是木匠马上揪住这下作婆娘的头发撞地板，卷起她衣裙的下摆，用脚踢她；而下作婆娘则是从墙角怯怯地看着木匠；她的眼睛里在说：“难道不是你，不是你，米特里依·米罗内奇开化我做那种事，还使劲揉搓我的乳房?”

要说开化，木匠是开化过：这千真万确；可是结果不知怎么好像未如木匠的本意：不拘祷文、内涵和仪式；可是，设若不拘神职人员的仪式，——就意味着，同一件丢脸的事双方都有份儿；他本人是病了：让斋戒和咳嗽弄得形销骨立：还叫他马上玩弄一个女人胴体——见他妈鬼：木匠从前这些是做得来的；马特廖娜还就得生孩子——这是结果；他还知道，何以发生这些事的前因后果，事情又因什么前因后果而出现如此结局：随之而来的是精神的诞生、大地的复苏和信奉宗教的人们的解放；还会出现一个结果，也即：马特廖娜要与老爷有纠葛；这结果你就看着

吧，如果不是出于心灵的妒嫉，不会是……“犹大，他们怎么能背着我！”他想，极端厌恶地吐口唾沫，搔搔后脑勺，也不看我的主人公一眼。

“就说是椅子——也可以……小木椅——也带雕饰；说这些都行……说那把靠背上有只公鸡或一只鸽子，妈的，都行……妈的，就是说根本没什么，乱子总要过去……”

说“鸽子”这个字眼的时候，达尔雅尔斯基抽搐了一下，这个词好像刺碰到他心底的秘密，于是他便抓起帽子：

“说实在话，您不在时我在您家呆了一阵儿……现在我该走了。”

“什么，混蛋，可以说您在欺负我们：就是说，我看，您是我们的人，”库捷雅罗夫挤挤眼，“算了：我进屋，您滚蛋；见他妈鬼！……”

于是，库捷雅罗夫当着彼得在桌上清清楚楚三次划十字；彼得脑子中的一切都搅翻了，他现在已不可能离开木匠而去；他的“做鸽子的样子”也差点儿脱口而出。

可是木匠已经在周围忙活起来：

“不过：还请赏光把我们的面包和盐吃个够……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你想想，小茶炊……对，瞧你，傻里巴唧，”木匠突然想了起来，“你怎么不请客人进咱们俩的大宫殿？”

突然，他跺了下脚，发出公鸡一样的声音：

“啊呀，让客人呆在暗处，锯末和刨屑把人家弄脏了：快去——点上灯！……”

于是，马特廖娜从他们身边擦身而过，从肩膀下面畏葸地看了一眼木匠：她搞不懂他的举动是什么意思；不是他，米特里依·米罗内奇告诉过她对老爷和对情人都该如何举措吗？可现在木匠分明像是对她大光其火。

“傻娘们儿！”他追着她的背影咕咕哝哝，自己却在暗想：

“勾搭上了，为啥？勾搭上了——都等不得我回来！”他又以双重的甜腻感咳嗽起来，然后冲向彼得：

“您得原谅这个蠢女人：她把刨花弄到你身上：胡子上都挂上刨屑，头发上也全是刨屑，请赏光进屋！”

达尔雅尔斯基又激动起来，一分钟后复又平静。

三个人已经坐到桌边；他们之间在亲昵地交谈；在画和彩印制品中坐着，呷着茶，达尔雅尔斯基冲动地说着人民的权利和信仰。

可是木匠却使劲地琢磨议会：也许，所有的谈话都在没有官阶之分、没有乞求和老爷的窥探的情况下进行，这样倒没有什么了，可是，当时却不是那样：“混帐，他们怎能背着我——见他妈的鬼！”于是，他，木匠，又觉得受了屈；尽管他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受到她的伤害，不过，在别的情况下他并不反对抚摸她，可是，现在恐怕是老爷也在抚摸她。

不过，木匠突然又想起了什么：

“对了：混帐，千真万确的：人民受到压迫，利霍夫城边的一个沟里就举行过集会，还有很多人发表演说……”

“那把椅子——可以……全都可以：什么样的都可以做……用榛木，用红木……”

“如果我们不是农民，就是说，我们就会被人看轻，我们呀——还有什么好说！”

“对了，事情摆着；小人物是绝对不敢自夸其价的……”

彼得刚刚抬脚出门，米特里依·米罗内奇就对马特廖娜说：

“臭婊子：你马上给我说你和他勾搭上没有？……”

“勾搭上了！”马特廖娜不是说出而是吼出的，她在床边蠕动，用被子包住全身；她乜视着他，那目光已是凶神恶煞。

“勾搭上了，勾搭上了！”木匠呻吟着。

最后，一切都归于平寂。马特廖娜从被子下离去，可是木匠仍旧用一只长满茧子的手撑着桌子，裤带解着，一动不动地站在

桌子上方，他的另外一只手从汗渍斑斑的红袖口伸出嶙嶙瘦骨，不停地抓弄稀疏的胡须、敞开的衬衣领口、颈上的大十字架，在头上舞动着，然后，伸开五指插进自己黄色的发绺里：木匠就这样嘴半张半合地站着，用目光寻看自己，他的唇边出现的像害了病一样的细褶，从此再也没有消失：细密的皱纹隐现着，爬满了整个面部，尽管看上去只有他浩大的、深邃而又病态的思索在这张圣像画似的脸那不时变幻的所有表情下熠熠放光；汗珠在前额上滚动，在睫毛里颤动，在脸颊上闪亮，然后落进胡须。

最后，这张转而宁静下来的脸转向马特廖娜，整个脸庞一如本来的模样透出光来：

“啊—啊！……臭婊子！……”

他又一次没有看见她；站着，用鼻子触碰墙板，咕咕哝哝地摇摇头：

“啊—啊！……臭婊子！……”

他慢慢在长凳上落座；慢慢把手放到桌上；慢慢用手捂住头；快脚的棕色蟑螂顺着桌子爬近他，停到他的鼻子旁边，动动触须。

夜　晚

灌木、土墩、沟壑；又是灌木；一条蜿蜒的小路穿过由树枝、暗影和落日余晖组成的网脉伸延出来；彼得飞快地奔向那里——那东方的深处——奔向灌木、土墩、沟壑，周围是伊万诺夫卑琐人物的绿色眼睛。

叶夫谢依奇在追他。

“老爷，彼得·彼得罗维奇，——咳、咳、咳，——我们以后会有什么结果呢？您发发慈悲——去看看小姐吧；小姐很伤心，

她在哭泣！”

回答他的只有枯树枝的断折声和顺沼地跑向采列别耶沃村的扑扑的脚步声……

“咳、咳、咳，”叶夫谢依奇咳得更猛：他没有追上彼得·彼得罗维奇：一个老头儿拖着两条病腿怎么能追得上年轻人！

叶夫谢依奇拐向古戈列沃村；天光已露；混沌的夜已把凌乱不堪的灰烬扔进白天。

古戈列沃村的公园里一片死寂：一个上年纪的女人全身裹在枕头里，卧进窗下的毛皮里；黑暗从敞着的窗户外面扑向她，从窗里迎着黑暗的，是灯发出来的金灿灿的一束光；微风把野葡萄被照得暗亮的抓脚延伸到窗口。

可卡嘉在哪儿呢？……

在那边，在采列别耶沃村那边，在前面：卡嘉很害怕；卡嘉孑然一身，可怜得很；卡嘉更瘦了，像是灰色的、纤细的、布满蛛网的植物茎杆，穿着浅灰色的连衣裙，头发如同死色，她裹着一条白色披肩，在一片蓝灰色的沉淀里可怜地消瘦，正沉入夜的大海：她憔悴的脸在那海的表面上勉强支撑着；她正悄无声息地离开祖母、离开古戈列沃村的仆人们，甚至离开叶夫谢依奇去往那里：脚步声迎她而来——叶夫谢依奇；卡嘉躲开他藏进灌木；就是说，老人，老人……也在悄无声息地去往那里。

老人在她身后很远的地方；她刚回转过身来，仆人灰色的脊背就再次在闪电炽白的光亮里动了一下：

“叶夫谢依奇，叶夫谢依奇！”惊恐欲绝的卡嘉在黑暗中叫道，可是，叶夫谢依奇没有听见；看着他的背影，卡嘉哭了。

她的眼睛——像是自黑色的、由四面围上来的树叶的镶边里偷看卡嘉的那一小块夜的蔚蓝：卡嘉站住脚……哭起来。

祖母破产，吃耳光，荒唐地丢失钻石，彼得可怕的失踪，对这失踪和那丢失的钻石的种种议论，最后，是那封下流的、没有

签名的、用黑羔皮写的文理全然不通的信，这封信里，一个平头百姓无耻地告她，她的彼得好像与一位外来的婆娘有染！卡嘉看着小星星……哭了，她的瘦肩膀因为夜里树叶的簌簌声而发抖；任何人听到的树叶的声音都是这个样子：那是种特别的簌簌声，白天是听不到的。

施米特会把什么都告诉她：他会替她把彼得找到。

这已是木屋了；它们像是朝灌木的黑色斑点上坐去，然后四仰八叉地躺着——用充满残忍和怒火的眼睛朝她那儿挤眼；就像一伙充满敌意的人现在在灌木丛中用火焰的光点、房子桁架暗影的密网爬动；椋鸟窝漆黑的指头朝那里伸出来——这些现在全都朝向树林，这些全都尾随着密林边缘上的卡嘉，刚刚对她大开；首先从黑暗的树林里出现的，只有火的密网；蠢傻的姑娘走近林子的时候，笨重的白色钟楼从她的右边擦过，像骤然间醒来的雨燕一样，发出尖细的响声。

便鞋被杂草打湿，连衣裙沾满草上的露水，两个肩头瑟瑟发抖；卡嘉迷了路，信步朝一个缓坡的宽大凹地走去；瞧吧——凹地里的一丛灌木中矗立起一座小木屋，从烟囱里冒出的烟朝屋顶落去，发出闪亮的星点；光亮惺红的托垫从窗子落向草丛；屋子上面黑色的窗户十字架向光的亮点倾圮；这些同时全向卡嘉伫立的灌木伸延；她惊恐又多少有些惊喜地觉得，在那微红的光亮中，可以看见树叶和细茎上隐约闪现的钻石一样的露珠；突然，她害怕起来：制帽人的那张脸在窗下蒙上血污；他的胡须、红鼻子正对着窗户：眼睛也正对着那个方向：是谁在窗下晃动发血红光亮的拳头？她一声不响离开那个地方——远去，远去：她怎么才能找到施米特的别墅？

直到此时她才明白过来，是采列别耶沃村的小店主伊万·斯捷潘诺夫站在窗户下面：她那颗童稚的心脏就是因此才受到惊吓吗？

就让她走到他身边吧；他可能会给她指指窗户，她可能会在窗户里看到彼得肮脏的、披散下头发的脸，还有翘鼻子的麻脸女人，病恹恹的狡诈的脸，那脸从端给黄胡子的茶盘底下朝彼得挤眼；这些她可能都会看到：最好是别看见。

采列别耶沃村的小店主又在窗户下面小心地看了许久，他在窗户下面又喃喃地说了些发了疯的恐吓话："等着瞧，你个拉皮条的老家伙，到我那儿得让你说个够！"于是，他的脸隐没在暗影中，多毛的拳头迎着火亮像是沾满血污；他已经隐入暗影里；枯树枝的脆折声顺着灌木平息下来，最后归于沉寂。

达尔雅尔斯基已经走出木屋，黑暗中的光芒已经把他隐没，他转过身来看到那边有一只手高举着油灯，阒然无声地朝他所在的黑暗里抛洒暗红色的光流，光流的中心远看上去是马特廖娜站在那里，她的脸可以清楚看出淫荡地朝向他所在的暗处抛出的微笑和因为光照有些发蒙的眼睛：她在那边看上去有多么娇小！……

达尔雅尔斯基在林中徘徊，狗在狺狺地叫；狗在追踪着他的脚印，冲向黑暗，然后又尖叫着跳回来，他又漫无目的地弯到牧师家的花园；偶然间从敞着的窗下经过。听到牧师太太的声音：

"我告诉你们，他留着一绺唇须：这只可爱的小甲虫；是个有未婚妻的人：回来度假——贵族家的假。"

达尔雅尔斯基忍不住朝窗里看去——此时他能看到什么？卡嘉脸色发青，娇小，躲在角落里，强作欢颜：牧师太太用肚皮、胸口和信口雌黄欺负她；神情晦黯的施米特一声不响，做出一副听伍科尔胡编乱造的样子；伍科尔牧师穿白色长内衣，对着灯点火抽烟；施米特机警地用眼睛追看卡嘉，从她那儿隐约捕捉到的不安也从他的脸上掠过。

达尔雅尔斯基走掉了……

在朦胧的黑暗中，平静的嗓音彼此相像；平静的嗓音在朦胧

的黑暗中碰到露珠上发出声响：

“不，这不是诬陷，事情本来就是这样。”

“可难道他就不是窃贼？”

“他不是窃贼：这些杂七杂八的说法是情势所迫有人故意暗中鼓捣出来的；敌人藏在暗处，用行动左右他。总有一天他们得付出代价——为所有人，所有人：既为他，也为那些他们伤害过的人。”

“彼得，我的彼得和这个女人混在一起！”

“彼得以为他是永远离开了你；可是这说不上是背叛或出走，而是可怕的、使他感到压力的幻觉；他逃开了别人的支助——一伙敌人欢庆对他的胜利时，正像一个敌人欢庆胜利时一样，也会嘲弄我们的故国；千百次非过失的牺牲，而真正有过失的人却还藏匿着；普通的故世者中没有任何人知道，谁对全部已经说出的谎言真正承担罪责。你们和解了吧，卡捷琳娜·瓦西里耶夫娜，不要绝望：所有的不管是否黑暗势力现在都向彼得发动进攻；可彼得会打赢的；他应该在自己身上战胜自我，拒绝创造个人的生活；他该重新评估他对世界的态度；那时为了他而接受人们血和肉的怪影就会垮台；请相信我，只有伟大的强悍的精神才能为那种修行献身；只有像彼得一样的巨人才会猝然中止；他没有接受提供援助之手；他想自己把一切都进行到底：他的故事是荒谬的、不成体统的；正像我们故国全部光明未来的敌人所编造的那样……请先为彼得祈祷，祈祷吧！”

施米特这样说着，送卡嘉回古戈列沃村；突然间，在他们面前——枯树枝的脆折声，手电筒投来一束白光，卡嘉看到：在白色的光环中，就像在荒郊的野狼中一样，探出一个脑袋，探出彼得的脑袋：他醉意朦胧的眸子迷迷茫茫；刹那间——又是一片黑暗。

在卡嘉想向彼得身后扑去的时候，几只结实的手把她阻止在

原地：

“站住，别动：您现在要是随他走，就别想再回来！”

蓝色潮润的碎屑不是一个两个小时地用晶莹剔透浸润大地，在日落的地方轻轻漫进凋零的蓝绿色的光照里，那里，针叶林黑色的梳子正对着不久前的伟岸留下的明显痕迹；潮润的碎屑覆盖的是东方，只有一处除外，那个地方还没有因为冉冉升起的弯月病态地冲动；尽管周围一片黑暗，却是透明的；灌木的边缘缀满花边和落叶的絮语，被许多黑色的斑点切割着；这絮语的黑色小块像是一片掉落下来的树叶，这里那里地惶惶不安；现在树叶滚动到灌木的花边上：于是就成了蝙蝠；头顶上，鲜蓝色的浩淼大海扬洒着时而这里时而那边放出惨光的小星星夏天才流淌的泪滴；达尔雅尔斯基，还有卡嘉看着星星——从发出凄惋啜泣的不同地方。他们看着群星，而且……因为回忆而哭泣。

第五章 在孤林里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彼得的对话者越是聪明，越是狡黠灵动，越是随意不定，对话者的思想意图越是表露得曲折复杂，彼得在他的面前就越感到舒畅，他本人也越显得质朴。由于这个过路青年人的矫揉造作，智慧倒也在其身上显现并由于斗争又显露出质朴的精神动荡后的疲倦；现在，他走近施米特，坐到他身旁的一张桌子前，翻阅写给他的信件。他皮肤黝黑，胡子拉茬；他的脸上浮现出善意的微笑，而这个微笑坚如磐石：他坐在这里，在两个遥远世界中间：在可爱的往昔与新的甜蜜——可怕的像童话一般的现实之间。高远而深邃的秋天清澈的蓝色、羊绒般的云絮与采列别耶沃村一起映入施米特的窗户，远处清晰可见，一个牧师坐在蜂箱上，因不满伊万·斯捷潘诺夫而恶狠狠地吐着唾沫，伊万·斯捷潘诺夫对他说：

“我有些想法，是把木匠的老婆抓起来的时候了；他们塞赫坦人都是坏蛋。那个娘们，呸，可耻的娘们：可能，他们本人就是鸽教派，我就早注意他们了……”

“嘿，是你呀，斯捷潘内奇，我想，由于自己敬畏神明；它是真的，米特里依·米罗内奇对经文感兴趣。但是，它又是什么呢？……”

“而戈格列夫家的老爷疯了，中邪了，请允许我说：他为什么要去给木匠干活呢？”

“嘿，这就是老爷的古怪念头！”

伍科尔牧师无精打采，深深地吸着烟斗，愉快地朝太阳炙烤的嫩草上吐着口水；他仰望着天空——那是一片清澈的、温柔的、点缀着白色云朵的高远的蓝天。

斯捷潘内奇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小铺；有一个过路人，蛮横无理，与他打过照面后，就高声喊叫，并伸过手来："啊，伊万·斯捷潘诺夫的手！……"

"去你的吧，我不跟过路人握手；可能你的手有病，我可难说！……"

于是，他走开了。

所有这一切没有让看着窗外的达尔雅尔斯基听到，他望着天空、天空中的云朵、彩色的木屋、仿佛是在遥远草原上切成的图案；有时他用莫名其妙的简短的话语同施米特交谈几句。

施米特坐着，陷入文稿之中；在他的面前放着一堆文稿，在一张纸上用圆规画出了一个内部带四个交叉三角形和里面有十字的圆；在每个角的上面画有线条，把圆分成用罗马数字标明的十二个部分，在这里，"10"在上边，而"1"在右边，这个奇怪的图形稍高一些又重新将周边分为"36"个部分，在每一个部分行星的标记这样摆放：在三个标记上有一个黄道标记；在十二个大格子里有小桂冠和小十字架，它们穿过圆心的行星标记，横跨恒星，从这端到那端画着细细的箭头；在这个形状上还有用墨水签的字："牺牲"、"割禾者"、"兹库布卡"、"耀眼的光辉"，在纸条的边上写着奇怪的签名，类似的有："X－10：斯芬克斯（X）(99 幅帝王权杖)；9；狮子，维纳斯（金星）；10，处女座，木星，(朱比特)，(长剑统治者)；7；水星，第七秘密，"等等。

施米特对他说：

"你生于水星年、水星日、月亮时，在那个叫'龙尾'的星空：太阳、金星、水星因你的凶恶而暗无光辉；太阳由于与火星

的方照[1]而暗淡无光，水星处在与土星相对的位置上；而土星是心灵天空的一部分，心灵在这里分裂，巨蟹星座战胜天鹰星座，而且土星预示着你的爱情失败，在第六个地方碰到你的占星图，而它在鱼星座。土星以死亡威胁你；醒来吧。——从你危险的道路上走出去还为时不晚……”

但是，达尔雅尔斯基没有回答：他浏览着书架；在书架上摆着一些稀奇古怪的书：《精装占卜术》、《梅尔卡巴》、《佐哈尔文集》（在阳光的照射下，施米特桌上的《佐哈尔文集》被打开的那一页总是闪着金光：全页预示着西蒙·本—约翰的智慧并直射惊奇的观察者的眼睛；这里还有 Lucius Firmicus'a 文集中的手抄本，有托勒密在《戏剧论丛》中对占星的阐释；这里有克勒门斯·亚历山大的《Stvomata》，有哈默的拉丁文专题论文，其中有同一种“Baphometis Revelata”，在阿拉伯纤闪辉绿岩的支脉和另一种岩石之间存在着关联，纤闪辉绿岩的顽性与吉图尔野性的传奇交织在一起；这里还有一些手迹的抄本，它们选自《各民族神父》、永恒隐秘的《西福拉—杰兹尼乌塔》、几乎描绘到阿夫拉玛的《Sep'her》，此书有关本—哈那涅亚神父对天起誓，仿佛他保证给她奇迹；在桌上还有一些手工绘制的五颜六色的带五角形符号、万字形标记的纸条，它们由一只颤抖的手画出，上面还带有神秘的“tay”的小圆圈；这里还有一张神圣的象形文字图表；一只老手描绘了玫瑰花环，在其上方有一个人头，下方是一个狮子头，侧面是条水牛和鹰的头，花环中间画着一个交叉着的三角形的六角星，每个角上依次的数字：1、2、3、4、5、6，在其中心是数 21，在徽记下方施米特用手签下了：“魔法师的花环——T=400”；还有另一些形状：照耀着两个圣子的太阳，题字是：“Qn Lolath——神圣的真理：100”，在两个被缚的人上方是堤丰

① 方照，天文学术语。

(百头怪)，施米特在下面签字："这是数字60，秘密的数字；劫数，注定的数字；也就是第15个密封的格立福'Xiro－n'，还有一些弄不懂的话："阿托伊姆·吉娜伊姆·乌尔·扎因"。在侧面的椅子上放着一本神秘的画有已知顺序的10个光风神的图表："Kether"是第一个风神：上帝的法衣，第一道光辉；第一束光芒；第一次流泻，第一次运动，第一道水渠，"Canalis Supramandauus"和第8个风神lod，题字为"古代的蛇魔"，在桌子的白木上有一些奇怪的题字，类似"平方的直线是全部情感的源泉和武器"或"所有物质的东西都用数字4来计算"。

施米特的秃头从书籍、标记和图画里抬起，老人的嗓音继续使达尔雅尔斯基明白：

"在巨蟹星座中的木星预示你的提升、富有和祭司的职务，但是土星推倒了这一切；当土星进入宝瓶星座时，你就要倒楣；而现在在这几天，土星在宝瓶星座。我最后一次对你说：小心点！因为连火星也在处女星座；那一切都可以避免。如果木星在你的年表中处于你出生的位置：但是，木星却在你命运的位置……"

于是，彼得被震动了：他回忆起去年，当施米特指示他的命运时，开辟了他秘密知识的光辉道路；他差一点跟他出国——去他们，他兄弟们那里，他在远处影响他的命运；但是，达尔雅尔斯基看着窗户，而在窗户里是俄罗斯：白色的、灰色的、红色的木屋，刻在草原上的衬衣和歌曲；而木匠穿一件红衬衣无精打采地走向牧师；那里有温柔的天空，亲切的天空。于是，达尔雅尔斯基又回到了自己的过去；他从窗户转过身来，离开了窗户里召唤他和死亡的俄罗斯，离开他新的表面的命运主宰者——木匠，对施米特说：我不相信命运：在我的生命中生命的创造会战胜一切……

"占星术不教会人控制天意。它说：思想和语言也创造世界，

七个天才之神——出现在七个方面的保护者，他们的发现就是命运：一个人沿几个圆升起；在月亮圆中意识到不朽；在金星圆中获得无辜；在太阳中获得光明；在火星那里学习温和；向木星学习理智；在土星上观察事物的真理。”

“你用《各民族神父》来款待我，在那上面有最晚期的亚历山大主义的印记；我们的语言学家喜欢自古以来的东西，而在这里没有自古以来的魔法师的学问。”

“难道你忘了，我给你说过，不是按外部的古代传说，而是按口头的教义，我亲眼见过某些古老的笔记、难以理解的学说的片段，在他们那里……”

但是，达尔雅尔斯基站了起来，太阳光已透过窗户照到他身上。

“你没什么可说了吧？”

“没什么！”

“再见，我要离开您了，不是去你的人那里，而是去我的人那里，我总是离开——请别记仇！”

于是，他走了；太阳照着他。

施米特仍长时间坐在那里算账；怜悯让他老泪纵横：“他——牺牲了！”如果有人偶然走进来，那么，大概采列别耶沃村的人会感到惊讶，别墅主人施米特流下了痛苦的眼泪。

这是在这个区里唯一的别墅主人。三月底他搬到了我们这个偏僻之地，别墅主人走的那几天，村子上空刮来了第一阵咆哮的暴风雪；别墅主人老掉了牙、秃顶和老态龙钟，在四周炎热时节他也穿一件黄色丝绸夹克；他拄着棍子且手里还握一顶草帽；村里的童男童女都围着他；别墅主人也到牧师那去；他还运来了打臭虫的波斯药粉；他还不信上帝，虽然也是东正教徒；采列别耶沃村民对别墅主人的了解也就限于这些。

丑　闻

在伊万·斯捷潘诺夫的小铺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那里被打碎的玻璃嚓嚓作响。小铺老板本人为什么跑出了木屋；他从头顶到脸部流淌着粘糊糊的樱桃酱——所有这一切都不清楚；他跑出来直奔有水的洗衣槽；他开始洗脸，他洗啊、洗啊，当他洗完时，发现自己的鼻梁上横着一道血疤，仿佛有人用刀在他鼻子上砍了一刀。也就在这个时候，小铺老板才意识到，他把脸洗得多么干净；洗完脸之后，他才回忆起，他这副模样走上街是多么难堪。

但人们并没有注意他：原因是当他在洗衣槽努力将果酱从脸上和头顶上洗清时，采列别耶沃村的人正在关注另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沿利霍夫的路上，突然卷起了一团云尘——在那个云尘里，响起了一阵恐怖的、刺激人心的吼叫：云尘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刮进了我们村落；在它的前面有一个红色的怪物在狂奔；仿佛一个红鬼从地平线上蹿出并奔进村庄。老人们和娘儿们刚从木屋里跑出来，红鬼就一动不动地停在绿草中间，喘息并唱起了歌，已经不再吼叫。一阵煤油的芳香扑鼻而来。原来这是一辆汽车，人们曾经谈起过它，仿佛它无须马的帮助就可以载人；一个人从车里跳出来，他身披灰色粗布衣，戴一副大黑眼镜；他一直在轮子旁边挖着什么。他摘下眼镜并友善地朝围在汽车周围的采列别耶沃村民点头致意。他的脸庞胖乎乎的、布满皱纹、略微发黄，一双小斜眼向采列别耶沃村民眨着。但是，村民们却小心翼翼地与这张胖脸保持着距离。甚至连牧师也十分好奇，他怀里抱着的小儿子要扑向汽车。这时，那个有鞑靼人脸型的先生又把眼镜戴上，坐到自己的红鬼上，红鬼又叫了起来，喷着尾气奔驰而去，又像刚才那样。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并吸引了采列别耶沃村民的注意力。当时小铺老板伊万·斯捷潘诺夫正在水槽冲洗从头顶流下的樱桃酱及粘在脸上的带玻璃碴子的果酱。可以认为，仿佛有人用凶恶的手将一罐果酱扔到了他尊贵的脸上；但是，如果说，这只凶恶的手不是别人的，而正是他自己儿子的话，那采列别耶沃村民又该怎样嘲笑他呢？他们聚在一起大约有个把小时了，说完了所有的话。在这以后，小伙子失去了脸面和理智，咯出一口痰并朝父亲的脸上啐去，又舞着刀子扑向年迈的父亲，并极不像话地将很重的一罐果酱砸在他的头上。现在，伊万·斯捷潘诺夫不无顾虑地走入了小铺；在地板上是碎玻璃和粘果汁；不论谁走进来——都会感到耻辱。伊万·斯捷潘诺夫锁上小铺，用手托着胡子并陷入沉思。很难判定，被打的父亲是否在生儿子的气或只是受了惊吓；他只是想："斯焦普卡，快滚吧，那水里才是尽头……"

而肇事人不仅逃避了所有这一切丑闻，而且已收拾完毕准备出走。他坐在自己的小房间里面对油渍斑斑的桌子；在椅子上只放着一个捆好的包袱；现在他要从这里走向森林中遥远而自由的地方。他早就想从我们这个地方逃走，他要去追随他的鸽派兄弟：他们给他这样的嘱托，斯焦普卡可以从我们这个地方出逃；我们这些地方让他生厌了，他讨厌看见，马特廖娜对他斯焦普卡吹嘘老爷；而斯焦普卡更讨厌看见他的父亲窥视马特廖娜；斯焦普卡看不到父亲了；而他本人不由自主地监视他的窥视行为，并当场抓获正在干恶事的生父；昨夜斯焦普卡在库捷雅罗夫的木屋里做了一个梦，他明明白白地看见他的父亲，没戴帽子，穿了一件衬衣在木屋边上爬动，拖着一条尾巴，从一个瓶子里往尾巴里灌着什么（大概是煤油）而且开始点火柴，又过了一会儿，在木匠的木屋上又站起一只红公鸡；嘿，斯焦普卡，当然大喝一声，他的父亲就匆忙跑掉了。

现在他们也结清了账。斯焦普卡还不能这样揍他吗；他早就

要揍他了，嘿，他遇见鬼了；鸽派从斯焦普卡那里知道了小铺老板的蓄谋，他们派来一个人，谁战胜谁呢——奶奶语义双关地讲。

现在，斯焦普卡顺利地离开了他渡过了狂暴生活的那些地方；于是他又陷入沉思；他的思绪在狂奔（小伙子不愧为是作家），在离开父亲的木屋前他想作一番辞别，在那里——不管怎样——已故的母亲宠爱过他——他想到了写完构想中的小说前言；斯焦普卡弄到一本油渍斑斑的笔记本，现在用锈迹斑斑的笔写下了这样一段前言："万籁俱寂，整个村庄都在沉睡，只有牛在某处吼叫，狗在狂吠，栅栏门在生了锈的活栓上吱呀作响，狂风在房顶上嚎叫……最终，绝对没有平静，相反，甚至很嘈杂——不愿意吗，请便吧……"

当星辰亮起时，斯焦普卡黑色的身影延伸在被照亮的蓝色的道路上，越来越小，于是，最终，仿佛与自古以来威胁村庄的遥远的黑色怪物融为一体。斯焦普卡再也没有回来过采列别耶沃村：据说，他隐居在森林里；可能在那里在北方，在某一世纪上路的黑色长发苦行僧就是从前的斯焦普卡；如果凶恶的哥萨克的子弹没有杀死他，他也没有被蒙上布袋用绞架送上天堂的话。

在奥夫奇尼科夫

"东哥特人！……可怕的东哥特人！……"

"啊！"

"不可思议的，奇怪的东哥特人！"

"啊？啊？"

"在一个很好的家族里他走到钢琴前，您知道吗，这样一个姑娘……'您会弹吗？'女主人问道……'我会弹。'……'啊，

那就请弹吧！’……那么您想像一下，他怎么回答?”

“??? ……”

“太太：我只是用眼睛来弹！”

“唏，唏！”

“哈—哈—哈哈！”

“谁！”

“人！，别格格格文基赫。”契日科夫将军喊道，在他的膝上坐着一个歌女。

“嘿，他究竟在哪儿，将军?”

“睡吧。”醉死过去了；你本人在他的嘴里可以看见蓝色的火花！

“啊?”

“那你就含一口酒精吧，就像烛芯：要由他点火柴就好了。”

“唏，唏。”

“哈—哈—哈！”

“谁? ……”

“人！……别格格格文基赫。”契日科夫将军喊道，他的膝上坐着一个歌女。

“将军，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钱?”

“啊?”

“哎，嘿? ……”

“当铺的一个伙计发财了，您可以做一件最棒的光亮薄呢大衣——唏，唏！……”

“我希望，是没染过的。”

“唏，唏！”

“我希望！”将军嘲讽地哈哈大笑起来。

…………

“不，先生们，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那里，您讲吧……无

论怎样！我现在就讲给你们听：我的朋友，是这样，在他那里，饮料，浸酒和葡萄酒的名称按字母表排列；从 a 到 v[①] 全包括……而那里‘起火了’：可别这样！这就是我的朋友：常常是，你来到他这儿：他就建议你将‘胡言乱语’这几个字眼儿或‘庞然大物’这个词混在一起：‘胡言乱语’：‘a’——他端出一些茴香苹果，‘б’端出一罐伏牛果酱；等等，喝了酒——你等着吧。”

来自奇马利的地方行政长官就这样讲述着，挥舞着手。

书房饰着紫色丝绸，里边点着蓝色的炉火，仆人不时跑进门来；歌女们跑出跑进，各省来的达官贵人以各种舒服的姿势或倚靠在沙发上，或坐在长椅上，或靠在桌边，而一个不戴帽子的美男子背靠钢琴，突然击打琴键并大叹一口气：

“最美好的年华，最美好的年华！莫斯科——高尚的聚会；啊？这是在哪儿?”

“啊，这是在哪儿?”角落里响起一个声音。

“玛祖卡：特啦、啦、啦，特啦、啦、啦。第一对是别尔希德—伏格列夫林伯爵与扎舍尔科夫斯卡娅。第二对……”

“第二对是谢斯里上校与里丽。”角落里一个声音打断了前者。”

“是的，第二对是谢斯里上校与里丽，最美的，而现在：一天就走了……”

“那有什么：我早就走过了四分之一。”一个声音从角落里响起。

…………

“可能，可能你还有什么发蜡?”一个胖子弯腰对将军说，“他是偶然加入这个贵族行列的，我倒可以给他找到销路。”

“杜什卡，把它送给我吧！”一个歌女挤向契日科夫……

① v为古斯拉夫语的最后一个字母。

“去您的吧，没门！有一种罕见的情形，您不得不抛弃您家里的金银财宝；您下命令办这件事——临时的需要嘛！”将军有点难为情。

而旁边又响起了一个声音：

“戏剧！什么歌剧来着……你记得《Maskotte》……切尔诺夫，佐林娜和难忘的：我多么……多、爱、爱吃鹅肉。”

“而我、我，喜欢、欢、羊肉。”角落里响起了一个拖长的声音。

“鹳是怎么叫的，嗥呜——嗥呜——嗥呜……”

“它们是怎么叫的：呗哎哎！”角落里响起一个声音。

“嗥呜……嗥呜……呗哎……”

“呗……哎……”

“呗……哎……”坐着的贵族们齐声附和，他们追忆起青春，难忘的莫斯科，难忘的《Maskotte!》……

坐在角落的鲁卡·西雷奇全身发汗，泪如雨下，今天他的眼睛黯淡无光；涂脂抹粉的歌女今天也没坐在他的膝上，喝香槟时，他的背弯得更明显了，他的眼袋也更明显了；白胡子在嘴唇上明显地颤动，连穿灰色方格裤的大腿也明显地颤动：他全身打颤，这已经是第几次啦？甜蜜的虚弱和头晕将他送回了家，将他送回了安努什卡那里，到了格鲁比亚特诺村，什么歌女啊，安努什卡就是安努什卡！大约有一个月了；从她悄悄地到他、鲁卡·西雷奇那里去——一块睡觉时算起，他们通宵达旦地喝甜葡萄酒，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相互逗乐，在这以后，他战胜了从前的虚弱；上了年纪后他完全像个坏孩子，或者还不如坏孩子：他像个最恶劣的畜牲。居然勾搭上了赤脚的女管家……什么歌女！安努什卡就是安努什卡；金色的清凉的香槟酒的点点酒滴飞溅在餐桌上。他想：到安努什卡那儿去该多好啊！现在在这里一切让都鲁卡·西雷奇恶心：贵族们让他恶心；瞧，那些醉熏熏的嘴脸；他们汇聚在外省官僚的会议上企图将俄罗斯从革命中拯救出来；那

还用说！商人也让鲁卡·西雷奇恶心；香槟酒也让他恶心；最让他恶心的还是那个什么将军契日科夫；这个将军卑鄙之极，他窃走了戈拉别娜男爵夫人的许多期票算作他的红利；戈拉别娜在他的手中，现在这个破将军他是绝对不需要了；其实，他是一个吃尽窝边草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小偷，密探和恶棍。

而将军在那边的一个角落里窃窃私语："嘿，我给你们看看玉滴石……"

"是的，所有的梦幻都充满意义……"

"是的，——梦幻，所有的梦……梦……幻都是先祖的谕示。"

"它们充满着……"

醉熏熏的老爷们在嗥叫，他们的眼睛想跳出轨道；一个在歌唱中转向另一个；另一个向第一个做手势；第三个挺起脖子，鼻子撞到天花板上；第四个携歌女早就私奔了。"

"是的，所有的梦……幻都充满了意义……"

"是的。"

"充……满着。"醉熏熏的老爷们在嗥叫着。

鲁卡·西雷奇悄悄地看了一眼表：可别误了开往利霍夫的火车，此趟列车时间不太合适，清晨四点；他站起来，结了账，看了一下四周的贵族们，回忆起庄园的纵火案；便走了出去。

"得儿……驾……"四轮轻便马车载着他在奥夫奇尼科夫的石子儿路上颠簸着前行；天已经亮了；鲁卡·西雷奇想着安努什卡那白皙的一双小脚，过了白天，夜里他又将是个病人了：虚弱且盗汗，盗汗且虚弱——该死了！

"我这条命也熬不过一年的，完蛋了！"他想并委屈地嘟囔着："安努什卡！……"

"得儿……驾！"四轮轻便马车在奥夫奇尼科夫的石子儿路上颠簸着前行：梅捷尔金斯卡雅铁路的支线就在那里。瞧，道岔在

闪光。

同 路 人

在车站上令人感觉沉重，沉闷；虽然已经是白天，但灯火依然惹人厌烦地闪烁；一个胖军官率领他的镇守队在靠近利霍夫的哨卡上已经驻守了约一个月了；他现在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牛肉香肠并用眼睛瞄着一个他不认识的在此地散步的太太，这个女人头戴绿色的帽子，身着鲜红的大衣，她的脸上，除了白色的雪花膏、涂成深红色的双唇和两腮的红晕外，什么也分辨不出来。

就在这里的一个小铺里，在硬纸盒、小绦带、小纸袋和上面系着小铃铛的鸟笼中间一个疲惫不堪睡眼惺忪补了牙的太太在忙碌，她歪戴着帽子，领着五个小家伙，其中一个手里拿着家制的馅饼睡着了；一个不知身分的旅客此时走了过来，等待去利霍夫的火车；已经不卖报纸了，在小卖部里最后一根香肠，最后一杯啤酒也将被吃光喝尽：人们已经精疲力竭，倒在小铺里：只有残酷的黄色灯火还在燃烧。

在月台上却是另一番景象：那里有早晨，清新、活跃；许多交叉的铁轨；在铁轨上停放着浅紫色的、黄色的车厢；火车头在铁轨上爬行，被调度，它吼叫着，一个火车司机的大沿帽从蒸气平台上探出身来，司机用水洗着汗毛很重的手。众多的道岔在闪闪发亮，看道岔的人跑来跑去，骂骂咧咧，他手里提着一盏灯，在漆腰带边别着一杆卷起的旗子。而斜对过有一座圆型的建筑向月台开出很多瞭望口，从每个瞭望口都可以看到火车头；但是，指示标已经升到六十度，而在备用道上奔驰着一列货车。

鲁卡·西雷奇懒洋洋地打着呵欠，懒洋洋地看了看四周，猜测着飞驰而过的车厢上的题字：“符拉迪高加索、后贝加尔、雷

宾斯科—沃洛戈茨卡雅、西南”。他不由自主地读完了检车日期："一九一〇，一九〇八，一九一五”……车厢在飞奔，在车厢里咀嚼着的牛蠢笨的脸，飞奔而去的还有题有“冰川号”的白色车厢；月台在飞，空车厢，装运沙石的，装运木板的车厢也在飞奔，平台在飞驰：上面只有两个轮子；飞驰的还有“捷尔·阿科波夫”牌石油，还有一个平台在飞驰，而它后面是最后一节车厢：列车飞驰而过；列车员也飞起来了，在他脚下的轨道边上的小红灯也在飞旋。

又是许多铁轨：火车头沿铁轨滑行；白色的清晨，白色的俱乐部用汽笛的尖叫声在狂吼；疯狂的、愉快的喊叫！

剃了胡须的老爷长着灰色的头发，身着扣得严实的灰大衣在悠闲地踱步，老爷戴一顶遮耳帽，长鼻子向前突出，老远就能看见，老爷的上嘴唇也往前突着，其他一切则向后；老爷体态匀称，尽管已经老了；他将双手插进大衣前面的兜里。大家从商人前面走过；从右侧走来一个，从左侧又走来一个。他走在前面，仆人在他后面跟着，裹着一条围巾。

于是，鲁卡·西雷奇对这位老爷发生了兴趣；老爷走向前去，鲁卡·西雷奇跟着他：他从右面走过，又从左面追赶，又让他走在前面去；让这一切行为看上去仿佛是偶然发生的，而他想："我可能在哪里见过这位老爷：瞧，他那个派头——准是个重要的人物，他大概六十岁左右；从背后看却很年轻；挺阔的肩膀，带着仆人，行走自如。”

老爷走向月台的尽头，而鲁卡·西雷奇因为寂寞也因为极大的好奇心而跟在他的后面；鲁卡·西雷奇也来到月台的那个尽头并转过身来；在他的身后年迈的老爷看了他一眼，而在老爷身后是裹围巾的仆人。

他们就这样前后相互跟着在月台上踱步一个多小时，等待着利霍夫来的火车；而火车已经靠近了，指示标又升起来了；人们

走向平台：一个围着脖的小姐带着五个小孩儿，几个小袋子、硬纸盒子、鸟笼子，一个不知身份的旅客、一群带着锯子和袋子的农夫，宪兵和戴红帽子的站长——与鲁卡·西雷奇很有礼貌地鞠躬告别。鲁卡·西雷奇看了一眼——真奇怪：剃须的老爷走到站长跟前，用鼻子指着鲁卡·西雷奇，大声地擤着鼻涕，轻轻拍着鼻梁，很显然，在询问：在这儿走动的那位是个什么人。鲁卡·西雷奇紧闭嘴唇并摆出一副傲慢的样子："我在哪里见过这位老爷？只是当时他年轻些……"

但是，利霍夫来的火车开进站了，于是鲁卡·西雷奇坐进了一等车厢；到利霍夫前他得受三个小时的劳顿之苦，虚弱、虚弱呀，连利霍夫的磨坊主也有病！这些想法刚一占据他的脑海，包厢的小门就打开了，在月台上看见的老爷就坐在了他对面，仆人给他放了一条围巾又离开了；只有他们两人面对面地坐着，相互打量着；鲁卡·西雷奇是悄悄地打量对方，而那位老爷就这样盯着他；真不顾脸面！

鲁卡·西雷奇站了起来并转到二等车厢（许多车厢都是空的）；没过五分钟，那位老爷也转到二等车厢；又坐到了他的对面；鲁卡·西雷奇终于忍不住了：

"斗胆问一句，您也去利霍夫？"

"是的，叶罗别金先生。"老爷拖着细长的嗓音：既不像笑，又不像哭。

"请问您是谁？"

"我从彼得堡到县里去为我母亲办点事，是的！"

"他的母亲该有多大岁数啊？"鲁卡·西雷奇心想。

"而我嘛，我是托德拉巴—戈拉别……"

鲁卡·西雷奇一下子感到不安起来：很不好意思，手在颤抖：要知道，这就是他忘记的那个老爷，而现在，他却不得不与这位老爷谈那些案子；而案子不好办；这个老爷可是个参政员，恰恰

是主管“法律事务”的。

而这位老爷默不作声：默默地微笑着，哪怕说一句有关案子的话也好啊；鲁卡·西雷奇心痛起来；他再也忍受不了老爷的目光；他的心口作痛；他起身走向了三等车厢。

在三等车厢里又挤又闷；“座位”是没有的，在带硬纸盒的太太身边凑合坐着一个工人，而对面码放着大堆袋子。

“每个买了票的旅客都有权得到一个座位。”鲁卡·西雷奇粗暴地表达着他的愿望。而自己却很难受，他因这个太太难受，因她五个孩子而难受，因为这个工人难受；但是，在这里要比单独地跟他的敌人那个参政员在一起感觉好多了。

鲁卡·西雷奇坐着。窗外是黄色的模糊不清的枯萎的平原。遥远的灰蒙蒙蓝色的视野随着火车在同一条线上奔驰。在车厢窗外的某处剧烈地翻转着；在同一些窗下迎面飞奔而来的是无尽的原野；仿佛空间在圆圈内飞荡；远处疾驰的一切又返回到窗户的玻璃下了。

爱聊天的工人有一张温和的脸（看得出，是由于粗枝大叶的习性），他耐不住沉闷，就跟鲁卡·西雷奇说起话来：

“我现在跑这活儿没有工钱：我贩点茶叶、白糖和小面包。我们聚在一起请老板卖给我们一些；不，他却不同意，：我就这样白跑。”

商人发起脾气，浑身冒汗；他打断了工人的话：

“没什么可说的：跟你们完全按法规办事！”

“怎么是这样呢？”

“你需要，而经理也据理力争！……”

工人仔细地听着：

“一百二十人来请求；他还是拒绝了，他不给。”

“我已经给你解释了：明白了吧！”

“明白了……”

沉默……

窗外忽高忽低地晃过电话线，窗户玻璃本身尽是尘土；忽高忽低地晃过电话线；爬在玻璃墙上的小飞虫远远看上去仿佛是翱翔在田野里的小鸟；“让那个将军见鬼去吧！”叶罗别金心想，男爵身上的某个特点让他感到惊讶；他知道吗，他母亲跟他有怎样一份案子呢？怎么能不知道呢——他知道的：男爵钻到这里，钻到第三车厢有什么好呢；而叶罗别金为何怕这个呢？

但是工人不再吵闹了：

“我就贩运茶叶、白糖、小面包：今年没有什么可播种的……”

“也就是说没事可做？”鲁卡·西雷奇很惊讶，于是开始聊天，以便不再想男爵、将军和安努什卡。

“也就是说，地里没有种子播撒……”

“为什么别的人有，而你却没有？”

“怎么就我没有？其他人也没有；我们写了意见书；七十五个人都签了名；但是他们还是拒绝了……”

“因为它是全帝国的决定……”

“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说我们活得很困难……”

“唉，这个你又说得不聪明……”

“是吗，我……”

“你只应该听着给你说的那些话：不要打断……我们整个帝国，可以说，都从事农耕、种粮食，我们的帝国无论面临任何强国……都不退缩。我们活着，光荣属于上帝……”

“是的，光荣属于上帝，光荣属于上帝：今年无可播种……”

“你这又说蠢话了：你说的是无赖话……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无赖，你就可以这样说（鲁卡·西雷奇自己认为有责任启蒙愚昧的人们）……我再给你解释一下：我说完了，你再说；而如果你再打断我，我应该警告你，明白吗？”

“现在您说完了?”

但交谈注定要被打断；门开了，列车员事先给鲁卡·西雷奇鞠了一躬：

“那边一等车厢的老爷请您到他那里去一趟：有话要谈。”

没办法：叶罗别金叹着气站起来去了一等车厢；他很不愿意放弃这里的交谈；旅客们在他身后大笑：

“瞧这模样，这个主持人。”

“可能是个立宪民主党人！……”

“简单就是一条狗！……”

“老爷！……”

…………

现在叶罗别金已经来到一等车厢坐在参政员的面前了。

“叶罗别金先生，我正要找您：我们可要谈一路……”

于是，他们谈了起来。

到利霍夫还剩下两个小时。他们的谈话只是关于瓦拉克辛矿和梅捷尔金铁路支线的股票；叶罗别金说一句，而男爵说十句；叶罗别金回避一个问题，而男爵回避十个问题；男爵就这样用法律的章节和条款追击他。鲁卡·西雷奇本是个精通诉讼的人，而在男爵面前他却退却了；男爵仍追击他，用打官司来吓唬他；如此心平气和，温和而有耐心；他就这样折磨着那因憧憬安努什卡的吻和惧怕“主管法律”的参政员而痉挛虚弱的商人。

他们就要到利霍夫了。

“我建议您最好拒绝要求；如果上法庭，我会送您去监狱；您将被套住鼻子拖去干苦役。”(男爵总是温文尔雅；他是一个很怪的人)。

他们又沉默了：在窗上的蓝光中晃动着他们年迈的身影：商人和老爷的；有病的，发绿的，阳光下眼睛闪亮，灰白的胡须，玫瑰色的，剃须的，长鼻子的，全身散发着香水的气息。——两

个老头：在这一个沾有灰尘的双手上带着镶有红宝石的金戒指；另一个老人的戒指没有红宝石，但是双手戴黑手套；在一个人的腰带上缠着围巾和枕头；在一个人普通而呆板的脸上是枯干的嘴唇；另一个人有一张无性别的面孔，它泛着忧郁的玫瑰色，红润的双唇流溢着嘲弄；一个颀长、笨拙、枯瘦，当他用商人黑装束替换上衣时，那么上衣外就会突现出奇长的肩膀；另一个人的肩膀是圆的，而背像青年一样挺直；一个戴着帽子，另一个戴有护耳的丝绸棉帽，穿黑色短上衣；一个是灰白头发，另一个是灰色的，尽管他是灰白头发的同龄人；一个是磨坊主，农夫；而另一个却是老爷，参政员。

“您有孩子吗?”

“有。”

“他们做什么工作?”

“儿子在大学……”

“可怜的，在意外的事故中牺牲了。”老爷很恐怖地叹了一口气。

“这是怎么回事呢?”

“也很简单，脑力劳动需要精选和优良的遗传性……”

叶罗别金完全不明白这个问题；他只懂得一点：老爷尽管是个怪人，但也是个精明能干的人，最好别同他较量。

车厢从一边晃到另一边；从起伏的平原那一边已显现出利霍夫城的顶部：一个小磨坊过去了，车厢在缓缓行进；火车停了下来；两个利霍夫的搬运工像老爷般站在那里；旅客们争先恐后地央求他们；就在这时一个亚麻色胡须垂到腰部的精明的领班在东张西望，他不安地看了一扇车窗并寻找几位老爷；一个机灵的仆人已经跑进了包厢，现在老爷将自己的披肩和化装箱转交给他：“劳驾，让我轻松一下，我的朋友!”

“再见。”老爷温和地将自己柔软的手伸给叶罗别金，但是没

摘手套。于是他已经消失在利霍夫忙乱的人群里了。

闷 热

太阳炙烤着大地：鲁卡·西雷奇在触摸四轮轻便马车的铁皮时，差一点被灼伤，他没有忘记那个老爷，正像没有忘记光脚的安努什卡一样。安努什卡现在在等他吗？这样的清晨；也许她还在睡觉；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也许在十一点前起来。有个现象真奇怪：他家的墙壁仿佛染上了病；几乎是他每次回家，就被无尽的意识所控制，他在家里总不自在。费奥克拉不愿看他：仆人们不正眼看他，仿佛有事瞒着他，他感到很闷，使他不安的还有这位要跟他打一场可怕官司的老爷。

他们已经走上了冈什纳亚大街，在这条街的尽头看得见他那幢木质的住宅。现在四周从天到地倾泻着闷热的乌云。尽管已经是八点钟了：一场雷雨就在眼前，快下了。

鲁卡·西雷奇在自己的门洞前长时间按门铃；可无论他怎样按，也没有人来开门，怎么都睡了。在小房子的对面住着一个裁缝，名叫奇洛克—艾洛克。跟他过日子的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女犹太人，他们的全部家当就是皱纹和破烂，她向鲁卡·西雷奇挥手。

“按铃呀，按铃呀……别再按了：您的仆人昨夜开了个酒宴，苏霍鲁科夫早晨五点钟才离开，卡库林斯基也走了；老太太从养老院里出来了。”

“这是怎么啦？”鲁卡·西雷奇心想：我的运气也很少这样差呀，烦闷和对安努什卡的思念折磨着他。这种情况少有，少有。在车厢里彼得堡的参政员折腾了他整整三个小时，以至于直到现在他才缓过劲来；不，任何一个人在抵达以后都能调整好一切

（鲁卡·西雷奇坚定地站在那里捍卫着秩序）。

鲁卡·西雷奇懊恼地按过门铃后，从台阶上走了下来，之后又用力去敲大门；门后响起了吧嗒嘴声，喘息声，门栓响了起来，伊万·奥戈尼探出了红胀的、睡眼惺忪的脸：看见主人后，他很不好意思，愤恨地垂下了眼皮。

"你干吗在我不在家时整夜整夜地大宴宾客？"鲁卡·西雷奇朝他吼了起来。但是，伊万·奥戈尼没有吱声，就像一块木疙瘩一样。

"嗯？……"叶罗别金继续审他。

但是，伊万·奥戈尼仿佛很愤怒。

"什么客人？您什么客人也没看见！"

"你别挥手，别教他，放下手！"

"我怎么了？什么客人也没来，我发誓，我什么也没看见。"

"好吧，犹太女人对我说了什么？"鲁卡·西雷奇转向裁缝的窗户；但是，犹太女人已不在窗户边了。

"犹太女人——是有个犹太女人。可犹太女人尽是胡说，那您就相信犹太女人吧……犹太女人……"

"别打手势，放下手，放在那里别动。……把行李拿进去！"鲁卡·西雷奇已经没了力气。"我会搞清楚的，你小心点，有您好瞧的……"

"是。"奥戈尼把头发拨到耳后，望着天空——骂够了。

主人走进了自己的书房，他的靴子把地板踩得轧轧作响，他的书房空无一人，东西放得满满当当。他坐在安乐椅上；很快打起算盘，钥匙哗哗作响，纸张、单据、票据和收据在手指间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他不安地查阅着戈拉别娜案件的卷宗，开始明白，老爷大概是正确的：靠这些文件是抢不了老太太的，难道只是吓唬她。没过一两个小时，主人由于思虑、虚弱、闷热和某种郁闷已经精疲力竭了；看门人伊万也是如此；主人不只一次地感

到，看门人伊万忧郁地看着他，有事瞒着他。让他走吧，马上让他走……

突然，他的注意力放松了；他在自己的烟灰缸里发现了一个烟头；商人伸出了手，他将小烟头看了个遍，他断定他的客人们不可能抽这种香烟，有个人在他不在的时候到书房坐过，这个人可能是谁呢？

他看了一眼：安乐椅的罩子被挪开了，在安乐椅下的地毯上有一处干了的痰迹：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在这里无事可做，她不会在这里吐痰。"也就是说，在我不在的时候，客人到这里来过"——叶罗别金心想，——"这也就是说，费奥克拉知道这件事，而对我却只字不露：怪不得她早就不敢正眼看人，可能她把某个情人引到这来了，呸！"鲁卡·西雷奇一想到这里就恶心。

"不，这不是事实！"他断定并回忆起犹太女人对他说的：连苏霍卢科夫，铜匠，养老院的老太太们夜里都在这里，活见鬼！他们整夜在我这儿想得到什么呢！——鲁卡·西雷奇回忆起了角落里的连珠炮似的谈话和嘘唏声，回忆起，住宅的墙壁压迫他已经有一年多了，甚至让他浑身冒汗；不，我一定要查清这一切：等着吧，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等着吧；我会教训你们，竟敢在我的住宅里背着我干见不得人的勾当，趁我不在大摆宴席……

他摇了摇铃：

"把菲德尔叫来。"

菲德尔来了，他喝得大醉。

"昨夜谁到我家来了？"

"我不知道：大概，谁也没来……"

"你，兄弟，看得出来，又喝多了吧！"

菲德尔窘得抓耳挠腮：

"没喝多少：他们非让我喝……"

“你怎么能不承认呢，我应该告诉你：你是一个不幸的人，如果你再酗酒的话：这是极恶劣的行径，酗酒的人就是堕落的人。”

“你说的对，我明白，就是寄生虫……”

“唉，这你又胡说了：难道人类中可能有寄生虫？什么叫做寄—生—虫？你能弄清楚？……哎，我走了！……”

原来是这样：也就是说，他们灌了菲德尔的酒。菲德尔没有怠工；好吧，好吧，一切都会弄清楚的，出了什么事又是怎样出的。鲁卡·西雷奇眨动着眼睛，紧闭双唇，感到恶心，喝着威士忌，虚弱又压倒了从前的他：菲德尔、老爷，欺骗的行径……难熬的忧郁折磨着鲁卡·西雷奇，家里的人已经都起来了：脚步声、餐具的碰撞声，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鞋子的啪嗒声；大家都知道：他本人已经从奥夫奇尼科夫回来了。

鲁卡·西雷奇不是在原定的日期归来的：这个早晨谁也没有等待他，这里出了什么事——咿——！他不在的时候鸽派们整夜地祈祷，甚至在澡堂和浴池；在祈祷前鸽派信徒还开了一个会；他们开会的议题是：政治谈话和传单应该暂时停止了，警察局已经开始追踪鸽派的行踪；在利霍夫明目张胆地散发带黑色十字架的传单；不—不，结果被人当场抓获；特别是在格拉奇哈骚乱和牧师尼古拉造反以后利霍夫城所有的人都警觉起来；骑兵队也赶来这里；利霍夫居民记得福金家族和阿列辛家族的人被缚双手用大车沿潘申街押往囚堡。

一个被从教会学校赶出的学生长时期试图捍卫利霍夫的政治讲坛，但是铜匠苏霍鲁科夫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因此他们进行了一场不愉快的谈话：说的是智慧。

“我，可以明确地说，在政治上既不是傻瓜也不比许多人聪明……”

“我本人也不是傻瓜：也不知道：谁更聪明……”

"您怎么说这么奇怪的话！甚至很不礼貌，可以说，缺少教养。我尚未见过比我聪明的人。这种人是有的，也可以找得到，但很少见。我尚未碰见……我同您再也不能继续这场谈话了，不愿意；你可以说，但我不听。"苏霍鲁科夫本来想生气；但是有人劝和了他们。铜匠到底坚持了自己的立场，而鸽派信徒们也暂时停止了政治活动。

在养老院的老太太们哭诉时，"甜饼"读了木匠库捷雅罗夫的一张便条，内容是由人的双重的精神自然中产生了鸽子的人的孩子；鸽派信徒们相互转告，在采列别耶沃州的附近产生了整个运动并且在那里鸽派信徒们处处都受到优待和关爱。

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在会前的清晨通过乞丐，通过阿勃拉姆也收到了那张便条，当时他们就决定第二天到采列别耶沃村集合去看看那些地方，借口是下农村，参观磨坊；在那几天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在丈夫不在家时昼夜祈祷，以致她体重略有减轻，身材苗条起来；她的眼睛因此变得炯炯有神和明亮起来：魔鬼虽然是魔鬼，但眼睛还是天使般的。

这不，他来的不是时候；她本想趁他不在的时候急忙溜掉，以后当他回来时可找一个借口说明她外出的原因；现在怎么能对他说要离开呢？菲德尔已经在擦拭马具：推迟得太晚了。

她这样寻思着就碰上自己的丈夫：他们冷漠地相互拉了一下手；他看了一眼，在他的面前是最可恶的女骗子；他想：

"算了，算了！闭上眼睛吧，我知道，你要给我胡诌什么：我不在家时你们搞了一个秘密活动。"

她也看着他，我的上帝，在她面前是个不死的吝啬鬼；纤瘦、苍白、虚汗淋漓，双手颤动，眼眶发黑。

"甜饼"屏住呼吸通知丈夫，她想外出一两天去呼吸那乡村芬芳的空气，顺便探访一下采列别耶沃牧师的妻子，再到磨坊那边去看一看。

叶罗别金本想："女鸽派信徒，我就在这里按住你"，但是他不再想抓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首先，她走之后他将侦察，是什么客人到他家来整夜地折腾，其次，她不在家，他就可以和安努什卡相亲相爱共度良宵。

"没关系，你走吧……"

"我要把安努什卡也拉入鸽派……"

"你别把安卡带走！"鲁卡·西雷奇朝她吼了一句，"没有安卡家里就会乱七八糟；安卡到这儿来，安卡到那儿去……安卡总能有条不紊地将一切整理好……"

三套车准备好了；裹得严实的"甜饼"带着捆好的枕头、小水桶、被褥坐上了车；车轮吱吱呀呀地起动了。

家里刚一空旷起来，鲁卡·西雷奇就开始在空荡荡的住宅里踱步——他把一切闻了个遍，翻了个遍，把装食品的大木箱子也翻个底朝天；他又钻进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的房间。他发现，在枕头下有一串开箱子的钥匙和一个卷起来的手工织品；他仔细地看了起来：手工织品很奇怪：上面有许多十字架，在十字架中间有一只银鸽，其头上闪着光芒："啧—啧—啧！"鲁卡·西雷奇双手一摊：抓起手工织品，将它带到了书房；锁上门，又返回费奥克拉的房间；他抓起那串钥匙，爬进床下；在床下，有一个包铁皮的箱子；他把它拖了出来；掀开了箱盖："啧—啧—啧—啧，传单！应该报告警察……"鲁卡·西雷奇这样想，又在箱子上坐了一会儿：鲁卡·西雷奇把东西从那里拖了出来：这些家什很长，有些衬衣，一块大蓝绸上绣着红丝绒的人心，一只白色的细小的鸽子穿透了这颗心脏（在鸽子旁边又绣了一个鹰嘴）；又拖出了两只镀锡的烛台、一只酒杯、一块红绸布及一个抄本；鲁卡·西雷奇把箱子里的一切东西都掏了出来，翻遍了所有的家具，他戴一顶黑色的长帽，浑身尘土，上蹿下跳地在丝绸和衣衫之间来回扑腾，就像蜘蛛在蜘蛛网上一样：

“啊！……啊！”他走出房间，吓得差点说不出话来；他在黑暗的走廊里勉强地站着倚墙而立——他很虚弱：大汗如雨，气喘吁吁，他在干什么，自己也不清楚：他感觉他在干某种罪恶勾当。

走廊上响起了安奴什卡·戈鲁比亚特尼亚的脚步声，辫子在她柔软的背部跳跃，面带笑意，没有看见靠在角落里的叶罗别金；他抓住了她的短裙。“啊呀，吓人一跳！”女管家哈哈地笑着，用光脚踢开了他：显而易见，他想跟她开个玩笑：往哪跑啊！鲁卡·西雷奇刚把她拽进“甜饼”的房间，就示意她看那些“物品”：于是，他俩在酒杯、丝绸和衬衫之间翻腾起来：“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主人仿佛恐惧地把酒杯递给她。

“这是……这是……”她脸色苍白并吞吞吐吐。

“你说！”

“我不告诉你……”她的脸更白了。

啪——他给她脸上一巴掌。

“说！……”

“我就不说！”

啪—啪—啪——响起了巴掌声。

突然，她灵巧地挣脱了他，跑掉了，她哈哈大笑起来，厚颜无耻地笑着：当老头儿靠近她时，她仍这样狂笑不止，每逢夜里都是如此。

“您干吗这样打我？您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难道您没看见这是夫人的秘密吗？如果讲出来，那么，一切都会照常：已经是晚上了，”她眨了一下眼睛，“我将告诉您一切；让您满意：我们来把这些东西摆好，然后用酒杯饮酒，相亲相爱；我要努力为您效劳！”她扑到他面前，微笑着，悄悄地说出了那些事情，老头儿因此而变得和蔼起来。

叮—叮—叮——就在那时门铃已经响起了好几次了：本应去

开门：房间已经锁上了；可客人是来办粮食业务的；鲁卡·西雷奇不得不回避他。

鸽派女信徒安奴什卡在与铜匠苏霍鲁科夫小声交谈：

“是这样，安娜·库兹米尼什娜，不要留痕迹：无论如何不能；从现在起，如果留下痕迹，我们大家都得完蛋……”

“啊！”

“可别叹气，你得跟他决断……”

“啊，我不能！”

“您要相信我的政治敏感：我还没有见过比我聪明的人……”

沉默。

“无论如何，您要痛打他一顿。”

“我不能打他……”

“不，您要打他：我再说一遍——比我更有政治头脑的人我没过见。”

沉默。

“是这样，怎么是这样？……”

……

“喝吧，最亲爱的，我的爱人，把这甜蜜的酒喝下去。”

接吻的声音：一次又一次……

“我的安奴什卡，安奴什卡，你的玉乳，安奴什卡！”

“再给你喝一口甜酒，我的宝贝；喝吧，再喝、……再喝……再喝……”

接吻的声音：一次又一次……

老头儿只穿一件内衣，裸露着汗毛浓密的双腿；在他的膝上坐着袒胸的安奴什卡；桌上放着天蓝色的地图集、鲜花、圣饼、酒杯；两只烛台照亮四周；各处的门都锁上了，窗帘放下了。远处打更的伊万诺夫狂躁地敲击着梆子。

“喝吧，我最亲爱的，再喝一口甜酒：噢，上帝！”

“你这是干吗?”

“内心在颤抖，没关系；喝吧……”

“这就是说，我的那个‘甜饼’穿着内衣总在夜里祈祷? 哈—哈—哈！……”

“唏—唏!”安奴什卡将其死人般苍白的脸藏进他多毛的胸间。

“他们都被叫做鸽派。”

“鸽派，亲爱的……”

“哈—哈—哈！……”

“唏—唏!”一会儿响起笑声，一会儿从他多毛的胸间发出尖叫声。

“你干吗浑身哆嗦?”

“心在颤动……”

她举起酒杯递到松弛的唇边。

窗下疯狂地敲着梆子：黑暗中回荡着梆子声。

应该——不应该

硕大的金色的太阳以它那千万条光线洗涤着阳光下干枯的几乎变成褐色的草地，茂密的草叶在硕大的太阳光芒下炙烤着；在这里茎杆枯细的小花随风摇曳；在那里，白色树杆的白桦密林在召唤你，而在白色的树杆中间长满青苔，铺满落叶；这里和那里都是一堆堆的草叶垛，野菊花在向你致意；老桦蘑渴求跳进你的椴树小篮里；秋天那甜蜜的蓝色的复合声调——你可听见? 这还在七月：但整个大自然已经在凝视你，向你微笑，以白桦的声调向你絮语：“等着八月吧”……八月在季节的喧嚣和絮语中游来：你听见季节的喧嚣了吧? 八月已经把小松鼠派到榛树上；八月清

高的天空翱翔着雁群；听吧，听吧，飞逝的夏天那亲切的告别声！……

费奥克拉·玛特维耶夫娜独自安详地站在鲜花和白桦树桩中间；双手安静地放在腹部，太阳照耀着她咖啡色的连衣裙、短面纱和有樱桃图案的大帽子；犹如果树女神，安详的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在夏季丰厚的馈赠中悠闲地漫步；她的心灵充满神性；香气扑来；她懒洋洋地呆在那里，弱不禁风的她呼出甜蜜的气息，而身着长袍的牧师伍科尔跟在她后面；在她每次打喷嚏后都要喊一句：

“祝您好运，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

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不好意思地对此答道：

“谢谢，伍科尔牧师；你是一个出色的人。”

而她自己想的却是另外一回事：这里，这里是芬芳的地方，富饶的地方，神圣的地方，神灵的地方；现在这里将诞生整个俄罗斯的喜悦：神灵是神圣的，商人之妻从灌木丛中敏锐地观望着，又环顾小草丘和水沟四周，她看得见神赐吗？

瞧，她已经到达了神圣的，包治百病的地方——采列别耶沃。在她的脚下一条小溪潺潺流过；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刚一踏上横在溪上的圆木，小溪就翻腾起来，浪花飞溅；翻滚四溢的溪水打湿了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的双脚：

“小心，小心，亲爱的，这儿的圆木在摇晃：别踩空了，还不到一点！”牧师在她后面嚷嚷起来。他忍不住了，撩起长袍并跳过了小溪；他抖动着红色胡须，笑了起来——他把一只手伸给商人之妻：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

在那边，在那边——在小溪的那边：一条白桦林间通道伸向远方；一堆一俄丈长的木料在五彩的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而在这金色的光环里一只白鸽扑打着翅膀，咕咕地叫着盘旋在林间：它落在木材上又沿劈柴垛跳跃：小爪子紧抓干枯的树皮——喳、

喳、喳！……

“这就是我们的地方，亲爱的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牧师微笑着说，用红色的手帕擦拭有汗渍的脸庞，“一块福地。”

怎么不是福地呢：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记得她昨天是怎么去采列别耶沃村的，她一路都在祈祷；她的心在跳跃；他们刚一接近这块神圣的福地，边界上的每一个树桩都像魔鬼；一路上风在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耳边呼啸，灰尘驱赶着她，而灰尘中——灌木丛、大树枝像魔鬼露出狰狞的嘴脸，在阳光下向她做着鬼脸，所有这一切都将她赶向利霍夫；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立刻明白了：如此多的魔鬼在威胁着人类本身：还有那些看不见的魔鬼在我们的头上盘旋：只有祈祷、斋戒和对神圣的渴望、原始的欲望、肉眼的视力可以用神的眼力来分解；在这个神的目光里每一个现实的物体都变成类似隐形物；昨天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从利霍夫走近采列别耶沃村时就明白了这一切。整个路上直到村前都种满了这些魔鬼。仿佛敌人的关卡封锁了神圣的地方：从一个蜂箱对另一个蜂箱——从一个魔鬼到另一个魔鬼：一路上有多少魔鬼闯进了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的心灵，有多少形似树桩的魔鬼在太阳底下站立；但是她却不知疲倦地祈祷——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就这样来到了采列别耶沃。

在这里所有异样的事情都发生了：还在牧师妻子那里煮茶时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就发现了一些奇怪现象：灌木丛、木屋、木屋上的铁皮公鸡都盯着她的眼睛，仿佛在对陷入沉思的她讲话：

“看着我；我恪守秘密。村庄、池塘、坡上的屋顶。”所有的一切都恪守这些地方的秘密,。牧师仿佛就是另一个极乐世界的居民。

傍晚他们站在采列别耶沃的草地上：在草地上跳起了环舞，他们的脚踩着各种舞点，而周围枯草像波浪般翻滚，晚风呼啸，

团团灰尘席卷道路，而硕大的金黄色的明月升起在采列别耶沃的上空；它映照着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的心灵并且说：“小心，别出声，保守秘密……”

夜里，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做了一个梦：木匠站在她的床头；他在她的头上擦洗苍白的手，不让她说出自己和看见自己；木匠默默地看着她用眼睛跟她说话：“我，就是说，现在看见和听到了一个伟大的秘密，而现在在这些地方我不能想自己……”

早晨，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刚从梦中醒来，就打算回去；她不准备去库捷雅罗夫的住所拜访他了：因为现在这个住所是圣徒的圣地。因此，闲人不得入内……

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这样想着，与牧师一起观察神圣的地方：这是什么地方呀！在那里蓝色的湖泊波光闪亮，仿佛有无数云母般的水蛇游入湖里；在那里树木垂下它毫无光彩的枯叶，树叶发出甜蜜的秋声；金色的光线映在她的胸前，在这金色的光线里——炙热的和庄严的电流流进她的酥胸，仿佛是无形魔力的一道命令：“今后的一切无论怎样出色：它都应该是这样。”

“应该这样，”牧师也肯定地说；但是他对她确认的是另一回事；牧师站在水洼前并给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示范，应该怎么渡过水洼；但是，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脸上绽出天使般的笑容，朝牧师甜蜜而温柔地眨着眼睛：“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将一只小脚探入污泥里。

牧师却想：“同这个傻女人打交道，她就知道笑，她究竟在笑什么呢？”……

硕大的、金色的太阳用它那巨大的光芒洗涤着干枯的草地。八月高远的天空大雁排出人字阵形在飞翔，听吧，这是飞逝的夏天亲切的告别声……

他们刚刚在波波夫的灌木林中坐下煮茶，牧师的妻子刚刚屈

尊地在“甜饼”的面前摆上斋糖、金蜜，条型花纹的黄蜂就在蜜上盘旋，此时此刻用砖擦过的茶具以其铜光把商人之妻照得丑陋不堪，急驰而来的信使已在波波夫的篱笆旁别拴上了马；他快步跑到桌前并递上一封信；信上通知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她的丈夫鲁卡·西雷奇在夜里生病了，现在，他已说不了话了，手脚僵了。

真是件怪事：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读着信，她的心中发出一道魔鬼的命令：“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好事，应该这样。”……

而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差点说出声来：“应该这样，活该，”……心灵让她哭泣和恐惧，但是，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获知这一消息时，犹如做了一个早已远离她的梦，仍然很欣慰……

三套车已经把她送回了利霍夫；不久前威吓她的那些树桩和灌木丛在夜风中轻轻地摇曳，唱着那无言的喜悦的夜歌；在树枝的尖啸中响起了：“活该……”当马儿们爬上维尔特维尔赫山坡时，近郊的景色就一览无余地展现在它的脚下；四周是如此之静，以致于仿佛世界的苦难永远离开尘世而芸芸众生在隆重光耀中雀跃。

…………

在叶罗别金的家中空旷而奇怪：罪恶在黑色的静谧中飞荡；似乎鲁卡·西雷奇的灵魂从所有的角落里突奔，抱怨：鲁卡·西雷奇现在在空荡的木房里飞翔，就像在空旷的无聊的无目的的世界里游荡，他走不出自己的住宅，因为他的住宅是他为自己搭建的；而这所住宅就成了他的世界。因此，他没有出路……

在那里，在那里，在卧室内躺着一个苍白的，可怜的东西，无声无息：但是这不是鲁卡·西雷奇；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大概，您会找到干燥的皮肤和灰白的胡子；所有这一切被小心翼翼

地裹在被单里；而养老院的一个老太太伏在这一切的上面，她伏在这一切上面小声哭泣：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鲁卡·西雷奇；它用无思辨的眼睛徒然地看着这个世界；它徒然地试图颤动舌头，徒然地试图回忆——它记不起来；鲁卡·西雷奇已经与所有这一切分离了；无形的他跳向窗户，但是，所有的窗户都被护窗板钉死了，但是，徒劳无益的不朽的鲁卡·西雷奇通不过木板，就用自己肉体的灵魂敲击着墙壁，把墙纸弄得沙沙作响，就像普鲁士人把墙纸弄响那样。无声的鲁卡·西雷奇喊叫的是："他被毒杀，他们后来将什么东西包进了床单里"；现在在那里面跳动的不是血，而是毒；他徒劳地恳求偶然到此的将军太太揭露暴行；将军太太没有听见他的话；她俩和大夫一起伏在灰白胡子上。

"可怕的事件，大夫！……"

"也应该料到：打击——暴饮暴食不能不受惩罚……"

"不对，不对！"鲁卡·西雷奇扑向他们，"这里发生了凶杀案：他们毒死了我——复仇，复仇……"

但是，无声无息，心灵无影无踪；连大夫和将军也都伏在灰白的胡子上；他左看右看枕头的两个角；大夫伏在他的身上，摸他的头；鲁卡·西雷奇究竟在哪儿呢？或许，一切都只是他的梦幻，他没有在房间里飞；或许他现回到了自己的体内；他出了什么事？

光环靠近了；脸色苍白如死人般的戈鲁比亚特尼亚手持蜡烛站立；鲁卡·西雷奇离开了梦境：现在他记住了一切，但是他却不能表达；他知道，他被人下过毒，在他的住宅里发生过恐怖的秘密；他恳求地望着大夫；他觉得眼泪夺眶而出。

"他明白吗？"

"但是，他什么也不能说！"

"永远不能……"

"他不能动吗？"

“永远不能……”

人们在同大夫低声地谈论这一切：鲁卡·西雷奇身边的说话声尖锐起来；他听见人们在谈论他，也听见苏霍鲁科夫和伊万·奥戈尼在厨房低声交谈，又听见远处的一个房间里普鲁士人在爬墙。

他一切都听见了，但是他什么也不能说：他被人下了毒。

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身着咖啡色的连衣裙，浑身上下充溢着田野甜蜜芬芳的气息，伏在他身上，但是她的眼睛在面纱下；她没有脱帽；她戴着面纱，是在哭泣，还是在微笑？鲁卡·西雷奇朝她动了动嘴唇，探起身子：“有人下毒，有人下毒”……但是，她没听见；她微笑着：看不清面纱里的她……

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看着丈夫并看见，这已经不是她的丈夫，不是他本人，而是包在床单里的什么东西；她想为丈夫哭泣和痛苦；但却没有任何痛苦，而只有那个东西：在心灵里一个蓝湖在闪亮，仿佛有无数条云母般的水蛇蹿入湖中；在那里树木垂下了枯萎的叶子，树叶中回响起甜蜜的秋声；在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的心灵上不是痛苦，而是甜蜜的秋声，她在内心听见了魔鬼的命令：“无论今后有什么事，都是好的：应该如此，”……

“不该如此，不该，”鲁卡·西雷奇试图喊出点什么，“应该为我哭泣，而不该笑……”

但是，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没有笑：她泪如泉涌，一直……她的心灵里升起了金色的光线，而在光线中一只白鸽在盘旋，扑打着翅膀，咕咕地叫着。

“不应该！……”

“应该！……”

在叶罗别金的住宅里紧密而空荡、恐怖，在黑暗的角落里响起了沙沙声。鲁卡·西雷奇又开始在各房间里飞翔。

巴维尔·巴夫洛维奇

卡嘉坐在松树顺势倾斜的高高山崖上；在她的前面，在远处森林的上空闪动着凶恶的寒冷的黄昏的火光；灰色的披肩盖在卡嘉的肩头；童装式的背带由于奔跑时的汗水而几乎滑落；昨天在这里一个可怜的孩子差一点掉进池塘里；昨天，在这里一个孩子请求彼得宽恕；昨天，在这里她在他跟前洗净了自己纤细的双手；昨天，在那里远处森林的上空闪动着凶恶的寒冷的黄昏的火光。

但是，对祖母的思念让她留下了。

于是，卡嘉克制了自己；她像往常一样铺起了一张毯子；她又与祖母玩起了“傻瓜”牌——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孩子；他们相互微笑致意，在天黑以前叔叔巴维尔·巴夫洛维奇来了，他在利霍夫耽误了一天。

叔叔坐了一会儿，他仍是卡嘉两年前看见他时的那副模样；剃了胡须，穿戴整洁，散发着香水的芬芳。他漫不经心地温情地吻了老太太的手。而后在晚上喝了茶，喝了酒，然后就用如诉如泣忧郁的嗓音给她们说起了彼得堡和自己在国外的旅行。而倚在墙边的叶夫谢依奇瞪大眼睛，贪婪地听着回乡老爷的讲述，巴维尔·巴夫洛维奇的仆人斯特里加切夫的穿戴也不亚于其主子，他在老爷们中间漫不经心地转来转去。当巴维尔·巴夫洛维奇讲混了自己的旅行时，斯特里加切夫很自然地加以补充。

“请允许我插一句，巴维尔·巴夫洛维奇，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到尼斯的时间不是星期四，而是星期五早晨，请您在旅行后洗个澡，而后我们……”

“完全正确，我的朋友。”巴维尔·巴夫洛维奇表示赞同，又

继续讲述。

这样，他们三个坐在露台上；卡嘉对叔叔的到来既高兴又忧郁；而叔叔擤了一把鼻涕后仍大声地对祖母说：

“Mamam——无事生非；我想，破产威胁着您，但一切都会办妥的。不过，这事最多是讹诈：在任何时候谁都无权剥夺您的财产，到于瓦拉克辛矿场的票据，我会与叶罗别金先生谈妥的，我不认为，他像他所表现的那般危险。”

（不知什么原因，巴维尔·巴夫洛维奇掩饰了在车厢会面的情况。）

巴维尔·巴夫洛维奇·托德拉巴—戈拉别坐在顺势倾斜的山崖上。卡嘉则坐在他边上的长椅上；前面远处森林的上空闪动着凶恶的寒冷的黄昏的火光。在那里第一株山杨已经红了。这意味着曾有一个炎热的夏天。金色的秋天临近了，又是一个火红的季节。

小侄女和叔叔就这样坐着；他们各人想各人的心事。卡嘉想的是，只要她的祖母一死，她这可怜的孩子就会进修道院。而长鼻子的参政员叔叔在嘲笑卡嘉的年轻，内心也很压抑，但没有叹气。

“您还年轻，卡坚卡，不懂生活，车到山前必有路。”

“为什么呢？叔叔，他离开了我？……”

“我不能对您说，我的朋友：您还年轻，我真诚地希望您幸福：他不再与您在一起这件事引走了我对他的注意。”

“？”

“这表明，他只是投您所好，而不是为了幸福，他是个诗人吗？”

“是的，是个诗人。”

“也就是说，他是个唯美主义的混蛋。”

“啊，”卡嘉大吃一惊，她的眉毛弯了起来。她扫了他一眼？

而叔叔那张剃过须的脸变得忧郁而温和：

“我的孩子，我不想使您感到委屈，应该告诉您，所有的人都分成食客和奴隶；食客又分成神仙或魔鬼，杀人犯和下流坯。魔鬼就是编出上帝又用这个虚构去敲诈钱财的人；杀人犯就是全世界的军人；下流坯也分成普通的下流坯，也就是有财产的人们，有学问的下流坯，也就是教授、律师、医生、自由职业者，而唯美主义的下流坯就是诗人、作家、画家和妓女……我说完了，我的朋友。”当参政员的叔叔悲戚地叹了口气，闻着花香。

天已经黑了：他们坐在山崖上，低矮黑色的冷云在他们眼前流过。

远处，在花园的小路上，在树林和黑夜中，在飞舞的蝙蝠的阴影里一个老男爵夫人有气无力地走了过来，她拄着拐杖：她的眼睛无神钝滞，嘴角耷落，这一切表明老太太已经老朽了，且老朽得其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永恒的黑夜已经粘上了她的双眼，她在探视着内心，黑夜在召唤她。

他们三人一起往家走：叔叔扶着祖母，卡嘉走在前面，漫不经心地吹着芦笛。

母亲对自己的老儿子叨叨唠唠地说着。

“此外，这个混蛋把我给盗光了，那天他从我家走的时候，我的钻石也丢了。”

“嗐，别说了，好妈妈，他是一个怪人，大家都知道，怪人不会干偷盗之事。”

“但是，钻石……”

“那天，还有谁在您那里？……”

“好像，谁也不在，……不，等一等，那天叶罗别金也在……”

“他一个人?”

“不，与契日科夫将军在一起。”

“您瞧，好妈妈，瞧您说的，那是契日科夫将军偷的啦!”

巴维尔·巴夫洛维奇对颤颤悠悠的母亲叨唠着，往灌木丛里擤了一把鼻涕，天色越来越黑。

巴维尔·巴夫洛维奇·托德拉巴—戈拉别老爷是个很怪的人：而且，托德拉巴—戈拉别家里的老爷都显得古怪，所有的老爷都把胡子剃得干干净净，都长着长长的玫瑰色的鼻子。在六十年代以前，由于他们拼命地喝一种埋在祖先酒窖里极罕见的极醇美的葡萄酒，其鼻子都布满了深红的血丝。他们鼻子下的上嘴唇向前突得老长，所有的人都没有下巴，因此脸的下半部与从来不看女人脸的突鼓的眼睛、大鼻子、巨大的斜脑门相比显得出奇的小。大概，在他们的身上有一种忧郁而贪婪的东西；如果不看那洗得发亮的棕色的头发；托德拉巴—戈拉别家的老爷们都不说话，只是悲戚地哭泣，如果不倾听他们的话，这尖细哭声的内容就总是很可笑。

男爵夫人们也在哭泣；像丈夫们一样，她们也捂住额头和鼻子，不过，男爵夫人们还托着下巴。因此，许多男爵夫人很愚蠢，没有学问却夸夸其谈，她们穿着花边衣衫并且为了造访尼斯和蒙特卡洛，年轻时就离开了俄罗斯。

巴维尔·巴夫洛维奇的父亲——也叫巴维尔·巴夫洛维奇——跟戈拉别家族所有的人一样，也是一个大怪人；他爱清洁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在自己家里养成了这样一种奇怪的习惯：他对毛巾和手帕只用一次；当他感冒需要用手帕时，他就拍三次手：门打开了，跑进来两个哥萨克农奴，用两个手指拿住绝对干净的手帕的一角；巴维尔·巴夫洛维奇拿取手帕的中部并大声地擤鼻涕（戈拉别家的所有人擤鼻涕都特别响）；哥萨克人瞬间就把脏手帕拿出了房间：如果每分钟需要一张手帕，哥萨克人就每分钟跑进一次：这样就送进和拿走了数不清的手帕。

巴维尔·巴夫洛维奇还是一个音乐家：他常常用大提琴演奏

贝多芬的交响乐并让儿子伴奏。只要出一点错误，交响乐就从头开始，尽管已经演奏了十张乐谱；就这样无止境地继续下去；因此，巴维尔·巴夫洛维奇的父亲连一段也演奏不完：他的儿子从年轻时就憎恨音乐。所有的人都因为巴维尔·巴夫洛维奇的父亲演奏音乐而四处躲避，而他却坐在两个客厅之间的门坎上演奏；有一次他把自己的一个熟人锁到房间里并在此人面前一连演奏了好几个小时，熟人几乎晕了过去。这件事过去后不久巴维尔·巴夫洛维奇的父亲就去世了。

巴维尔·巴夫洛维奇的叔父亚历山大·巴夫洛维奇也是一个大怪人；年轻时候起他就吃光了四分之三的财产并喝光了祖先留下的酒；三十年代末期，他搬到祖传的领地，五年时间他游遍了全县，竭力展示他的聪明；后来他又一连五年不动窝儿地蛰居自己的领地，巡视耕地并同管家们一起办了些精明的事情；他也养成了一种奇怪的习惯：无论冬天还是夏天他都身着貂皮大衣戴着皮帽；后来的五年中亚历山大·巴夫洛维奇仍没离开庄园，他在这里种了些果树，捕了些鸟，然后他逐年减少在庄园里的散步，这样，五十年代末他就只到露台上，到那里去喂鸽子。后来，亚历山大·巴夫洛维奇把自己关在老爷的三个房间里，最后三年他就不挪窝地呆在卧室里，给他送去了一个叫萨什卡的仆女，亚历山大·巴夫洛维奇极为温柔地抚摸她的肩膀，不过，感谢上帝，仅此而已！萨什卡因为跟过路的小伙子们恋爱而年年都生孩子；最令人称奇的是，亚历山大·巴夫洛维奇坚信，这些孩子都是他的；于是萨什卡的孩子们就继承了亚历山大·巴夫洛维奇最丰厚的领地。

巴维尔·巴夫洛维奇的另一个叔父瓦尔瓦·巴夫洛维奇也是一个大怪人；像戈拉别家族所有的成员一样，他也特别聪明，爱虚荣，渴求清洁：这个偏好表现得很特别，以至于难于启齿，而且您不太会相信：他住在外省时有几次去作客，乘六套马车；他让

另一辆纵列驾马的四套马车走在前面。两个哥萨克站在脚蹬上，随从骑在前面的马上并挥动鞭子：但为什么瓦尔瓦·巴夫洛维奇要前面的这辆马车来折腾？真的……没法儿说；假如……某些"事物"，很不好意思准确地指称它；前面的马车开近了，两个哥萨克跑下来开门，裹严实的"物体"庄严地迅速进入专备的房间，然后，瓦尔瓦·巴夫洛维奇本人也乘车来到这所房子前面；也就在这个时候主人们高兴地出现在门坎，挽着老爷的手把他带进客厅。

洁癖也损耗了巴维尔·巴夫洛维奇的姑母阿格尼娅·巴夫洛夫娜男爵夫人的生活；老年将到时，她还洗她手边的一切东西，在这种时候，她厌恶毛巾：她把自己的双手晾干，在空中挥动双手，因此，她的手总是很粗糙。最后，有一天从清晨起她就洗一件黑褐色的带毛领的皮大衣，这是她自己缝制的；因此她的手指上生出了小丘疹；这丘疹又发展成西伯利亚瘟疫，阿格尼娅·巴夫洛夫娜因此病而辞世。

巴维尔·巴夫洛维奇·托德拉巴—戈拉别男爵同姐姐娜塔丽娅就是在这样的怪人家族里长大的。娜塔丽娅与他家其他女性不同，特别美丽和聪明；巴维尔·巴夫洛维奇在他们的母亲跟骠骑兵私奔以后就跟着姐姐过；后来，对姐姐的眷恋发展成更温柔的情感；当巴维尔·巴夫洛维奇考入"贵族法学院"，成为一个精悍的年轻人并戴上三角帽以后，他的姐姐才嫁给了贵族古戈列夫；她出嫁的消息如此地震动巴维尔·巴夫洛维奇，以致他也决定结婚，他刚一毕业就完成了此事；在选择妻子的时候，他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他的妻子应该绝对地少言寡语；其次，她的头发要像亚麻样纤细；巴维尔·巴夫洛维奇娶了这样一位沉默寡言发丝纤细的妻子。

由于卓绝的智慧、雄辩的口才和善于公正地处理最复杂的法律事务，男爵在事业上很快就脱颖而出；况且当时他还是温和的自由党人；这样，几乎是不显山露水地他就当上了参政员。在此

之前他的生活中有了一个转折：巴维尔·巴夫洛维奇成了蒲鲁东狂热的崇拜者；在彼得堡的客厅里由于他咄咄逼人的机智人们都怕他，在参政院人们都很赏识他的狂妄行为，但却让他理解，他没有更多的事可做；不过，他对此倒也无所谓，就回到了祖辈的领地；他在彼得堡呆了三个月，为的是不失去朋友。

在乡下他身上也很快很明显地犯了戈拉别家族的怪毛病：喝光酒窖里的酒，挥霍了金钱；他的藏书疯狂地增长；巴维尔·巴夫洛维奇仍然那么严肃，把一切时间都花在各种古怪的事情上：起初他用古瓷砖修造房屋；在桌子上、柜子上和书架上出现了没鼻子的没头的和没手的小人儿，打碎把儿的碗，粗糙的灯和其他荒诞不经的东西；后来，巴维尔·巴夫洛维奇游遍了欧洲，寻找某种谁也不需要的版画；在这之后巴维尔·巴夫洛维奇订购了许多自行车；他自己骑一辆自行车，让妻子、仆人、保姆甚至最小的儿子各骑一辆车。半年之后他又将这些自行车送了人，又开始搞孩子们的家庭教育；又雇来了法国女人、德国女人、英国女人和黑人；研究了有关教育的论文；最后，巴维尔·巴夫洛维奇又研究起让－雅克·卢梭：书都是为孩子们挑选的；英国女人、法国女人、德国女人和黑人都回家去了；而白皮肤的小男孩在树上攀援，模仿着猴子：这时，巴维尔·巴夫洛维奇才安下心来全身心地读书；他可阅读到图书馆藏家都找不到的书籍；但是，在巴维尔·巴夫洛维奇的图书馆里却没有最需要的书；他将珍贵的书籍包上淡蓝色的、淡红色的和淡黄色的书皮；巴维尔·巴夫洛维奇只让很亲近的朋友进自己的图书馆；他的一个朋友由于不小心稍微弄脏了一点书，心里感到极为难受；被损坏的书不能留在图书馆里；他不动声色地将损坏的书送给那位损坏者；亲密的朋友们非常害怕从巴维尔·巴夫洛维奇那里得到作为礼物的书：这几乎意味着他们在他眼里消失了。

在乡下巴维尔·巴夫洛维奇闻公鸡鸣叫就起床；三点，当大

家尚在睡梦中，仆人斯特里加切夫按老习惯给他擦洗，在这之后巴维尔·巴夫洛维奇就去自己的书房写作。写什么，这对所有的人都是秘密：大概，是某种不可思议的论文，其中为人类准备了人类学、哲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的启示；人们说那简直就是一派胡言。但巴维尔·巴夫洛维奇并不沮丧，下一次又与学者们通信；真的，他在通信中谈的藏书的细节多于学术的细节，但是，他就这样与学者们通信。

早饭前，巴维尔·巴夫洛维奇浏览报纸和翻阅杂志；然后在午饭前，精神抖擞地在肩上搭一条毛巾，手拿一朵芳香月季跑到庄园浴池。

巴维尔·巴夫洛维奇对他的仆人很温和；教训人不是他的生活准则；巴维尔·巴夫洛维奇给大家充分自由的活动余地；但是，这个自由比约束更厉害；他谁也不看，只关注整体。因为他对整洁的概念谁也接受不了，偏离这些概念就会让他从房子里跑出来恐吓仆人，而且是不定期的；整个房子都在颤动，仿佛根基在动摇，当远处响起他哭丧的和忧郁的嗓音时。有一次，他走过一座房子时发现了几个插入花罐里的烟斗；这让他如此震怒，以至于阴沉地用责备的眼光打量仆人并很快走入书房；过了两个小时斯特里加切夫拎出了男爵的皮箱，又过了两周担心他的妻子才获悉，巴维尔·巴夫洛维奇还健康地活着并乘邮船“维多利亚号”驶向马德拉岛。

在彼得堡朋友们焦急地等待着男爵；他不在时大家都恨他，把巴维尔·巴夫洛维奇叫做怪人，而且：是个有害的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当他出现的那一刻，沙龙的门好客地打开了，为的是接待“怪人”；巴维尔·巴夫洛维奇手捧一杯凝乳坐在毛绒绒的塔夫绸垫上（男爵不爱喝茶），长时间谈了许多有关俄国命运的问题，谈起蒙古的侵略，谈起基督教的危害，谈起了酒精饮料的流行和未来的政治制度。他说话很忧郁也很慢，闭着眼睛，以一种无可

辩驳的信心，但是他谈的东西是那样的古怪，以至于他身边围上了一圈人；在这之后，这伙人又开始嘲笑巴维尔·巴夫洛维奇的意见。但当巴维尔·巴夫洛维奇说话时，谁也不跟他抬杠，也很难跟他抬杠；男爵的逻辑前提显得荒谬透顶；他都为它们辩护并以铁的逻辑发挥它们，讲得眉飞色舞，几乎陶醉其间：他有几个偏爱的话题，而且他采用不同的方法和形式多次阐述这些话题；每一次谈话，只要巴维尔·巴夫洛维奇参与进来，它似乎完全失去了独立的意义而变成巴维尔·巴夫洛维奇编织自己话题的基本轮廓。

这样，铁石心肠的巴维尔·巴夫洛维奇就在彼得堡的沙龙里磨练自己的机智；在这段时间他逛遍了书店并购卖了大量的书；有的时候巴维尔·巴夫洛维奇回忆起自己的律师生涯（他曾经的确是个出色的律师，冷静、稳重、坚强）；这时他就顺便去查清某个有疑点的案子；揭露了骗子以后就回乡下去了。

巴维尔·巴夫洛维奇了解到有些骗子和恶棍在讹诈母亲，就前往古戈列沃；他事先调看了些文件，作了些书面的咨询就匆忙出发了，为的是去揭露那无耻的骗局；与叶罗别金的谈话使男爵放心了：他明白，商人不再敢讹诈了。

但是，巴维尔·巴夫洛维奇不仅仅是担心母亲的财产才迅速前往古戈列沃；与担忧母亲相比，更使他不安的是侄女卡坚卡，她使他常常回忆起对姐姐的爱；巴维尔·巴夫洛维奇非常非常想念卡坚卡；他对她怀有一种特别温柔的、可能对侄女而言温柔得过分的感情；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在这份情感上他没有非分之想：他总在想的是，他的侄女跟一个据说是个怪人的粗野汉子订了亲，这消息使他不安；她的粗野未婚夫只是在感情上使他不安，而绝不是在原则上：巴维尔·巴夫洛维奇在原则上是个民主派；不过，由于他得知这个粗野汉子也是个怪人和诗人，也就认同了这桩婚姻（众所周知，怪人与怪人之间相互认同，相互理

解)。现在，他已了解到，那个“粗野汉子”已从古戈列沃庄园出逃，被某个女人、女信徒勾引走了，同时也了解到男爵夫人对卡嘉未婚夫的鄙视，巴维尔·巴夫洛维奇·托德拉巴—戈拉别男爵根据他本人了解的情况突然断定，这个“粗野的汉子”是个正派的人，他配卡嘉正合适。

卡嘉：最近一年男爵是多么想念她啊！他突然给她写了一封忧郁的痛苦的信；他写这些忧郁的信时最后的签名是“叔叔”；他在远方努力指导她阅读；他给她写信用的是从香袋取出的天蓝色的纸，信纸上打上了火漆印，上面还绘有两棵树及刻印的一首四行诗：

一条小溪将两棵树分离，
但它们盘枝错节共同生息；
命运也将两颗心分离，
但它们的思绪却共存一体……

最近几年巴维尔·巴夫洛维奇消瘦了，头发也灰白了；他的鼻子就像他的判决一样越来越尖锐，尖锐得让人难以接受；他忧郁地表现着他的机智，这机智犹如磨砺的匕首；但是，他是在同自己斗心计，他最渴求青春；但巴维尔·巴夫洛维奇却将青年从自己身边赶走；老人们也对他敬而远之。巴维尔·巴夫洛维奇在两个时代交界处的末路上卖弄着他无益的机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条路完全属于他。

显而易见，走向老年的老爷获取了卡嘉的友谊；显而易见，他抛弃了自己的事业，出现在我们这里；现在，在黑暗中，在昏聩的老太太的叨唠声中巴维尔·巴夫洛维奇向卡嘉投去忧郁的目光；在他的心中还她未婚夫的计划业已成熟；当老爷打算完成这个计划时，这对于他本人已经是个谜；但是，他完全相信他的事业定能成功。

巴维尔·巴夫洛维奇就是这样一个人。

第六章 甜蜜的火光

人 们

嗓音沙哑又无鼻子的米特里依·米罗内奇算完了账；另一个干木工活的人，留着长头发，是鸽派教徒。我们的主人公替无鼻人当木匠已经两个多星期了。

对达尔雅尔斯基来说，在木匠那里过日子怡然自得，只是稍稍有点紧张；他的胸中出现了光亮；像火流一样，从他的胸中涌出了对马特廖娜的爱；像火流一样，马特廖娜也凝视着他。木匠把火流浇向他们。木匠炽烈的祈祷像耀眼的光芒笼罩着他们两人；仿佛火炉烧到了白炽的程度；向他们喷出自己的火苗，烧得他们难以忍受，将他们捧起来带走——祈祷要将他们带向何方？但是，在流逝的日子里看得见劳动生活的彼岸；每到早晨，他们三个人就聚在一起，谁也不看谁，也不提及他们炽热的火焰；脸色阴沉地将手递给对方，在脸上浮现的只有夜晚的祈祷或夜里温柔的闪电；他们在干活时相会，黑夜不再燃烧，他们在正午平和的光焰中干着各自的木工活儿，仿佛在他们三人之间很默契地订了一个协议；甚至好像是木匠祝福彼得对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的爱情；仿佛在这个祝福中爱的火焰与神的火焰熔于一体。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之间也绝不说话：奇怪的生活，令人厌恶的生活；树木已经发黄，变红，变成绯红色。玫瑰色和雪青色干枯的叶子哗哗作响；秋叶撒满大地，一条红色的小猎狗望着小松

鼠，于是响起了天籁，鸟儿在鸣唱；对这些人的神圣的情爱，此时有些流言蜚语：牧师伍科尔开始出现在木匠的窗下。牧师伍科尔根据有人可恶的告密开始监视木屋；他千方百计找借口去那里串门并打探：却又一无所获地走了；每到傍晚他们就在田野和森林里相亲相爱——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和彼得凝望着火焰般飞逝的晚霞，并为火焰哭泣；迷朦的星辰在蓝色的天空中摇曳，在地球的谷地间降沉又升起，燃烧；日子在流逝，它们夜以继日地运行着；它们从黑夜走向白昼。

就是这样：——

白天，彼得身着一件红衬衫，汗流浃背地随着小锯子愉快的声响锯着圆木，令人生厌的锯屑像雪花一样在他周围飞溅，木匠的木屋里可恶的苍蝇嗡嗡地叫着。

在温和的阳光里，锯屑像龙卷风一样蹿出窗户，从锯子下面飞扬起来的锯屑仿佛是光明的尘埃；在这光明的尘埃里，可敬的老板那贴向圆木的脸庞面对这明亮的灰尘毫无表情，他在干活儿时很少说话：

“老爷，把水平仪递给我?”

“水平仪在这里。”

“现在需要这样刨平安乐椅的把手。”

“这个样子?”

于是他不再说话了。

米特里依·米罗内奇在干活儿：一会儿将凿子放在圆木上用小锤子在上面敲打，在太阳的照射下，小锤子在他们头上闪光；一会儿他用瘦骨嶙峋的手抓起锯子又锯起了圆木，干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但是，木工弄出的所有东西总是很像样儿，很精巧。木匠讨好一切订货人。他就这样干活：总是有活干。人们给他付的钱也非常非常的多。四周是明亮的热浪或浅色的光芒。于是，大家都需保佑庄稼的圣像斯帕索夫。在圣像下有一盏

装满油的长明灯，它迸出火花，泛出微光，忽闪忽闪地亮着，你平静地思索着，对这些可敬的人们的伟大劳动产生了怜悯；劳动是这样地井然有序：看上一眼你就会说："上帝啊，祝福这些人的劳动吧！"

啊，天黑以前，六把已制作好的椅子列在墙边：人们将若有所思地忧郁地坐在椅子上，但是，在劳动中纳入木材中的祈祷将无形地以平稳的光焰从椅子转入坐在加工好的椅子上沉思的人们心里。这些椅子将被运往莫斯科、萨拉托夫、宾扎、萨马拉和所有其他光荣的俄罗斯城市。运抵以后，人们将它们摆好并坐下：人们将长时间坐在椅子上思考，思考生活的道路，并思考现有的一切。万事万物与自己偶然的名字是相分离的；坐在椅子上的人会说：椅子为什么叫"椅子"，而不叫"勺子"，为什么我叫"伊万"而不叫"玛丽娅"。

干活吧，木匠们，打新家具吧：上帝，祝福这些人的劳动吧！

另有一次，这些严厉的汗流浃背的人们在锤子的敲击声和苍蝇嗡嗡的叫声中唱起了严酷的歌曲。长发人唱起了歌谣；他把小锤子靠在圆木上，忧郁地开始唱歌：

在最年轻的岁月
我像温柔之花那样枯萎
上帝，发发您的慈悲！

似乎，从前某个尚未实现的梦又回来了，并以迷人的光芒照耀窗户；这些人的喜悦笼罩在忧郁中，他们满脸是汗，正磨平着新生活；出现了一种难以描绘的景象：彩虹的光带从光幕上掉下：世上的一切都掉下去了，露出了难以描述的景象，木匠用鼻音哼唱起来：

从圣子的襁褓中
我被上帝献出

上帝，发发您的慈悲！

从里屋传来了马特廖娜甜蜜的声音，她坐下来削土豆，歌声响起并和谐地传向远处。

我们抛下了所有的亲人
住进了神圣的殿堂
上帝，发发您的慈悲！

在那里，在富丽的里屋，上帝知道，那里有什么造化：无论是长发人，还是彼得，谁也不敢看那里，瞧瞧，噢，上帝，马特廖娜的红短裙：瞧瞧，从半掩的门中可以看眼桌下她短裙下面的可爱的光脚；生命的光线切断了那只脚；光切断了他们的心灵，胸中心脏被切割的部分仍在搏击：他们在干木工活儿，在低声吟唱：

在无限的时光中
我们感到了天上的快乐
上帝，发发您的慈悲吧！

空气在里屋发着热光，后来在空气中又散发出汗味，严酷的歌声时起时落，仿佛世界在这里形成了自己新的形态。在整个只有几平方俄丈的空间用木墙将它与另一个世界割离。在唱歌的时候，达尔雅尔斯基开始感到，仿佛在这四平方俄丈的空间有神圣降临；神灵不知从何处潜入；喧嚣声从各个角落里响起：瞧，放在桌上的一块木头猛地跳起，被神灵推动，滚落后变成刨花。但是，不论是他，还是长发人，木匠都没有中断工作，仿佛现有的一切都不存在。而木匠胸前的一个光斑仿佛长有一双光翼从他的身上飞出，这粉红色的光斑沿墙壁飞到达尔雅尔斯基的胸前：那是深红色的一段圆木，它以深红色的火焰照亮了他；但是，这是太阳的反射光；它运动得很快；太阳滚落了；已经是傍晚了。

在窗外很近很近的地方，采列别耶沃的一个小伙子用一支精致的芦笛吹着一曲充溢乡情的歌曲：

哎哟大象，大象，大象——
长鼻子鬼
特洛姆巴·特洛姆波维奇——

傍晚：达尔雅尔斯基用粗糙的手指扒开了被晚霞染成橙色的刨花：长发人气喘吁吁地收拾着钉子，将它们含在嘴里，又从嘴里将它们放在板子上；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走过来，把刨花弄得哗哗作响；她双眉紧蹙：一个粗俗的女人，她能有什么秘密，要知道，已经是晚上了，星辰已在闪烁；人们已在享受白桦林的凉爽，远处的小树林流溢着白桦的光亮，于是那里的一切都收缩起它们的光彩——黑暗降临了，夜色愈加浓重。而对面疲惫的太阳流泻着最后的火光。米特里依把小刨子、大刨子、钻子码好，在它们上面盖上一张细羊皮，若有所思地伏在锯子上，然后又悄悄地趿着破草鞋走出木屋；他已经走到了草原上，孩子们从他身边跑掉；夜幕降沉：所有那些在白天眼睛无神的人们都将有一双犀利的眼睛：带着一层薄翳，充满蓝色的灯油，他们之间的悄悄话，像蜜糖一样甜。

早晨产生的光明到傍晚时分从用劳动改造自身的人们的眼中更加耀眼夺目。

钓 鱼

在潮湿的空气中流动着珠母色的斑纹，在潮湿的绿色的空气中达尔雅尔斯基像一个红色的印记在这里弯腰坐了一个多小时了；钓竿甩到离他很远的水中，在那边几块潮湿的珍珠贝壳在水中跳动，在岸边撞出许多浪花，波浪如泣如诉；从钓竿往下明显地伸展着一条线，浮标在水面摇荡；一只忧郁的鸭子在水中游戏，它的身后荡起一阵涟漪；几块珍珠贝在跳舞。在它们身上有

几只蜻蜓。一只完好的蚊子在上帝的耳边轻声地传达着春天的消息。在脚边一小块黑色的土地上一条红色蚓虫在掘土；在朝霞的映照下村子的一边泛出红宝石的光芒，屋顶，玻璃，圆木都闪闪发亮；前方的一片天空也像红宝石一样闪出红光。

教堂执事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在旁边某处坐着，忽然，他站了起来，他的浮标在闪光，钓杆升了起来：一条鱼在跳动，用它那鳞光闪闪的身躯描绘出明亮的轨迹后，落到了执事坚硬的手掌上，在这里它的嘴被撕开，又被封上，扑嗵一声掉进了小桶里。

"哟嗬，钓鱼啊！"

"是啊。"彼得看着远处应了一声。

"您真是不错！"执事喊了一句。

"哪儿啊，没钓着什么。"

他们不再言语：朝霞在沉寂中闪光。

"我在看您，彼得·彼得罗维奇，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谅我的直率：啊，您有点古怪：老爷，可以说，是老爷，怡然自得、满有学问，请原谅，上帝，您有某种魔力：尽管如此，大家都到您这儿来干活——不到您这儿又到谁哪儿去呢？难道到木匠米奇卡那里！"

达尔雅尔斯基虽然脚疼背酸，双手因为干活而颤动，但心里却充满着甜蜜和喜悦以及非语言能表达的幸福：他嘲笑执事的那些话；他往那边看着，穿过村庄：他的脑子里产生了蹩脚的诗作，句子编得倒也顺畅：

　　红色的宝石亮又亮
　　落到了潮湿的阴沟里……

全都是些"啊，呀，啊"和"啊，呀，啊"把韵都押在"红宝石"上？诗韵是没有的，这是什么鬼东西！他的浮标又在闪光：准是一条大鱼，很明显，咬住蛆了。

“为什么，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我干不了木工活儿？我看书学习也这样发呆：我自个干木工活儿时……”

“这就是说，为了散步。”执事咧嘴大笑，“它仿佛；也就是说，书是为某种头脑准备的；离开书头脑就是笨瓜。即便是我：只要一打开书——脑子里就出现了废话和混帐话。”

“学问可是个坏东西！”

“嘿，嘿：笨瓜就是笨瓜！”

一只燕子嗖、嗖飞了过去。

又是沉默：朝霞闪了一下。

那是最后一只燕子！

“它们在那儿飞了多久就会消失，它们飞往哪里呢？”

“飞往非洲，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去非洲，去好望角。”

“难道是去非洲。”执事很惊讶。

“它们就是这样飞行。”

“善于飞行的鸟儿。”

“善于飞行的鸟儿。”彼得也赞同。

两人注视着那只燕子，它像一只白鸽在盘旋；它盘旋，翱翔，鸣叫，呐喊。它飞过来，又飞过去；飞过来，又飞过去：“咿—咿—咿”，它用胸脯点了一下池塘，飞向钟楼的十字架，又停在那上面；现在，舞女般的燕子因看见红宝石形状的朝霞而在空中狂舞起来：“咿、咿—咿、咿。”

“您瞧，它在跳舞！”

“达维皇帝在挪亚方舟前说了什么？”

于是，彼得想到：“可爱的，可爱的，珍贵的燕子，白鸽一样的燕子”；年轻的燕子在飞翔……他为了卡嘉又喊了一声：“咿，咿，咿！咿，咿。”燕子飞到古格列夫那边去了：“咿，咿，咿，咿。”在几棵树上停了下来，寂静无声：水中的圆圈在扩散，窒息心灵的沉思，从荡漾的水里发出了如泣如诉的声音——风平

浪静，一派祥和，如梦如幻，雾气沉沉，执事在浓雾中消失了；已经没有他了，就像从来没有他一样。又是窒息心灵的沉思。

彼得上哪里去了？他出了什么事？从来没有，哪儿也没有，他从来没有出过这种事。除了在俄罗斯，他什么地方从来也没梦见过这种事；在这里，在这些普通的老实人中间什么都会梦见。他们知道俄罗斯土地的秘密，正像他们知道俄罗斯森林的秘密一样；在那些田野上，在那些森林里生活着大胡子的农夫和众多的娘儿们。他们话语不多，他们过于沉默；只要你走近他们，你就会学会沉默：你将会像饮名贵的美酒一样，痛饮朝霞，你将靠松油的芳香生活；俄罗斯的灵魂就是朝霞；浓烈、松油般的俄罗斯语话：如果你是俄国人，那么你心中就会有红色的秘密，你的心灵话语就是粘糊糊的松油；他没有形象，思想萦绕在脑际，幸福的愉快的心态来自话语，只要说出一个普通的词，仿佛在这个普通词里什么也没有；那些被石头压抑的城里人绝对不知道那些词。他们一到乡村，只看见眼前：肮脏、昏暗、草垛和农夫们被草弄脏的忧郁的面孔；那不是农夫，而是暗中祝福的木匠库捷雅罗夫，——他们永远不会理解，不会认识；他们只看到眼前的肮脏、昏暗、草垛和被杂草弄脏的娘儿们粗鲁的言谈；而美人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蜜一样的甜唇、蜜一样的甜吻——所有这些他们都一无所知。

穷人啊！穷人！彼得陷入沉思：整个西方的梦在他面前流过，梦已经离开了他；他想：他把大量的词汇、音节和符号抛向西方，让世界感到惊讶。但是，那些词汇、那些符号、那些声音，仿佛是变化着的人，呼出气息，把人们吸引到自己一边。到哪里去？而俄罗斯含蓄的词汇来自于你，在你身边停留：祈祷就是话语；就像金光灿灿泡沫飞溅的葡萄酒杯一样，在阳光下天然的彩色小石头在燃烧，这些粉屑又落在脚下的脏土里，让你疲惫不堪，即使把旁人召到你这里瞬间欣赏这金色的雨点——这就是

西方教给我们的话语；在那里人们把自己的话语和盘托出，写进书里，变成警句和科学；因此，在那里，也有被言说的话语和被言说的生活道理：什么叫做西方。不过，它不是词，而是灵魂：灵魂思索未言说的东西，它为未言说的东西而苦恼。它在俄罗斯：农民，伐木工人不善言词，他们不用生活的道理愉悦视野；他们无论说什么都不堪入耳；生活的道理是醉人的，爱吵架的：埋汰、饥饿、缄默、愚昧，而你要明白：精神的酒精在每个人的桌上；每个未言说的话语和未表达的感情都用酒来浇灌自己。他说话时仿佛结结巴巴，而且大家都谈普通的事物；他沉默——粗犷的沉默！他张嘴骂你骂个够的时候，他的眼睛仿佛陷进了明媚的朝霞里；嘴上在骂，而眼睛却在颂扬；他开始讲话，刨你的圆木；又唱起歌来，而……总而言之，在世界遥远的各个地方传播着对俄罗斯歌曲的传闻；那是谁在唱歌呢？又是谁编的这些歌呢？不是别人，正是你偶然辱骂过他的那个粗野的男人。

假如生活在田野里，死在田野里，重复着关于自己的一个最神秘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词，那该有多好啊。这个词只能在沉思时才能获得。在这里大家相互交换着生活的美酒，新欢乐的美酒，彼得心想：在这里，晚霞本身不被挤进书本里：而晚霞就是秘密；在西方有很多书籍；在俄罗斯有许多未言说的东西。俄罗斯是书籍分析的一切，是意义的分解，而生活本身在燃烧，当西方靠近俄罗斯的那一天，全世界的大火就会将它包围：一切可以燃烧的都在燃烧；因为，只有从灰烬中才能升华出天国的灵魂——火鸟。

达尔雅尔斯基在回忆自己的过去：莫斯科、时髦的太太及追逐贵妇的诗人们的无聊聚会；他回忆起他们的领带、金扣子、披肩、出口的佩针、法兰西的最新潮的所有派头。当谈及俄罗斯时，一个时髦的少女耸了耸她娇小的肩膀；后来，她又到萨拉托夫去朝圣。一个社会革命党人在嘲笑人民的迷信；他是怎样结束

的？他突然退出党派活动，并出现在东北鞭笞派教徒中间。一个颓废派分子用黑纸糊了自己的房间，其行为总是很古怪，很特别；后来又消失了许多年。再后来，他宣称是土地的朝圣者，土地的理想不知不觉地烧毁了许许多多的人。啊，俄罗斯土地，俄罗斯土地！你呼吸着松油、牧草、朝霞；在你一望无际的旷野上，俄罗斯土地，有的是地方呼吸和死亡。

你养活了多少儿女啊，俄罗斯土地。你的多少像鲜花一样的思想被冻死，这些思想在你不安分的儿子的头脑中；你的儿子离你而去，俄罗斯，他们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将你广阔的大地遗忘。当他们后来回国时，谁还认得他们！他们说异邦的语言，他们用异邦的眼睛观察、胡子按西方样式翘起，他们的眼睛不像其他俄罗斯人那样闪亮；但是，在灵魂上，他们是你的。啊，土地，你烧毁了他们的理想；你冻死了他们观念的天堂之花；啊，草原的故乡的人生之路。用不了一年，他们就会在田野、森林、兽道上去徘徊，以便死在长草的水沟里。

逃往到田野上去的人将越来越多！

在西伯利亚一些僻静的地方分裂教派在增长！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吗，他将怎样终其一生？可能，上了年纪时，他不再安静地坐在自己城里的安乐椅上读最智慧的书，抽着香烟，在清爽的田野里荡秋千；可能，在路边的水沟里，或在森林中修道小屋内终其一生。谁知道，谁会说？青年人，你们对自己一无所知，妻子们，听着，妻子们，祈祷前的钟声是自由的：在宽阔的田野里，在自由的大地上，祈祷前的钟声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谁听过这个钟声，谁在城里就没有安宁；他在城里感到精疲力竭；出走国外度过余生；但在那里，他也永远找不到宁静。灵魂在嚎啕大哭；智慧在涸竭，舌头粘住了喉咙；人们用矿泉水疗治他的忧郁病，他常住疯人院和监狱；他以回归到你那里而告终，啊，俄罗斯的土地！

“我也就是这样！”达尔雅尔斯基颤抖了一下，他看见，头上掉下了一块蓝色：田野、森林、木屋———切都是立体的，夜间的：橙黄的月亮升了起来，——接着又是隐影。

“我仿佛在新的广阔的空间里，仿佛在新的时间里。”达尔雅尔斯基回忆起他曾经喜欢的一个诗人的诗句：那个人也精疲力竭：如果他留在城里，就会死去，于是，在那个人的心里储存了土地的思想。他喜爱的诗人的诗句又让他想起了另外一些珍贵的和可怕的诗句：

在无限的时间里，
给了我们天堂的乐趣，
发发慈悲吧，上帝！
我们，总是抛下亲友
把自身封闭在旷野里
发发慈悲吧，上帝！……

听见了吗，从故乡池塘那边传来了回声：

我被上帝造访
从呱呱坠地起
发发慈悲吧，上帝！

这个凶恶的长发人，干完木工活儿就回家了。

“现在我已经不是语言学家了，不是老爷，不是诗人：我是一只鸽子。不是卡嘉的未婚夫，而是马特廖娜的小情人。”达尔雅尔斯基笑嘻嘻地说着，他因这个甜蜜的现实而感到恐惧：灵魂痛苦的恐惧；为了压制这份恐惧，他唱起了歌曲：

我仿佛在新的空间里——
在无限的时间里。

“我这是把什么搞混了？”他想；他又害怕了。

“您这唱的是什么，年轻人？”在他身后响起了一个如泣如怨的声音。

达尔雅尔斯基颤抖了一下，转过身来。

一个忧郁的剃了须的鼻子奇长的老头站在他面前，嗅着一朵小花，他戴着手套，一只手拿着厚毛巾，另一只手拄着棍子。

“随便唱唱：唱几支歌。而您是谁啊？”

“我从郊外来。”老头气喘吁吁地说。

“我在遥远的过去在哪里见过他？”彼得心想；他与自己喜欢的一个熟人有点奇怪地相像，但是这些旧特征早就不存在了，但是像什么呢，跟谁相像呢？他注视着，老人身上穿了件新衣服，他想：“一个西欧派！就是他！”老头在形象上与西欧派相似，他小心翼翼地展开一条围巾，将它置于草上，并与达尔雅尔斯基坐在一起。月亮已经静静地照耀他们。达尔雅尔斯基心想，是到约定的地方去见马特廖娜的时候了。但是，这个剃须老爷却突然冒到他身边；剃须老爷的嗓音是这般如泣如诉，就像沼泽地里的鸟叫声；这种叫声在秋天提醒我们想起可爱的过去，我们长时间地在泥泞的沼泽中的岛上度过夜晚。大家恐惧地听着故乡哭泣的小鸟声。

“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小溪潺潺流动，而我们在微笑，我们不相信：“没有什么不流逝”，我们在争论；但是，我们从不告诉，什么这样流逝，并且为什么这样流逝……但是，听着，正在这时远处传来了如泣的鸟声……

“年轻人：您是个怪人？”

“??”

“因为您是个俄国人：所有俄国人都是怪人。”

“我在哪里听到过这一切？”彼得回答。（听，远处又传来了沼泽地的鸟声。）

“您是在自身内部听到这个的。”彼得很惊奇：他奇怪的是；他只是听到了那些话，而没有说。

“不，等一等；等一等；我在哪里见过您？您提示我一

下……”

“这是多么好的幻想：我们大家相互提示并相聚一起。”

“您，说实话，谈点什么?”

“是的，我，说实话，没什么可说。”安详的老爷大哭起来，抚摸着膝盖。

“您可大错特错：您，我的老兄，怪人；您瞧，您不得不因神经质而付代价……”

“那您凭什么而知呢?”

“您是年轻人，而所有的年轻人不断涌现；这很可悲——但，这是这样的：俄国人在出生；欧洲人也在出生，蒙古人和黑人也在出生。”

“俄罗斯面临着未来，”彼得反驳着，注视着剃须老爷：没关系——老爷心平气和，安详，大概，他是一个西欧派。“我在哪里见过这个?”彼得心想，而嘴里却说，“俄罗斯蕴藏着未曾言说的秘密。”

但是，巴维尔·巴夫洛维奇（这就是他）碰到心爱的主题，已经冷静地着手将它联缀在彼得的话里。

“俄罗斯是一个蒙古式的国家；我们所有的人都流着蒙古人的血，它阻止不了人侵。我们大家在大汗面前俯首称臣。”

“俄罗斯……”彼得反驳道。

“俄罗斯是个不幸的国家；您谈谈没有说过的事；可能，在您的心里有这样一种您不能言说的东西，年轻人，您不只是个怪人，而且您还是一个口齿不清的怪人。您是一个沉默的年轻人，正如现在所有的年轻人都是哑巴一样，他们的谈吐格外含混，因为，他们不会清晰地表达。当他们说出未表达过的思想，这就是危险的征兆。这只证明，人类正在进入类牲口状态；遗憾的是，现在所有的人都相似，不仅是俄国人!”巴维尔·巴夫洛维奇忧郁地叹了一口气，老爷，又大声地擤了一把鼻涕。

听吧！那又是远处沼泽地里故乡的声音！：“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达尔雅尔斯基仿佛在抗争，大声喊叫：

“不，不，不对，不对！”

“遗憾的是，这是对的，就是您，年轻人，很明显，您属于知识分子。而您瞧你们，农夫是农夫，这是因为，我们无力获得真正的文化；因为您也做了些怪事：您强迫自己做梦：醒来吧……”

达尔雅尔斯基又在倾听有预见性的话语：难道他自身发生的所有的事不都是真正奇妙的梦吗？他惊讶地看着剃须老头。而老头从地上站起来，小心翼翼地叠着自己的毛围巾并礼貌地向他伸出了自己的手，并没有摘手套：

“再见：我还要返回很远的地方……”

于是，他又远离了彼得，——去那遥远的西方。“我在哪里见过他？”达尔雅尔斯基继续想着；秋天前寒冷的微风吹拂着小村庄：一片枯黄的叶子漂落到树荫下；小溪在他脚下潺潺流过：

“一切，一切，一切我都要说；一切，一切，一切，一切。”

“我自己也知道！”达尔雅尔斯基突然笑了起来，抓住自己：“什么，什么，我知道什么？”

但是，是时候了：马特廖娜大概早就在等他了。

“但是，一瞬也没睡，一瞬也没醒。”彼得心想，“瞧，我正在走向梦境。”

然而，随着他走近橡树时，他开始感到，他又重新入睡了。然后，他感到，所有这一切全是虚无：剃须老头，他的话语，所有这一切都是早已走向西方的一个梦；现实又吞噬了他，这就是俄罗斯。

秋天的溪水在他脚下潺潺流过：“一切，一切，一切我都要说，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

“我本人也知道。”达尔雅尔斯基微笑起来。

创 造

“坐到这儿来吧，马特廖娜……你是我的棒女人：坐到这儿来吧，马特廖娜……不会寂寞的，如果和我在一起，和一个老人，就这样……”

木匠的眼睛发出野性的光芒；他的跛脚伸到窗前，他用双手去抓马特廖娜，并将她拽到窗前：

“坐到这里吧，马特廖娜……”

“啊，干吗呀！”她的眼睛也放出了野性的神光。她柔软自如的腿也伸到了窗前；木匠抓住她的手，搂住她的脖子，抚摸着她，轻声絮语，把她拖到自己身边。

“到这儿来，到这儿来！”他让她坐到了自己身边，“您是我的棒女人，眼睛大，身子丰满：只是稍稍有一点雀斑。不过，情人不见怪……情人在等着？”

“呸，呸……”马特廖娜不好意思地哼了几声。

“他在等我？”

“在等你……”

“没关系……等着就等着吧：他以后会快活的。”

“啊，我不能。”她将脸从老姘夫面前扭过去，而老姘夫让她坐在长凳上：

“真出色，真出色，——没问题……”

“啊，嘀，嘀。”马特廖娜喘息着。

“把你的手给我，马特廖娜，您愿不愿意？啊，这就是说，算了，我只是这样啊，不为别的……你听我说……没关系，这，我不反对……只是这件事，你们，朋友，要经常相爱一些，每天、每天，这事在你们那都要发生。所有的人都没有祈祷，没有诉苦，就这样，为什么呢？你什么也不知道。这种情形就转变成

这样一个秘密：您怎样怀孕，记住，你怎样甜蜜地给人们带去精神重负。”

“是的，在我们这里，米特里依·米罗内奇，不只是这种情形。”女人难为情了，“我们祈祷神灵：喜欢田野，鲜花，一切幸福，我们唱歌……”

“亲爱的，让我将手放在你的奶子上。”

木匠央求着，他的体内燃烧着欲火，眼睛放出野性的神光，“你的奶子多么柔软啊，马特廖娜！”

“啊，别动，啊，你别碰我！……”

但是，在寂静中她暴发出神奇的力量；一股电流从木匠的手上射向她的奶子；在他的四周流溢着涓涓细流，他的电流从汗渍的粘糊糊的手指流向她全身：她顺从了，不由自主地垂下了苍白的脸，这张脸因慢慢地注入电流而泛起红光，就像秋天的红苹果。

“你暖和吗，你暖和吗，你暖和吧？……”

“我很暖和：更暖和了……越来越热……奶子被烧着了：全身在燃烧……”

“您祈祷吧，祈祷吧：别抱怨自己和孩子，每一个这样的夜晚，当你在田野上或森林里散步；在树穴里，在干草棚里，男女朋友在一起相亲相爱，相互眼泪汪汪地祈祷神灵的降生？木匠库捷雅罗夫，……就是这个，我不将你引向可耻的肉体的交合，我没有这个也可以，祈祷光辉神灵的降临，……你是我出色的女人，亲爱的，再让我把自己的手放在你的奶子上。”

木匠的手以灼人的热力和光焰炙烤着她：她虽被他的欲念强暴，却也不反抗；手帕从头上掉下，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双手捂住脸，哭泣着，流下了祈祷的泪水，也感觉很好，也很害怕，仿佛在澡堂：想睡觉。

而木匠呢？他的脸仿佛从他身上掉下，仿佛是蟑螂蜕下了的

皮肤；他恐怖的恐怖的稍感疲惫的脸上挂着一副眼镜，眼镜滑到鼻头上，他按新方式从透明的空壳下面看了一眼：木匠的脸粗野而可怕；木屋内粗野而可怕；这里物体之间的空气奇怪地紧密，就像某种神力的编织体，而编织体在闪闪发光，并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满屋的火星、干燥的喧声，火光像蜘蛛一样爬动，通过自身织成了明亮的蜘蛛网。木匠双手上举，嘟囔着咒语和词汇：重新将双手按在胸膛上；往上——往下，双手在上下舞动；仿佛有人将明亮的纤维般的发丝从有病的胸膛粘到粘糊的手指：芬芳的神赐的发丝。他将芬芳的神赐的发丝从胸上抹掉。木匠的手指落在、落在、落在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的奶子上、肩上、肚子上；他的手像蜘蛛网一样迅速地将她罩起来；她沉睡了，她沉睡了，她沉睡了，进入了从木匠胸膛冲出的几乎看得见的光漩涡，光网缠绕在她身上；而在所有物体上面的是木匠的眼睛，它像两个绿色的凶恶的洞穴，光像倾泻的水一样流到了她身上。他们就这样坐在窗前；傍晚最后的红光悄悄地射进小窗户，剧烈地闪动，斜射在桌子上，现在已分不清，在这里哪是太阳光，哪是木匠的光——木匠祈祷的蜘蛛网。这些祈祷将太阳和黑暗织成一个空中地毯。木匠奇特的无形的喷头向外流泻出蜘蛛网般的光焰。在他手的周围，在他头的周围，现在有一个深红色的光灿灿的圆圈：马特廖娜朦胧地看着这一切；愚笨的她睡眼惺忪地跪在他面前：吻着他的手，啊！祈祷着。这已经不是姘夫米特里依·米罗内奇：而是一个从内心流出火焰的正人君子，是个伟大的预言家。马特廖娜知道，如果有这个机会，米特里依·米罗内奇会用这把火焰点燃干草：他合起手，用手指画着刀刃，一种可怕的力量流向仿佛削尖的手指，白炽的光焰在那里聚积闪烁：有一次在万籁俱寂的黑夜她看见从木匠用指力安装的窗户里发出一道闪电并传出隆隆的雷声。

所有这一切现在在马特廖娜的梦里都一一复现了；她全身陷

在光和热的网里；而绿色的木炭在她的头上倾泻出大量的光芒，弯曲的手指编织着金线；瞧，木匠离开了，从他身上产生的光带伸展开来，又在马特廖娜身上结束，马特廖娜身上缠着一个硕大的光线团；木匠去哪儿了：马特廖娜朦胧地去追木匠；木匠来到这里，马特廖娜也朦胧地匆忙赶到这里。

木匠在她和自己之间用枯瘦的手划了一下把光网分成两半；光带也裂成两块；光带细小的碎片在黑夜中盘旋，闪闪烁烁，在马特廖娜身上翻滚；网的碎片，飞旋着，一片留在木匠身边，另一片漂进了木匠的体内，第三片在空气中融化了；现在只有她一个人安眠在给她的世界中，她静静地睡觉，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什么也没看见：耀眼的、光焰灼人的木匠在这里踱步，他高举双手：往上——往下，往上——往下，往上——往下：他在用发自自身的光线编织物品，嘴里念念有词。他将手放在桌上又从桌上挪开；在他身后边伸展出一条线；他将那条线拉到窗前；又拉到灯前，拉向自己红色的角落；蜘蛛用蜘蛛网缠绕着整个房间；现在四周都闪烁着千万条线，闪闪发亮，光焰照人。这里有最细最亮的线条，发出声响的线条：金色的，可怕的金线；发自木匠的所有那些线条又回归到木匠自身。一会儿缠在他胸上，一会儿缠到他的肚子上，而他坐在角落里迅速而有节奏地挥动双手，像蜘蛛那样迅速地纺起线来；这样，似乎在夜晚的气浪中他悬浮在自己的网上。他迅速地迅速地叨唠着莫名其妙的话语，他嗓音沙哑，呼哧带喘，从喉咙里流泻出各种词汇；嘿，听着，精明的木匠说出了多少闪光的语汇？你害怕那些未曾说过难以理解的众多呓语：

“斯塔力顿、卡里翁、科基列，乌合之众：斯特里达多；祈祷上帝，与圣母、年轻人，你有一只金角……斯塔里顿、卡里翁、科基列，一群乌合之众：斯特里达多。”

于是，在可怕的极乐中野性的欲念就从口中喷出：那个明亮

的迅速舞动手指的身躯——它不久前还认为自己是木匠——不是木匠：一会儿是无限的被压抑的激情，一会儿又是难以言说的欢乐之流；瞧呀，瞧呀，从木匠身上飞出的一束束光线闪着金光，又泛出白光；闪闪发亮，又泛出蓝光；从他嘴里喷着红色的火焰，射击地板，从木屋里轻快地飞向半开的窗户里；如果站在坡缓的宽谷，藏身于野蒿之中，从远处冷静地观察木屋，那么大概会觉得，茶炊的壶嘴伸出了敞开的窗户并在黑暗中喷吐着红色的火星。

现在木匠的眼睛转向了自身；从眼眶里突现的只有白内障：整个看不见的蜘蛛网瞬间清晰可见，但已不再发光，松弛地挂着，仿佛没有它似的。但是它悬在那里，每个走进木屋的人都会碰到它，陷进网里，而离开时又把它拖出木屋；如果他有妻子，那妻子也会陷进去；在它们和库捷雅罗夫的木屋之间将会伸展几条阴险的线条；人们将会感到，对象不是无缘无故地确定给他、给妻子的；他将离开村庄，那些线条也跟在他后面拖出了村庄，而人们又将把它们拖回来；会有一个偶然过路的人带着妻子和孩子去拜访木匠，来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直到全家都陷入这网里。

现在鸽派教徒们在整个区里祈祷，颂扬小白鸽；现在从清晨起一种罕见的快意从木匠的木屋飞向有鸽派教徒木屋的一切地方。现在甜蜜的晚霞应运而降。如果你在清爽的田野里迟到了并遭遇黑夜，如果您的视力未被文化破坏，那请记住，你将在黑暗中看到飞向黑暗的金色线条；请别以为，这里坠落的星辰在空中飞行：那是木匠灵魂的一部分，它以光箭甜蜜地刺激生灵，在黑暗中飞向祈祷的鸽派。但是木匠呢？

他现在耷拉着眼皮，大胡子垂到手上，沉着忧郁的绷得紧紧的脸坐在长凳上，而他的心灵在离他很远的地方歇息；他喷出了很多光，他悬挂了很多最甜蜜最细致的网：他向空中的鸽派兄弟

献上了自己的祝福；现在，他的灵魂在空中盘旋。他在通往拉沙维诺村的道路上追上了彼得；在路上的一棵橡树上碰上了他；在那里，木匠向他喷出了自己的火舌；火舌轻快地飞出，又落在地板上，变成一只黎明的公鸡，扑打着翅膀："咯咯，咯咯"，从窗户喷出带血的火星。

"我祈祷上帝，我崇拜好汉：好汉，在拉沙维诺清爽的田野中，在拉沙维诺村有一棵橡树；在橡树里有一个树穴：在树穴里请挑选各种各样的女朋友：腐化的，森林里的，有荨麻疹的，应声虫式的：在橡树中有一颗金色的小砾石，金色的枝叉；在柳树的枝叉里有一个小舢舨，第三棵姐妹刺柏丛——半个姐妹们，执事，半个执事……呜呜呜呜……"

后来从光的嘴里喷出了——咻、咻：它像红公鸡一样沿路去追赶达尔雅尔斯基……

达尔雅尔斯基到橡树那边去约会马特廖娜，他已经忘记了自己在池塘上说的话；小溪在他的脚边潺潺流过："我将把一切，一切，一切都说出来，一切，一切，一切，"……

什么叫怪事：月光下，一只大红公鸡挡住了他的去路：他画着十字，他沿着林边走着。在他前面的远处是拉沙维诺村：那里也有一棵橡树和马特廖娜。

他走到了——树穴是空的；马特廖娜还没来。

…………

木匠战栗地坐在长凳上，仍旧悄悄地发疯。

火光，看得见的火光，

火光，飞翔的火光……

"呼隆隆，呼隆隆。"马车在木匠窗户底下隆隆作响；农夫安德隆在马车上朝木匠的窗户沙哑地喊着：

"米特里依·米罗内奇，米特里依·米罗内奇！"

木匠忧郁地将头探出窗外：

“那里有什么事？……”

“我要进城，不捎点什么吗？”

“谢谢你的关心，走吧，安德隆，与上帝同在……”

“呼隆隆，呼隆隆。”马车起动了。

“啊！”马特廖娜在长凳上醒来了：“谁在那里敲门？”

“安德隆在马车上！”木匠忧郁地说了一句并开始点灯。

马特廖娜回想起，她的情人在等她；她爬起来，并甜蜜地打了个哈欠，顽皮地看着木匠。

“我嘛，米特里依·米罗内奇，要去散步……”

“什么，等一等，散步去吧。”木匠急促地咳嗽起来……

“呼隆隆，呼隆隆。”安德隆在远处的马车上发呆：安德隆很快活；他赶车进城，他在那里与所有的人都见过。

安德隆在夜里低声吟唱。

圣灵降临节

啊，她跑过去了：她沿着通往拉沙维诺的道路奔跑：黑夜，呜呜呜呜。她体内的力量无比巨大，她尖叫一声；明媚的月亮因她的尖叫而从天上滚落；于是，粗壮高大的女人突然狂笑起来，奔跑起来，牧羊人跟在她后面；从远处可以看见村落凶恶的眼睛，许多眼睛；远处沼泽地里的鸟儿在鸣叫，而后来又长时间藏了起来；啊，她奔跑起来，马特廖娜的脚后跟在闪烁：月亮在滚动，在胸中仿佛轮子在运转：从胸间流出力量，经过坑坑洼洼的道路，越过它，手帕甩在一旁，头发散在一边：她用指甲把头发捋向一边，居然碰出了火星：“我的情人现在在哪里？他一直在等待吗？等了很久了吗？拥抱和亲吻一个情人老爷该有多好啊。”

“我的好男儿，我的亮眼睛，等一等，他在等待……”

“等一等，我的欢乐，别走啊，请等一等……”

“我的好男儿，我的亮眼睛，请等一等。”

她这样喃喃自语：她奔跑着；她跳过小草丘，又越过一个：嗖。由于她的奔跑，几只白嘴鸦从树上掉下来了；两脚之间的灌木丛哗哗作响；月亮映照她的眼睛。

而她身后有一个人在灌木丛里头赶路；只要回过身来，你就会看见身后有一个黑色身影；但马特廖娜没有转身。

唉，小草丘接着小草丘，小水沟、小沟壑：她喘息起来，木匠在马特廖娜后面追赶：追不上的，他落后了，又无力返回：在木屋里没有娘儿们木匠是呆不住的；他难忍耐的是马特廖娜与小伙子调情：把她爱个够，亲个够，木匠就是这么想的。

他自己知道：他需要马特廖娜的爱：他自己一下子就燃烧起对她的爱情；而她现在跑去跟他约会，他一直落在后面：追不上青年人的步子。不论是忌妒，还是好奇都将他抛到他们度过蜜夜的地方；他在踱步，吐口水，吹胡子，双手将骨牌抛向森林：他借助乌云去驱赶他们，却害怕走近去看，一会儿他感觉小伙子比蒿还苦——他看也不看；一会儿，他又感觉小伙子可爱：可爱得仿佛是美女：“他在她身上创造了神，已经……让他们当着我的面拥抱吧，在我的眼前相亲相爱吧：而狼就是狼，离开我跑进森林去吧，……无论在我的木屋边出现什么：我都要监视他们：我要给他们摆上一个小茶炊；如果他们有这个，我就会教会他们，就这样。”

他跑着，喘起气来。小树枝抽打着他的胸部，灌木抽打着胸部，长年的杂草、蒿子杆也抽打着他的胸部，一群狗追着这个长鼻子大胡子的人；木匠慢慢地走着，咳嗽着，跌跌撞撞地追着马特廖娜，他落在后面，跟在后头威胁：

“你快一点，快一点——嘿、嘿、嘿：无耻之徒！……”

“我就这样，唉，怎么样，有时候……”

“上帝，救救我，上帝，祝福您的孩子和保佑你的财富吧……”

“他大概在等待，等不到了：你们等等吧，朋友们，我没有为了这种事让你们接近……”

“转过身来，你转过来，为他们的爱情祈祷。”

“我恨你，我恨你，盗窃者，拆散者！”

“我就是这样，嘿，怎么样！斯塔利屯、卡里翁、利基列，一群畜牲：斯特利达多……”

咒语，祷告，咒语和叫声，枯燥的音节在喉咙里死一般喃喃作响：剧烈地咳嗽；所有这些都是都是木匠喷出的各色畜牲，它们现在正追逐着马特廖娜，而木匠咳出声来，坐在小岗上，用细树条挥向拉沙维诺方向：一会儿威胁，一会儿祝福。

马特廖娜什么也没看见，没有听见。

“我的好男儿，我的亮眼睛，等一等，等一等……”

“把妹妹抱到自己怀里吧！”

“我要把我的小脑瓜儿靠到你怀里！”

“我的好男儿，我的亮眼睛，别走开，等一等……”

夜晚，四周空旷而敏感；远处传来了尖叫声。

达尔雅尔斯基在树穴里等马特廖娜，他等了又等；她没来；明媚的月亮在天空中游荡；远处传来了沼泽地中鸟叫声，然后又长时间沉寂下来：过了几分钟，就像过了几个世纪；仿佛天空中出现的不是一个夜晚，而是长如世纪，短如瞬间的人的一生。

远处传来了尖叫声，而马特廖娜还没有来；达尔雅尔斯基站在那里等了又等；他又钻进了树穴：在那里点了小灯火，深红色的木炭发出热浪；橡树裂缝中蹿出的红色光焰扩展成浓密的烟柱。有人驰马而过，有人在树穴旁一下子跨到了马上，响亮的马蹬在树穴边敲击着：这是怎么回事？——达尔雅尔斯基探出头来。大概，什么也没有，谁也没有；急驰而过的禁卫从无限的时

间里来过；五百年前，他大概在橡树下休息过，在橡树下骑上马，望了望，无家的禁卫兵又重新飞驰在寂静的黑夜中，以便过二百年左右再来探访这熟悉的地方。

“小情人，可爱的小情人，你在找什么呢?”

近在耳边响起了抱怨声，该不会是猫头鹰吧？或者，可能是逃亡的射击兵死去的灵魂的呻吟，他两百年前在这里休息过并在索洛夫基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达尔雅尔斯基探出身来：还是谁也没有：

“小情人，可爱的小情人，你究竟在找什么呢?”

“就是我，就是我。”

…………

“我的宝贝，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是什么耽误了你?”

“唉，我很苦，很苦；老家伙吻了我，揉我的奶子……”

“别说了，别跟我谈老家伙，每当他站在我们中间，我都感到可怕。”

“老东西在祈祷：他在等待白色的小鸽子。”

于是，她唱起歌来：

发亮了，啊，蓝色的天空已发亮！
在那天空中神灵放出万丈光芒！

“咯咯咯喔。”在树穴边响起了公鸡的啼叫，高嗓门的公鸡从夜幕中向树穴里看了一眼。

“亲爱的，亲爱的：真可怕，这公鸡的叫声?”

“是的，真可怕……”

“亲爱的，我害怕！”

“哎，你别怕，别怕，马特廖娜，奇怪的是，那啼叫不是‘咯咯咯喔’，仿佛是‘我就这样，唉，怎么样?’我不怕：你不认为那是老恶棍唆使夜猫子来吓唬我们吗？……”

“别提那老家伙：他在等白色的小鸽子！”

“他在等白色的小鸽子还是在等黑色的乌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我，还有一个人在他的网里。”

“别提老家伙：他在等白色的小鸽子……”

“我跟你说：他在等黑色的乌鸦……”

“别提老家伙：他一切都听见了……”

于是，他们陷入沉思，望着噼噼啪啪燃烧的红色的炽热的木炭。

彼得看着马特廖娜哭了起来：她有一双芬芳的眼睛，像矢车菊一般：她或是以天堂般的甜蜜，或是以地狱般的深邃来迷惑他：她就是一只鸽子。

“亲爱的老兄，让我想解开你的衣领，吻一吻你的胸膛：白色的胸膛，你瞧：他的胸前有块胎记，仿佛像个小老鼠：小老鼠、小老鼠。”

“瞧瞧，在他胸前有我的铜十字架！”

“鸽子，啊，放下我！我不能看你，鸽子，别哭。”

“你怎么啦？你怎么了？我的孩子，你哭了？……”

“噢，上帝，我的上帝，这究竟是为什么呀！”

她抓住他；她摇晃他，就像摇一个孩子；她将他的头按在自己的怀里。他们游向黑暗的裂缝；她朝着某个方向说着：

“看着我们吧，老头，到这儿来，老头，难道我们不祈祷，我们的相爱就没有灵魂的喜悦。”

他们的影子在增长，在照亮树穴的橙色的火光里跳舞。

或许是梦，或许不是梦？从马特廖娜身上分离出一个薄薄的金织的躯体，并倒向彼得：他们的身体消失了，烧掉了，只剩下一张金织的空壳在树穴中冒烟，或许是梦，或许不是梦？

但是这一切只经历了短暂的一瞬：在这一瞬间什么也没有；世界，空间，时间，于是身躯在他们中间又重新显现出来；仿佛从天上的一个洞中掉下来，从黑暗的天空流下几缕鲜红的闪闪发

光的线条，就像是给孩子们欢乐愉快的圣诞树的金线。

于是，从这些明亮的金线中又产生一个个人形，它呈烟雾状，轻盈无声，冒着轻烟，降落在自己的位置。

奇妙的是，马特廖娜看着自己亲爱的男友：彼得的身体还是透明的，看得见他的体内循环着鲜红的血液，胸的左边是心脏，爪子一样的火光在舞蹈，从这里到那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奇妙的是：彼得看着自己的马特廖娜，马特廖娜的身体也是透明的，在她的体内循环着黑色的血，而在有心脏的左边，跳动着一条蓝色的小蛇；

在他们中间有几条明亮的线，组成他们的身体，在他们之间有一个明亮的斑点：瞬间，斑点在他们之间像动物一样蠕动起来：哎，那是空中的鸽子在搏击，在他们裸露的胸间扑打着翅膀。他们拥抱了——平放在他们胸上的明亮的鸽子比从前那只扑腾得更厉害了：咚咚、咚咚、咚咚、咚……

“亲爱的，你的心跳得多厉害啊：我和你在哪里呆过?”

“亲爱的，这是你的心在跳动。”

小鸽子从他们的心脏里飞出。

“啊，亲爱的，心脏很疼!”

但是，马特廖娜什么也没听到，她一直不能把一片红唇从另一片红唇上分开……她冲了出来，手帕掉了下来，小鸽子从他们上面飞走了。……

“看着我们，老家伙，到这儿来，老家伙：难道我们不祈祷，我们的相爱就没有灵魂的喜悦?”

“我就在这里：在你们那里看见了一切。”

在他们的头顶响起了沙哑的笑声。

彼得和马特廖娜恐惧地抬起头望着树穴的洞口：在那里应该看得见一片天空和星星，但是，那里没有天空，有人堵住了洞

口。

这就是那个木匠……

他俩垂下眼睛：他们瞬间感到奇怪，有人从橡树上爬了下来并跑了过去。又有一次，彼得突然往上看了一眼：现在上面显现的是一片蓝蓝的天和金色的月牙儿。彼得很快从树穴里跑出来：瞬间在月亮光下一个大胡子长头发的农夫出现在他面前，农夫脚穿油亮的靴子，戴着表，但没有戴帽子：他出现了又跳进了灌木丛：彼得认出伊万·斯捷潘诺夫，小铺老板抓起一块鹅卵石，从后面用石头砍他。

…………

星星在闪烁，一片亮丽的霞光从东方升起。枯枝在沟壑里沙沙作响。不知道，这是否是大狗熊从林里溜出，还是一群睡意朦胧的鸽派教徒做完祈祷返回各家，或是人们从森林别墅聚会之后披着霞光回家，只听见有人低声吟唱老掉牙的歌曲，在那里，核桃树枝在沙沙作响：

光荣的大海是那神圣的贝加尔湖，
我神圣的风帆是破烂不堪的长衣衫，
哎，贝加尔湖的东北风啊，掀起波澜，
那风暴的隆隆声响我们已经听见。

大概，是一个苦役犯在灌木丛里爬行。

节前的一天

他们就这样与马特廖娜消磨了秋天以前的夏日时光：黑夜在白昼的后面降临，黑夜送走了白天。一段日子过去了，在那儿夜之后他们迎来了阴暗的早晨。太阳炙烤着人们。明亮的蜘蛛网在空气中伸展，芬芳的光亮穿透了一切；忧郁地干活儿的人们苍白

的脸没有显露激动；下雨了；白色的刨花溅落在干木工活的人们的光脚上。采列别耶沃村的木屋渴求把窗户紧紧关闭；猪在窗下嚎叫；红色的公鸡一会儿在草垛上转悠，一会儿把脖子弯进翘起的羽毛里，在干燥的草场上追母鸡……遥远的炊烟在拉沙维诺村的树梢上升起：那里蓝色的天空中有一团灰雾；在那里，在林边牧人们点起了篝火；在这片草地上放牧着一群牛羊；树穴里坐着一个粗鲁的牧人，他在修理鞭子，并抽起了烟斗；火苗在他面前飞舞。

早晨，在美丽的夜色之后，叶夫谢依奇走到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的小铺，购买了煤油、茶叶和其他几包东西，又拿出红色的绸手帕，说了几句庄园的事情：

“他们老爷的儿子在教堂建堂节那天突然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大约五天后出现了一个极特殊的人物，将军—参政员，咿—咿—咿，他出了点麻烦事：一个早晨，他要耗费五到六桶水；谁也不给他洗裤子；他的大管家叫斯特里加切夫，是个狡猾的年轻人……他会用法国话议论法国人……”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始终阴沉着脸，索然无味地打着算盘，他从眼镜低下看了一眼，嘟哝了一句：

“有传闻说，您在发脾气，我再给您添五个半卢布。”他突然中断了自己的猜测。

“我斗胆地问一句，这是谁跟您讲的?”

叶夫谢依奇皱起眉头，把帽子戴在头上。

而小铺老板只耸了耸肩又打起了算盘，沉默了一阵后，他又漫不经心地甩一句：

“谁也没跟我说什么：我估计有这么回事：不过是传闻嘛，他们欠了债，你瞧，我正在算账……”

叶夫谢依奇没有在小铺里多呆：从前可不是这样：从前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尊敬他：有红头发人，有小烟贩子；你讲起话来可

滔滔不绝，而现在你却不说了。走出小铺：老人发现，伊万·斯捷潘诺夫走路时一瘸一拐，他忍不住了，尖刻地讽刺他：

“你的腿莫不是叫人打断的吧?”

“是自己弄断的。”小铺老板倒很平静地嘟哝了一句，而实际上由于愤怒，他的整个脸都白了。

“陷入困境了!”叶夫谢依奇这样想着并走开了，一只手拿着煤油瓶，另一只手拿着小袋子。这天是星期六；木匠那里当时提前收了工。四点以前就已经把刨花、锯屑和其他所有杂物收拾好了，铺上了一块有公鸡图案的红色桌布，现在，木匠在特别的时辰里与家人喝起茶来：与达尔雅尔斯基和长发人。马特廖娜披着有花边的衣衫；木匠穿着靴子，而长发人则换了一件衬衣；彼得也打扮了一下。从下午四点起木匠的脸开始发白（平常，他的脸呈绿色，一副病态)；看着他那张洗过又抹了树油的脸，可以认为，天黑以前他要坐下来长时间读《圣经》：这天半夜前响起了脚步声，客人来了，什么客人，彼得还没法知道这个。

“尊贵的客人。”长发人狡黠地朝他眨了一下眼睛。

出了件怪事：彼得不久前犯的心病像飞逝的烟云一样开始消退了。现在马特廖娜的魅力在他心中闪亮：不，马特廖娜还是马特廖娜，他只是开始明白没在他眼前发生的那件事情。马特廖娜也不自在，可以说，那是因为木匠在这里：她用以诱人的东西不为她专有，绝对没有奇异性。她吸引他的不是女人的本性，而是灵魂。但是，她的整个灵魂难道有一半是木匠的；可是，木匠用自己的灵魂哄骗了马特廖娜，而她被神灵鼓舞，用眼光、微笑和贪婪的鼻孔使人感到惊讶。

奇异的东西：彼得已很久没有触摸自己的灵魂了，没去发觉它；大概，彼得灵魂已失去知觉，没对自己的主宰说话：他内在的一切都这样的空虚和悠闲；但是，过了几分钟仿佛他内在悠闲的空间整个地震响起来，溅起生命的浪潮，迸发出难以表达的力

量、热情，天堂般的喜悦：“为什么我的体内燃烧起甜蜜的火焰?”——彼得感到不安：是什么在胸中游荡，是什么在胸中颤动和哭泣，仿佛在那里开动了一台电机，电机开始在胸中工作；有某种忧伤的东西涌向喉咙；村庄不是村庄，农夫不是农夫，而熟悉的空间也变得面目全非了，一派新颖：仿佛在这个新的空间中一切都被明亮的光焰更新了，只是在外表上一切还保留着木屋、农夫、干草的外型，从每一个物体里都显露出另一个世界的本质，光明的天使在向你致意，期待已久的漂亮的未婚妻在说：“等着吧，我会来的。”不相信干草，不相信肮脏和你面前所有的丑陋：它们再也不会有了。

“这是什么，彼得·彼得罗维奇，今天您要过自己的命名日吗?”一个女教员从马车里嘲笑般甩出一句。

“普通的一天，”彼得感叹地说，“我干完了活，干完了！……”

“仿佛有人逼着你似的。”

马车开走了。

真的，今天他是要过命名日：从早晨起，他刚夜游回来，他的心就跳起来，发出声响，他也不知道，他要满怀欣喜地做什么：是拿起凿子，还是见鬼地写几句歪诗，或是去池塘钓鱼？他坐下来钓鱼，哈哈大笑：他将蛆虫挂在钩上，钓竿抛向了远处：空中漂浮着白色而潮湿的水雾：一条金蛇在飞快地爬动，在它后面是另一条，第三条：在它们之间蓝色的水波在扩散，拍击两岸，溅起欢乐的浪花；旁边，一只鸭子“呱呱”叫着，游了过去；游标跳动起来，钓竿拉紧了，于是一条活蹦乱跳的小鱼落入达尔雅尔斯基的手掌里，它的嘴在那里被撕开，又被封上：扑嗵一声掉进了小桶里。

“哎，钓鱼呢!”

“是啊!”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执事回答。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晚上您还祈祷吗?”

“是的，我们要祈祷。我现在为牧师备了一件金色的有蓝色香料的法衣。”

“我喜欢祈祷。”彼得观赏着什么东西，“我喜欢祈祷……”

“你喜欢，固然感觉不错，而我们干吗要祈祷：很费力、很费……”

“咿咿！”一只雨燕飞了过去，“咿咿！”……

达尔雅尔斯基看到，秋天的蜘蛛网伸向蔚蓝的天空；明亮的线条撒向木匠的木屋；小窗户从宽谷里射出彩虹的光芒；又仿佛不是光芒而是蜘蛛网：四周的一切都在网里；草地上铺着蜘蛛网，它在蓝色的甜蜜的日子里在空中拉得很紧：农舍里冒出了炊烟，降落在草地上；这炊烟也仿佛是蜘蛛网。

达尔雅尔斯基看见，蜘蛛网就在他的双手之间，又粘到他的胸膛；他想将它拂去，但它却不动：眼睛看着，手指却抓不住，仿佛它钻进了他闪着光亮的胸中；他解开了衬衣的领子并看见，红色的、蓝色的、金色的、绿色的线条钻向他白色的胸膛，又从那里冒出来，扯也扯不断，要把它们扯出来，就得把跳动的心脏一起从胸中扯出；他看见，在树枝上，在树枝间都是闪亮的蜘蛛网，在蓝色的池塘上也有闪亮的蜘蛛网；眯缝起眼睛，也能看见那些光点：那些光点在灵魂里面：那已不是世界，而是某种光辐射器。

于是，彼得处在虔诚的恐怖里：莫非世界的革新来到了？或者那是有毒的、甜蜜的法术，是世界的毁灭？彼得只清楚一点：现在采列别耶沃变成了新的地方；在这里没有空气，而只有蜜一般甜蜜的毒药；当你呼吸、酗酒时，当你醒酒后，准会发生点事。或者，现在已不再会有陶醉；在绿蛇来到之前你再喝酒，在这之后就是死亡？

“我这是在想什么呢？”彼得企图幻想，但是他明白，不是他在思想，而是他体内的某种东西在“思索”：仿佛有人掏出了他

的灵魂，这灵魂在哪里？他的灵魂在哪里？所有存在过的一切都在哪里？他看见，线条在延伸，线条在颤动，线条在明亮的空气中卷成一团；于是彼得想到，那不是线条，而是灵魂，它们像蜘蛛网络一样在空间流动，那是被空间分散的蓝色的灵魂……灵魂相互缠绕，并在蓝色的空气中抱成一团。彼得挥舞着钓竿。

“怎么，难道您钓鲤鱼？”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执事同某人搭了一句话，把自己毛发蓬松的头伸向蔚蓝的秋天。

“亚历山大·古尼拉耶维奇，好样的！”

“嘿、嘿、嘿，明媚的日子令人陶醉！”

“还会更好的，更幸福的！……”

“嘿、嘿、嘿，水气在蒸发，潮乎乎的！”

“哪儿啊：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会发生什么呢，难道会暴乱？”

“哪儿啊：会有天堂般的日子……”

“嘿、嘿、嘿，将会大饮大醉！大概，牧师很久都没跳波斯进行曲了。大概，明天会弹起吉他……”

“嗐，就让他弹吧！”

“牧师还要经过巴尔卡尼亚给吉尔卡画像。”

“让他去吧，去吧！”彼得在神圣的狂喜中叫喊着，弹了弹手指；他看见，从伸出的手指里飞出了纤细的线条并缠在执事的大胡子上。

“连我，连我也要放出光明。”达尔雅尔斯基很高兴，但执事什么也没看见。

“小鸽子，让牧师快活一阵吧！跳一会舞吧！他的灵魂在雀跃，牧师拿起吉他。”

“嘿、嘿、嘿，是因为喝了酒，彼得·彼得罗维奇，是因为喝了酒，不是因为神灵……”

但是，彼得没听他说话：他仍处在神圣的狂喜中。

“我跟您说，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牧师为了颂扬上帝要去跳舞……”

“基督与您同在，彼得·彼得洛维奇，哪有什么光荣的上帝：每个在小酒馆演说的酒徒都是上帝的代言人：鞭笞派教徒就是这样：他们把可耻的娱乐当作精神悔悟……”

于是，执事唱起歌来：

哎，我是个雄辩家，

啊，一条绿蛇啊……

但是，彼得没有听他唱：他处在神圣的狂喜中收拾钓竿。

“您到哪儿去？”

“我到牧师那儿去！”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执事一点也不明白，“很显然，喝醉了。”他心想并用手指拽过钓竿，哼起歌来：

热糖酒—伏特加，我的宝贝呀，

没有你们俩，我可咋活呀，

彼得穿过草地，因高兴而摇摇晃晃，而不是因为此地蒸发着毒气。现在在他的灵魂里有一种伟大的双重性：他感觉，现在他明白一切并且现在他敢于说出、讲述、指出一切；而另外一个声音悄悄对他说：“这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他感觉，这另外一个声音也是他，是真正的他；但是，他刚明白，他不聪明；他开始感到，抓住他的声音就是咬他的魔鬼的声音……于是他思索着走过草地；突然，从他背后一张明亮的蜘蛛网伸向他；他转过身来一看：在离他二十步的地方是从科茹哈涅茨村来的一个农夫，也是鸽派分子；在他的羊皮大衣周围，一张出自头脑的闪着光明的小蜘蛛网也在跳舞；“灵魂给灵魂送来了消息！”达尔雅尔斯基很高兴，给鸽派分子鞠了一躬；他们相互致以会心的微笑，拥抱之后就分手了。

"让我死吧，"达尔雅尔斯基心想，"如果我背叛了整个鸽派的事业……"

"噢！"他的声音颤抖起来：他知道吗，他会用这些话诱惑死神；不，他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他就会摆脱恐怖，抓起帽子并跑到离村庄很远的地方……

他刚走到离池塘一百步的地方就靠近了公路，有一辆装饰考究的轻便马车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奔驰。他看见，车上有一个小姐亲自赶马：她戴了双白手套，浅红色的连衣裙在温暖的空气中卷起波浪，而沿着浅红色的波浪仿佛有几朵白云在漂浮，那是缀有花边的轻纱；白色的轻纱在空中盘旋，从草帽上飞扬；在草帽下几绺飘柔的鬈发在飞舞。

彼得看着，他的心怦怦直跳：心在博击，这是为什么，他不知道；他站在大路中间，因狂喜而高声喊叫：

"站住，小姐，站住！……"

马车停下了，从马群里露出了一张圆脸，脸上还有几缕沾有灰尘的头发：这完全是一张娃娃脸，表情严肃；眼眶有一双蓝眼睛，睫毛黑黑的，盖住了明亮的眼睛；小姐用惊恐的双眼盯着彼得，她粉红的小嘴颤了一下，小手握紧鞭子：小姐看着彼得……

"站住，这不是卡嘉吗？"

彼得感到，似乎在他们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事，一切都跟从前一样：争吵，背叛，未婚夫的等待——难道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他们之间的现状：没有过任何争吵，即使有的话，现在谁还会在这个新的空间里记得？彼得很高兴也很温暖！

"是个好日子呀，卡嘉！……"

沉默：一匹马打了个响鼻并用马蹄蹬地。

"可爱的孩子，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

在说"可爱的孩子"这句话时，粉红的小嘴颤动了一下，她的眼睛仿佛瞬间定住了；它没有闪现一丝友善吗？但是，卡嘉鄙

视地撇着嘴；从她的睫毛下放出蓝色的恐怖；把鞭子甩得啪啪作响，马差点没把达尔雅尔斯基掀翻。

达尔雅尔斯基转过身并在后面喊：

“奶奶过得怎样？请代我向她问好……”

尘土刚从大路上卷起，卡嘉仿佛就已无影无踪了。陶醉于清新空气的彼得并没有理会刚才发生的非礼行径。

“卡嘉就这德性，”他想着并快步向牧师那里走去。

坐在牧师家里的有警察、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小铺老板和一个小姐。

“您好，伍科尔牧师：请喝茶吧。”

但是，牧师冷淡地把手递给他。

“太阳、光芒、心灵的颤抖！您好，斯捷帕尼达·叶尔莫拉耶夫娜……”

“呸、呸、呸！”小姐把脸转向一边，狡黠地斜眼看他。

小心，他的面前没有小铺老板：小心，小铺老板在一瘸一拐地走着，走向长凳。

“他的左腿是怎么瘸的呀？”

晚上发生的事他想不起来。

警察冷漠地把两个指头递给彼得：被打断的谈话又继续下去：大家仿佛故意不理会彼得；人们对他有些敌视。但是，彼得装作没看见；他温和友善地对待这些人们。

大家在谈叶罗别金：“谁能料到，这样的痛打，突然间就瘫了！”

“人人都会碰到：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警察插话说。

“可怜的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小姐叹了口气。

“她有什么可怜？她很高兴，几百万没流到别人那里，而是到她那儿去！……”

“你在说什么呀，在死亡、疾病和法律面前，一切对你都一

样：商人、贵族、将军，或者化学家……”

“我同情叶罗别金……”牧师看了一眼周围这些面有愧色的人们；他想：“我要喝茶。”

“没关系：好就好在结局很好！”达尔雅尔斯基兴奋地脱口而出，但是大家仿佛难为情，神情忧郁，转过身去。

“没关系，应该明白，一切都无所谓：你们看，光芒、蜘蛛、太阳；伍科尔牧师，在您的桌上，有一只金色的蜜蜂；而在窗外有一些红色的山杨树……哈哈：一切都很顺利，救世主蜂已经来了，它很快就要到第三救世主那里去，哎！而你们却在说死亡；没有死亡，哈哈！哪有什么死亡啊？”大家都不理他：一只黄翅膀脏兮兮的苍蝇疯狂地飞进小窗户并停在小姐纱衣的旁边。

“啊！”小姐叫喊起来：苍蝇疯狂地画着死亡的圆圈又停在了原地。

“可怕的苍蝇！”

“这是从尸身上飞来的……”

“会传染病的……”

“小苍蝇，不就是个小苍蝇吗？很好！”达尔雅尔斯基继续说，“你们怕什么，我倒很平静：上帝保佑我们，我们会活到光明到来的那一天……而您们就是苍蝇！”

“请讲吧，达尔雅尔斯基先生：大家都说真话：您在写一本有关年轻女神的小册子吗？”

“嘿、嘿、嘿。”小姐冷笑几声并低下眼睛。

“也就是这么回事，”牧师朝达尔雅尔斯基眨了一下眼睛，“您给我们稍稍谈一谈《启示录》好吗？都这么大一把年纪了又突然结了……您不是在同《启示录》开玩笑吧？”

“没关系，”达尔雅尔斯基继续说，“一切都没关系：一切都是可以的：我们将很高兴；牧师，弹一弹吉他吧，我们迷恋那甜蜜的琴弦，它打动了我们的心弦，用古丝里琴和管风琴颂扬上帝

吧……牧师太太，把吉他拿过来，我们要跳舞。”

在这里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了：小姐，哼哼着从房间里跑了出去，踩着地毯；警察的脸变得凶狠而粗野，他的口唇因狂笑而颤动；在这个瞬间牧师太太喘着气扑向达尔雅尔斯基，她就像一只母猪护着自己的猪崽，不被狼吃掉。

“您的话太可怕了：它们没有任何意义也没道理。比如说，牧师请弹吉他，在别人的眼睛里是树枝，而在您的眼睛里却是圆木；全区都看得见；感谢上帝，我们不是这类人：我们没有偷窃，也没有从灌木丛中偷看赤脚的女人……”

“啊，牧师太太，我也没想到：对伍科尔牧师我不想说任何难听的话。”

“扑哧，扑哧！”从隔壁的房间里传出了阵阵笑声，现在流着口水的牧师的小儿子从那里探出身来并睁大了眼睛。

“谁?”不知为何，警察像一只红虾喘不过气来，脸色变得更凶险，忍住了笑声。

“我请您别再来我家了。”牧师太太不停地喊叫。

“他们看不见，他们不思考，是些瞎子！”彼得走出牧师家的篱笆时这样想着，在他身后牧师太太从窗里甩出一些脏话：

“可能，你也是那贼……”他没有听见：他看着太阳：明亮的蜘蛛网在太阳光里伸展着，伸展着：飞来一只苍蝇，“嗖——！”

在远处从森林归来的施米特被一群孩子围住了，他拎着一蓝蘑菇。彼得朝他挥手，但是他没有看见，也不想看见。

“我为他们做了什么呢？大家都生气，不理解，看不见，也不想看见！”他想起木匠的木屋，现在，在那里五平方俄丈的地方神灵降临了。

“哦！”他的嗓声颤抖了一下。

“哦！”那个彼得也声音颤抖。

“您好！年轻人！”仿佛他身后有人在回答。

他转过身来：在他的面前一个剃须的老爷在笑；他戴着手套：一只手上拿着一条厚围巾；在他的背后是西方；太阳就在西方。

“散散步吧：自言自语吧！”

“不，我在数日子。”

“而我从不数日子：您也别数了。”

“好在又温暖又明亮！”

“够了，什么叫光明，你在哪里看见光明？瞧，意大利的天空在闪亮，在燃烧，但是在西方……”

“他也看不见光明，”彼得心想，“他的那双手。”他盯着那双手；双手没有发光：一双冰冷的白色的手。

“似乎所有这一切都看见了？”他突然说出声来。

“是的，是的。”托德拉巴—戈拉别男爵悄声对他说：“您看见了：所有这些都是圣像，一些圣像。”

在这几句话里有一种可怕的魔力；而男爵继续对他说：

“醒来吧，回去吧。”并指着古戈列沃的方向。

“到哪儿？”彼得恐惧地跳了起来。

“什么到哪儿？去西方呀；那里就是西方。您是一个西方人；你干吗要穿这衬衫？回去吧……”

瞬间：生活在他面前展开，还有卡嘉：就像没有狂喜一样。我的上帝，他做了什么：他压抑了她年轻的生命；卡嘉在叫他，您听着，某处有一只小白鸽在咕咕地叫着：某处飞出了一只小燕子，“咿咿”地响起了可怜的叫声。在那里，在那里，从绿色的酒杯里，不时地传出不停的喧嚣：那是风潮，它在树上的呼啸。森林里的喧嚣从不停息。在巴维尔·巴夫洛维奇的草地上留下了一片阴影；古戈列沃村的建筑尖顶从密林后面闪亮：在那里，在那里一座旧房在等待彼得；到那里去吧，去西方吧。

…………

“离开我吧，撒旦：我要去东方了。”

天色将晚

在那牧师的小房子里正进行着一场连续不断的闲谈，谈话者喋喋不休。

“你瞧，在这个区里发生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那个人死了，这个人投奔到社会党人那边去了，而疯牛就牴死了那个人……但是，情况不大好——王牌也没了，——警察交了牌。”

但是，牧师没有回答：他在角落里生闷气，用拳头撑着下巴并陷入沉思：“可见，我的命运嘛，每个人都揭露我酗酒，你还要说什么呢?”牧师生着闷气：他用手背擦眼睛。

“在这儿的郊外不久前跑过一只狼崽；有人跟它对峙；盯着它的眼睛：这狼崽的眼睛很温和，跟人眼一般。依我看，它绝不是条狼；这个农夫扔掉了木棍子；狼崽就钻进了灌木丛；它的眼睛，嘿，就在那里闪光！……”

牧师还是没有回答；牧师缩成一团：抽搐起来；他的眼睛里流出两行眼泪：“这叫什么生活——狼的生活：你取决于每一个人，看见了吗；大家都比你聪明！”——金红色的太阳照耀着他金红色的头发，牧师的头发变得十分柔软。

“不久以前，有人看见，远处有一支哥萨克队伍经过，所有的人都挎着步枪，戴着毛茸茸的高皮帽，队伍向东走了；老百姓就站在那里并议论：这意味着，到处都发生了叛乱；而大家都厌恶叛乱……小姐，您的牌是这张吗?”

“是的！”

牧师往烟斗里装满了烟丝；又快干公务了；你忙得大汗淋漓，而那里——又是什么？是花楸露酒就好了！……

“娘儿们一个人去采蘑菇了；她听见，农夫在密林里破口大骂——声音低沉；她感到可怕；她就藏进了灌木丛，她看见，一个女人沿小路走来，撩起了短裙，穿着靴子；她在独自哭泣，嚎啕大哭：‘基督从亡灵中复活了’。不是会变形的神仙，又是谁呢？……”

“会变形的神仙是有的！”警察在嘲笑牧师妻子的话。“我知道会变形的神仙：这就是米哈伊罗这个小警察……”

“瞧你说的，上帝呀！”她叹了口气，“在哪儿能看见，农夫变成了一个娘儿们？”

“她在找苦役犯，”警察使了个眼色，“你们那里有一个苦役犯钻进了灌木丛，但是，我请你们对此事要格外保密……”

“不过，又该彻夜祈祷了；彻夜祈祷后明天我就不再在斋期吃荤了！”牧师捋了捋红色的头发，又捋了捋灰色的长袍；他走向草地，——对教堂的看门人挥了挥草帽。已然潮湿的沾满露水的草地变黄了，犹如太阳光线一般；现在两者都变红了：牧师在光线照射下眯缝眼睛，在晚霞中雀斑变成了粉红色；牧师无精打采。

远处人们唱起了歌谣：

特朗斯瓦里，特朗斯瓦里，我的故国……
你的全身在火中燃烧，
在枝叶繁茂的大树下，
坐着一个可敬的布尔人。

牧师打着手势，看门人就爬上了钟楼；伊万·斯捷潘诺夫的小铺也锁上了：他本人也很快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教堂。

少年徒步上前线
腰间缠的是子弹……

远处又响起了歌声。

再瞧这边，采列别耶沃钟楼的尖顶直刺红色的晚霞；这钟声

在远处震颤；从采列别耶沃发出的钟声在遥远遥远的地方回响；农民们摘下了帽子。

在那遥远的地方人们继续放声高歌：

祈祷吧，善良的女人们，

为了你们牵挂的儿子们。

突然在远处钻出一个戴三角帽的家伙。这是酒鬼在周围游荡。而一群中年人朝教堂走去：农夫们留着大胡子，身着无领上衣，脚穿油光锃亮的靴子；到那里去的还有爱饶舌的娘儿们，丫头们，身着镶宽边绉褶花衫的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在她身后是一瘸一拐的跛子木匠。

而在牧师小屋的窗内谈话在继续：

"鲁基奇，您可要注意这个老爷。"

"您就放心吧！"警察笑了一笑……

突然，天空刮起了风，于是一切都出现了：远处千百颗树木在摇拽，移动；粗壮的三个树冠的橡树晃动起来；满天的树叶恐怖地扑向村庄；橡树那绿色的表皮也颤动起来；翠绿的锦缎般的灌木丛沙沙作响；当祈祷前的钟声沉寂下来时，红色的家族在村里闹了个够；然而在新的洪流来到之前这个家族又隐藏起来，只有那金色的树叶在空中窸窸窣窣地飞扬。漂亮的木屋上铁公鸡在叮当作响，而在可怜的年久失修的木屋顶上草节扬起来又落下，鸡毛像雪花一样漫天飞舞。

创　造

在库捷雅罗夫的木屋内严严实实地钉上了护窗板，院子也锁得严严实实；从潮湿的大门洞下传出的只是猪崽的嚎叫和母马的呼哧声。似乎此时此刻没有哪个灵魂不在呼吸；但是这也不全

对：有四个灵魂在热烈地和贪婪地呼吸，它们是从外部挤进来的；鸽子的嘴闭得很紧，悄然无声；沉寂在空间漫溢成五平方俄丈；几个房间都充溢着宁静，就像盛满佳酿的酒杯：在这里的五平方丈内神已降临：落在地上的苍穹就架在四根人体柱上。那四根人体柱就是袒露玉乳的女神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跛子木匠、彼得，还有长发人。木匠夜以继日织出了所有的线条，所有那些先前无形的线条现在都闪耀着辉煌的光芒；仿佛黄色的木墙都贴上了金光灿灿的壁纸，在四根冒黑烟的蜡烛昏暗的灯光里整个房间比太阳还耀眼。木匠米特里依·米罗内奇·库捷雅罗夫的脸比太阳还明亮，映照在另三张脸上。

大家已经坐在桌旁；他们没有穿白色的衣衫；他们无须涂脂抹粉，也不为谁乔装打扮；黄昏赋予谁什么颜色，谁就披着这种色彩留在桌旁；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身着镶边花衫忧郁地坐在维也纳椅子上，她面前的盘子里放着法式小面包，以便引起联想；彼得坐在马特廖娜的斜对面，有时看她一眼。出现了一桩美妙的事情：他现在明白了，从木匠到马特廖娜流溢着一种奇妙的秘密，而马特廖娜本人无关紧要，她本人就像一只母兽；他又斜眼看了一下马特廖娜，她的那张有雀斑的脸庞淌着汗水，仿佛被揉挤过似的，但她的脸庞是那样地白皙，她的眼眶仿佛透出蓝光，蓝得那样可怕，她的红发沾满尘埃，干枯嘴唇血般腥红，这一切让他野性大发；他回忆起她温柔的拥抱和他们的疯狂；他想，“你是母兽还是女妖?”但这个女妖身着花衫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不合体的花衫穿在她身上就像挂在衣架上一样：她把粗糙的双手放在肚子上；她的目光凝视法式小面包，她应该将其揉碎和吹散；但是她甜蜜地舔嘴唇后，女妖靠在他身上，从她的眼睛里流出蓝色而稠密的泪水，在她的眼睛里翻滚着放荡不羁的海洋；这时，他才觉得，在这蓝色的海洋里一切狂呼乱叫地扑向这嘴唇，如果还有第二个基督降临的话，如果魔鬼没有从天上盗走

那微弱的小号的话。但是，他已经开始明白，那是恐怖、绞索和陷阱：不是俄罗斯，而是东方某种黑暗的深渊；用变得纤细的身体来娱神的这种妖术阻碍了俄罗斯。“恐怖！”他想着并回忆起剃须老爷、他用于回应的有特征的语言，就像夜间受惊吓的鸟的叫声，它告诉行路人，他在夜间迷路了；他请它转回来，返回故乡：“返回吧！”

古戈列沃在他的前面瞬间闪一下，他想“那里一切都纯洁无损；那里虽然没有秘密的召唤，这种召唤远处听来甜蜜，可近年却感到肮脏”。

木匠举着白色的太阳神和蜡烛不苟言笑地坐在他的面前；因为过节，他穿着高腰油亮的靴子，在敲钟的时刻跳起“斯平让奇”双人舞；从他的头颅里喷涌出闪变的绿色光流，但是，他身上最可怕的是在他的背上类似牧师的绣有十字架的长巾的一条最宽的红缎带从脖子上垂下来，沙沙作响并卷成一团，而在它的上面飘动着他可怜的胡须。

彼得心想，“一件奇怪的事情，要知道，他整个人显得很愉快；但是，为什么他的脸却不高兴且可怕呢？”……彼得看了一眼并看见：那个长鼻子的人就坐在他面前并浑身闪光：尽管长鼻人也最亮的。

他们全都这样坐着，默不作声，划着十字，长吁短叹，等待着盼望的佳宾：盼望的佳宾没有敲门吗：咚、咚、咚；那是心在敲击；四支蜡烛的四个红色的火苗扑向他们的脸上；在桌上的铁罐鼓起了刚倒入的甜酒的泡沫；现在是沉默祈祷的日子；木匠嘴里发出了叹息和沙哑的呻吟；似乎，有时让人感到这是威胁，有时又让人觉得这是逼近的洪水的沉闷呼啸；有时候普鲁士人绕着桌子奔跑，在法式小面包前发愣，抖动小胡子：然后迅速爬向桌子边缘；达尔雅尔斯基心想，本世纪无论怎样丰富的智谋都不能诱惑他，无论怎样纯洁的少女之爱也不能阻止他出走；就这样，

母兽和长鼻人把他带进了深渊；但是长鼻人严厉地盯着彼得，彼得战栗一下。

他感觉到，他已经在深渊里；而这四堵墙就是地狱，有人在地狱里拷问他；但是为什么在那个深渊里心灵在燃烧而手指闪金光；是深渊还是九重云霄？如果是高处，那长鼻木匠来干吗？长鼻木匠严厉地看了彼得一眼，彼得战栗一下。

他看见——光环在木匠的头上扩大，并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仿佛木匠已不是木匠，而是某种光明的现象；尖锐的光线击打、刺人、切割和焚烧着彼得的身体，仿佛穿透了他的思想；他感觉，在木匠身上有某种可怕的东西：不，那是转瞬即逝的幽灵。泡沫飞溅的酒罐依次被递到他们每人面前；甜酒在粘着黑血的木匠那黄色小胡子上干涸；法式小面包被揉碎；他们贪婪地吞食着被甜酒浸湿的白色糠秕；墙壁消融，疑惑消融，淡黄色的蜡烛也在消融；蜡油滴在红色缎带上：一切都在消融，连快乐和轻松也都消融了。

眼睛相互放光：喝醉了的人们幸福地笑着，打闹着；长发人用男低音唱起歌来；大家鼓掌附和。马特莲卡跳起了舞：妻子在跳舞，木匠在品头品足："跳吧，跳吧，小马驹：投弹手们……上帝，行行好吗。"人们陶醉于舞蹈、絮语和打闹之中，开怀大笑；牙齿在放光，眼睛在闪亮；马特莲卡抖动短裙，扮演着凶恶的老妖婆；由于被祈祷烧亮的这些身体眼睛失明；放在桌上的那把刀子因此也放出光芒；突然刀锋发出尖叫："白色的身体——年轻的身体。"长发人跑到马特廖娜跟前蹲着跳舞。于是一切都动了起来：似乎，把这个空间与世界隔离开的那四堵墙被原地拆除了：一切看得很清楚，这是一只现在正飞向蓝天的大船；哥儿们，上船吧，现在已经走出家门了，现在在家门外的下面空空荡荡，在脚下很远很深的地方，那黑色的夜幕中采列别耶沃的灯光在闪亮，它们像遥远的星光或脚下月晕的光芒；所有四个人乘着

最甜蜜的气流离开家园飞向太空。

一切都动起来了：墙壁喀嚓开裂；木屋船向右倾斜，桌子翻倒在彼得身上；酒已倒空的罐子滚到地面，木匠本人在彼得身上站起……墙壁喀嚓裂开，一切都动了起来；木屋船又向左倾斜，桌子又从彼得身上倒向另一边，木匠也倒下了，彼得被抛了起来；这究竟是地狱的惩罚还是天堂般幸福的享受，谁能知道，谁能说？

马特廖娜在跳舞，她高高地撩起衣裙；但是她的脸色发蓝，看不见她的眼睛；眼白流出蓝色；白色的牙齿咬住嘴唇；长发人用半截靴子踏着拍子，一不留神头朝下摔在角落里并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彼得也在跳舞；他的动作太下流！突然，马特廖娜开始脱下衣服，又陷入沉思；她脱掉一半衣服，嘿嘿发笑，盯着木匠，跺着靴子。而木匠本人却跳起了舞：从头上摘下带子，把手叉在腰间：他的动作很严肃。马特廖娜拍着手，用温柔的嗓音为他伴唱：这是一首滑稽、愉快而又绝妙的歌曲：

老头儿——
地狱里的苦命人……

而长发人从角落里也随着唱起来：

地狱啊，那个地狱！……
地狱里的苦命人……
哎呀，你呀，牧师呀——
碰呀碰！……
让脑门！……
碰棺材！……
地狱啊，那个地狱——
地狱里的苦命人！

他们所有人都听邪了：所有四个人都在跳舞，仿佛有五个人……

…………

“兄弟，在这儿一切都是可能的。”木匠嘿嘿地笑了起来；上上下下的空气里都充溢着无形的幸福；在这个空中的城堡里他们看不见世界，世界又看不见他们。

马特廖娜跳了起来并狂笑着跑出了房间，彼得不明不白地也跟着她冲了出去；他们在那幸福的地方奔跑，那里曾有一个铺着马粪的小院子，只不过现在这已不是小院子了，在那里脚下不是马粪，而是柔软凉爽的鹅绒；大门打开了，而门后一无所有：这里没有采列别耶沃，也没有其他任何地方：黑色的凉爽的鹅绒在他们耳边呼啸：木屋立在空中。

一切罪过都留在了下边，在这里，一切都可能是无辜的，因为，一切都是幸福；他们返回到农舍的里屋。

木匠已经站起来了，他把一只光明的手举在他们头顶；仿佛他已经不是他了，仿佛在说话，仿佛又没说：这些话语是在空气里发出的：“孩儿们，现在你们看见什么，我从现在起就在这里过一辈子，因为，我是从我活了一辈的那个世界派到你们这里来做该做的事情的。娱乐吧，唱歌吧，跳舞吧，因为你们都被幸运拯救了。”……彼得听出，这绝对不是木匠的话，而是从空气中自然发出的。

这也就是木匠的话：他悄悄地走近他们，用自己有病的手一会儿抚摸彼得，一会儿抚摸马特廖娜：“丰满的女人，这是什么？就是它……哎，马特廖娜，拥抱自己的老爷吧……哎，孩子们，”他半边脸笑着，递着眼色，“我就是这样”……

炽热的火焰把彼得和马特廖娜拴在一起；在他们的胸间升起了烟柱；他们上床了，又从那里回到木匠身边。瞧，一切已经是另一种样子；当他们走近前堂时看见：那个长发人跪在木匠的面前叩拜，而木匠却躺在长凳上，越来越明亮；甜蜜地呻吟着，解下了腰带；他的胸部裸露，透明的胸部，像淡蓝色的肉冻，在轻

轻地摇动，而从胸里、从蛋壳中钻出一个白色的小鸽子头；瞧，从剖开了血淋淋的滴着腥红鲜血的胸膛轻盈地飞出一只小鸽子，它仿佛是用雾做成的，哎，飞吧！

"咕咕，咕咕，咕咕，"——彼得唤着小鸽子；他在小鸟的面前把法式小面包弄碎，而鸽子却扑到了他的怀里；它用爪子抓他身上的衬衫，用小嘴啄他的胸；而他的胸仿佛一块被啄开了的白色肉冻并流出了鲜红的血；彼得一看，这决不是鸽子的头，而是鹰的头。

"啊呀！"彼得倒在地板上；鲜血像喷泉一般从他胸膛被啄开的洞里喷涌而出。

这时，小鸽子又扑到马特廖娜身上：就这样，已经有四具被啄开胸膛的躯体无声地躺在了地板上，桌子上，长凳上，已经没有血了，像死人一般，但脸却有光彩，鹰头鸽亲近他们，飞来飞去，咕咕地叫着；它停在桌子上，又跳走了：它用小嘴"嚓、嚓、嚓"地啄着面包屑。

…………

于是，他们的死尸般的躯体肿胀起来，仿佛沾满了肥皂泡沫，仿佛散发出浓烟，它们相互交溶在明亮的雾中：那也不是雾，而是躯体聚成了一团光雾：由光芒织成的白色躯体明显地暴露在房间中央；躯体内眼睛很明显，仿佛它已被挖了出来：它深邃而忧郁；他没有大胡子，有一张娃娃脸，穿一件比亚麻还白的衣服。在这件衣服上缀满了金星；仿佛甜酒泛起的金色泡沫，他的头上留着卷曲的头发且长发披肩；双手放在胸间，手指好似合欢花瓣，在梦中遥远的星星显得很近，星星在那个最明亮的少年周围静静地闪光；由狂喜产生的小鸽子又从四具僵化的躯体中飞出，那四具躯体犹如绑成一体的灵魂整体；小鸽子对物体很温和；小鸽子喝光了红酒：鲜红的嘴唇嘲笑着伟大的爱情。墙壁已经没有了：周围的天空已泛出黎明的淡蓝色；下面是黑色的深

渊，云彩在那里漂浮；在云中被拯救的那些鸽派信徒身着雪白的衣衫擦洗着双手，在那远方，在深远处、在广宽的黑暗中有一个裹着火焰的红球，从它那里升起了烟雾：那是地球；正人君子飞离地球，于是又响起了一支歌：

发亮了，啊，蓝色的天空已发亮！

在那天空中神灵放出万丈光芒！

但是一切如转瞬即逝的梦幻，像是昙花一现的倩影，都消融了，孩子没有了，裹着火焰的红球也不见了：上边是蔚蓝色的天空：远处是玫瑰色的朝霞；在西边是夜色雾霭和烟雾；在那烟雾中有一轮放出凶光的月晕，不久前它还泛着红光，模糊不清，而现在它依旧模糊不清。下边，村庄消融在斜坡前；白色钟楼虽还罩在夜的雾霭中，它的十字架却已闪烁金光：哎，是的，这是采列别耶沃村：高嗓门的公鸡在歌唱，有一家农舍已升起了炊烟，响起了奶牛的叫声。很快那里尘土飞扬，一群牛羊懒洋洋地挪向黄褐色麦茬地。

从利霍夫延伸出的一条路上轰隆隆地行驶着一辆马车：这是农夫安德隆游逛回来；在他的马车里装着袋子、酒瓶子和一捆羊肉。安德隆可高兴了。

突然，马车碰到了一个身躯。

“吁！这该不是古戈列夫家的老爷吧？”安德隆弯下腰去认这个躯体。

“老爷！啊，是老爷！”

“哎，你在哪里，明亮的孩子，小鸽子？”彼得睡意朦胧地嘟囔一句……

“瞧瞧，他还在想孩子，”安德隆可怜地说了一句，“他醉成什么样了……确实是喝醉了……”

“老爷！”

“哎，我的胸膛没有被鸽子啄开吗？……”

“起来吧，老爷……”

彼得笨重地爬了起来又开始手舞足蹈：

老头儿——

地狱里的苦命人……

安德隆扶着他的腰他把放在大车里：“你呀，真想把你像牲口一样，像瓶子一样扔出去”……

“马特廖娜，女妖；滚吧，长鼻人。”彼得继续嘟囔着：但是，安德隆根本不理他，安德隆吧哒着嘴唇，“得儿架，”马车也跳起舞，不多会儿，他们就到了采列别耶沃。

彼得这才醒过来：他在大车上蹿起来；一看，前方恰是一条水沟；艾蒿在碧蓝的清晨里传出沙沙的响声。

“我在哪儿?”

“老爷，你的酒喝多了；要不是碰上我，你还躺在路上呢。”

“我是怎么到这里的?”

“不容易呀：喝醉的人是到不了这个地方的。”

彼得回忆起了一切。“这是梦，或不是梦?”他寻思着，并浑身发抖。

“给你恐怖、陷阱和绞索，人。”他的嘴不由自主地叨唠着；他感谢安德隆，从大车上跳下来；由于还未醒酒，他摇摇晃晃地走向木匠的木屋。

万籁俱寂：在木匠库捷雅罗夫的木屋旁边放出圈外的猪哼哼唧唧；院子的门尚未关严。这就是说，我出过院子，——彼得寻思着，但他记不得这事，他只记得跳舞和撩起裙摆的马特廖娜，记得扑到他胸前的上帝才知道来自何方的那只凶悍的鸟……他还记得那个明亮的幻影。

他走进木屋。在木屋内鼾声正响，浓烈的一氧化碳的气味；桌上放着一个倒下的铁罐。桌上、地板上都是倾泻的甜酒，像斑斑的血迹。小钟平静地嘀嘀哒哒地走着。

威　　胁

早晨出走的乞丐阿勃拉姆在长久失踪之后终于走到农舍的窗下；他以沉闷的男低音唱起了圣歌，并用拐杖打着拍子：从他呆板的小鸽子头上发出几道无声的闪电；白色的好战的异教徒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里，在鸡蛋后面，在面包片后面，在戈比后面——又探出窗外边；从窗外伸出一只手，这只手一会儿拿鸡蛋，一会儿拿面包片，一会儿拿戈比——为的是大发慈悲；但是，乞丐那沙哑的男低音一点也没慈悲的感觉：他变得更加干瘪更可怕了；乞丐以闻所未闻的灾祸恐吓人们，就像八月的旱天以灾祸恐吓人们一样：在八月的旱天里阿勃拉姆用拐杖打着拍子，异教徒又探入窗里，从呆板的小鸽子身上发出一道无声的闪电。

在采列别耶沃区总共有三个乞丐：普罗科尔、杰米扬和阿勃拉姆，第四个外号叫“深渊”的乞丐很少在我们这里出现；普罗科尔是一个面带友善微笑的酒鬼，杰米扬是个偷鸡贼；第四个外号叫“深渊”的乞丐是个癫痫病人。

不管怎样，人们安抚和收容了乞丐们；乞丐是我们自己人：阿勃拉姆离开农舍时，要求归他所有的东西；于是又伸出了拿面包、戈比、鸡蛋的手，乞丐的口袋也就鼓胀得很大。

这不，阿勃拉姆又来到小铺门边，敲着自己的木棍子，他不再唱圣歌，而唱古老的歌谣：

弟兄们，听吧，
我所有的朋友们，
请仔仔细细地听，
侧起你们的耳朵。
兄弟们，显示出

你们的仁慈吧，
不要自我迷恋，
不要顾我的不幸。

但是，这首含有轻微威胁的愉快歌曲却引起了慌乱；小铺老板伊万·斯捷潘诺维奇从条凳上跳了起来，他鼻上架副眼镜，拖着一条伤腿，并把一个侮辱性的手势伸到阿勃拉姆的鼻子底下。

“我给你这个，寄生虫，下流坯，教徒的狗，小心点，小心点，早晚有一天要收拾你们!”

一个警察从小铺里走出来，鼻子里哼了一声。

阿勃拉姆鞠了一躬就悄悄地沿公路走向古戈列夫家。

…………

在古戈列夫家的窗户下挂了一串枯萎的红葡萄；卡嘉站在开启的窗户边，她把手放在祖母的肩上；祖母在缠毛线；巴维尔·巴夫洛维奇男爵站在老人跟前，恭恭敬敬地把毛线绕在手指上。

突然，在窗下响起了歌声：

在东方有一处最亮丽的天堂，
那是永世欢乐的异邦，
放荡中没有这样的乐土，
乐土被赋予了纯洁的姑娘。

乞丐阿勃拉姆站在窗下，用拐杖打着拍子，把异教的象征伸进窗内；从无声的鸽子身上发出一道闪电；银币就落到了乞丐的手中，他又继续唱道：

河流在那里平静地流淌，
河里的水比眼泪还要清，——
你要在那儿永久安身，
我可爱的女儿呀……
心中所有的情都要熄灭，
那儿只有平静的欢喜……

“啊，啊！……”卡嘉大哭起来；她倒在了安乐椅里，用手指捂住了脸……

“滚，坏蛋！”祖母用沉重的手杖敲了一下；但是阿勃拉姆却藏到窗户里；慌乱骤起。

阿勃拉姆在寂静中抽着雪茄烟，他坐在圣像下的一个角落里：木匠在他面前一瘸一拐地踱步——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抠着指甲；从他狂怒的眼睛里射出凶狠的目光；他们相互埋怨：

“真该剥了小铺老板的皮再给他撒把盐：下流的骗子，他什么都能打听到！……”

“真该死，惩罚等着他呢！……”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一切都准备好了：有干草，有麻絮，还有煤油：足以烧遍他全身，——叫他骨灰飞扬！”

“那你指派谁去点火呢？”

“我谁也没派——你瞧吧……我要用眼中的怒火去烧死他。”

沉默。

“又是那个小伙子：我不喜欢小伙子；他恐怕不敢干这事儿？”

“那您就干了？”

“干了。”

“如果您那里的情况不是这样呢？”

“就是这样：是很少——小伙子怕战斗，他没有力量；我们就干了；我们估计，孩子的身体形成时没有做祈祷；因而这是个不健壮的孩子，蒸气一起，他坚持不了一个小时，一切皆因为小伙子体弱……我没给他增添力量吗！马特莲卡没给他吗！……但他仍旧害怕……”

“你应该告诉他。”阿勃拉姆悄声对木匠说。

“哪能呢：他害怕——还要跑掉。”

“要是他真的跑了呢?”

“那我就把他抓回来。”

“要是抓不回来呢?”

“这不可能：他现在怎么也逃不掉。”

“如果还是跑了呢?”

“啊—啊—啊……我—我—我，”木匠结巴了，“那—那—那么……”他用凶恶的眼睛盯了一眼。

“哈、哈！可能，他跑不了？……”

“他别想从我这儿跑掉；想跑，我就切了他的喉咙。”

沉默……

……那天就在牧师在灌木林里奏响了悠扬的吉他声：琴声传遍了整个村庄；人们纵情狂饮，牧师太太泪如雨下，吉他声是那样狂放，那样流畅；伍科尔牧师用几把椅子搭了一座城堡，用火钩武装起来，并带领执事攻下了这座城堡；牧师的小儿子也调皮地闯入城堡：牧师俘获了他的小宝贝；怒气冲冲的牧师太太也闯入这里；于是牧师背上的吉他颤抖起来：啪—啪—啪；吉他就变成了碎片。在灌木林中有人在嘿嘿发笑；为躲避太太，牧师逃进井里；他抓住一根绳子，把双脚踩着井壁下到了井底。他跪在井水里，望着头顶的那一小块蓝色的天空；他看见，太太在那里摔伤了：“倒霉的女人”，她哭着恳求牧师爬上来；而牧师却跪在水里说尽了那些让人心烦的话——“我不想呀我不想：我在这里很凉快。”人们想爬下去救牧师，最后，牧师满怀宽容，同意善良的人们将他从井洞里捞出；人们将拴着绳子的水桶放下去，就把牧师拽上来了；他双脚站水桶里，全身都冻僵了，水从长袍上流下，活像个落汤鸡……远处小伙子们嘲笑起来，一个女教师也嘲笑起来。

出现了可怕的一天：在树林那边雷声夹杂着林涛：树木发出

沉闷的响声；在奔向利霍夫的那条尘土飞扬的大路上，那个常年窥视村庄的黑色家伙朝村庄绝望地挥着双手，干燥的尘暴忽地卷起，扑向村庄并在过路人的脚下翻滚，又冲上天空，在那里变成了一团团的黄色云雾；在尘埃里那可怕的红日向我们村里被酷热弄得精疲力竭的村民们预示着长久的旱灾。

第七章 第四者

傍晚的谈话

红色的、鲜红的太阳，像一个伸出五指的光的花环，自黄色森林的顶部照向采列别耶沃村；上方是天空那温柔的蓝色；仿佛，那是冷冷的玻璃；乌云静卧在夕阳中，像一砣砣沉重的、金色的冰块；西边闪烁出一颗星星；夕阳的余辉映在木匠屋子的小窗上。

窗边是彼得和马特廖娜。

“木匠想杀了我，你知道吗?”

“别说了：他来了。”

马特廖娜把脑袋探出窗口，说道；彼得的脑袋也探了出来：在覆盖着绒毯似的晚霞的灌木和土丘之间，木匠一边吐着瓜子壳，一边慢慢地走近；他穿着一双新靴子，那件像鲜血一样红的红衬衣在灌木丛中泛着红光，上衣则搭在肩上；木匠的身后是一位客人：这是一个面无血色的市民，生着一双浑浊的眼睛和两片厚厚的嘴唇，嘴唇四周竖立着硬硬的、没有颜色的髭须；这人非常瘦弱，但却很显庄重。

“马特廖娜，这人是谁?”

“天晓得，我哪里认识！……”

而客人已经站在了门口；“*第四者*”，彼得心怀恐惧地想到(这是他对自己的回答)；他已经感觉到，他的力量正在衰弱，他

抵御这最后几日之诱惑的决心正在消融；“第四者！”他想到，并且已经显而易见地衰弱了：坚硬的、透明的冰块被放置在六月的酷暑中，正在阳光下融化……

“把茶炊摆上，马特廖娜；快来迎接尊贵的客人……这位就是。”

客人走进屋里，朝着圣像庄重地画了一个十字，然后，用手指了指达尔雅尔斯基那边，问道：

“他大概就是你提到的那个人吧，米特里依·米罗内奇，就是那个对象？……”

“就是他。”木匠围着尊贵的客人忙得团团转，还不时朝达尔雅尔斯基看上几眼，使上几个眼色，为的是让达尔雅尔斯基别顶撞客人。

太阳已经落向森林那黄色的顶部：五指伸开的花环威严地高悬于温柔的、蓝色的天空；傍晚是红色的，是具有皇族气派的。

“这么说……”客人慢吞吞地说道，一边摆弄着一根铜链，然后，他不经邀请就坐到房间里被晚霞映红的角落里。

“您好！”最后，彼得说了话，并向那位瘦削的市民伸出了手……

“你好，你好，”市民迁就地向达尔雅尔斯基递过两个指头，“我知道你……你正在做一桩宗教事业……”

“做一小点儿。”木匠站了起来，他的脸上带有卑恭的皱纹，可与此同时，他朝向达尔雅尔斯基的那一半脸，却充满可怕的威胁。

“做吧，我的老弟，做做宗教事业；你知道吗，做宗教事业，这可是件好事啊；我也正在做这样的事情，——我正在努力地做一小点儿……”

“可您是干什么的呢？”达尔雅尔斯基憋不住了……

“我就是铜匠苏霍鲁科夫；你当然听说过我：所有的人都知

道苏霍鲁科夫一家：无论是在奇马尔，是在科兹里基，还是在彼杜什基。”

彼得回忆起了那个招牌，那招牌挂在利霍夫的广场上，上面写有“苏霍鲁科夫”几个大字。

这时，茶炊、面包圈和糖被端了上来，木匠和客人一起坐下来喝茶，客人嚼了一小块糖，抿着厚厚的嘴唇神情高傲地吹着开水。有一件事情很奇怪：他们吹不旺茶炊里的火；他们坐在降临村庄的傍晚那浓重的、红色的灰暗中。

“小伙子，西多尔·谢苗内奇为我们做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位，”木匠向彼得使了一个眼色；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他就是真正的鸽子*……”

而真正的鸽子则补充道：

“苏霍鲁科夫家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可以说，苏霍鲁科夫全家都是一模一样的……你们这里的情况怎么样啊？”

“我们这里也一样：我们也在一点一点地做事情……”

“他做了什么？”

“他做了……”

“和女人一起？……”

“和我的女人……”

“那女人做了？”

“我的女人也……”

“你，小伙子，”木匠带着某种特别的甜蜜对彼得说道，“你别再东猜西想的了：西多尔，也就是谢苗内奇，”木匠不知为何突然软了下来，“他就是真正的鸽子。”

而*真正的鸽子*坐在桌边，抿着厚厚的嘴唇神情高傲地吹着开水；有一件事情很奇怪：他们吹不旺茶炊里的火。

然而，彼得对这位瘦削的市民没有任何恐惧；他看到，他们三人坐在桌边：他，米特里依，一头乱发；他俩之间是苏霍鲁科

夫——第四者；然而，达尔雅尔斯基却完全没有感觉到恐惧；是的，他对这位铜匠产生了某种反感，甚至近乎于厌恶；他很快就明白了，这个市民能做出人类所能想象出的所有坏事；彼得从木匠邀请客人一事上明白了这一点，彼得猜测，在木匠和客人之间有着一个卑鄙的秘密；铜匠带着一种惊人的高傲，冷冰冰地吹着开水，仿佛，无论是木匠是彼得还是马特廖娜，——全都是落入铜匠之手的对象，而且，铜匠之手再也不会放走这些猎物了。

彼得感到厌恶；他走出门来；那伸出五指的红色光环还挂在远处；彼得想起，时光在不知不觉地一天天过去，秋天已经来了，响起了山雀的叫声，喧闹的村子里堆起了金黄的收获。

屋前，马特廖娜坐在奶牛旁挤奶；牛奶流进一只铜桶。

彼得若有所思地站在马特廖娜身边。

“木匠想要杀了我，你知道吗?”

“真是见了鬼了，瞧你想的！……”

“他也会杀你的。”

“干吗要杀?”

“他恨好人。”

“这绝对不可能；好像没有这个必要。”

“那他为什么老是皱着眉头看我呢？……”

“当家的脸就那样：他也那样看自己啊。”

“马特廖娜，你难道还看不出，我们，你和我，已经成了木匠的俘虏；无论是你还是我，离开他连一步也迈不出去；一有动静，他就会跟着我们走进林子；一有动静，他就会从暗处探出身来……”

“彼得·彼得罗维奇，你说人坏话是有罪的！……”

牛奶流进小桶，母牛的乳房被拽得长长的；一抹紫红的云在远处的天边鲜亮地燃烧；而在东方，灰白色的昏暗已经变成了蓝黑色的昏暗，从那里，从那蓝黑色的昏暗里，闪烁出了一些胆怯

的星星，冷冷的、秋天的微风，已在与灌木丛窃窃私语。

不知为何，彼得忆起了自己遥远的过去；忆起了施米特，忆起了施米特让他读的那些书；不知为何，他忆起了巴尔赛尔苏斯的著作《Archidoxis magica》[①]，忆起了巴尔赛尔苏斯的这样一句话：一个经验丰富的催眠师能够利用人们的爱情力量来达到其目的；他还忆起了物理学家基尔赫尔的《De arte magnetica》[②] 一书，忆起了伟大的福柳德[③] 的话；唉，彼得本该说出这些话来，唉，他本该和马特廖娜谈谈木匠，道出他们之间的一切；但是，马特廖娜却不会明白这些的；达尔雅尔斯基颤抖了一下，他看到：这笨拙的女人正在奶牛的肚皮底下沉思，两手放开了奶牛那薄皮的乳房；几缕褐色的头发滑出了头巾：她蹲在那里，用一个指头抠着牙齿，她粗粗的指头上沾着泥泞：一个妖精；只有她那双眼睛——才叫眼睛！那冷冷的、红色的晚霞覆盖在她的身上；此刻，傍晚那一抹极薄极薄的云，出现在蓝色的天空中。整个天空溢出一道道红色的云彩，流遍了四面八方。

“这些祷告有什么用？马特廖娜，我们难道知道什么样的神会降临到我们身上吗？这一切都是木匠他布下的迷惑；他需要你，马特廖娜，他也需要我；没有我们，神的力量就会杀死木匠；他有一句话，我可以说出来，但我没说，那话你也听不懂……”

“什么样的话呀？……”

“我可以说，可你听不懂的。”

“上帝保佑你，想出了一句奇怪的话；我以耶稣的名义求你，

---

① 巴尔赛尔苏斯（1493—1541），原名奥厄安，瑞士医学家，化学医学派的创始人，这里提到的是他的《催眠术》一书。

② 即《催眠术》，其作者情况不详。

③ 福柳德，生平不详。

别去碰米特里依·米罗内奇；我不喜欢你的这些话……”

她提起牛奶桶，朝屋子走去；她走进屋子，木匠和铜匠却一直在黑暗的角落里窃窃私语，一盏灯也没点亮；屋里很暗；蟑螂在彩色石印画的后面沙沙地爬动；与无数蟑螂腿的轻微响声融为一体的，是人的嗓音的轻微响声："唧—唧—唧……”

马特廖娜走进屋来，可他们完全没有看到她：他们在兴致勃勃地窃窃私语；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有些害怕；于是她开口说道：

“米特里依·米罗内奇，米特里依·米罗内奇！”

他们没有听见：他们在兴致勃勃地窃窃私语，——彼此咬着耳朵："唧—唧—唧—唧—唧—唧—唧。”

“米特里依·米罗内奇！”

“啊?”木匠被她的喊声吓了一跳，他嗓音尖细地在角落里答道；似乎，他不再是什么米特里依·米罗内奇，而是一只公鸡。

“你们在那里干吗?”

“啊?”铜匠嗓音嘶哑地在角落里答道，他的声音就像是一驾没抹油的大车。

“你们在那里叽咕些什么啊？……”

“我们随便说说：我们是在祷告：忙你的事去吧，小鸽子……”

“忙你的去，婆娘。”铜匠声音嘶哑地说；马特廖娜又出了门，朝奶牛走去。彼得站在那里，想着他那忧伤的心思："而她，”他朝马特廖娜转过身来，“可是我的爱人。”

彼得想到了卡嘉（一抹抹轻盈的云彩在爱情中燃烧）；不，如今，卡嘉就如同那些云彩，是他所难以企及的了：对于他来说，卡嘉已不存在；心儿在疼痛。

“唉，”马特廖娜叹了一口气，“真想睡觉……”

他没有什么话好说。

“马特廖娜，你愿意我们一起从这里跑走吗？我要把你带到很远的地方去；我要把你藏起来，不让木匠找见；会有我们的生活，会有的：我们的生活将是自由自在的（他记起，他曾对卡嘉说过同样的话）；我们从这里跑走吗，马特廖娜？”

“别作声：可别叫他听见……”

“他听不见的：我们跑吧，马特廖娜！”

“别作声：他什么都能听得见，什么都能看得见；他哪儿都能找见；我哪儿也不去，你也哪儿都别去。”

“我会离开你们的，马特廖娜。”

“去找你的小卡嘉吧，去找那个法国女人吧，有什么哪，你去吧：那个法国女人会赶你走的。”

“我很难受，马特廖娜！”

“别再说话啦！……”

彼得想着卡嘉，——想了一阵，就抛开了这个念头；如今，卡嘉就如同那些云彩，是他所难以企及的了；对于他来说，卡嘉已不存在；心儿在疼痛。

云彩那轻盈的翅膀，就像是爱情的翅膀，燃烧殆尽，变成了天上的灰烬；周围的一切，连同房屋和灌木，都成了天空一般，灰烬一般；一堆堆可怖的灰烬，出现在不久前还透明的东方；很快，这片昏暗、这空中的燃烧全都将发蓝，发黑，就像一张死人的脸，它们将撒落四周，直到一个新的早晨，——就像一张死人的脸，它昨天还很鲜亮，昨天还是粉红色的，并会面对问候和好话泛出微笑；白昼——一枚多汁的苹果——在黄昏中腐烂，黄昏的腐烂物已经投向窗户，投向站在小屋门前的两个人，他们的脸在发蓝，在发黑，就像是死人的脸。

“木匠想要杀了我，你知道吗？”

“别作声：他什么都能听得见。”

“他也会杀死你的。”

但是，马特廖娜抬着头，踏着泥泞，牵着那头棕色的母牛。

“木匠害死了多少好人啊！……”

马特廖娜走进屋子；所有的灯都没点亮：黑暗的角落里一直响着那“唧—唧—唧—唧—唧—唧”的声音。

“米特里依·米罗内奇，米特里依·米罗内奇？”

“唧……”

“米特里依·米罗内奇！”

“唧—唧—唧……”

…………

马特廖娜装作不小心摔碎了一个勺子。

“是安谢卡？”就像一只小公鸡，木匠突然从角落里发出一个甜蜜的声音。

“你们在那里嘀咕什么？”

“我们在祷告……”

“是啊，我们在祷告。”那驾没抹油的大车也说道。

他们点亮了灯。

…………

“他怎么样，这个对象？”利霍夫的市民用一个指头时而指指彼得，时而指指马特廖娜；马特廖娜满脸通红，低头看看自己的肚子。

“是这样，是这样的：西多尔·谢苗内奇，是这样的：他们这些鸽子们互相爱抚，互相亲吻……”

“嘀—嘀—嘀：小鸽子们。”就像一驾没抹油的大车，铜匠嘶哑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这有什么，让他们爱抚去吧！”

“说的是啊，西多尔·谢苗内奇，让他们去吧；我也是这样对他们说的……”

“呸！……”羞得满脸通红的马特廖娜啐了一口，躲进了角

落。

彼得感到很难堪，很恶心。他立即走了出来，砰地带上门，不久，客人喝干了茶杯，和主人一起离开了。

远处还是明亮的：村子的上方，那道张开五指的光柱还没有熄灭。

关于茶馆里发生的事情

烟雾，嘈杂，男人，地板上的积水，——在茶馆里迎候彼得的便是这一切；彼得要了一份茶，在一张小桌边坐了下来，小桌上铺着一块满是黄斑的台布；有人朝他转过身来，有人彼此碰了碰胳膊，有人小声叽咕道："来了个漂亮的老爷"，有人啐上一口，骂了一句；一位喝醉了的警察眯起了眼睛；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而彼得却什么也没看见：他将胳膊支在桌子上，就这样陷入了沉思。

我们的主人公在苦苦地思索自己的命运；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对自己解释清楚他这奇异的爱情、这些奇怪的宗教仪式，以及他在木匠家的服务；他仿佛感到：有某种巨大的、沉重的东西在压向他，窒息他，而顶向喉咙，喉咙憋得很难受，刺激喉咙的时而是罪孽的情欲，时而是窒息，他无法马上弄清，他所体验到的究竟是前所未有的欣喜，还是永无休止的心灵的折磨；但有一件让人吃惊的事：每一次，在没有宗教仪式的时候，这种沉重的感觉就会转变为甜蜜的喜悦：他注定要去承受痛苦，他注定要上十字架，那十字架他无论如何也逃避不了，要知道，他还在努力地感激这样的十字架呢；同样，牙疼也使他痛苦：他情愿用颌骨去撞击石头，仅仅为了强化疼痛：在自己的疼痛中有一种折磨，——

对于他来说，这种折磨就是所有的甜蜜，所有的快感；就这样，在等待仪式的过程中，彼得始终处在甜蜜的陶醉之中；在这甜蜜的等待中，他仿佛感到，白昼之中有一些谜，有一些秘密；这件事情真是古怪：这些天里，他开始更深地爱自己的罗斯了：时而是充满快感的爱，时而是残酷无情的爱；而且，在这些天里，对于他来说，马特廖娜成为了一切；他在与马特廖娜一同等待，等着木匠库捷雅罗夫回报他彼得的等待；到那时，一个新世界就将更明朗地呈现在他的面前，在那个世界里，木匠米特里依·米罗内奇会举着一杯甜蜜的美酒将他等待，并将这新酒献给所有的人们。

但是，刚刚尝了这杯酒，他就开始感觉到莫名其妙了；他不知道：是在梦醒时分，还是在睡梦之中，他经历了这些奇遇；在那些仪式之后，起床时，他感到脑袋剧痛，感到恶心，感到胸口发闷，——昨夜发生的一切，如今全都让他感到可恶、可耻、可怖；满怀恐惧，他在白日里躲进灌木丛，躲进无人的角落，他始终觉得，有人在跟踪他；他感到有一只手在掐着自己的胸口；他害怕窒息；因为羞愧，他竟无法抬起眼睛去看人、马和牲口；他始终觉得，牲口和人都在看他：他感觉到了关于自己的前所未有的传闻，他因自己的卑琐而惭愧。

此时，他颤抖了一下，打量起四周来；烟雾、嘈杂、男人，在这一切之间，响起一个清晰的声音：“大家快看啊：这儿坐着一个漂亮的老爷。”

“看来，她那里也没什么开心事了。”邻桌边响起一个相当清晰的声音，两个男人面带责备的神情看了达尔雅尔斯基一眼：谢天谢地，他不懂得所有这些暗示，也没有听到别人的话：“漂亮的老爷”这句话始终没有传进他的耳朵；恰好，那些男人也是无意中说出这句话来的；于是，达尔雅尔斯基再次将胳膊支在了台布上。

这里又是马特廖娜：最近，他觉得，她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使他心甘情愿献出生命的爱人了；不，对于他来说，马特廖娜不再是那样的爱人了：他觉得她成了一个婆娘，一个肮脏、愚蠢的婆娘，而且过分贪求粗鲁的爱抚；也许，只是那双重的耻辱才使他留在了她的身边；但最使他难以脱身的，是木匠那双眼睛：要知道，只要木匠朝谁看上一眼，那么，我可爱的人啊，你就会被那目光死死地缠住，就像被拴在铁链上的一条狗。

不知不觉地，他已经给自己要了一份伏特加酒、几片香肠和一包香烟（“狮牌”香烟，五个戈比十枝）；他从茶壶里斟出酒来，将那浓烈的液体倒进嘴中：喉头已经发热，胸中腾起烈焰，脑中开始出现舒服的轰鸣声，就在这时，他突然看到一个醉了酒的老头，老人面带花白的连鬓胡子，着一身灰装，他摘下帽子，用一块红手巾擦着满是泪水的眼睛。

“叶夫谢依奇！”

“老爷，彼得·彼得罗维奇啊：瘦了，亲爱的，变黑了，胡子也剃了……我的上帝，你就是我的老爷啊！……”

“坐在我这里吧，老汉：来杯酒吧……”

于是，叶夫谢依奇恭敬地在小桌边坐了下来。

“我们的小姐和老奶奶还有巴维尔·巴夫洛维奇一起去城里了。唉，彼得·彼得罗维奇，好老爷啊：您给我们惹出多少麻烦啊：小姐伤心透了，——她可是个好小姐啊：那是上帝的孩子，卡坚卡……您干吗要折磨她这个可爱的孩子呢：要知道，卡坚卡小姐，她还是个孩子啊……唉，彼得·彼得罗维奇！”

“我们喝酒吧，老汉。”

“祝您健康……”

“我们不提过去的事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好了。”

“回到我们这里来吧，老爷，亲爱的；全家人都记着您呢：他们都不喜欢那个军官。”

“哪个军官?”

“就是拉夫罗夫斯基少尉……”

“这个少尉是怎么回事? ……”

“是太太的一个亲戚：他来我们家做客，慢着：他是八月十六来的，不是从彼得堡来的，就是从他的村子萨拉里来的。”

“我们喝酒吧，老汉!”

“祝您健康!”

…………

“您还记得吗，老爷，我曾为您的事忙乎过，您让我这个老人连蹦带跳地跑路：要知道，卡坚卡小姐每天都要撵我到村子里去——去送信：我们以为，您会在施米特老爷家住下，可是，”老人沉思起来，皱起眉头看着彼得，“可瞧这事弄的：不好，不好啊……”

这些话像刀子一样扎进了彼得的心。

“您瘦了；我还要再说一句，您还变黑了，胡子也剃了，还……”

但是，彼得没在听这些话：他的注意力转移开了：他看见，木匠和铜匠从桌子间挤过，占据了一张小桌，他们看见了彼得，而且是与叶夫谢依奇“作伴”的彼得，但不知为何，他们假装完全没有发现他们与他的相会；叶夫谢依奇倒是醉了，他哽咽着，说的全是一些不明不白的话；但是，彼得的目光却再也离不开远处的那张小桌子了，木匠和铜匠正坐在那张小桌子边喝酒：他看见，已经在给他们上伏特加酒了。“是什么将他们引到这里来的?”彼得在想，“一准是坏事。”不知为何，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阵熟悉的颤抖又掠过了他的脊背；但是，木匠和铜匠却在忙着他们的事情：他们的脸相互贴着，他们浑浊的眼睛相互对视着，甚至还带有一种温情，带有一种陶醉，仿佛，他们此刻连一分钟也离不开对方。

“这么说，你，你让那商人吃了？……”

“不是我，是安卡让他吃的……”

“这么说，是你给安卡送去的药粉？……”

“这么说，是我给安卡送去的药粉，一点点……”

“而那个商人呢？”

“而那个商人完全瘦了下来。”

“不会说话了？”

“不会说话了。”

“弄成了？”

“弄成了……”

“不错啊，西多尔·谢苗内奇！”

“我们苏霍鲁科夫家的人全是一个模子……”

“坚强的人啊！……”

“哪还用说！……”

…………

“唉，老爷啊，老爷：您和什么人缠在一块了啊：可以说，您缠上的是个破烂，是个荡妇；您真不害臊；为了我的小姐，我好多个晚上都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小姐她真可怜啊！……”

…………

“怎么，西多尔·谢苗内奇，你出了点儿小错：你该让他再吃点儿……”

“不用你来教我：我还没有见到过比我更聪明的人呢，——在要手腕这方面；如果让他吃多了，那么别人就会知道，是毒药……”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听着……”

“不，等等：我要向您这个朝圣者报告，那商人他挺不过一个月了……”

…………

“嘀里—嘀里—哐—哐。”一只三角铁在角落里叮当作响；三个男人在喝着茶盘里的茶，他们周围聚着一群人；那三个男人是秋天里的来客：他们是麦客，是有见识的人，每年秋天都会出现在我们这个地方；第一位一直在讲述，哪颗星星是行星，而哪颗星星不是；第二位男人杜撰出了这样一台机器，它可以永远自动地转动[①]；第三位男人在使劲地敲打着三角铁；秋天到了，三位秋天的男人在秋天里出现在村中；一位男人在说，他将展示出自己的机器；另一位男人在解释，哪颗星星是行星，而哪颗星星不是；第三位男人在使劲敲着三角铁；而第四位男人——则不存在。

嘀里—嘀里—哐—哐……

…………

就像一头被猎犬追逐的狼，它呲牙咧嘴，静静地呆着，准备与那些可恶的猎狗作最后一搏，达尔雅尔斯基就是这个样子：他胳膊支在桌面上，贪婪地想在喧闹和嘈杂之间捕捉到那两个家伙的低声交谈；但是，他所能听到的，只是三角铁的叮当，还有一个教导的声音：

“我的弟兄们，地球是个圆球：也就是说，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圆球上……”

“我认为，”一个嗓门响了起来，“我们就住在一个圆球里……”

“傻瓜，这圆球里没有空气怎么办：你是想让人在这个球上开几个通气的小窗子？”

达尔雅尔斯基只听到了这些：他再次陷入了沉思：他回忆起，在祷告之后的那几天里，他明显地感受到，在与他交谈过的那些人中间，还存在着一个人，可无论是用听觉、视觉，还是用

① 我猜想，这里谈的是 perpetuum mobile。——原注

嗅觉，都难以发现这个人；无论是在屋里做木工活，还是与主人一起吃午饭，——他都始终有这样的感觉：要知道，他们是三个人在干活；可是不：只要垂下眼睛，他就感觉到是四个人；谁是第四者呢，抬起眼睛，——又是三个人了；再垂下眼睛，——又总能感觉到，木匠似乎在与那个人，在与第四者窃窃私语；而那第四者在指责彼得，嘲笑彼得，在怂恿木匠去对付彼得："你去对付他，我去对付他，我们去对付他们！"木匠放下刨子，擤擤鼻涕，甚至似乎有些害羞，他煽动着大鼻子，觉得第四者的话很开心，但还是照着去做了。

"我该怎么干，我们一起干，还是你自己……"

"不，不，不：没有我您也能行，您也不比别人差。"第四者怂恿着木匠，于是，他们一起笑了起来，甚至连马特廖娜也从门后伸出头来张望，看这个第四者是什么样的；这时，彼得忍不住了：他扔下锯子，盯着第四者，可第四者却不存在：他盯住的是一个空无一人的角落，他所看见的，不过是作坊里的三个人，像往常一样。想到这一切，就像一头被猎犬追逐的狼，呲牙咧嘴，静静地呆着，准备与那些可恶的猎狗作最后一搏，达尔雅尔斯基朝铜匠探过身去。

…………

"你认为，地球是一个用绳子吊在空中的圆球？"

"我对你讲：地球是圆球状的。"

…………

"我该怎么干，我们一起干，还是你自己干？"木匠躲开铜匠，小声说道。

"不，不，不：没有我您也能行，您也不比别人差……"

…………

"这么说，我们是在空中飞行……"

"正是！……"

“不对，如果地球是一个圆球，比方说，是一个球状的东西，比方说，我们就坐在这个圆球上，那么，魔鬼会让我们相互碰撞的；你不是说了吗，行星是旋转的。”

“地球就是一个魔鬼的圆球。”达尔雅尔斯基想到，然后，他又一次陷入了沉思……

或者，在他们走出屋子的时候，也会是这样的：一看，——屋里是三个人；等他们走到门外，走到村子里：哎，哎，就不再是三个人，而是四个人；彼得止住脚步，数了起来：再一次——只有三个人：第四个人好像是不存在的。

就这样，这些天里他一直有这样的感觉，但他没有向木匠袒露自己的心理状态，——一声也没吭：他只与马特廖娜谈了话……

“马特廖娜，我亲爱的，我们这屋里是几个人哪?”

“什么几个人哪：就这几个——我，你，还有米罗内奇。”

“还有没有第四个人啊?”

而那愚蠢的女人立即将这话告诉了木匠，可木匠对此没作任何回答：他暗自窃笑了一下。

如今，当彼得远远地盯着铜匠，所有这一切便迅速地浮现在他的面前；瞧，这么说，这位便是他一直在等待的人：就是他，这就是第四者；只不过，由于这个铜匠，他究竟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再说，他与那第四者又毫不相像：他什么也不是，——是个零。

面带奇异的笑容，彼得举起了茶壶：

“我们喝酒，叶夫谢依奇！”

“祝您健康！”

…………

“上帝知道，你在商人身上做的事对我们的教会有利。”

“你别逗了：那有什么教会啊！……”

一只黄色的苍蝇飞了过来，落在木匠的鼻子上。

“没有教会，可是罪过呀……”

“没有教会，就算是罪过，可结果，罪过也……”

木匠赶走了苍蝇；那苍蝇在空中画了一个圆圈，又静静地落到台布上，用爪子挠着那肮脏的黄肚皮。

“瞧，他竟然把这事和杀人相比。”

“这难道不是凶杀吗？你别急：这又不是什么罪过。”

“怎么不是呢？”

“是这样：这全是那女人的错；你快把苍蝇赶开；它像个死尸……”

死尸一样的苍蝇跳起来，飞走了。

“没什么……”

“而在天上公正审判的他呢？”

“什么？”

苍蝇落到了达尔雅尔斯基的指头上。

“你别来教训我：比我更聪明的人我还没遇到过呢；你要相信我的话：就算是罪过，说到鲁卡·西雷奇，他也是个真正的恶棍；看在友情的份上，我要对你说：别怕教会；没什么罪过：什么也没有——无论是教会，还是天上的审判者。”

“等等！……”

“我有什么好等的：我让他吃了，我知道这没什么；什么也没有；空空如也；鸡肉，人肉，——都一样，都是绝对听话的……”

…………

“这么说，我们要低着头走路？”

“不是我们，是美国人。”

“不管怎样我也不去这个美国！”

烟雾，嘈杂，男人；茶馆的另一头有人嚷了起来：

“我说，我对你说，米丘哈，我说，斩草除根，我说：斩……为了，我说，你那封，我说，下流的信……”

“是啊，是啊……”

“人发昏了!”

“坏蛋!”

“吝啬鬼!”

“他怎么了?”警察问道。

“他说：我们要，他说，捍卫正义的事业……可我说：这，我说，是犹太人的事情；你们，我说，把人教坏了，我说，你们这些该死的，我说。”

男人们不停地吐着唾沫星，在竭尽全力地讨好那位警察；这一天，在节日的前夜，醉了酒的警察在几个翘鼻子小伙子的陪同下前来喝酒；和他坐在一起喝酒的，还有一个肥胖的荡妇。

…………

烟雾，嘈杂，男人：彼得打开窗户，——一阵凉意涌进窗来；叶夫谢依奇已经完全醉倒了，他被相邻的桌子绊了一下：

“老汉，你别去谈什么无产者；你别再谈无产者了；你们这里的无产者不在了……”

“这是十字架，——无产者又来了!”

“你再敢撒谎！……”

“想去问问警察吗?”

陷入沉思的彼得什么也没听见；他仅仅是想，近来，他一直能感觉到木匠投向他的目光，——那样的目光，就像俗话所说的，连母鸡也会被吓趴下；木匠持续不断地看着彼得，眉头皱得越来越紧；彼得也在看着木匠，观察着他所有那些对自己而言是新出现的举止；他们就这样彼此监视着。

木匠不喜欢彼得，因为彼得没有在马特廖娜的身上实现他的意志，因为彼得不具有他所指望的那种力量；原指望这种力量，

就像指望存在银行里的可靠资本，木匠他刻意地说了许多关于孩子的话；结果，那些话他是白说了；如果说，彼得并不诚心诚意地爱马特廖娜，那么，这也并非什么大事：这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生活丑闻；因此，与虚幻孩子相关的事情就常是可恶的，那孩子源自四个人呼出的气体。

木匠最不喜欢的就是彼得，因为马特廖娜死死地缠上了彼得：如今完全无法让这个愚蠢的女人离开彼得了，可是又必须让她离开，这可怎么办！

当他们从角落和灌木丛里探出身来，或从床上伸出脑袋互相监视的时候，彼得猜想，在他俩之间有一个第四者，那人在说着可怕的话，在监视，在怂恿，在威胁，然而，他始终在用一个不祥的、可耻的、恐怖的秘密将所有的人紧紧地拴在一起。

彼得记得，不久前的一天，他躺在长凳上完全睡着了（马特廖娜已经离开他，回到她的床上去了），这时，——彼得记得，他感到有人用一根绳子紧紧地勒住了他的脖子，那些人冲进来，一只脚踏着他的胸口，卡着他的脖子；彼得大叫一声，睁开了眼；他一看，——木匠正若有所思地俯身在他的上方，手捻着胡须，非常专注地看着彼得敞开的胸口，彼得从长凳上跳了起来，而米罗内奇呢，看出了彼得的惊慌，便转过身去，把手伸向木勺，像是要喝水似的；他喝了点水，可怜地咳了几声，然后就去睡觉了，一句话也没说。彼得久久难以平静下来：他一直坐在长凳上，抓着蟑螂，直到黎明那黄色的瞳孔望进木屋的窗户，追踪着地板上的残渣和细尘；从那天起，彼得就去干草房过夜了：在木屋里，四个散发着热气的人体的味道使他喘不过气来；心脏还一直在跳动着。

天晓得为什么，在他远远地盯着铜匠的时候，他脑中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瞧，如今他们坐在那儿，木匠和第四者；他就是第四者吗？也许，他什么也不是，只是个零？他们会在那里，相

互怂恿，他们马上就会相互说道：好人们哪，对所有这--切你们难道有眼无珠吗？——人们会笑起来，并不相信。”

就在他这样想着的时候，在对面的角落里，他们也在斜着眼盯着彼得，继续窃窃私语着：但是，烟雾、茶水、几个有见识的男人和那个警察却淹没了他们的私语……

…………

“兄弟们，我做了一个梦：我好像长了三个脑袋，每个脑袋都长得不一样：一个是狗头，一个是鱼头；只有一个是自己的头：这些脑袋互相吵架；因此，我的头痛极了……”

“那你就把它们都抹了去！”

“什么?”

“你会变成畜生的……”

…………

“真是见鬼了：但关于那个人的决定必须执行；西多尔·谢苗内奇，你自己想一想：放他出门四天，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这你自己也清楚；可话又说回来了，我干吗留着他呢，——-张多余的嘴，——什么用也没有；白白养活了他。”

彼得作出了一个甚至出乎他自己预料的坚定决定，他起身朝门口走去，打他们两位的身旁经过，这时，木匠非常和气地对彼得说道：

“这边来，到这边来……”

“什么?”彼得朝他们转过身来，他的模样使他们两人都不禁颤抖了一下：他面带挑衅、高傲的神情，高高地抬着额头；在这个时刻，他又像是位老爷了，虽说，凌乱的胡子（这个月里长出的)、蓬乱的头发和上衣肘部的窟窿削弱了他的老爷气派。

“听着，老爷，”木匠甜蜜蜜地走到了他的跟前，“这事与你有关：这位西多尔·谢苗内奇明早要回去；你可以和他一起去：你去见见叶罗别金家的老板娘，把她的家具订单取回来……”

“好吧！”

“那么您就请尽量起早点：我们天一亮就走。”苏霍鲁科夫对彼得说道，他因为不知为何用了一个“您”而感到心满意足。

彼得的脑袋里掠过一道闪电，他甚至差点儿笑了出来，但是，为了某些目的，他认为必须装腔作势一番。

“唉呀！”彼得故作姿态地挠了挠头……

“别这样，朋友，就为我跑这一趟吧。”木匠把手放在彼得的肩膀上；一件奇怪的事情：这张蓄着长长胡须的恭敬的脸（猪脸和圣像的混合体），使彼得产生了恐惧和些许的敬意；况且，木匠又醉了（彼得第一次看见木匠喝醉酒），还很激动，——所有这一切，使彼得在对木匠的仇视之中又生出了某种温情。“我从前为何没有看出呢？”彼得想到，“在这张脸上，猪脸是与圣像混合在一起的。”这句话是他刚刚想到的，他觉得，这句话他想得很成功。

“好的：我去。”

“祝您健康。”铜匠递给彼得一杯酒。

他们干了酒。

随后，彼得走出门来；迎接他的，是暗淡的黄昏和尚且发红的晚霞：这黄昏用暗淡和晚霞拥抱了他；彼得朝着晚霞走去……

…………

喧嚣，轰鸣，嘈杂，沉重的空气：鲤鱼、鲱鱼、大茶壶装的伏特加、各种各样的肉食和红盒包装的“狮牌”香烟（五个戈比十枝）；不是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揣有“狮牌”香烟，可大家都在抽，——是为了摆阔；在喝醉的警察身边，聚集着一群喝醉的男人：

“你把他们都抓起来，扔到水里去。”

“什么，我……”

“我们……”

“请允许我说一句，这是事实：也就是说，这都是他们的事情。”

“你这个傻瓜，他们可都昏了头……”

“阁下，请允许我说一句，这是事实；也就是说，这都是……”

“你该把他们抓起来，扔进水……”

警察手里捏着红色的烟盒，用颤抖的手掏出一枝“狮牌”香烟来，美滋滋地抽了起来。

…………

“怎么样？……”

“什么怎样：我认为，他会逃走的。”

“如果他真的逃了呢？……”

“那么，米罗内奇，你就写一张寻人……”

木匠寻思起来。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请你记住我苏霍鲁科夫的话：他会逃走的。”

“你可以给他下药吗?”

“我可以给他下药。”

沉默……

“既然你给我提了这个建议，那么我就必须对你说，你必须就这事给我一个……”

“我——我给你送礼……

“用叶罗别金家的钱财送礼?”

“我要把叶罗别金家的钱财送到你面前。”

“好吧：你就送那些钱来吧……”

“我会送的……”

沉默……

“只是……”

“我对你说：这里什么罪过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就像一片空地，小事一桩……”

“好吧，你就带他进城吧……”

“我带他去……”

“在这里可不能动他；在这里无论如何也不能动他：这里有我的女人，马特廖娜……”

沉默……

“什么时候动他呢？……”

“该动了：请你相信……就在最近……”

“哦，主啊，主啊！……”

“我们苏霍鲁科夫家的人，兄弟，什么都能行；你说，你想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能做什么：大名鼎鼎的家族……”

“他不会从你身边逃走？”

“在您这儿他也会逃走的！……”

“而我……”

“逃走，还没有谁能从我这儿逃走呢！……”

沉默……

“我来对你说，你要好好地听着：无论是鸡，还是人，——肉都是一个样的；这里没有任何罪过；人哪，野兽哪，鸟哪，——都是一个模样的：我是看在友情的分上对你说这句话的，为此你得感谢我才是……你明白吗？……”

…………

一架手风琴响了起来，黄色的苍蝇飞到警察的桌子上，落了下来；那个喝醉酒的女人跳起舞来；尘土从她的裙子下扬起，她神情做作，却也有些庄重地抿着嘴唇，两手叉着腰：

啊哈，我来啦，
头戴着花环，
可我的男人啊，

是一个坏蛋……

喝醉的警察哈哈大笑起来，而那些翘鼻子的小伙子们则一同张开嘴，吼了起来：

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那样，
顺便说上一句——
可无论怎样……

那女人急促地跺着脚，唱道：

他们吃了萝卜，
又吃了白菜——
还是饿得不行，
肚皮儿瘪瘪……

小伙子们则和道：

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那样，
顺便说上一句——
仍然无论怎样……

这是一首新歌，一首时髦的歌：在这首歌之前，远乡近邻唱的是那些社会主义的歌；而自从尼古拉牧师被捆起来送进了监狱，远乡近邻便有些害怕了；群众大会不再举行了，武器被扔开了，告密很是流行；还流行起了这些新歌：

我的夫兄啊，
在把我训斥；
吃这些白菜，
会撑破肚皮……
完完整整，
这是我的故事……

小伙子们则和道：

你们前去——

去喝克瓦斯……

这是一首新歌，一首时髦的歌……

放肆的女人也许还会长久地舞蹈，警察也许还会长久地抽着“狮牌”香烟哈哈大笑，无论是开心的歌是下流的歌还是悲伤的歌，各种各样的歌也许都会被唱起来，——如果不发生这样一件非常事件的话：在烟雾和昏暗之中，有个人突然喊了起来：

“兄弟们，着火啦！……”

一片安静：那女人停了下来，小伙子们张着嘴愣在那里，警察则手持一根燃着的火柴站在难闻的烟味和黑暗中；村子里传来喊叫声；人们向窗口一看——窗口是红色的。

“怎么会着火呢?”铜匠感到吃惊。

“是着火了……”

还没等人们缓过神来，采列别耶沃的钟楼就已鸣响起来；铜钟的声音不同寻常地穿透了黄昏的黑暗：急促的钟声一声连着一声；当人们跑出茶馆，只见天空中是一片深红色的阴霾，一道明亮的火舌在空中颤动着，跳跃着，无数的火星四处飞溅；像是亿万只藏身于蜂窝的红色和金色的胡蜂，如今全都飞入了灰暗的夜幕，为了去刺人，为了用那红色蜂针的致命一螫去覆盖人群，——它们聚集着，蜂拥着，亮出恶毒的、金色的蜂针，飞出了蜂窝：一些小脑袋在黑夜里跃动，就像是血色的胡蜂；明亮的火蛇在那里吞云吐雾，它们迅速地爬出角落，伸长脖子，咝咝作响，扑向邻近的房屋，如今，采列别耶沃的牧场已被映亮了；一团团黑色的、可怕的烟雾低低地悬在牧场的上方，缓缓地滚动，发出难闻的气味，它笼盖牧场，给大地罩上一面深红色的帷幕，在这帷幕之下，一些两条腿的影子在来回奔跑；看不清他们的脸，听不见他们的喊声：一些黑色的人影在那里怪诞地挥着双手，发出尖叫，乱窜一气；看来，那群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影子，

正在火焰的红色反光中欢度他们的盛宴。

“那里好像不是人，而是些魔鬼。”一个开玩笑的人在铜匠的背后笑着说道，这时，那些人已经离开火焰站在了草地和花丛中；但警察只转身看了看这个荒诞的玩笑，昏暗蒙住了警察那双醉醺醺的眼睛。“去，到那黑地里去搜一搜……”

“他们可找到开玩笑的时候了！”周围有人说道。

“应该把他们弄死！……”

“不是我们的人，是别村的：是‘马蹄坑’村的小伙子……”

一些醉醺醺的声音在黑暗中齐声唱道：

站起来，挺起胸膛，工人阶级……

歌声飘进了黑夜。

钟楼扬起铜质的声音：钟声传遍四面八方，——传遍四面八方：当—当—当—当；呛人的烟雾在滚动，给大地罩上一面血红的帷幕，在这帷幕之下，一些两条腿的影子也继续叫喊着来回奔跑；响起噼啪声、叫喊声和孩子们那微弱的哭声；一个老太太在高声嚷着；急急忙忙的主人们从邻近的房子里冲了出来，靴子、长衫、枕头、褥子、裙子等飞进了烟雾；一只大口袋飞进了夜幕；但是，着火的不是店铺，而是店铺旁的仓库。

“拉—拉—拉—拉—呀！”响起一个刺耳的叫喊，在那红色的帷幕之下，有十来只手从火中伸出一杆长长的钩子；钩子上那滚烫的铁齿从墙上扯下了一根燃着的木头；那木头轰隆一声塌了下来，砸在草地上；一条水管在往四处喷水，水根本没浇到火头上，而浇在邻近的房屋上，浇在了房顶和草地上，浇在了火幕之下叫喊着跑来跑去的那些人的身上；在此之前，有人出于好心刚刚切断村里的水管，如果不是乌特金带着水管钩子从邻村赶来，恐怕很快就没有村庄而只剩得一些黑色的烟囱竖在灰烬之上了。

“拉—拉—拉—拉—呀！”传来一阵高声的叫喊，红色的帷幕就像伸展的地图，颤抖着钻出了烟雾；于是，——哗啦一声：屋

顶倾塌了；在灼人的热浪之上，火星的瀑布沸腾起来，就像是满溢的酒杯那金色的花边；于是，噼啪作响的、闪亮的火舌带着快乐的恶意蹿上了天空。

就在这时，牧场突然被映亮了，像是着起火来，连站在远处的人也感觉到了热浪，在火边忙乎的人们叫喊着跑开了，双手捂着被烤着的脸庞；在灌木丛的边上，人们看到一个瘦削的身影，那人着一身白装；远处出现一个祷告着的身影，他将一个祭坛上的十字架高高地举在烈焰之上；这就是伍科尔牧师，他鬈发飘动，此刻正在用基督的祷告与烈火进行面对面的决斗；他的双眼没有看见红色的地狱；天晓得他这双充满苦难的眼睛看见了什么。

周围仅仅在一刹那间被映得明亮起来，随后一切便又暗淡下来；灌木丛又一次沉入夜幕；举起的十字架和牧师那瘦削的身影也沉入了夜幕；那曾在一瞬间蹿上天空的火舌，也迅速地落下了；它熄灭了；人们在守护着村子；人们在守护着店铺。

精明的店铺老板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胡须蓬乱，衣领敞开，那双眼睛中——嘀，闪着怎样的光芒啊！村民们给他让开了道；半醉半醒的警察在做着记录。

民众中间有传闻说，纵火者来自“马蹄坑”村；人们指出了一位青年；但是，店铺老板却笑了一笑，真是件奇怪的事情：店铺老板竭力回避关于纵火的话题。

关于霞光对他所说的话

秋天的黄昏！

你还记得吗，黄昏是多么地安静啊：在这静静的、秋天的黄昏，无论你心中有什么悲伤，都会心平气和，当灰色的半昏暗中

的原野为天下的人所看见，呈现出它温柔的空旷，当高贵的静谧泻上你的肩头，当原野亮起一座座村庄的灯火，就像睁开一双双满含泪水的眼睛，静静地看着你，在远处轻声地相互唱起无词的歌，当多日来压抑心灵的恐惧像最后的晚霞一样不带恶意地对你一笑："我完全没了……"

"是完全没了。"

但是，你不要相信空旷；瞧，没收割干净的地上还有一枝蔫的麦穗在垂向蒿草；你盯着空旷，不要相信它，因为各处都有什么在站立，都有什么在招手，——四面八方：都有什么在唤你；他们全都在那里盯着你，向你点头，说着什么；所以，你不要相信空旷。

但是，请你呼应那声音，向那召唤走去；你把蒿草那白色的穗子捋在手中，就会看到一个小动物跃向一边；你会闻见蒿草那既苦涩又清香的气味，也能闻见土壤霉湿的气味；黄昏，秋天的原野是空旷的；晚霞流淌在原野的边缘，乌鸦在原野上排成长长的一列，而自那黑夜将黑色覆上大地的地方，森林老是在反复地说着它那个古老的童话：它该落叶啦；远处的森林在落叶，就像是雨水的纷落，就像是走向大地的黑夜在大地上播撒睡梦那忧郁的梆子声。

在这样的时刻，谁能体验不到心灵的释然呢，因为在这样的时刻，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会为自己逝去的岁月而哭泣；那不曾用一颗泪珠滋润过空旷原野的人，那不曾目睹与晚霞一起飘向原野尽头的黄色珍珠的人，不会知道轻盈的手在胸前的抚摸，不会知道颤抖的、温情的唇在唇边的亲吻，——你们躲开吧，人们和野兽，而你们，秋草，伏倒吧，要知道，粗鲁的一步就会折断你们纤细的茎：应该在这样的夜晚里哭泣，应该为这献身于原野的恭顺的恸哭而自豪；这是神圣的泪水，在这样的泪水中，罪孽会得到洗刷，在这样的泪水中，心灵会坦然地面对自

己。

彼得的心灵就在泪水中得到了洗刷：他追随晚霞走在空旷的原野上，抚着既苦涩又清香的秋草，看着与晚霞一起飘向原野尽头的黄色珍珠；在他的胸口，有无形的手在抚摸，在他的唇上，有颤抖的、温情的唇在亲吻；在空旷的原野上，他越走越远；佩戴着黄色的珍珠，晚霞在原野上疾行；有时他竟感到，他已经切切实实地与晚霞相遇了，只不过，收割过的庄稼地还伸展在他的脚下，只不过，飘向他耳中的还是那些低婉的、无词的歌，而且，始终是那同一个声音，——一个素来熟悉的、早已遗忘的、却又再次响起的声音："跟我来，——来呀，来呀。"

于是，他去了。

"我听见了，我回来了，——你别走，等一等……"他感觉到了轻盈的手在胸前的抚摸，他向那双亲爱的手伸出了双手，但是，在他冷冷的怀抱中只有一阵微风，而那素来熟悉的、早已遗忘的、却又再次响起的声音，在孤独地抛撒着那低婉的、无词的歌：不，那歌是有词的；这便是那在露珠上跳动的、传得很远的歌词：

" 请—带—带—走—我—我—的—痛—痛—苦—湍—湍—急—的—小—小—河—河。"声音在岔路口激起一个回声，然后便消失了；传来一阵大车的响声，现出一个烟头的火光，还有……再没有别的了。

"我会带走——————切—切：——————切一切———————切—切——————切一切。"小溪在他的脚边说道。

"我会自己带走的。"

一阵警钟声轰鸣着越过彼得，传向空旷的原野；彼得转过身：采列别耶沃村的上空腾起了一道火柱。

关于他们如何去了利霍夫

太阳还没有睁开眼睛，清晨的寒意刚刚在车辙印里冻出一层薄薄的冰，像是石头铺成的道路还在静静地泛着寒冷的白光，一辆大车就已经停在了施米特家别墅的窗户旁；束着腰的铜匠手持鞭子，跳下车来，相当坚决地用鞭子敲起窗户来。

“快出门，快哪！”

他贴着窗户听了听，等着达尔雅尔斯基；是啊，一件奇怪的事情：达尔雅尔斯基没有从原野上返回木匠的屋子；他从火灾现场直接去了施米特家，施米特与彼得谈了些什么，他俩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铜匠和木匠均不知道；但是，他们两个都看见了，在这漫长的九月之夜，施米特家的窗户彻夜亮着灯；因此，他们两个都感到不安，因此，铜匠才赶着自己的大车提前赶到了这里。

他一边想着，一边抽着烟，铺着车里的干草，将几个瓶子塞进一个灰色的袋子；他忙完这些，又想了一会儿；然后，又用鞭子敲起了窗户。

“快出门，快哪！”

门打开了，——真是见了鬼啦！苏霍鲁科夫那双凶狠的小眼睛眨了起来，挤了起来，他那几个粗大的指头也颤抖起来；他抓住帽子，及时地缓过神来：真是见了鬼啦！

引起这阵异常激动的主要原因，就是铜匠没能在彼得的身上认出先前那个小伙子来，因为，彼得身穿一件虽有些皱、却也合身的夹克，浆得挺挺的衣领护着彼得胡子拉茬的脖子；一件灰色的大衣在风中飘动，一顶宽边礼帽低扣在额头上，——而最让铜匠激动的是，——那戴着手套的手竟拿着一根沉甸甸的、顶部镶

有骨雕的手杖；铜匠那双充满疑惑的、凶狠的小眼睛眨了起来，挤了起来，这时，彼得与头发花白的别墅主人握了握手，便相当高傲地向铜匠抛去了一句：

“走吧！”

“您请坐，老爷！”铜匠不禁用这种腔调说道，面对这个由衣衫褴褛的小伙子神奇地变成了老爷的人，铜匠出乎自己意料地放弃了他那种苏霍鲁科夫式的傲慢。

“我那些东西，”彼得对别墅主人说道，“如果方便的话，你就给我寄去。”

他们坐上大车：大车吱哑起来，薄冰噼啪地响着，太阳探出脸来，望着辽阔的原野；这一天将是寒冷的，高高的天空将是浅蓝色的。

彼得猛地转过了身；他挥了挥手绢，向别墅主人告别；彼得将他最后一份感激给了这个人，这个人不仅能使彼得的决定付诸实施，而且还给了彼得去面对艰苦斗争的力量，然而，在一夜之间，他也使彼得可耻的行为和灭亡转变成了生活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修行；新的日子将来临，——而这几个星期里的奇异经历对于他来说，也许会成为一个片断，也许会成为沉重的、久已忘却的梦；不，他再也不会想到他不由自主、满怀热情地绣出的这种荒诞的命运花边了。

于是，他再次忆起了自己的过去：但是，他在那里所看到的一切，也许正是他最好永远也别再看到的东西；因为，悔恨的叹息，就像懊恼的呻吟，会突然冲出他的胸膛；他还是忍住了。

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在那里，她站在那里，拿着扁担，站在池塘边，一直裹着那块绘有白苹果的红头巾，在后面看着他；她明白吗，这是他俩在最后一次地相互对视？如果她明白这一点，她就会拿着扁担倒在草地上，她就会从头上扯下头巾来；她就会不顾脸面、不顾她女

性的腼腆，久久地在地上打滚；不，她没有倒下；不，她不会明白；她站在池塘边，肩上挑着扁担，她手搭凉棚，像是很开心地在后面看着他；她的红头巾也在风中飘动着。至于木匠，彼得则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他们的大车离开村子，爬上山坡，如今，整个村子都已在远处、已在脚下了，一座座房屋、一片片园子都消失在晨雾中，只有采列别耶沃那座巨大的、有雕饰的十字架在闪亮，———阵汹涌的喜悦之情袭上达尔雅尔斯基的心头；近几个月来盘旋在他头上的所有那些诱惑——未婚夫的身分，古戈列沃，采列别耶沃，库捷雅罗夫，马特廖娜——如今全都像雾一样离去了，他自己也与铜匠一起离开了采列别耶沃；那个昨天对于他来说还是无限大的世界，已远远地遁入了雾的密网；采列别耶沃钟楼的十字架，像一个灼人的火星溅向他的眼睛；他想到了城市，他想到了留在那里的朋友们；他想到了卡嘉，想到他从新的世界微笑着向自己的卡嘉走去，——完全放弃了往日的妄想。

铜匠的手触到了彼得的脖子上，这使彼得厌恶地耸起了肩膀。

“你干吗?”

“我摸摸呢料：不错，是块好料子……”

“什么?”

“您的大衣，我是说，那的确是块好呢布，您花了多少钱啊?……”

“你干吗要摸它?”

“您的领子翘起来了：可这料子，我说，的确是英国货……”

达尔雅尔斯基把手插进了衣袋：他带着一枝手枪。

“我的老爷，您别对我生气了，昨天我不该对您那样；谁知道您是什么人呢?我瞧您是给木匠干活的；我就想，这是个普通人……您是干什么的呢?”

“作家。”

沉默……大车在吱哑；四周——是空旷的原野……

"您别以为我有什么想法：我什么想法也没有：我跟木匠的观点是不同的，您别把我和他混在一起了：我是一个非常体面的人；随便您去问谁，——我们铜匠……"

达尔雅尔斯基讨厌起这个旅伴来；他挪了挪身子，坐到大车的最边上；但是，讨厌的旅伴却令人吃惊地表现出了一种想悄悄贴近他的愿望。

"喂，家具订货的事怎么办呢?"

"订货？我会去订的，然后就回来：你别以为我是个老爷；我来干木工活，只是为了更近地了解民众。"

"奸细!"铜匠更加慌张了；他的双手在颤抖："木匠把事情弄糟了，瞧，如今怎么对付他呢？可又必须对付：不能这样停下，——一切，一切都会完蛋的，片甲难留!"

"这么说，您不去莫斯科了?"

"不去，我完全没打算离开；我还要回去的……"可彼得自己却在想："他怎么对我问起莫斯科来了？他是怎么知道的?"

彼得心里又浮起几丝恐惧，他盯着铜匠的手，盯着他那双滴溜溜转的小眼睛；一时间，俩人相对着在喘粗气。突然，达尔雅尔斯基颤抖了一下；他从大衣的侧兜里掏出一本封面上绘有一片无花果叶的书，他将那书塞到铜匠的鼻子底下，几乎对着铜匠的耳朵喊道：

"这就是我写的书；我是一个作家；人人都知道我；如果有谁碰了我，报纸上马上就会发表文章。"

但是，铜匠也许在他的喊声中听出了什么不合适的成分：他马上停止了喘息，挺了挺身子，渐渐地恢复了先前的腔调：

"我们苏霍鲁科夫家的人，自古就以包锡为主；当然，我这不是说的老爷们，顺便说一句：在利霍夫可没有比您更聪明的人……"

他们就这样行走在空旷的原野上，俩人都红着脸，俩人都很激动，他们天知道为什么大声地叫喊着，相互打断对方的话，相互在对方的面前自我吹嘘着……

他们离村子已有十五里路了，这时，彼得发现，有人赶着一匹深褐色的马儿拼命地跑着，也离开了采列别耶沃，走在他们前头老远的地方；那是一辆轻便马车，一个黑色的身影侧身坐在马车上，那人一直在鞭打着马，像是在前方无声地对他们招手，像是在与他们进行无言的交谈。

我的主人公很快就发现，坐在那辆马车上的黑影似乎也有意地与他们保持一个特定的距离；他们走得慢些，——轻便马车也慢了下来，他们走得快些，轻便马车也会同样快起来；时而，那辆轻便马车消失在沟壑里，在原野上看不到它了；原野上空无一人；然后，那马车会从山坡上再冒出来，在山冈上全速地奔驰。很快，一种无来由的好奇心便抓住了达尔雅尔斯基。

“快赶。”他从那位市民的手中夺过缰绳，拼命地抽打着马，想超过那辆轻便马车；但是，那个黑影也更凶地抽打起马来；他们全速驰骋在原野上，原野上再无别人；彼得心里装有一个秘密的打算：他偷偷地看了看表，心想他还能赶得上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只要能坐进车厢!”——他想到，他的脑中已出现一副这样的画面：在车厢里安顿下来，他将无忧无虑地抽着“狮牌”香烟，身体随着车轮的铿锵声而摇摆着：那奇异的音乐将带他离开这里。

但是，那位利霍夫的市民又在彼得的身后呼哧起来，彼得斜着眼往后看了一眼：他清楚地看到了那双直盯着他后背的放肆的目光，看到了那只颤抖着径直向他的手杖伸去的放肆的手；于是，彼得悄悄地把缰绳递到另一只手上，用空出来的这只手从侧面抓住了手杖翘起的一端；手杖如今握在了他的手上，然而，他并没有让铜匠察觉出他的举动；彼得的心噗噗地跳着，在等待着

事情的发展，可是，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他们已经驰近了高坡，已经可以看见格拉奇哈村那刺破青天的尖顶了；那驾着轻便马车的黑影已经消失在坡后了；彼得勒住缰绳，想等那轻便马车再爬上高坡，但是，那辆马车没有再爬出来，那个黑影也消失在沟壑里，不想再从那里走出来了；彼得清晰地感觉到了铜匠在他背后热乎乎的呼吸；那呼吸钻进衣领，烤着他的脖子。

在高坡上，彼得勒住马：下面一个人也没有；他转过身去，见铜匠也在关切地看着沟边的土地，看着高坡中央那道通向格拉奇哈的路；他明白了，他俩想的是同一件事；一刹那间，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却又都躲开了。”

“这路是去村子的吗?”

“是去村里的……”

只在一刹那间，他遇见了铜匠那双眼睛，但他已经从那双眼睛里看到了激动，甚至好像还有某种懊恼。

彼得纵马上山，当他们来到高坡中央的时候，那位利霍夫市民滚烫的呼吸又烧到了他的头顶上：

“老爷，把马勒住……”

“干吗?”

“套具松了吧，我想……”

马儿停了下来，彼得悄悄地动了动手杖；手杖没动；看来，手杖的另一端被握在铜匠的手里：“他马上就要下车去整理套具，而手杖我是不会松开的，等下了车，我就会看到会出什么事了。

但是，铜匠并不想下车。

“套具怎么样?”

一阵难堪的沉默；彼得转过身去：他俩的眼睛相遇了。

就在这时，他感觉到，铜匠的手在拉手杖，但彼得没有松手；手杖一时停止了运动：于是，彼得也将手杖向自己这边拉了拉：可是铜匠显然也没松手。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很短的瞬间里，但是，就在这一瞬之间，彼得那专注的目光就已捕捉到了那双无神地眨动着、躲避着他的小眼睛。

“随它去吧：我以为套具……”

彼得明白了，铜匠是不会下车的，也不会放开手杖：“可他要我的手杖干吗?”他竭尽全力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他又竭尽全力要自己相信，这的确——是个问题：在心灵那无意识的深处，所有这一切对于他来说甚至曾一度不再是问题了。

于是，彼得用那只空闲的手使劲地抽着马；此时他们在上坡；他回身看了看铜匠；他在自己的身边看到了铜匠抓着手杖顶端镶嵌物的那只手，看到了那个瘦削的、在大车上摇摆着的身影，但是，见彼得疑惑地盯着自己的动作，利霍夫的市民做出一副天真的模样，好像他正在专注地看着手杖上的骨雕。

“这手杖不错吧?”彼得嘲弄地笑了笑。

“手杖不错，”铜匠也嘲弄地笑了笑，“我正在看它是用什么骨头做成的?”

“递过来，我来告诉你……”

“别，等等，这有个印记。”

“不，在这儿。”

在一阵轻微的、不易察觉的搏斗之后，彼得用力从铜匠的手里夺过了手杖……

他们到了高坡的另一面；他们又驰骋在原野上了。

他们已经离那高坡很远的时候，彼得回头看了一眼，他看到，那辆轻便马车又从高坡上驰了下来，那个黑影还在无言地挥着手，鞭打着马儿，像是在召唤人，像是在无言地说话：然而，沟壑里发生的事件使彼得振奋了起来：“不，不，不，所有这一切我都看见了。”——他对自己说道；“是的，是的，是的，所有这一切都出现了。”——心脏跳动着作出呼应……彼得再也不会

松开手杖了。

铜匠此刻坐在大车的边沿上，已经不再呼呼地喘气了；他好像一点儿也不激动；然而，他鼓起的嘴唇还在鼓着，他故意地把后背对着彼得。

“您认识商人叶罗别金家的人吗?”彼得像是无意之间对他嚷道。

“我们那儿所有的人都认识他家的人：您随便去问问一个利霍夫的孩子……”

“我不是问这个，我是问：您在他们家里干过包锡的活吗?”(彼得不由自主地又对铜匠以“您”相称呼了，当他感到自己的怀疑已经消除的时候。)

“不，我还没有在他们家干过活；在他们家干活的是另一个铜匠；我甚至还不认识那个铜匠……”

是这样：疑虑消失了……

彼得陷入了沉思：清晨的欢乐还没有出现：他们已经驶近了利霍夫。“现在只要把这个人打发走，然后就去车站；可铜匠也许还会缠着要送我去见叶罗别金娜!”

他们刚驶进利霍夫，马车就颠簸了起来，像是车下被有意放置了一些石头。彼得慢慢地赶着车；他们绕过监狱那高高的围棚，围棚边长着五虎草；一杆刺刀在远处闪着光；在监狱的小窗里，他看到一个身着灰衫的人那张满是胡须的脸；“这也许是福金家或阿列辛家的某个人。”——彼得想道，就在他看着这张满是胡须的脸时，铜匠从大车上跳了下来，跑近一个低矮的小屋，与一个和他一样戴着便帽的人低语了几句；那戴便帽的人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并好奇地斜着眼看了彼得一下，往地上吐了几口瓜子皮；这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当苏霍鲁科夫回到大车上，拿起缰绳，彼得刚看完那张在小窗后面微笑的、满是胡须的脸；他俩赶起车又继续前行。

“干吗这么慢?”

“您瞧，这是什么路吗。”

戴便帽的人跟在他们后面；这时，那辆轻便马车也驶到了铜匠刚刚到过的那间小屋；如果彼得转过身去，他就能看见那个跳下马车的黑影，还能看见围到他身边的另两个影子；但是，彼得此刻正在想他该如何摆脱铜匠；因此，当铜匠把马车停在挂着“苏霍鲁科夫”招牌的市场入口处时，彼得竟感到吃惊了。

“好吧，老爷，再会：我把你拉到地方了，现在你自己走吧；我该歇着了。”

“是这样，谢谢，谢谢!”彼得跳下车来，向铜匠递去车费。

“不，等等：钱你自己收起来吧，我们姓苏霍鲁科夫：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是不收钱的。”(他又端起架子来；他又对彼得以“你”相称呼了。)

“那么好吧，谢谢!”作为报酬的替代，彼得向铜匠伸过手去(对了，还戴着手套，——实话实说，从昨天起，彼得一直保持着一副老爷的派头)。

他与铜匠就这样简简单单地分了手，他为此而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口气；他因那可耻的怀疑而责备着自己；此刻他脚步匆匆地、自由自在地向车站走去；再有半个小时——一切便都将结束了；他与此地的可耻的联系便将永远地结束了。他大步走着，挥着手杖，迎面碰到这位城里人的那些市民们，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城里人昨天还穿着一件破旧的、肘部有窟窿的红衬衫；市民们走着，——没有回头；只有那个一步不离地跟着彼得的市民，在紧紧地盯着彼得的后背：他不赶超，也不停步，而是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

车　站

“让那铜匠见鬼去吧！”

走近售票窗口，达尔雅尔斯基发现，窗口已经关上了。

“火车什么时候到？”

“嗯，老爷，火车已经开走了，都一个多钟头啦！……”

“下一趟去莫斯科的车是什么时候？”

“只能等明天了。”

“还有去哪儿的车？”

“有去利西钦斯克的……”

一使性子，他差点儿去了利西钦斯克，但他又及时地改变了主意：在利西钦斯克无事可做，——反正都一样；他的钱也只够到莫斯科的。

他留了下来。

傍晚来临了；彼得原地坐着，大口喝着啤酒——金色的啤酒，嘴边沾着啤酒的泡沫。

他想到了什么？但是，在这样的时刻，人们难道能想到些什么么？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只会去数飞过的苍蝇，在这样的时刻，那受到致命伤害的半个灵魂会沉默不语：日子、星期和岁月就是这样流逝的。

彼得吃着面包，大口喝着啤酒，在体验着这非常愉人的温暖，并在为所有这一切如此轻松的结束而惊奇，为他如此简单地挣脱了魔鬼之网而惊奇；他体验到了一种甜蜜的激动；他喝着啤酒；他数了数苍蝇，又观察到，一位身材魁梧的军官正在一旁招呼另一位：

“拉夫罗夫斯基少尉，您还喝着哪？”

“喝着哪……”

“再来一杯……我们握握手！”

他俩握了手，身材魁梧的军官厚道地说道：

“瞧您，好帅的近卫军！……”

“我是在哪儿听到了这些话？这一切都发生过，——但是在哪儿发生的？何时发生的？”彼得在想，“拉夫罗夫斯基少尉：这个名字我听到过。”

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存在的：存在的事情，就将继续存在下去：一切在发生；一切又将过去。

那位紧盯在彼得身后的利霍夫市民，此时正孤独地在车站晃来晃去。

关于此事的后果

他走进车站的这一天，是蔚蓝色的一天；这一天是……——但是不，等他步出车站，白天已经结束了；可是他觉得，黑夜还没有来临；四周有的是一片阴暗的空旷；甚至连阴暗也没有：在一个小时前还奔忙着的市民、喧嚣着树木的地方，此刻什么也没有了；一幢幢房屋站立着，——绵延的一片向他扑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在向那绵延的一片扑去，没有一丝儿声响；他觉得，他自蔚蓝色的世界走进了车站；步出车站，——他则走进了幽灵的城市；在他不久前走过的那个利霍夫城和这个利霍夫城之前，至少有百万里的距离：那是一个人的城市，这则是一个幽灵的城市。

可他还是分辨出了些什么。在蒙住他眼睛的那片灰色的平面上，似乎有一些黑色的斑点在移动：他甚至开始感觉到，这些斑点是灰暗的，这些斑点是微微泛白的；很快，他就确知，这些斑

点并不是斑点，而是具有三维空间的真正的物体；远处，他甚至看见了一只灯笼和另一些火光：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很朦胧，就像是被蒙上了一层黑纱。

此刻他该去向哪里呢？

他为何不及时地到利西钦斯克去呢？但是，一切都将迅速地、难以挽回地发生变化，这他难道能知道吗？

环顾四周，他看到，在并非漆黑的背景中，浮现出一个漆黑的身影。

"谁在哪儿？谁在哪儿走啊？喂，听见了吗？"

但是，那身影仅在微微泛白的墙壁上浮现出来：看来，它是完全无法回答问题的：也许，这个黑影是一个男孩用炭笔画在墙上的，而绝对不是一个真人。彼得抛开那暗影，挪步向空旷走去。

可是，彼得刚一挪步，那暗影也挪动了脚步。

彼得走近了路灯；虽然是一片朦胧，可这死寂的城市还是在他面前显露了出来。透过一扇敞开的窗户，彼得甚至看到，在一只冒着热气的茶炊旁，一个冒着热气的利霍夫人正在孤独地拉着小提琴……

…………

"所有的客房都满了！"

在旅馆里，人家这样对他说道；空旷——就是什么也没有：幽灵的城市，利霍夫城！

彼得再次步入黑暗；很快，他就消失在了市场中；很快，他就再次撞上了那堵泛着白光的墙壁：再一次地，在墙壁上，在那边的什么地方，——又出现了那个涂抹出的身影；也就是说，某个爱开玩笑的人用暗影在漂白的墙壁上勾勒出了一个形象；人的影子在描绘自己的影子。当彼得离开这个身影时，这个身影也再次随彼得走动起来。

突然，就在耳朵跟前，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像没抹油的大车一样嘶哑的声音；突然，就在鼻子跟前，他闻见了不久前还很熟悉的那种气息：烟草和大蒜的混合体。

“是您吗？先生？”

他知道这是铜匠，但他没有看见他：他只是听到了他的声音，闻见了他的气息，好像还拥抱了他：他是多么地高兴啊！

“喂，先生，说一句您别在意的话，您可是个傻瓜啊：一个人呆在黑地里，一不小心会碰上坏人的！”

彼得差点儿对他说道：“你们这里的人——全都是坏人。”但是，他及时地忍住了。

“我不知道该去哪儿过夜，你们这里有住的地方吗？”

“怎么没地方，您该去叶罗别金家过夜啊！”

是啊：一个幸福的念头；而且，在那里，他还可以见到一些人；可这里却连一个人也没有，而只有幽灵。

“可我怎么去他家呢？”

“我本可以送您去，可我没空……喂，劳驾，你是去甘申街吗？”

“是去甘申街！”从离彼得不远的地方传来一个声音。

“把这位老爷送到叶罗别金家去。”

彼得转过身去，使他感到惊奇的是，他所面对的那个暗影如今却发出了声音：

“我们走吧。”

那身影在墙壁上晃动着；跟随那身影，彼得也挪动了脚步：他事先使劲地把手杖在空中舞动一下，发出一阵唿哨声，他是为了叫那个身影知道，他手中握着一件多么有趣的东西。

后来，当这些时刻已经闪过，已经成为过去，当彼得面对着一杯茶坐在壁毯之间，他想到了他在这片黑暗中行走时的感觉：他觉得，他们走过了许多个漫长的年代，超越未来几代人达数百

万年之久；他觉得，这条路没有尽头，也不可能有尽头，同样，也不可能有回头的路：前方是无穷；身后，——也是无穷；甚至，连无穷也没有；在没有任何无穷的地方，也就没有空闲；没有空旷，没有空闲，——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堵泛着白光的墙壁；墙壁上——是一位利霍夫的市民；彼得徒劳地想分辨出这位利霍夫人的真实面目，以便为这面目找到一种浅明的含义，哪怕是针对健全思维的一种解释，哪怕是朝向普通人类弱点的一个应急通道：但是，看来，在步入犹太人居住区的那些人身上，他们的视线中所具有的宽容就会残忍地瘫痪；无论多么地沉重，在此还是要重复这样的话，因为这个与彼得并肩而行的利霍夫人既不高，也不矮，而是无声的，瘦削的，而且，还有两只显而易见的角……

…………

“怎么啦?”

“嗯，没什么。”

“我很奇怪，先生，您也在骂脏话……”

“快到了吗?”

“这就是他们的家，灯还亮着呢。”

…………

不，这不是魔鬼，因为魔鬼走路都是跟在人的身后的。

解 放

一张张苍白的、苍白的、苍白的脸庞，——你们认识这些脸庞吗？这一张张眼圈发青的脸庞？这些脸庞是平平常常的，绝不漂亮；但是，这些脸庞还是有一些迷人之处的：这些脸庞似乎源自遥远的梦境，并经过了你们的一生，——不是在现实中，甚至

也不是在梦中或想象中，而仅仅是在预感中；但是渐渐地，你们就会看见这些脸庞，或者至少，你们想要看到，你们似乎开始在女人们的身上感觉到这些脸庞了（总是仅仅为开始，——永远不会彻底地感觉到）；女人们则只能在浅头发男人的身上感觉出这样的脸庞，这样的脸庞会安静地、嘲讽地走过，永远不会引起相会的后果。

此刻，看见这样一个脸庞，彼得是多么地吃惊啊，——是在哪儿？是在叶罗别金家的前厅里。是在谁的身上？在这个为他开门的、模样非常一般的、没戴帽子的女仆身上。她静静的，一点也不吃惊，似乎是在等他，他并不认识她，却仍觉得她很可爱，——看到他，她笑了一笑，露出一个熟悉的笑容，似乎可以就死亡或拯救生命的问题与他交谈一番；她的手上端着一根蜡烛。“一切的一切，我都将说出来。”——她好像在对他这样说道。

但是，一个身穿巧克力色裙子，唇上长有胡子的难看甜饼滚进了前厅。

“我有幸在与谁说话呀？”

“达尔雅尔斯基，作家，——请允许我自我介绍！”

“非常高兴：您有什么事啊？”

“我认识您的丈夫，他在七月间曾请我来你们家，我误了火车，决定求您的接待；我能不能在您这儿过上一夜？”

“可这里有旅馆呀！”看来，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不相信有些奇怪的、并非如约而来的彼得。

“是这么回事，旅馆客满了。”

“而我的丈夫可是——说不出话来了……”

“您说什么？不久前我还见他是好好的呢。”

“您是在哪儿见到他的？”

“是在托德拉巴—戈拉别男爵夫人那里，我夏天做客在她家

里。”(他是带着自豪说出后几个字来的：可怜的他，非常地害怕他会被送回那黑暗的虚无之中，在那里，那个人，第四者，正在屋外等着他。)

最后一句声明起到了作用。

“安努什卡，到侧屋里去给老爷铺张床。”

彼得看到，蜡烛在那个女仆的手中颤抖着，滴下了浊泪，不知由于什么一种预感，他想称那女仆为亲爱的姐妹，她的面容使他忆起了什么，——是什么呢?

“请!”甜饼说道，她将双手抱在腹前，咔咔地走过大肚皮的花瓶、圈椅和镜子，向房间走去……

…………

他与那位奇怪的旅伴一起超越后代达数百万年，他克服了无穷，这样的时间已经过去，此时他坐在柔软、舒适的圈椅里，喝着茶，嘴里叼着“狮牌”烟，他在想，莫斯科已落在了身后，甚至连幽灵之城利霍夫也已走过了；如今他该去向何处呢?他感到很舒服，在这个面容善良，眼睛低垂的甜饼面前，他在不停地夸夸其谈着。

他想做一个在各方面都能让人感到高兴的客人，于是，他建议和她打牌；可她拒绝了。

但某人的出现，更确切地说，是某人的路过，扰乱了这首田园诗，——说是路过，是因为……但是，读者诸君，如果有人手持葬礼蜡烛、与喋喋不休的老人们一起将死神自暗处拽出，走过你的身边，你又会说些什么呢?你习惯于在小说中读到这样的奇遇，可这里却不是小说，不是想象，而是……——彼得看见，那间黑暗的房间里摆满了蜡烛：两位老太太手牵着——死神，身穿长衫，戴着黑眼镜；死神脚步蹒跚，勉强迈动脚步，踢踏着鞋子。后面走着手持蜡烛的安努什卡，她在对彼得笑着，就像亲爱的姐妹那样，似乎，她在向他招手，在与他进行无言的交谈。

“对不起……我有病的丈夫，”甜饼向彼得解释道，“能下地走路，才刚刚一个星期……”

“是吗……能说话吗?”

“大夫说，他也许还能说话……”

她垂下了眼睛。

“也许，永远……”

…………

彼得沉思起来，可彼得他在想些什么呢?

在这样的时刻，人们难道还能想些什么吗?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只会去数飞过的苍蝇;在这样的时刻，受到致命伤害的那一半灵魂只会沉默不语;它会沉默上数日，数周，数年，——只有在那些日子、星期和逝去的岁月之后，你才会慢慢地开始意识到，被毁灭的那半个灵魂留下了些什么，而那个已被夺走一半灵魂的人是否还有灵魂;当你还不知道灵魂是否已死，或是昏迷了，灵魂便会再次依附于你;但是，它朝向你的第一次有益的回归，会在你身上引起强烈的疼痛，或者，会使肉体产生能导致缺陷的疾病;死神已对你显现了，——你忘记了?而濒死的半个灵魂，挣脱死神站了起来，它属于可怕的审判:它将重新体验你早已体验过的一切，以便将先前岁月的荒唐转化为天国的美景，如果你的灵魂没有这种力量，它那些被污染的区域将彻底地腐烂。

在这样的时刻，彼得能想些什么呢?他只知道，数百万里走过的路，数百万个逝去的日子，已将他与昨日分隔开来了……

…………

“这么说，您丈夫永远不能再说话了?”

“永远不能了。”

“但是，您该休息了，安努什卡，去送老爷!”

彼得早就回到了家，而在那血红的灯光之中，在绒毛褥子和枕头之间，面对着一只用沉重的银子浇铸出来的鸽子，费奥

克拉·马特维耶夫娜只穿一件内衣，披散着发辫，在她那间闷人的房间里俯下了身体，除了鸽子安努什卡，任何人都不能走进她的房间。

如今，她已经不怕丈夫了，因为丈夫如今完全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即使他看见了什么，明白了什么，他也无法说出来，更何况他还丧失了判断力，什么也不会明白的，他仅把他的灵魂交给了上帝；不过，鲁卡·西雷奇的灵魂是与肉体紧紧相连的；这种把灵魂交给上帝的状态，持续了一个又一个星期；说来甚至可怕：大夫们在日复一日地等待着死亡，可一个多星斯后，鲁卡·西雷奇的手脚又恢复了一些知觉；最近这几天，他一直在抖动舌头，从床上伸出手来；三天前，他突然从床上放下双腿；他强迫自己在房间里挪动：从这时起，每天睡觉前，他家那些老太太们都要在房间里陪着他；大夫肯定地说，这便是鲁卡·西雷奇最后的几天了。

说来有罪，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想让丈夫死去，她想到，如果他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他就会对她说道："亲爱的，我们家出了什么样的事啊，是吗?"即便他恢复了说话能力，也千万别让他恢复理智：鲁卡·西雷奇的大脑受到了震荡；昨天，当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走进丈夫的房间，见丈夫的手在她眼前做着难解的手势，泪水在丈夫的脸上小溪似地流淌：她不得不去摘下那副眼镜，去擦那双眼睛；他直视着她的眼睛，非常地悲哀，像一个小孩子那样泪流满面；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和丈夫一起哭了起来；她想了起来，丈夫那只颤抖的手画出的像是字母"o"，然后又是字母"t"和"p"：otp……再往后，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就弄不明白他的手势了：她接下来想了想，终于弄清楚了：奥特雷加尼耶娃（这是她出嫁之前的姓氏）；她想，鲁卡·西雷奇也许是在预言她奥特雷加尼耶娃的死亡：这种精神贫乏，脑袋有病的人，其预言往往胜过那些智者。

“主啊，主啊！”老板娘在红色的灯光中叹息着。

“主啊！”

于是，沉重的银鸽在她的头上展开了翅膀……

突然——在空无一人的大厅里，响起了轻轻的脚步声；有人踢踏着鞋在走动；只穿一件内衣的甜饼跑到走廊上，向大厅望去；她看到：是鲁卡·西雷奇本人站在大厅的中央，手里握着一枝颤动着的蜡烛；他在夜里起了床，在房间里走动，还有力气抓住一枝蜡烛（显然，护士睡着了，他起了身，走了出来）；只不过，这是怎样的一个鲁卡·西雷奇啊！死神在用黑洞洞的眼睛盯着老板娘；他看见了她，朝着原姓奥特雷加尼耶娃的她，伸出双手：一只手端着蜡烛，另一只手颤抖着在空中写着“otp”；鲁卡·西雷奇咧开嘴唇，大张着嘴，无力地晃动着舌头：也许，他是在咧着嘴朝他的甜饼微笑？

不过，甜饼却喊叫了一声，蹲了下来，双手捂住胸口（因为她已经脱了衣服），紧盯着丈夫。

由于她轻轻的喊叫，他手中的蜡烛跌落了，于是，黑暗包围了这对夫妇；费奥克拉·马特维耶夫娜听到了哭泣，听到了黑暗中向她逼近的轻轻的脚步声，听到了烛台滚向角落时发出的沉重的响声。

回　　家！

安努什卡苍白的、蒙着黑头巾的脸上那双大大的眼睛在看着彼得的脸，那样地沉思，那样地确信，那样地安详；她严肃地站在那里，手里提着一盏灯笼，那灯笼将淡淡的、血红的反光映在她蜡一样的面容上；她用另一只手推开门，门敞向一片黑暗；那只伸出的手仿佛在给他指路，要他绝对服从地步入那除了黑暗和

树叶的絮语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的地方，有风儿从那个地方吹向他的脸庞；这位亲爱的姐妹在将他领向那里，她默默无语，可她的眼睛却在清晰地与他的眼睛说着话："一切的一切，我都将说出来：一切的一切……"

"我也要……"

"不，请您允许我们说出这些……"

…………

但是，在他俩之间并没有进行这样的交谈：也就是说，是他们的眼睛在彼此交谈；而他们的嘴巴说出的则是另一些话。

"怎么，难道要我去那里?"

"去那里：侧房里为您铺了床!"

"侧房在哪儿?"

"在果园，请，老爷。"

彼得想了一想，但这并没有妨碍他随手拿起大衣；但他又改变了主意：很近，用不着穿大衣。

他跟着她出了门。

奇怪：四周没有光线，一片黑暗，不久之前，在利霍夫的胡同里，他曾在这样的场景中挣扎过，此刻，周围充满了黑暗，但周围却在颤抖着，喧嚣着，但周围却在阵阵冷风中欢欣着，像是在遵从他这位新的女向导的手势：黑暗在颤抖，由于那成千上万的树叶；在灯笼的光圈中，一株株梨树迎向他们；在这道光圈中，绿草开出花来；而静静的夜不同寻常地在他们的头上伸展开来，显露出了它的世界和星宿：彼得觉得，他们是在走向星星，他坚定地跟随着那盏在他前方闪烁的灯笼。

这就是那幢侧房，它坐落在果园的深处，那屋里已闪出了亲切的灯火。

可是，当安努什卡打开门，彼得却颤抖了一下：

"侧房——是空的。"

“是空的。”

“我就住这儿？一个人？”

“我会留下来，留在您身边，”她说道，笑了一笑；她站在门口，提着灯笼，另一只手推开了他面前的门，似乎，她落在门上的那只手，权威性地向他指出了他的一条新路。

彼得转过身来，他还没有吸够那猛烈地吹向他强壮胸膛的劲风，他还没有看够静静的黑夜向他显露出的那些星星，这一切他已经见到过无数回，但似乎只是在今天，他才第一次看见所有这一切，他竭力地要记住这一切，永志不再忘记。

而她站在那里，等待着，用高举的灯笼指着房门。

彼得从她的灯笼下钻了过去：一阵陈腐的气息向他袭来；她关了门；此时，他俩面对面地站在这闷人的门厅里。

走进安排给他过夜的那个房间，他发现，这里的地板用克瓦斯擦洗过了，有些粘脚；窄窄的过道通向左右两侧；过道中间有一扇门；他们走进了这扇门。彼得看到了一个整洁的小房间，洁白的床上摆着松软的枕头，屋里有一个红木柜子，一张床头小桌，一个脸盆，还有其他一些过夜时的必需品，——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的；桌上甚至还摆有书写用具，有信封、信纸和邮票；他还看到了扔在床下的一根绳子；一盏大肚皮的灯映亮了这一切。

“我早已不曾在这样的奢华中睡觉了。”他想道。

于是，他又将房间打量了一下；这次，他看到，门的上方有一个窟窿，窟窿上的玻璃被取下了，这窟窿能探进一个脑袋来，门口还预先摆下了一个凳子；他是毫无目的地打量这一切的（就像所有那些心不在焉的人，毫无用处的细节会时而闪现在他们的眼睛中，而主要的东西却注定会脱离开他们的视线）。

最后一次，他看了一眼他这位不用他说话就能明白一切的新朋友：“亲爱的，亲爱的姐妹。”他的心由于怜悯而颤抖了一下，在促使他去和她说话，与她分享一切，去亲吻这没有血色的双

唇，去像久别的人们那样低声絮语。

“怎么?”

他也说道：

“怎么?”

可她却深深地、严肃地向他鞠了一躬，就像一位年轻的尼姑在寺庙里面对圣像深深地行礼。

“怎么?”

她随身紧紧地掩上了门；她已在门外。彼得孤身一人了。

他伏身在桌子上，又坐了很久；他在给卡嘉写信，他写得紧张而又匆忙，似乎想在这一封信中向她道出完整的自我，向她解释这些天来他自己始终没弄明白、此刻却突然一清二楚起来的行为；我们相信彼得，这些话是他自己的话，——他找到了自己的话语；他写好信封，贴上邮票，把信装进了上衣的口袋；可他仍坐在桌前：“亲爱的姐妹，是你使我睁开了双眼；是你将我的自我还给了我……”彼得的心灵沉浸在泪水之中；他已陷入迷惘：他觉得，利霍夫已远远地落在了他的身后，他正行走在空旷的原野上，脚踏苦艾味很浓的青草，看着那与霞光一同飘向天边的黄色的珍珠；在他的胸口有无形之手的抚摸，在他的唇上有颤抖的温情的热吻；他在空旷的原野上越走越远，迎向那低声唱给他听的无词的歌；那素来熟悉、却早已淡忘的姐妹的声音，持续不断地传到他的耳中：“来我这里吧，来吧，来吧!”

“我听见了，我回来了……”

于是，他从迷惘中返身而回了：也许，是一阵响声惊醒了他，当他转过身来，他房间的门已被打开了。

“您还需要点什么吗?”

“怎么?”

在门口，他看到了安努什卡那张忧郁的、苍白的、略带嘲讽的脸：

"怎么?"

她挑战似地笑了起来；似乎，她自己也很难道出这些抽打着彼得耳朵的、毫不连贯的话：

"我是说，我可不愿帮年轻人的忙……"

"我会需要些什么呢?"

"我不知道年轻人需要些什么……"

"不，不需要。"彼得粗鲁地打断了话头。

这时，他发现，她的手正伸向插在门内一侧锁孔上的那把钥匙。

"不，您别动，我夜里要锁门。"

他快速地向房门冲去，她却抢在他的前面快速地关上门，她轻声地笑着，挑逗着，却带有一种非凡的激情。

彼得如今被锁在了房里。

这时，他明白了一切：他熄了灯，置身于一片漆黑，当他扑向紧闭的窗户、想打破窗玻璃的时候，他看到了在窗外的一张脸，那张脸正放肆地紧盯着他；窗外，他还看到几盏迅速移动的灯笼，提灯笼的是几个黑乎乎的身影，他们在急匆匆地朝他挥着手；于是，他冲到门口，心怀恐惧地谛听起来，同时盯着窗外；窗外，那些黑乎乎的身影在继续闪动，墙外却是一片寂静，虽说透过门上的窟窿能看到摇曳的烛光；彼得迅速地将凳子摆到门前，跳上凳子，从窟窿里探出了脑袋：他看见门前有四个彼此相贴的黑乎乎的后背和四个同样彼此相贴的黑乎乎的帽子：他没有看见他们的脸；他跳下凳子，想拿起自己的手枪；这时他才想起，他那把手枪与手杖和灰大衣一起留在了大屋里。于是，他明白，一切都完了。

"上帝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啊?"

他用手蒙住脸，转过身，像一个孤立无援的孩子那样哭了起来。

"为什么啊?"

然而，一个严肃的声音简短地回答了他：

"而卡嘉呢?"

站在角落里，他明白了，他的抵抗是徒劳的，他大脑中迅即闪过的只有一个哀求：就让他们尽快地、不使人感到痛苦地在他身上完成那件事情吧，这件事情的名称他暂时还没有勇气道出；他还在信赖，他还在指望：

"怎么，几个短暂的瞬间之后，我就将被'这些人'……"

然而，这几个短暂的瞬间却在像几个世纪一个延续着。

"你们开门，快开门!"他喊道，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再像是他的声音，他的内心在颤抖：

"上帝啊，上帝，我会出什么事啊？这是怎么了？……"

他在叫喊，他发出了在他身上完成预谋的邀请，似乎，他自己在用这种方式为他的一生签下了"死亡"的字样。

这时，门锁响了一下，他们出现了；在这一时刻之前，他们还一直在思考着，他们是否该迈过这道决定命运的门槛：要知道，他们也是人啊；但是此刻，他们出现了。

彼得看到，门缓慢地打开了，一个长着八只脚的大黑团闯进了房间；他看清了这一切，是因为过道里有根蜡烛在为他们照路；过道里，一只颤抖的手在举着蜡烛。但是，他们一时还没有发现他，虽说他们在小心翼翼地径直朝他走来；他们站下了；有一张脸出现在他的上方，这张脸非常一般，与其说是凶恶的，还不如说是恐惧的，他们之间传出一阵低语……

"兄弟们，你们干吗这样对我?"

叭：致命的一击将他放倒了；摇晃之间，他感觉到，他早已蹲下了：叭——又一次致命的一击，完了；挣扎，倒下，——

…………

"快!"

“什么！”

“拖，快拖！……”

“咚—咚—咚，”——黑暗中响起一阵脚步声。

“绳子！……”

“绳子在哪儿？……”

“压紧点。”

“咚—咚—咚，”——黑暗中响起一阵脚步声；然后，不再有脚步声了；在一步寂静之中，只能听见那四个弓腰人沉重的喘息声，他们正肩并着肩在俯身对付一件东西；然后，是一阵清晰可闻的响声，像是胸膛被压碎的声音；接着，又是一片安静……

“咚—咚—咚，”——黑暗中响起一阵脚步声……

…………

在天空中，彼得活了数亿年，他看到了凡人的眼睛看不到的所有壮丽景象；在这之后，他才怡然自得地回归，怡然自得地半睁着眼睛，于是，他怡然自得地看见了……在他的上方，是一张蒙着黑头巾的苍白的脸；从那张脸上，有热泪滴向他的胸膛，这个脸色忧郁的人高举的双手，就像是竖立的十字架，在那双手中，有沉重的银子在缓慢地落下。

“亲爱的姐妹。”在那儿的什么地方，响起一个声音。

“睡吧，兄弟。”从那边递来一声回应。

她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掩上了他的眼睛；他走开了；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在忧郁的、刚刚开始的黎明中，黄色的烛光在桌上舞蹈；小房间里，站着那些忧郁的、并无恶意的人，而在地板上，——彼得的躯体在痉挛性地喘息；他们站在这躯体的上方，并无凶残，并未蒙脸，他们在欣赏着他们的成果：致命的青斑，嘴里流出的一股鲜血，他的嘴巴无疑是在激烈的搏斗中被打碎的。

“他还活着……”

“还在喘气！”

“压住他……”

一位伸出双手的女人将一只银鸽放在他的身上。

“住手：他也是我们的弟兄啊！”

“不，他是叛徒。”角落里的苏霍鲁科夫一边卷着烟，一边说道。

可她却转过身来，责备地说道：

“你不知道，他或许是一个兄弟。”

四周响起了一阵同情的低语：

“可怜的人！”

“没气了……”

“他要死了！”

“他死了！”

“天国保佑他！”

“铁锹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送哪儿？”

“城外。”

角落里又传来了那个清晰的声音：

“他这根拐杖，是在路上从我这里抢去的。”

人们剥下了他的衣服；尸体被裹了起来（好像是用芦席裹的），抬了出去。

那位披散着头发的女人走在前面，手里拿着一幅鸽子像……

…………

一个新鲜的早晨：树木在絮语；羽状的云彩那紫红的线条，像鲜亮的血，布满着天空，留下了一道道鲜亮的痕迹。

一九一〇年